作品：梼杌萃编
作者：钱锡宝
分类：世界名著
网址：http://book.aiisen.com/taowucuibian-zh.html
简介：作者：钱锡宝

第一回

抱真子便说道：“这贾端甫，不是做那甘肃臬台的贾廉访么？那是我认得他的。他是个有名的暮夜却金，坐怀不乱的君子。怎么也被这人编入小说里头？”诞叟道：“你到船上慢慢的看（口虐），这书亦并未埋没了他的好处。”原来这贾端甫，名崇方，是南通州直隶州人，九岁上他父亲就没了，家里光景极寒，幸亏他母亲莫氏娘家尚可过得，按月贴补他些，才得混口饭吃，附在村学馆里读书，天份却甚聪明，十二岁上开了笔，做的破承题，先生说是很有意思。二十岁上就进了学。谁知到了次年正月里，他母亲就死了，接着他的外公莫怀恩也就一病不起，他两个娘舅，一个叫莫仁，一个叫莫信，都是市侩。他弟兄两个看老子一死，就在争夺家产，那肯再来照顾外甥。这贾端甫没了靠傍，衣食更无着落。过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了母亲的百日，就托亲友替他找个馆地。却好州里钱谷龙师爷，要请个西席替他的小儿子破蒙，有人推荐就请他过去，每月修洋四元。他好在单身人，也敷衍够用了。这龙师爷，名钟仁，号实生，是浙江萧山人，年纪有六十多岁，就了三十多年的州县馆，于百姓的脂膏上虽然不甚顾惜，于东家的面子上却是十分恭维。所以，馆运很好，积赚的幕囊也很不少，他的太太早已死了，大的儿子是太太生的，名叫玉年，号伯青，在衙门里跟着学幕，也有二十多岁。小的儿子叫玉田，号研香，才七八岁，是姨太太生的。姨太太据说姓杨，东台人，有的说是花烟馆里的，有的说是一位东家收用过的丫头，因为太太吃醋，送与这龙师爷的，却也不知其底细。但是这位杨姨太太，打得一手的好烟，能把烟丝拖到一尺多长，然后卷起上在斗内，又是一双好小脚儿，进门就生了一位小姐，是梦见飞燕投胎生的，取名玉燕，又起了个号叫做梦飞。今年已十一岁，脚是他姐替他裹的，也甚校这贾端甫教的就是这姨太太的儿子龙玉田。这玉燕小姐每天早晨，也跟着识几个字，读两句女儿经、千家诗。光阴迅速，在馆里不觉也就坐了两年，与这龙师爷的大少爷及衙门里的几位师爷，也就混的很熟。

这一天是四月里的天气，正值通州城里出会，衙

门里的书启师爷文彬如、征收师爷盖子章、巴吉人、账房师爷周德泉陪着州里二少爷增郎之，一齐到龙师爷公馆里来，约龙伯青去看会，顺便也就邀了贾端甫一同去。走了两条街，街上男女老幼往来的，真如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又走了几步，只见一群妇女，浓妆艳裹，在一家铺内看会。看见他们来了，有一个穿雪青纺绸单衫，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连忙喊道："二少爷到这里来看！"这增二少爷望着他们，笑道："你们全在这里？"

跟手也有叫龙少爷的，也有叫巴师爷，也有叫老周的，咭咭叭叭，听不清楚，大家就顺步进去。贾端甫也就跟着过去，只见一个个妆研斗眉，虽非王嫱郑旦，态度亦自撩人。只恨自己一人不识。再细看这铺子，是一丬洋货店，掌柜的登时拿了一包香烟、一枝蜜蜡烟嘴送到增二少爷手里，说道："二少爷请用烟，好两天不见了，今天天热，开两瓶荷兰水吃吃罢。"增二少爷道："也好，只是扰你不当。"掌柜的道："二少爷好说，只要二少爷多照顾些，就是了。"周师爷向掌柜的道："刘子经你前一回送到衙门里的荷兰水，可不好，是来年陈，走了气的，我们东家很生气，你可赶紧带些好的来。"刘掌柜忙道："前期到的货，原不是顶好的，因为衙门里要的急，慌

忙凑着送进去就是现在开的味儿也不好，师爷们请尝尝看，再过两天，就有老德记的带来了，一到就送两打过去。”一面说一面叫小伙计开了几瓶，倒在玻璃盅里。刘掌柜拿了一杯，用新手巾擦了擦口，恭恭敬敬的送到增二少爷手里。只见增二少爷怀里坐的穿雪青纺绸的姑娘，劈手把杯子夺了去，就喝。增二少爷望他说道：“小银珠，你怕喝不得呢！”小银珠把眼睛一斜，伸手在增二少爷脸上一摸，说道：“我倒是怕你喝不得罢，好意替你抢过来，你倒要说人。”龙伯青在旁拍手道：“只怕你们两个都喝不得。”刘掌柜慌忙又拿了一杯过来笑着说道：“这是董荷兰，不要紧的。”还未送到增二少爷跟前，只见小银珠把二少爷的头一掰，把喝剩下的半盅，送到二少爷的嘴里喝了。文彬如、龙伯青齐声喝采道：“好一个交怀盏！”二少爷也笑了。小银珠望他们瞧了一眼。刘掌柜把这一杯递与二少爷，然后拿了两杯敬周师爷、龙少爷，又招呼小伙计到各人面前分送。

龙伯青的一杯，也是与一个穿玄色绸衫的姑娘分喝的。增二少爷就向那穿玄色的问道：“文卿，你肚子疼的毛病可好了么？”

文卿道：“有时夜里也还要发，那丸药吃了也还

断不了根。”增二少爷道：“只要龙少爷天天替你捺着肚子，就好了。”

文卿听说，就把手里未吃完的荷兰水，望增二少爷身上酒来。

龙伯青用手一栏，只听邦郎一声，玻璃盅子砸得粉碎。巴师爷道：“文卿，这遭你要赔了。”刘掌柜忙说：“不要紧的。”

又叫小伙计递过手巾来擦手。可怜贾瑞甫在旁看的眼馋心热，只恨没人理他，自己低头看了一看穿的衣服，也实在配不过，惟有暗暗的自己叹了一口穷气。不一时听见锣声响亮，说是会已到了。小银珠站在机子上，一手扶着增二少爷的肩头，一手拿一块湖色熟罗手帕，微掩香唇。还有一个小姑娘不过十岁左右，拉着周师爷说：“姨夫，你抱着我看。”旁边坐的一个穿湖色熟罗夹袄的姑娘，约有二十多岁了，说道：“十二宝，你留心你的脚，不要碰脏了老周的衣裳。”周德泉真个把这小姑娘抱起来看。这小二宝看见门口有个卖纸做的小龙的，又叫：“阿姨！我要买个小龙玩呢。”文卿回过头来说道：“桂云姊姊，我说不要带这小东西来，你看只是吵。”巴吉人站在门口赶紧买了一个递与小二宝。旁边一个十二三

岁、梳双丫髻的小姑娘也就牵住巴吉人道：“我也要呢，你敢不买给我？”巴吉人只得又买了一个，递与他道：“兰仙，我看你这么点点年纪，就会吃醋要强，将来大了不晓得要害多少人呢？”兰仙把那龙望地下一甩，说道：“甚么叫吃醋！我吃哪个的醋，你倒说说看？”巴吉人忙弯腰拾起来，送与兰仙道：“怪我说的不好，我的宝贝不要生气。”说的大家都笑了。文卿说道：“真真作怪，这点点小东西也会撒娇。”龙伯青低低的说道：“恐怕是跟你学的。”文卿在他肩上打了一下，说：“你拿我开心，回来再同你算帐。”说着，外头一对一对的灯牌花伞，又是锣鼓、棚秋、千架纷纷过去。贾端甫躲在人家背后，也看得不甚清楚。

约有半个多时辰，会已过完，小银球又买了一面玻璃砖的镜台，一盒香水。文卿等也买了些洋粉、洋胰、香水、头绳等类。自然是记在这班少爷师爷帐上的。小银珠拉着增二少爷，要他同去。文卿也同龙少爷咬耳朵。大家本来都有去的意思，自然一齐答应。贾端甫是同来的，大家也不好意思撇他，他也不好意思单走，只得跟着同行出了店门。几位姑娘在前，究竟大街上，这些少爷师爷不好过于放浪，只得稍为退后几步，走了两个弯子，已快到西南营了，这里地方较为僻静

，银珠就站着，等增二少爷走到跟前，一手扯住说："我走不动了，你搀搀我尝。"巴吉人道："我看不如爬在二少爷身上，叫二少爷搁着走罢。"小银珠嚷道："小巴你不要油嘴滑舌的，回来要你的好看！"龙伯青道："他这么大了，你还说他是小巴，你究竟要多大的巴，才够你吃呢？"文卿把他打了一下道："你这人，他们说话干你甚事，要你多嘴。"小银珠向着文卿说道："姊姊，你再不管管姊夫，他更要无法无天的了。"文卿道："我管得住他么？除非花家的爱宝来，那就制得他服服贴贴的。"龙伯青道："阿弥陀佛，一百零一个局的也要吃醋。"

文卿道："你该叫他的局么？还要嘴犟。"说着，已到门口，大家一拥而进。打杂的忙招呼："陈奶奶，快打帘子，二少爷来了"一面又喊："李奶奶、大杨奶奶、小杨奶奶！拿文卿姑娘、桂云姑娘、兰仙姑娘的茶碗！"只见银珠、文卿、桂云的都是菜缸子，兰仙的是茶碗，余外的都是客茶碗。打杂的送进一碟瓜子，小银珠免不得分敬一回。敬到文师爷面前，问道："爱珍姊姊可好？你咋儿晚上甚么时候走的？"文彬如道："我倒有好几天不去了"小银珠道："说的好听，昨儿晚上是一只狗，在爱珍房里登到三更，我出局到那边还张见的，只怕是今天早上回去的罢

。”文彬如道：“你尽管骂，回来问爱珍就知道了。”小银珠道：“他肯说？”说着已敬到贾端甫面前，问了一声：“老爷贵姓？”贾端甫连忙答道：“姓贾。”

小银珠敬过瓜子，坐到增二少爷怀里。增二少爷就伸手摸他双乳，他也半推半就，听二少爷伸手过去，细细的摩挲。这边桂云就到炕上替周师爷打烟。文卿趁人不见，拉着龙少爷到自己房里去了。小银珠坐在二少爷怀里低低的问道：“这贾老爷在衙门里做甚么？他的相好是哪一个？”增二少爷笑道：“他么，在龙少爷家里教读，他要攀相好可不容易呢。”小银珠道：“怎的？”增二少爷笑道：“他一个月的束修，才够吃一个干茶缸子，若要住夜，你们下头的嘴忙一夜，他上头的嘴要忙一月还不够的呢。”说的小银珠笑着要撕二少爷的嘴。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无如贾端甫一人静坐听得清清楚楚。一团火直透泥九，欲要发作又不敢发作，要走又不能走，只好装做听不见，走去看壁上挂的对联，写的是：“银烛高烧花欲睡，珠帘半卷月常圆。”款是银珠词，史清玩、铁顽戏赠。晓得是增朗之送的，却也不见甚么好处。一时钟上已当、当、当、当敲了四下，只见陈奶奶拿了两盘点心进来，一盘是猪油白糖小包子，一盘是虾仁汤麦饺子，大家随意

吃了些。文彬如道："天不早了我们走罢。"龙伯青也搀着文卿走了过来，问说："点心也吃过了，我们怎样呢？"增二少爷还未答言，小银珠忙说道："不许去！"龙伯青道："不去怎样呢？要就在此吃便饭罢，算我的东。"增二少爷道："又何必你做东呢！"小银珠道："应该罚他，他先头在门口拿我开心。""开的好！"

龙伯青道："我替你把二少爷留下来，你不说好好的请我吃些点心，谢谢我，还要罚我，真是岂有此理。"小银珠道："点心不是才吃的，你难道没有吃么？"龙伯青道："那个不算，要你自己身上的。"小银珠向他啐了一口，说道："你才同文卿姊姊两个人，在房里不晓得吃些甚么，只怕馒头、水饺子都吃饱了，才跑过来。"文卿道："你们说话要牵上我，你看你，拿馒头把二少爷吃，连小襟钮扣子都散了，还要说人。"

小银珠低头一看，果然不错，羞的把脸一红，走开去钮好。

文卿也就不再说了，回头叫道："小杨奶奶，你到厨房里关会一句，要一个便饭加帽子，天气热，菜要清爽些。"小杨奶奶答应了一句，就如飞的跑去。大家说说笑笑，真是欢娱，嫌日短，不

觉已是掌灯时候。小杨奶奶走来说道："菜已齐了，还是就坐，还是等一会？"龙少爷望着增二少爷说道："怎样呢？"

增二少爷道："我们就吃罢。"于是吩咐摆席。增二少爷的小银珠，龙少爷的文卿，周师爷的桂云，都是老线头不用交代。

巴师爷就是兰仙，文师爷是花家爱珍，盖师爷是郑家云仙，大家都知道的。龙泊青写了两个外局的条子，顺便问贾端甫道："端翁，可有相好？还要做煤不要？"贾端甫道："我没有，可以不叫罢。"龙伯青也就不勉强他花这一块半钱。大家入席，一时，头菜上了鱼翅。花爱珍已来了，坐在文彬如旁边，低低的问了一句："昨儿回去关门没有？"却被小银珠听见，扑嗤的一笑，指着文彬如道："你还要赖，这回可是不打自招了。"文彬如道："足见没有过夜。"小银珠正要回话，桂云望他丢了个眼风，也就不开口了。爱珍又问龙少爷："为甚不叫爱宝？"龙伯青道："改天再叫罢。"口里说着，却向文卿挪嘴，文卿趁势就拧他的嘴说道："你叫不叫关我甚事，我又不曾不准你叫，你望我挪嘴？"拧的龙伯青急声讨饶，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当口，郑云仙已走进来，向大家招呼，文卿方才放手。巴吉人道

："真是救命王菩萨来了。"一回儿文卿自己弹着月琴，唱了一枝"满江红"。银珠叫琴师拉着胡琴，唱了一枝"天水关"，余外也有唱青衫子的，也有唱阔口的，也有唱小调的，真是弦管嗷嘈履高交错。一会唱停，文卿又按着各位敬拳，那些姑娘也参错着，分敬三个五个八马对手的乱喊，钏响丁冬，珠喉清脆，也有抢着代酒的，也有按着杯子不许多喝的，媚态柔情，令人心醉。不过贾端甫吃的是镶边酒，不但倌人除了照例敬拳之外，不与交谈，就是同席的客人也无暇与他说话。虽在热闹场中，却无限的凄凉景况。目睹诸人，真足令英雄短气。好容易把这一席酒熬过了，各自散坐，爱珍逼着文彬如同到花家，龙伯青也被文卿拉去，周德泉也要到桂云房里去敷衍敷衍面子。贾端甫正在没法，周德泉晓得增二少爷是要同小银珠亲热一阵的，恐怕他们这些人跟进去讨厌，连忙说道："端翁、吉翁、子翁都到桂云房里烧烟去罢，我的老姘头房间，端翁也应该赏鉴赏鉴。"可怜贾端甫一腔冷气，幸得周德泉这一句话，才回转点热意过来。可见周德泉是老走江湖，随便甚么人不会得罪的。

大家跟着周德泉到了桂云房里，周德泉让盖子章烧了两口烟，自己也吃了几口，桂云已到别的房间去应酬客人，只有小二宝在房里打混。又谈了

些闲话，一看钟上，已有十一点多钟，约计增二少爷同着小银珠两个人，也应该亲密够了，却好听见打杂的喊：“陈奶奶，姑娘的酒局姓王的，在花家！”周德泉就趁势同着众人，走过小银珠房里来，说道：“天不早了，我们走罢。”小银珠还不肯放，说道：“我的酒局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走。”周德泉道：“今天出来了一天，让他回去罢，万一老爷子查问起来，怎样说呢？日子长呢，弄翻了那倒不好。”

小银珠听说，只得要了。叫陈奶奶打了盆热水，让二少爷洗了手、搭了脸，然后亲自拿二少爷的湖绔长衫、夹纱马褂，替二少爷一件一件的披上，把周身的钮子一个一个的亲手替他钮好。周德泉又到文卿房里去看尤伯青，见他已醉的不堪，和衣倒在牀上，盖着一牀毯子，喊也喊不应，文卿已出局去了。周德泉同小杨奶奶说：“不必惊动他，我们先走罢，但是不要叫他受凉。”小杨奶奶连连答应道：“是，是，师爷请放心，我好好的服侍他就是了。”大家走出来，到了路上分手各散。贾端甫回到馆中，约模已在三更以后，一灯如豆，壶茶不温。服侍书房的那个小三儿，坐在房门坎上打磕睡，东倒西歪的，推了半天才醒。叫他看可有开水没有，小三儿说道：“上房厨都已早关了门，哪里还有开水？”贾端

甫无可奈何，只好叫他去睡。一面把房门关好，坐在椅子上默想：同是一样的人，他们有钱有势就如此快乐，如此光辉，我一介寒儒，不但没人理睬，还要被这些浪子淫娼，奚落嘲笑，怎能有一日让我吐一吐胸中的这口恶气呢？想了半天一无门路，只好上牀去睡，心中又气又闷又羡又妒，翻来覆去哪里睡得着，闹到天已黎明，肚里吃的些酒食不能消化，真是穷秀才无口福，一时发作起来，疼痛难忍，开了房门，要去出恭。这龙师爷的公馆，上房同厅房都是四开间，一进上房旁边，就是厨房、厅房，旁边就是书房。各自一院，厨房绕书房背后，却有条小街可以通到门房，不走书房经过书院子到厨房，却也有门可通。毛厕在大门下首角头，须由厅房转出。贾端甫恐开这几重门惊动人，晓得厨房里口有一块小小的空地，是堆灰的，比毛厕近便些，拿了手纸就到那里出恭，才蹲下去，只听得通上房的角门呀的一声开了，心中吃了一惊，这空地在角门上首斜对过，定睛一看，出来的不是别人，就是龙钟仁最得用的管家毛升。他却忽忽出去，没有看见空地上有人，再看角门口，有一双瘦小金莲的尖子露出，还有黑缣丝苏滚单裤的影儿，一闪把头朝外一探，旋即缩了进去，轻轻的把门关上。贾端甫未曾看见面目，不知是龙钟仁的姨太太，还是龙伯青的少奶奶，心中十分惊讶。出完恭，起

来走过角门口，看见地上有黄澄澄的一件东西，拾起一看，是一枝金茉莉针，心中好不欢喜。回到牀上脱衣再睡，倒也就沉沉睡去。八点多钟方才惊醒，赶紧开门，龙玉田已来上学，停了一会玉燕也来认字。贾端甫因想，我今儿早上碰见的不知究系何人，这金茉莉针也值不多钱，若还了本人或者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因等玉燕认过了字、读完了诗，向他说道：“我今夭天亮起来，到厨房后边空地出恭，在角门口拾了一件东西，不知是哪个掉的，你拿到上房里去问问看。”就把那枝金茉莉针交与玉燕，玉燕一见说：“这是我娘的，我娘正在那里找呢，让我快点送去罢。”拿了茉莉针，抱了书包，匆匆的跑了进去。

杨姨娘往常也还没有起得这么早，今天因为送了毛升出去关了角门进来，上马子解手摸摸这茉莉针不在头上，牀头边也寻不见，心里就怕是送毛升出去的时候掉的，所以不敢安睡，一早起来到角门口一找不见，马子巷里也寻过了，又叫小丫头、迎春、老妈子、王妈把房里堂屋里地下细细的扫着也没有，迎春牀上同自己牀上枕头边也都找过，那龙钟仁烟病既大精神又不济事，每天晚上被这杨姨娘总要翻住了一回，事毕之后即与死人一般，非第二天十二点钟不能苏醒，所以杨姨娘找了一早晨的茉莉针他竟一些不知。玉燕在书

房拿了这针，兴兴头头的跑了进来，一到堂屋门口就喊道："娘！茉莉针有了。"杨姨娘忙说："不要喊，把你爹爹吵醒了，要骂人的。"玉燕走到房里，把这茉莉针交与他娘。杨姨娘接过一看，低低的问道："你在哪里拾到的？"玉燕道："是先生今天天亮的时候，到厨房旁边空地上出恭，在角门口拣到叫我拿进来的。"杨姨娘一听，心头鹿撞，不由脸上一红，连忙吩咐玉燕不准乱讲，又嘱咐迎春、王妈不许在老爷面前提这掉了茉莉针的事，我以后有好处给你们，若要乱说仔细你们的皮。大家晓得他是得宠的姨太太，而且他做的事体，眼睛里看的也很多，哪个敢来多嘴。

杨姨娘一面梳头一面细想，这事已被贾先生看见，若然漏泄风声，到这老东西的耳朵里去，那可是个不了的事。要趁事未发觉同着毛升走呢？又舍不得这一双儿女，左思右想，如何是好？

停了头不梳，拿了水烟袋一筒一筒慢慢的吸，忽然想到贾先生独居无偶，他拾了这茉莉针特地叫玉燕送进来，未必没有个意思在里头，虽然是个穷书呆子，到底年纪还轻，比这老东西总要好些，不如与他些甜头，堵住了他的嘴，那就不怕他了。主意想定，放了水烟袋，把头慢慢的梳好。

龙钟仁还未睡醒。 又停了一会，那龙钟仁才在牀上转动。杨姨娘伏到牀前说道："将近十二点钟了。"龙钟仁慢慢的起来，穿衣着裤，洗脸漱口。王妈送上一碗莲子，龙钟仁吃了一半，杨姨娘忙把烟盘摆好，烧了十二口烟上在几枝枪上，一口一口的递与龙钟仁吃。

把这十二口烟吃完，精神才渐渐的活动了些。停了一会便叫开饭，龙伯青在衙门里吃的时候，多连他的少奶奶共是五个人一桌。龙钟仁只吃了浅浅的一碗饭就不吃了。杨姨娘吃完了饭，又打了十二口烟。龙钟仁吃毕已是两点三刻，然后喊提轿子进衙门。毛升进来拿了烟枪包，跟了龙钟仁而去。到了傍晚，龙玉田放学进来，杨姨娘密密的叫迎春拿了四个碟子，一碟南腿，一碟糟虾，一碟跨鱼，一碟香肠，都是家里收藏，龙师爷留以自奉的。还有一壶竹叶青的好绍酒，送到书房与贾先生说："是姨太太，因为先生送还茉莉针酬劳的。"并低低的嘱咐道："晚上把房门虚掩着，不要睡，三更多天姨太太有要紧的话，同贾先生面谈呢。"贾端甫一听如奉了玉旨纶音，满心欢喜，连连答应道："遵命、遵命！"一面吃着酒一面心中细想：好生侥幸。到了一更多天，听见厅上轿子声音，说是师爷回来。

只见毛升提着灯笼，照着龙钟仁慢慢的走进上房，向来上房晚饭总在八九点钟，吃了饭后照例是杨姨娘打烟，毛升在套房里头挖烟斗、通烟枪。等龙钟仁吃完了烟，还要收拾烟盘。每天在上房里，总有个把时候的忙。杨靖娘乘空走进套房，告诉毛升说："今夜不要进来。"毛升问说："怎么？"杨姨娘道："我今早受了点凉，夜里要静养养呢，明儿再来罢。"毛升笑着低声道："你也有讨饶的日子，这可服输了。"杨姨娘拿手在毛升额头上一指道："小油嘴，不要发𩥇，总有一天叫你不得了。"杨姨娘说完这句恐怕龙钟仁知觉，又连忙跑到外房爬到烟铺上去。隔了一会，龙钟仁吃完了烟，毛升收拾好了烟盘出去。王妈把厅上的转堂门关上，杨姨娘拿出几个小菜碟子，服侍龙钟仁吃了一杯参茸百岁酒，又吃了一酒杯的丸药，看看已十二点钟，然后收拾睡觉。不到半点钟的功夫，这杨姨娘已把龙钟仁服侍的妥妥贴贴，酣呼睡去。

杨姨娘是较惯了的准头，拿得稳稳的，掀开被窝套了一条嫌丝裤子，一件捷法布小衫，一件窄袖玄色绸衫，一件夹纱背心，又把头拢了一拢，耳环也不带了，会上闩了一枝空心金凉簪，同那一枝茉莉针，轻轻的把房门一开，又开了角门，走那厨房院子，到了书房院子门口，见门系虚掩

，推了进去，在书房窗子眼里一张，只见贾端甫桌上摆了一本书，正在默坐凝思。

杨姨娘在门板上用指头轻轻的弹了两下，贾端甫赶紧开了门，让杨姨姐进来，一面向杨姨娘道谢送的酒菜。杨姨娘向他一笑道：“菜是家里现成的，酒也不好，我又没有能自己来陪你，对不住。”说着就在书案对面一张凉榻上坐下。贾端甫连忙倒了一碗茶，送到杨姨娘嘴边，杨姨娘就着他手里喝了两口，摇摇头。贾端甫把那剩的半碗喝完，把茶杯放在书案上，也就在凉榻上靠着杨姨娘的娇躯坐了下来。杨姨娘把一只金莲跷起说道：“我才在角门口下台坡一滑，几乎跌倒，脚孤拐还酸呢。”

贾端甫一手搭在金莲上，轻轻捻着，一面把脸贴着杨姨娘的香腮，嘴里说道：“我对不住你，黑夜里跑这些路。”杨姨娘也就把脚搁到贾端甫的身上，说道：“我的乖乖，我实在爱你，就随便为你吃甚么苦，我都是情愿的。”贾端甫一手握着金莲，一手搂着香肩，问道：“你几时同毛升相好起的，今儿毛升进去不进去？”杨姨娘在他身上轻轻的打了一下，说：“你不是好人，你管他做甚么。”贾端甫道：“我已经看的清清楚楚的了，你何必还要瞒我，你把同他相交的情形细细

的同我谈谈，我们以后好打通了做事，省得你瞒我我瞒你的，弄出些话把来。”

杨姨娘一想，倒也不错，这是难得两面光的事，不如替他两边都说明白，排定了一家一天，才得平服呢，脸上一红就说道：“我随便说，你知道你可不准告诉人，也不准拿我开心笑话我。”贾端甫道：“这个自然。”杨姨娘叹了一口气道：“唉，说起来话长。”一手指着贾端甫手里握的那只金莲，道：“这样东西真不好，无怪现在的人要讲究天足，总是他是个祸根，这也是我前世的孽缘。前年夏天有一天晚上，龙老头儿有点感冒，要我替他搥腿，却叫毛升在牀面前替他烧烟。我呢穿了一条旧官纱裤子，就跪在踏板上，两只脚尖恰好靠在毛升腰里。

一路搥着，那脚尖自不免摇动，在他腰里揉擦，毛升以为我是有意于他了，抽空就拿手把我的脚一捻，我也不好意思喊得，就让他摸摸捻捻的顽了半天。搥完了腿，看龙老头子已昏昏睡去，毛升拿了烟盘到套间里去收拾，却望我把手一招，我千不合万不合跟了他进去，就被他占了我的便宜，以后我又怎能摆脱他呢。到今儿已两三年了，今儿早起又被你撞见，大约也是前缘，我的身体今天可交给你，你若同毛升说明，大家和

和气气的往来，保你还有好处，你若负心告诉了人，我可做鬼也不依你的。”说着就向贾端甫怀里扑了过来。贾端甫趁势替他缓了私小结束，露出一寸檀槽。杨姨娘已是浑身欲火发动，并无一毫推拒。贾端甫也放出胯下英雄，正欲贯革直入。这书再照这样做下去，那就成了《金瓶梅》、《肉蒲团》了。然当此间不容发之时，叫贾端甫怎么勒得住手呢？请诸位停一停替他想想看罢。

第二回

却说杨姨娘在那书房里头，玉体横陈，春情荡漾，贾端甫同他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然心里想道：这杨姨娘，今天是因为我撞见了他同毛升两人的私情，才拿这身体来塞我的嘴的，并不是贪爱我的才貌，同我有甚么厚意深情，那是不可靠的，毛升同他却是多年的交情，晓得他又同我搭上了，那有个不吃醋的道理，万一同我为难起来，他是个家人，没有甚么要紧，我是个秀才，又是个处馆的，这种声名传出去，那还再有人请教么？而且到那时候，这杨姨娘必定护着他，那龙老头儿是不甚明白的人，我还要吃点眼前亏都未可知，不如现在忍一忍欲念，将来被人家晓得，我还可以落一个夜拒奔女的美名，何苦贪恋这一息息的欢娱呢。想定主意，就站起身来把裤子

紧好，走到那书案面前的椅子上坐着。这杨姨娘还当他有甚么过门拜候的毛病，在那榻牀上娇声浪气的喊道："我的乖乖，你怎么的？把老娘弄的这个样子，你倒跑掉了，快来罢。"只听见那贾端甫正言厉色的说道："我一个圣贤子弟，几乎被你这很货所误，我同你家老爷是多年宾主，你的儿子、女儿都是我的学生，你怎好这么无耻呢？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不比那些奴颜婢膝的家人，你拿我当作甚么样的人看待，还不快替我滚出去。"杨姨娘听见这话，真如雷轰电掣一般，又气又惊，正要同他辨驳两句，只听这贾端甫一迭连声的催着"走！"杨姨娘只得套了裤子，掩了胸襟，揩着眼泪，爬下炕来。还想同贾端甫说两句情话听，那贾端甫催着走的声音愈喊愈高，杨姨娘恐怕被人听见，只得恨恨而去。这也要算贾端甫临崖勒马的工夫了。然而，贾端甫如果不招那金茉莉针，不收那酒菜，不开那书房门，不套问那些淫活，这杨姨娘又何至如此出丑呢？

杨姨娘出了这一回丑，真是恨入骨髓，就在龙钟仁面前说："这贾先生又懒又不通，教的女儿的诗，多少白字连我都听得出。每天睡到学生去上学，房门还没有开，还时时刻刻的在玉燕前，打听我穿的衣裳、戴的首饰、疏的头、裹的脚，还

叫王燕同我说，叫我挑块手帕子送他。我看他是不怀好意呢。幸亏我是个正经人，还肯一一的告诉你。要是那些没有把握、专爱少年小伙子的人，恐怕已经请你戴上绿帽子了。”那毛升也有时在旁边说：“这先生声名本来平常，有两回钩着大少爷出去吃花酒，整夜的不回来。”这龙钟仁的耳朵本来是棉花做的，怎禁得这爱妾宠仆天天在面前唆播。况且乎，这些教书先生本觉得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还有甚么顾惜呢，不到一月就借事为由把贾端甫辞了。贾端甫明晓得是杨姨娘从中作祟，无如见不着龙钟仁的面，无从同他说起，而且晓得说也是无益的，只得卷卷铺盖出来，却是逢人便讲这段佳话，并且说得淋漓尽致，几乎要替杨姨娘画出一幅杨妃出浴图来。所以，人人晓得，这贾端甫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

贾端甫被龙师爷辞馆出来，正在走头无路，却好正逢科考，居然考了个一等第二。又替一个考拔贡的富家子弟帮帮忙，这位学台是个专重时文楷法的，于经古上不甚考究。贾端甫代做的也还过得去，也就高高的取了。得了三百块钱的谢仪，登时就活动了许多。其时，贾端南已是二十三岁的人，正是授室的时候，只因光景穷无人物色，只好朝雉徒歌而已。这回考了个一等第二，登

时补了凛就有人来做媒，说的又是一位富翁的女儿。

这位富翁姓周名敬修，是个做花布生意的。家里约有数万家资，老夫妇两个年过半百，膝下一儿一女。儿子得的迟才八九岁，女儿已经二十四岁了。这样富厚人家的女儿如何搁到这么大还未出阁呢？原来其中有个缘故。这位姑娘名叫似珍，虽是生意人家的女儿，却生得十分灵慧，若是教以诗书，何尝不可成名成为进土。争奈，这用家是向来崇信“女了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周敬修又不通文墨，哪里肯延师教这女儿读书。 然而，天生慧质人不能搞，到了十岁左右，听见亲戚邻居的妇女们说些故事，唱些小曲，他一听便会。一会便解于那缠绵徘怨的小曲，更能体会出他言外之意，也要算个灵心蕙性的女子。

到了十六七岁，生得面如满月，又会修饰，虽是家常妆束，亦自楚楚动人。这年夏天天气甚热，到晚更甚。这周敬修是个经纪中人，早上一早就起身料理店务，到晚就倦不过，二更总要安眠的。这姑娘深闺年事，逸则生烦，到这将近标梅的年纪，就是夏天夜短也还嫌他更长。这天晚上周敬修老夫妇两个都睡了，用的于老妈子看见无事，也到他房里去歇着。这位周似珍姑娘，他嫌

牀上热，一个人躺在天井里竹牀上假寐，到了三更过后，坐起来看着那皓月将圆、银河欲泻，正在出神，忽见一个人影打后楼院子里走出来，经过这院子里旁边的廊檐底下，要向前边柜房里去，吓了一跳。再看那人似乎不是个凶恶的模样，他就低低的问了一声：“是那个？”只见那人也吃了一惊，定睛一看，见是姑娘一个人，就托托胆子放大了走了过来，说道：“是我！”周姑娘再细看这人，也只有十五六岁光景，生得齿白唇红，一张小鹅蛋脸儿，眉峰耸秀，眼角含情，头上梳了一条光溜溜软松松的鞭子，身上穿一件白夏布透风对襟的小衫，下身穿一条虾青官纱散裤管的裤子，手里拿一托杭州细编的薄扇，颊上微红似羞似喜。原来是那学徒的白骄仪白小官。

姑娘见是他不由的心里跳了一跳，低低问道：“后楼是郑先生的住房，你深更半夜的在他那里做甚么？”白小官道：“不过玩玩罢了。”周姑娘道：“做甚么玩，会玩到这会子，我看他郑爱南也不是个甚么老实东西，怪道我常常看见他买些吃的用的东西与你，你这回子收拾的这么干干净净俊俏俏的躲在他房里，半夜才跑出来，你两个人在里头还有甚么好事可干，亏得你也是个男儿家，怎么这样不要脸的。”那白小官听说，脸上更红了一红，低声说道：“姑娘你说到哪里去了

，叫人家怎么好意思。”周姑娘说道：“你晓得不好意思，不会不要做，你不做我也不说，我也不来管你们这些事，我只明儿把我今天晚上看见的情形，细细的告诉我爹爹，让我爹爹慢慢的问你们两个人。”这白小官一听着了慌，就在姑娘膝前跪了下来，好姑娘恩姑娘，不住口的央告。这周姑娘也不由的脸上一红，说声：“你快起来，倘然被人家看见，算甚么样儿。”这白小官见姑娘没甚恶意，才定了起祸之心，又起了不良之念，就将两手搭在姑娘膝上，嘴里央求手底揉擦。这局姑娘少不得拿手来推他的手，那晓得这白小官的一双尖手，生成的又绵又滑，真是《诗经》上所说的“手如柔荑”，这周姑娘握到手里怎能不动心。心里一动，那眉眼之间自有一种描摩不出的春情冶态。那白小官本是一个柔媚的男儿，那有看不出来的呢。赶着姑娘两手来推，拉着姑娘的手就势站起来，往姑娘身上一扑，学那西人相见的规矩，行了一个接唇大礼。依白小官的意思，就要在这竹牀上演一出会真记的酬简。倒是周姑娘不肯，说这星月之下怎好如此呢？撇开手望房里就跑，那白小官就像那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追了进去，到了房里周姑娘就叫他把房门关上。他二人究竟在里头做些甚么？白小官甚么时候才出来？做书的没有跟着过去，也就叙说不出。

隔了年饰，那晓得这位周姑娘忽就得了一病，终日呕吐，时刻酣睡，四肢无力，茶饭到口就厌。有时想吃两样时新的菜蔬水果之类，好容易弄得来，吃了几回又不吃了。周敬修老夫妇两个对心爱的女儿十分着急，请了几个先生来看也说不出甚么病源。有的说是受凉停经的，有的说是血气热缩的，有的说是脾胃受寒的。幸亏开的方子都是些八面风的药，吃下去虽然没有见效，却也没有出旁的岔子。又过了三两个月，这姑娘呕吐的毛病也就渐渐的好了，却又变了一个怪症，肚腹胀大腰粗腿肿。周老头儿甚是焦闷，倒是周老太婆稍微懂得点医道，没人的时候伸手要在他女儿的肚子上摸摸。周姑娘害羞，平方百计的躲着不肯让摸。周老太婆说是娘女两个有甚么要紧，定见逼着要摸。周姑娘没法只好掩着脸让他娘摸了一摸，这一摸才晓得这个病真是厉害。这姑娘肚子里竟是躲的一个妖怪，还会动呢。周老太婆一惊非小，连忙追问他女儿得病的根由。周姑娘满脸羞惭，因为病根已经被娘摸着，又倚仗着凭日为父母钟爱，只得撒娇撒痴的把怎样上了白小官的当，得了这病的缘故吞吞吐吐的约略告诉了他娘。周老太婆一听气的甚么似的，就在他女儿脸上打了两个巴掌，骂了两句不要脸的婊子。羞的这姑娘羞得哭了，顺手拿把剪子就要望喉咙里戳

。周老太婆着了慌，赶紧夺了下来，也不敢再抱怨他女儿，反将好言安慰，并说既已做下这事，现已没法。你爹爹跟前是终久瞒不了的，我替你想法子罢，你可不准寻死觅活的，闹的大家知道。这姑娘也就借此收常到了晚上，周老太婆把女儿的病源委婉曲折的告诉了周敬修，口口声声都说是白小官不好，害了他的女儿。又说女儿已经要寻死了，你可不准再难为她，送了他的命，那我可是不依的。周敬修听了这话，如何不气。但是女儿家做了这种事体，把他打骂狠了只有寻死的一条路。他若寻死了，这老太婆必定要闹个不肯开交，那是怎么好呢？况且也无益。要同白小官算账，他又是个孤身人没有家业的，算不出个道理来，徒然弄的通国皆知，心里仔细一想只好叹了一口气，忍耐不言。

到底是阅历多年有含养的人不肯乱来的。第二天周老太婆把向他老子说的话同他老子的情形密密的告诉他女儿，这周姑娘才得一块石头落了地。依这周姑娘的意思，就想把这白小官招在家里，其实倒也是一牀锦被。争奈，这周老头儿夫妇两个嫌这白小官家道寒微，怕被亲邻耻笑，不肯把这已破的明珠轻掷。

反借事把这白小官撵掉，又密密的找了些好药把

这姑娘肚子里的怪病医好。老夫妇两个做的却甚秘密，以为外人一些不知。

不料这种事体最易传扬出去，无风尚要生浪，况是真藏实证的事。不多见时，亲戚邻友早已都知，只不好意思当面说笑。他老夫妇两个所以屡次托人做媒，晓得些的人家不是说八字不合。

就是说斋方非偶，以致耽误到二十四岁。

这回媒人替贾端甫提亲，贾端甫也是个本城的秀才，这些事那有一些不知的道理。只因自己一想，是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寒儒，现在又失了饭，莫讲没人肯拿女儿给我，就有人肯拿女儿给我，我又拿甚么来养活呢？难得这么一位富翁文人可以招赘上门，不但目前免了孤单，日后也还有个倚靠。而且那个白小官听说已不知流落何处，这事有无也还没有甚么实在的凭据，怎好因旁人蜚语误了这美满良缘，想定主意也就欣然应允。那周敬修见他是个新补的廪生，觉得面子也还好看，倒也不计较他的光景寒微。这贾端甫就拿那替人代枪得的谢仪三百元，打了一头的包金压发荷花、别子一对、点翠环子一副、煮金手镯两个、戒指做了一套、宁绸的披风棉袄一条、大红湖绉裙子还有些小袄裤之类送了过去，算是过礼

。那边也回敬了一套抱褂靴帽。贾端甫又自己买了一项新小帽子、一双新缎靴子、一件新棉袄、一件玉湖绉棉袍子、一件金酱宁绸军机马褂、一双茶青湖绉棉套裤、一件蓝宁绸背心，也要算是焕然一新。

就在九月里挑了一个日子，招赘到周家门上。这天周老头请了几个读书进学的亲友子弟，陪着新郎拜堂见礼坐牀撒帐。以后这几位陪新郎的就邀着新郎到府上坐席，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的轮流着劝酒，散席之后，拥着新郎到新房里来闹房。逼着新郎同新娘对吃两碗酒，新娘的两碗是在嘴面前抿了一抿由两个伴婆代吃了，新郎的两碗却是不准代，大家看着他干了方才肯散。

贾端甫酒量本不过好，到这光景竟有八九分的酒意，众客散后，伴婆伏侍新郎新娘卸了大妆，关了房门出去。这时候洞房深掩，画烛高烧，贾端甫看了这位新娘子，一表人才，风流富艳，当此酒醉花迷，也就如身入广寒宫里遇着了奔月嫦娥。但求亲捣元霜无暇问他的曾偷灵首了。那位新娘也还遮遮掩掩，伸伸缩编的做出许多难禁难推的态度，究竟是否原壁无瑕，贾端甫既不甚考究，做书的更无从悬瑞，从此贾端甫在这温柔乡里，靠着泰山、伴着矫妻也十分安乐。更喜得是时

来运来，到了第二年就生了一位千金，取名静如。

这年正逢科场，丈人帮了盘川，到南京应考，考费不多，不敢久住，出了场就搭了轮船回到家里，到了十月里发榜。这天他翁婿母女四人正在盼望，直到夜里天快亮的时候，忽听见一棒锣声，接着就听得那敲得震天的响。他丈人连忙披衣起来，心中又惊又喜，那贾端甫同那周似珍姑娘也都起来。开门一看，果是报子来了，心中不欢喜。当时他丈人周敬修开发了报子的喜钱，在菩萨祖宗面前点了香烛，领着女婿磕了。天亮以后就有许多的亲友前来道喜，不但他丈人面上光彩非凡，就是这位周似珍姑娘，平日亲戚中晓得他那件事体，本不大瞧得起他，现在看见他的姑爷中了举，指日就是位诰命太太，那些姑姨妹妹、远亲近邻也就不由的同他亲热起来。可见，人生只要富贵，有时一长可盖百短。成败论人贤者不免，何况这些妇女们呢？

忙了几天周敬修预备了盘川，叫他女婿贾端甫约了他那新科同年达友仁号怡轩，一同动身到芦经港搭了船，不多一会功夫就到了江阴。上岸到学台衙门去填了亲供，玩了两日，又同上轮船到南京去拜老师。刻朱卷打托势，住在状元境一家客

栈里头。

这南京是六朝金粉胜地，十二朱楼虽成陈迹，然中兴以后，曾文正公当那戎马倥偬之际，力持大体，首复旧观，使那荒凉禾黍之场，一易而成内藉莺花之地。后来，薛慰农先生又为之提倡风雅，鼓吹声华，也就不减于《板桥杂记》所载的顿老琵琶五京颜色。当那夏秋之交，红袖凭轩，画船近岸，记得有一位先生做的竹枝词有两句道：“郎君来时你太早，晚风齐倚玉栏杆。”真是描写得神。就是这严冬的时候，暖阁红炉也不殊那党家的销金帐里，这两位孝廉应酬了几天，空了下来皆想领略领略这秦淮的风景，而且这状元境离钓鱼巷又不远。贾端甫还未启口，这达怡轩是个旷达不羁的人，就先开口相邀。贾端甫想：我如今是个新科举人，与从前教书的时候寒酸气不同，大约到窑子里去，他们也应该巴结巴结。就一口应承。

两人装束齐整，把人家送来的贺敬折了两对，各人揣在身边，一同前去到了六八子家。偏偏这贾端甫却赏识了一位最红的姑娘，名字叫做双铃的。达怡轩也赏识一个叫月红的。那本家及房里奶奶看没熟人领着来，又摸不着这两人的底细，虽不敢十分冷落，也不敢十分兜搭。两人坐了工会

，先是双铃有人叫局，随后月红也有人来叫，两人只得站起身来要走。开销了两块钱。那房里奶奶淡淡的留了一句，也就让他们去了。

两人回到寓中闲话一会各自就寝。贾端甫细想，这双铃态度风骚神情淫荡，真不愧绰号叫做“活鲫鱼”，比那通州的小银珠要高得多。今儿初见无怪他不甚彩理，明天我去摆抬酒，大约总可亲热亲热。好在是人家送来的贺仪，就花掉些也还不心疼。起了这个念头，第二天一早就同达怡轩说了，因为人少又约了一位同寓的候补佐亲老爷冯吟舟、隔壁书铺掌框的师父，还有前一回考寓的房东也是个读书人，叫安小斋，约定晚上七点钟，在六人子家双铃房里吃酒，这几位自然是都愿意的。贾端甫又同冯吟舟谈了一阵，问了问吃酒的规矩，同吃酒以后一切的规矩。 饭后两点钟，贾端甫就邀着达怡轩、冯吟舟同到六八子家打个茶围。到了双铃房里，双铃才起来，正在靠河窗口桌子面前坐着要梳头，看见他们三人进来，笑着招呼大家坐了。泡了茶，贾端甫就向房里高奶奶交代了一个六大、六小，六点钟来吃，高奶奶出去吩咐了一声，月红头上插着两枝桃簪也过来，应酬了两句，又说：“达老爷到我房里去坐坐。”达怡轩口里答应却未起身。月红也就回房自去梳头。

这时候天色尚早，嫖客未上市，所以甚觉清闲，三个人倒很坐了一会儿，双铃梳着头无甚事，同着高奶奶也很同他们说笑了一阵。达怡轩说：“我们出去走走罢？”高奶奶说了一声“晚上早些来”，双铃的头还未梳完，望着贾端甫笑了一笑说：“我不送你了。”月红也走出来招呼。

三人出门匆匆而去，冯吟舟走到路上说道：“在这双铃姑娘房里能坐到这半天，双铃又肯这样的招呼，端翁的面子真算是足极了。”贾端甫。心中也自暗暗的得意，觉得比昨天有趣了些。

三人回到寓中，坐了一会，又有人家送贺仪来。贾端甫、达怡轩忙着写了诗帖交与来人，到了五点多钟的光景，贾端甫就同了达怡轩、冯吟舟，又顺便邀了隔壁的习师文一齐，走到六八子家。此时双铃房里无人，高奶奶就掀开帘子让他四人进去、一看双铃不房里，说是出局去了，只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敬了瓜子。问他名字说叫小金子，倒也是个小本家。一会儿月红也来见了一个面。正盼着双铃回来，只听见外头打杂的喊了一声：“高奶奶，金大人来了。”这高奶奶连忙跑了出去。贾端甫在帘缝里偷看，只见一位二十多岁圆方脸的少年，头上戴了一顶缎棉小帽，面

前钉着一块避邪玺的帽花，脸上架着一个金丝墨晶外国眼镜，身上反穿着一件云狐犴尖的马褂，青灰素缎的皮袍子，甚么统子却看不出，还有一位年纪约在四十左右，穿着也十分富丽，大约也是一位阔人，后头跟着几个跟班走了进来。高奶奶慌忙迎到院子里，说道："金大人、刘大人，请到对过房里将坐一下罢。"金大人登时站住，脸上放出一种不愿意的神气出来，说道："怎么？房间里有客么！"高奶奶连忙陪笑道："是个过路客人，来打茶围，就要走的，好大人先在三宝房里略微坐坐，已叫人催双铃去了。"这金大人似乎还有不悦之色，幸亏同来的那位说道："蔚翁，我们就在三宝房里坐一坐，让他赶紧就去收拾房间罢。"那三宝也立在对过房间门口，亲自打着帘子喊道："金大人、刘大人，请到我房里坐一坐罢，双铃妹妹也就回来的。"这金大人却不过情，才勉强走进去。

高奶奶赶紧进房拿了茶缸子过去，一面又叫打杂的快些到隔壁去，催双铃回来，说金大人来了。一面跑进房里，向着贾端甫道："贾老爷，对不住，只好请你让一让房间里。"贾端甫望他愣了一愣道："我们有酒呢，这回子让了房间，回来酒在那里吃呢？"高奶奶道："这金大人来了，那是没法的，不但此刻要请诸位让让，就是回来吃

酒，也只好在对面客厅里罢，实在是对不住。”贾端甫还在不肯答应，这高奶奶又说道：“诸位老爷是外路来的，大约不知道这位金大人是公子哥儿的脾气，说声翻了脸，不但我们吃不住，就是你老爷面子上也要下不来呢。”贾端甫还要说话，达。治轩是随遇而安的人，就说：“我们让让又何妨？同是一样的吃酒，又何在乎这间那间，免得叫他们为难。”那冯吟舟听见是金大人，更是早已吓酥的了，也在旁苦苦相劝。贾端甫只得忍着气把房间让出。高奶奶把他们让到下手堂屋旁边一个姑娘房里。这房里，一个姑娘头上贴两张头风膏药，躺在榻牀上。高奶奶向他说道：“凤仙姑娘，这里有几位吃酒的老爷，借你房里坐坐。”那凤仙慢慢的抬起身来说了声。“请坐！”又一位一位的问了尊姓。看那凤仙，有二十五六的光景，一脸的烟气，又黑又瘦，虽是搽了些粉，也掩不住那一层的黑光。开出口来，喉咙又粗又哑，那高奶奶把他们引到房里就匆匆的走了，去招呼金大人。

约有五分钟的时候，听见高底小脚声音咭格咭格的从外头走进，料是双铃回来，只听才到对面台阶，口就喊道：“金大人，你怎么这时候才来？”一面说着一面到那边房里去，以后说些甚么便听不见了。贾端甫满望双铃到了对面应酬一会

必要过来，谁知竟如空谷足音，不但双铃不曾见面，就连高奶奶也不过来。达怡轩同那习师文谈些近来新出的书籍，冯吟舟同那凤仙在炕上烧烟闲谈，倒也不甚觉得。只有贾端甫意往神驰，有个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的光景，真个焦燥异常，却又不好发作。又等了一会，只见打杂的领了一位客人进来，却是安小斋。贾端甫连忙起身让坐，安小斋说："舍间有些事，来迟来迟，劳候劳候。"又同大家招呼。贾端甫一看钟上已有八点，就问打杂的说："我们的酒摆罢。"打杂应了一声："是！"，走过去告诉了高奶奶。那高奶奶才过来说道："对不住，双铃就过来了。"又问；"各位老爷就有相好的姑娘罢？"贾端甫也跟着问了一问，达怡轩自然是月红，冯吟舟是向来叫刘琴家瑞云的，习师文是叫王二家的翠宝，只有安小斋没人，高奶奶就荐了这房里的凤仙，他也就点头答应。酒已在堂屋摆好，大家推逊着入坐。双铃才过来敬了各人的酒，在贾端甫旁边坐了不到五分钟的工夫，就架等出席，叫小金子来陪着。上了几道菜，局也陆续到齐，琴师上来，也就是小金子代唱了一技小东人。各人叫的姑娘也都照例应酬了一枝，就是那个凤仙也还哑着喉咙唱了一枝小调。各人的局或是初叫，或是不大出来玩耍的，所以这些姑娘都不过敷衍门面，不甚亲热。还是习师文同翠宝彼此咬着耳朵，说了几

句体己的话，也不知他们说些甚么。只见上头房里又来了几位客，都是鲜衣华服，仆从如云，在房里摆了一桌便饭，而欢呼谑浪之声与这边席上冷热大不相同，尤触耳的是那双铃又娇又媚又圆又脆的声音，叫着金大人，这个声浪被那不知趣的风吹到贾端甫的耳朵里头，真个叫他难于排遣。贾端甫向那习师文低低的问道：“这位金大人是谁？”

习师文还未回言，那冯吟舟道：“你不晓得么？这金大人就是现在第一位军机大臣金中堂的孙少爷，才从湖北督销交卸回省，现在当的是筹访局的总办，还兼着武备学堂”，早晚就要放缺的，就是制台诸事也要将就他些呢。”贾端甫听了这话，也就默然不语。不一时局已先后散去，菜也陆续上完，大家见主人无甚兴致，也未十分闹酒。贾端甫又让了两杯，大家都说酒已够了，吃饭罢，于是吩咐上了干稀饭，大家胡乱吃了些，一齐散去坐到凤仙房里。冯吟舟又吃了两口烟，贾端甫叫人叫高奶奶来，把酒钱当时开销了他，高奶奶微微的推了一推也就收了。达怡轩说：“天已不早，我们走罢。”大家穿了马褂，高奶奶忙叫双铃、月红过来送了一送，说了句：“明儿来。”

这里几位才走出房门，那双铃已跑过那边，仍旧陪着金大人去了。

贾端甫出得大门，看见街上摆了几对官衔大灯，也有钦加二品衔、江苏特用道的，也有某某局总办的，也有某某学堂总理翰林院的，也有统领某某军记名简放道的，也有头品顶带记名提督军门的，也有钦加三品衔即补府正堂的，还有些吹熄了看不出字的，那蓝呢绿呢四人轿摆满了一街。他们五人侧身而过。贾端甫才晓得，这嫖之一字是穷措大不能轻易问津的。走了一会，安小斋分路回去。到了门口，习师文拱手道谢作别而去，进了楼房，冯吟舟亦说了“多谢端翁，明儿再会”回房去了。贾端甫、达怡轩二人到了房中，茶房送上茶来，二人坐着谈心。明儿不知他们还去钓鱼巷不去，请诸位也明儿再看罢。

第三回

却说贾端甫同达怡轩谈了一会，看看天已不早，也就各自睡觉。贾端甫睡在牀上，想起今天花了十几块钱，只见了双铃两面，并没有一句体己的话儿，真是不值。若要再同他斗一斗气，争奈这金大人势大财丰，真有卵石不敌之势。在牀上翻来覆去，又是可惜花了的银钱，又想恋着双铃

的媚态，又恨敌不住金道台的势焰，心中就同泼了些油盐酱醋一般，真是说不出什么味儿。这一夜的难过与在通州看会的那一天，大略相同。看书的诸位，这天同去吃酒的共有五人，同是受的一般滋味，那几位何以并不觉得难过，独有贾端甫如此呢？须知道，达怡轩这个人，我处什么样的境界，自有什么样的景象，那些炎凉骄谄的世态，皆是随境而来，于我身何与？所以，绝不放在心上。习师文、安小齐两人是如鼹鼠饮河，就像这天的样子，以为已经甚乐，还有什么不足？冯吟舟这种人，是从父精母血里带来的一种服从性质，看见这些贵倨公卿，觉得他们都是天神降生，应该享受崇奉，我们是应该屏气敛足，退避三舍的，所以视为理所当然。独有贾端甫资秉出象，随处有个出人头地之思，而又为境遇所限，又不能随遇而安，就有这种抑塞感慨之气。这是他的坏处，却也是他的好处。毕竟与那些甘为人下的不同，所以，将来的名位也比他们高的多了。此种人却不常有，非是豪杰耶是奸雄，不然那些堂子里气死的人恐就不少了呢？

贾端甫因受了这两番冷落，从此深恶烟花，绝迹不入青楼。

有人同他谈到风月闲情，他不是正言弹驳，便是

掩耳不闻。就有些说到那谢太传东山丝竹、白乐天江上琵琶的，他也说，这正是他两位生平的短处，所以他两人终身的名位勋业，也就不能冠绝一时。我们是要代圣贤传道，为国家办事的人，万万不可学这前贤的短处，见人就是此等谈风。未曾做得风流名士，却作成了一位理学名儒。达怡轩也还邀了贾端甫两回，要去复东。贾端甫执意不愿，也就罢了。两人住了几时，打了有一二百块钱的把势，仍旧结伴回到通州。第二年，贾端甫进京会试，那盘川自然是他丈人预备的。他复试取了个二等，那会试的卷子恰恰荐在一位副总裁厉尚书手里。 这厉尚书官名叫凤文，直隶人，后来也做到协办大学士。

殁后，朝廷予谥文贞，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也要算是当时一位名臣。他生平端正清廉，不苟言笑，四十岁上断弦之后，既不续娶，又不纳妾，只有一位寡媳，也是系出名门，十八九岁就守了孀，领着一个遗腹孤儿，侍奉这位公公。真能柔声怡色，曲意承欢。厉尚书吃的饮食，非这位少奶奶亲手调治，吃的就觉不甘。厉尚书穿的衣服，非这位少奶奶亲手披扣，穿的就不舒服。早朝晏息，皆要这少奶奶在左右招呼。有时，厉尚书病了，这少奶奶便彻夜不眠，亲尝汤药的伺候。就是溺器，也须他亲手递送。他也绝

不嫌秽亵，真要算是天下难得的孝妇。

这厉尚书也能爱惜儿媳，常言道：官久必富。厉尚书虽一直做的是京官，却是门生故旧甚多。岁时馈赠也就不少。他又是向来自奉俭约，敝车骡马，上达九重的人，家里又只一媳一孙人口甚少，有些亲戚本家，因为厉尚书正气逼人，皆不敢轻易亲近，也就没有甚么分利的人，所以宦囊甚为充裕。这位少奶奶要甚么就有甚么，金刚钻、祖母绿、外国白金、珍珠美玉的首饰，无一不备。只有珊瑚、霞红的颜色，同那赤金的，因为是穿的终身孝，所以不要，却是这种淡妆素服更觉得光彩照人。 厉尚书屡掌文衡，爱的是清真雅正，大约时文能揣摹，仁在堂试帖能揣摹，功夫深些的，总合得这位尚书的法限。这位厉尚书得了这贾端甫的卷子，真是臭味相投，爱不忍释，慌忙拿着送与大部裁傅中堂去看，意思想要中他一个会元。傅中堂细细的看了一遍，说："这人理法尚清，但是笔下过于峭刻，毫无一点活泼的天机，恐怕这人将来就是大用了，也不过是王介甫一流，不近人情的人物，不中他也罢了。"厉尚书那里肯听。傅中堂不能过拂厉尚书的面子，只好把他低低的排在榜里，中了一名贡士。这大约也就是他不欺暗室一点阴骘所致。

场后，贾端甫去拜老师厉尚书。一见极为称赞他的功夫，又见他举止端严，衣冠古朴，谈论吐属大半本于程朱语录，是自己一路的方正人物，心中甚是喜欢。

贾端甫复试二等，殿试二甲，朝考也在二等。引见下来用了一个主事，签分刑部。恰好山东司里有个江苏的同乡司官，就把他拉进这司走。接着同乡团拜、同年团拜、请老师、老师请，真个酬应不了。厉老师请同门的这天，居然派他执壶，这真算非常的体面。一直闹到七月底边，才算清静清静。新科进士到这时候，都要请假回籍省亲。这贾端甫本已无亲可省，就是扫墓也还可搁在脑里，看看丈人妻子更是不要紧的，倒是要散散朱卷，打打托势，张罗两个住京的旅费是第一切己之事。

所以，也就随着众人照倒请了一个假。因想：我这回到家是个两榜京官了，本地官府自然也要拜往拜往，住在丈人铺子里似乎不象样子，于是先写信托同年达怡轩，代他找了一所三间两进的房子。又在京动身前几天，写了封信与他丈人，说是叫他夫人先搬到新房子里住着，门口贴好了报条，钉好了进士的匾额，雇一个男仆、一个女仆、一个烧饭的。用度还是要请他丈人接济的。他

丈人接到这信，本来是个心爱的女婿，现在又中了进士，做了官，那来的信比那道士的符咒还要灵些，就一一的依着他布置。

不多几天，贾端甫锦衣归里。头一天打芦泾港到家，不免辛苦，又有些附近的邻居亲友，过来道喜，更觉劳乏。做了官的人身体是尊贵的，自然要在家歇歇。他丈人周敬修算他第二天必定要来登门，忙把店堂后头一间客屋铺设齐整，还备了些点心菜蔬，穿了衣帽专诚等候。谁知到晚并未见来，叫出店的打听打听，说："今天坐轿子出来，只拜了州里的惠大老爷，同花布捐的王大人，就回去了。"到了第三天，他丈人有些熬不住，只好穿了施子马褂，套了靴子，戴了大帽子，先到女婿府上来道喜。那周敬修走到贾端甫的门口，看见旗锣牌伞站满了在街上，说是州里惠大老爷正在里头会着，周敬修不敢进去，只好站在门外老等。这位惠大老爷在里头谈了好半天，才听见里头喊送客。外头的头锣红黑帽衔牌红伞一个个的站立齐整，又停了一会，才看见蓝呢四轿抬了出来。原来这位州大老爷就是增朗之增二少爷的老翁，名字叫惠椿，号叫荫州。他看见贾端甫用了京官，又听见本地会试的举人回来说起他是厉尚书的得意门生，所以见他回来，应酬的格外周到。头一天拜了之后，第二天就赶紧回

拜。先是贾端甫叫人挡驾，他定要登堂道喜。

挡了两次挡不住，只得请了进去。一见面就行了大礼，起来笑着说道："老同门你怎么这样的客气，我们同在厉老师的门下，那就是通家至好，以后尽管便衣常到兄弟那边去坐坐，我也不时要来请教请教，千万不要见外。"又问了厉老师同京里的些情形，所以坐了许久才端茶告辞，走到台阶子下要上轿的时候，还拉着手说了许多话。就是多年换帖至好，也没有那么亲热。比到他前年相待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这惠大爷的轿子出门之后，周敬修才敢走了进来。贾端甫却也降阶相迎，他向来是跟着似珍姑娘叫爹爹的，这回中了进士，却在那爹爹上头加了"丈人"两个字，"叫了一声"丈人爹爹"，说道："我昨天本来就要过来请安，因为拜了州里同花布捐两处，谈的工夫都不小，在轿子里又坐了半天，实在有些腰酸，只好就回来了。今儿要过去又听说州里要来回拜，恐怕他定要拜会，不能不在家里等等，果然挡了几次再挡不住，坐到这时候才走。

你老人家倒先来了，真是对不祝"

说着就邀他丈人在炕上坐着，送了茶。他也坐在对面炕上，衣冠相陪。周敬修是个生意中人，看

见这样官腔官板的，实在弄不惯。坐在炕上动也不是，靠也不是，真弄得他手足无所措了。心里要想到里边去看看女儿，争奈这贾端甫只管讲京中考试的规矩、胪唱的仪节，及些官场的情形，剪不断他的话头。

周敬修又不懂得这些，惟有唯唯而已。隔了半天，贾端甫的话才祝周敬修正要开口，只见贾端甫从京里带回来的一个管家戴着大帽子，恭恭敬敬的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个拜帖、一个拜匣上来。回道："州里惠大老爷送来的贺仪四十两，还有一份请帖，请老爷明天的申刻吃酒。"

周敬修听那管家的声音，是个扬州人。贾端甫把帖子同封套细细的看了一看，叫这管家在厅背后转堂门口，把新用的刘妈喊了出来，在转堂门口递与刘妈，交代太太暂时把这银子收好，并叫太太在那窗口书桌横头文具盒子里面，拿一张印好的谨领谢的帖子，一个木红封套，一枝笔同墨盒子，交代拿出来。

又等了一会，刘妈托谢帖、封套、墨盒，拿了出来，仍站在转堂门口，交与这管家。这管家恭恭敬敬的拿出来，放在炕桌上。

贾端甫在那谢帖上角端端正正的写了“敬使一元”四个小字，又在身边表袋里挖出一块洋钞，封在木红封套里，又在面上写了“茶敬”二字，旁边注了“一元”两个小字，交与管家。连帖子拜匣待交州里来人回去道谢，又叫这管家托请帖放在护书里，预备明天去吃酒的时候面缴。托墨盒子同笔在转堂门口交与刘妈拿过去。这边，周敬修看没有事了，才说道：“我女儿好么？我要看看他。”贾端甫沉吟了一下，想这是没得说的，只好拿着官腔喊了一声：“张全！”那个京城里带回来的扬州管家，又戴着大帽子恭恭敬敬的走了上来，垂手站着。贾端甫向他说道：“你叫刘妈传话，同太太说，外老太爷要进来看太太呢。”那张全到厅背后转堂门口，叫了刘妈，同他说了。

那刘妈进去回了太太，又出来到转堂门向张全说了声，太太说请。那张全回到厅上，垂手回说：“太太说，请外老太爷到上房里见。”然后，贾端甫邀着周敬修下了炕，张全在前领道，走到转堂门口，张全站住了脚，喊了一声：“外老太爷过上房来！”里头刘妈又接着出来引道。其实，只隔了一个院子，却费了许多的周折。那周敬修带来的一个出店的，在家里是见惯了这位姑娘的，有的时候还同这位姑娘坐在一张板凳上，拣枸杞头儿洗豆芽子呢。今儿看见这位姑娘做了太

太，意思要想过去替姑娘请安，顺便看看上房里的铺设。刚走到厅背后，那张全连忙拦住道：“不要乱走，我们老爷吩咐过的，男底下人不准进这转堂门，女底下人，不准出这转堂门，若要违犯了不但砸了锅，还要送到衙门里吃板子呢。”那出店的把舌头一伸，说道：“做官的规矩真正厉害。”连忙缩着脚退了出去。周敬修走到堂门口，这位周氏太太已穿着补褂红裙，打房里出来。

因为他老翁第一次上门，行了一个大礼。贾端甫就让周敬修坐在堂屋中间神柜面前方桌旁边上首一张椅子上，自己也在下首一张椅子上相陪，叫周氏太太在下首旁边椅子上坐着。周敬修父女还未交谈，贾端甫又讲起京里做官的话来，又是半天才祝周氏太太才问了一声：“娘这两天可好？”周敬修道：“好的，只是狠记挂你，说过一天要接你回去玩玩。”周氏太太看贾端甫没有搭腔，也不敢贸然答应，只含糊糊的应了一句。周敬修又问：“前天送来的三十块钱收到了么？这个月想也够用了。”周氏太太说了一句：“收到了。”贾端甫接着道：“丈人爹爹，家用呢，三十块倒也可以敷衍，但是我既在家里，这官场来往是免不了的，茶水灯烛、轿钞赏封，一切开销自然不少，还要开贺请酒，这两个月的用度竟拿不定呢

，请你老人家再送二百块钱来罢。”那周敬修把眼睛瞪了一瞪，又不好回答，只好勉强答应。正在谈着，只见那个张全又走到转堂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帖子，叫刘妈来，回说花布捐王大人来回拜。贾端甫便邀了周敬修到外面去坐，可怜他父女两个见了面，彬彬有礼的坐了半天，一句家常话也没有能谈，这也真是做了官太太的苦处。走到厅上，周敬修恐怕王大人要进来，匆匆就走。贾端甫送了丈人，然后叫管家出去挡驾，那晓得一挡倒也挡住了。

到了第四天的饭后，贾端甫不能不到丈人家去了，穿了衣帽，坐了轿子，带了跟班，来到丈人家里。周敬修连忙接到店门口，邀进店堂背后客座里。贾端甫倒也行了一个大礼，谢了他丈人，然后又到里头替丈母也磕了头。他那小舅子也从村馆里回来，同姊夫见了礼。贾端甫送了他一个墨盒子，两校开过了的笔，说是他殿试的时候用的，替他发兆，将来也像他一样。

周敬修夫妇两个欢喜的了不得，赶着教出店的去弄点心，又要留女婿吃饭。贾端甫说这倒不必，今天是州里请我，稍为坐一坐就要去的。谈了一会，看了一看表上，已有四点多钟，叫提轿子再拜两家客，就到州里去吃饭。周敬修知道不能

再留，只得送他上轿而去。这贾端甫家本寒素，父母又见背得早，平日来往的亲戚本不多，这回中了进士，本地官府又同他来往的厚，那些人看了十分羡慕，只要是有弯子可以叙得过来的，都来上门认亲。也有读书的，也有做生意的，也有当衙门的，不过总想在他面子上沾点光，或在官府面前说两句话，或荐个把小小的馆地，也是好的。就是他那两个娘舅莫仁、莫信，有多年不通往来，这回也先上门来替外甥道喜，还要过来帮忙。在贾端甫呢，本来不愿意把惹这些人的，因想了一想，一来是桑梓之情难却，二来就要开资，这些人既来认亲，那有不送些资仪的，积少可以成多，大处不可小算，至于以后的事再想法子撤开他们，也不难的。当时也就不十分拒绝。忙了几天，贾瑞甫又去上了几处本支的祖坟，拣了日子开贺，官场生意亲友人等多多少少的都送了些贺仪。就是那位龙师爷，当时彼此虽然不欢而散，此时也还送了四块钞。到开贺之后结算下来，总共也收了有三四百块钞的光景，也就不算少了。

他开贺是挑了两个日子，一个日子请官场，一个日子请的是本城亲友。到了请亲友这天，把三间厅的隔板打通接着廊檐，勉强摆了十二桌，幸亏都是借的板凳。若用椅子就万摆不下了，却是坐

的满满的。贾端甫各桌送了酒，坐在中间檐口末席相陪。 上了两道菜，让了几杯酒，贾端甫举着杯子向着各席道:“今天蒙各位高亲贵友赏光，我贾崇方不胜荣幸之至。我却有句话要趁着各位高亲贵友通同在坐先告过罪，望各位干了此杯，听我贾崇方一言。”大家皆略略举了一举杯子，侧耳静听，寂然无哗，只听见贾瑞甫说道:“我贾崇方，托众位福庇，得中两榜，通籍朝端，便是一个朝廷的命官，儒林的表率了，在国就要想做一个正色立朝的臣子，在乡就要想做一个守正不阿的绅士。但是要做名臣正绅，自然先打立品起，凡有替人说事荐馆等事，那是最干碍品行的，我可发誓不为，恐怕各位亲友不知，看见我做了京官常与地方官来往，有些事体要托我向官府关说关说，或是要谋个托征收厘金之类的馆地，要找我推荐推荐。那时，我要答应呢，坏了我的品行声名，那是我断断不肯的。若要回报，岂不叫来托的人下不去？所以，今日当着大众说明，望诸位高亲贵友，总要原谅，免得临时见怪。还有一说，我目今是个京官那不必说，将来提了员外，做了郎中，得了京察，放了府道，那时是做外官了。外官衙门最坏事的，就是官亲，你们不看见那时报里论的么，可谓将官亲的弊端，发挥净荆将来找放了外官，我那衙门里可一个官亲也不用，倘各位高亲贵友以俗情相待，到

那时远道见访，不要怪我贾崇方无情，不但衙门里不能破例位置，就是盘川也分文不能送的，宁可将来回家尽情负荆请罪，在官的时候，可不能不惜守官箴的呢。”这一席语，说的各亲友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有两个善于奉承的读书人，还说端翁这话真是做官的正理，而且预先向大家说明，免得人家不知误犯，到那时进退两难，更是端翁忠厚待人的地方。只有那达怡轩在东首靠墙的一个桌上冷笑了一声，低低的说道：“做官的正不正、清不清全在自己，那里有会被人家带累的呢？

我不信古来那些名臣正士，难道他都是断绝六亲的么？”贾端甫耳朵里。也微微听着两句，心里想道：他是个同年的举人，若同他兜搭起来，设或他再响响的说两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同他辩也不好，不同他辩也不好，倒不如装作不听见过去罢。这正是他的天禀聪明，一入仕途就会了这见风收帆的诀窍，无怪他将来要宦途得意呢。贾端甫把话说完，又拿着杯子劝着大家道：“我只顾说话，把众位的酒都耽误了，请干一杯。”一面又催管家斟酒。不多一会莱完席散，众亲友各自告谢而去。

贾端甫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也到州里去过两次

，惠荫洲也来谈了几回，又托惠荫洲写了几封信带在身边，先在场下，后到扬州、南京、上海、江苏各处官尝盐务、商号张罗了些，约摸也有千金左右，回到通州，已自腊月中旬。这天看见报上的电传阁抄，是傅中堂逐出军机创职回籍，却把厉尚书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他看见他的恩师进了军机，不觉怦然心动，就有个王阳在位贡禹弹冠的意思。忙忙收拾过年料理进京，只因要带着家眷走，不带老妈子，路上无人服侍，带老妈子，通州人听见进京，觉得路远得狠，要的工价甚昂，这是个日长岁久的事体，怎能不打算打算呢？张全乘机说道："小的也只一妻一女，妻子本是北边人，女儿也方三四岁，本想带着进京，不如叫他路上服侍太太小姐，求老爷赏份盘川就是了。"贾端甫也觉得很便当，就叫他赶紧到扬州接了来。贾端甫计算，张罗的钱为数不多，又同他丈人商量硬要通挪一千银子。可怜这周敬修是个视一钱如命的生意人，怎经得这女婿左一次有一次的刮削呢？然而又因他官尊势大，有三分爱他的心，还有三分怕他的心。只得忍着肉痛，照数替他汇了进京。贾端甫算了一算，总共腰里有两千多金，京里还有印结可分三四年的用度，也可以敷衍得过，就带着这位周氏夫人、静如小姐、张全夫妇，连他那小女儿一齐动身。通州雇的男女仆人、烧饭的都开销了。

周敬修还亲自带着几个出店的送他们到芦泾港，帮着搬东西上轮船。这驳船也就松了缆，开去了。

贾端甫到了上海，在长发栈住了两天，搭了新济轮船，到了天津，坐火车到京，暂在杨梅竹斜街的斌升栈住下。第二天，赶紧到厉老师宅子里道喜。他是十点钟进内城的，在门房里坐了有一点多钟，老师方才回来。回事的把他的帖子送了上去。

厉大军机一见大喜，就请在书房里谈了半天，留他同着吃了饭，同他说道："近来我竟忙得狠，人家看了阔，其实没有甚么意思，不过朝廷的恩典厚，不敢辞。"贾端甫道："老师是清望着于中外，不但朝廷倚为柱石，就是天下苍生，亦无不额手仰望的。"师生两人谈的甚为投契，到三点多钟，方才回去。次早到衙门里销了假，又在总部胡衕、老师宅子左近，找了几间小小的房子，把家眷搬了进去。江苏同乡翰林部曹，在顺治门外几处胡衕里住的居多。他却另有意见，一来离老师宅子近，何以时常过去授业，二来内城用度省些，三来他是个要讲道学的人，免得住在城外有些亲友要拉去吃馆子、听戏，坏了声名，多

了是非。所以，住在哈达门内清静些儿。他晓得老师是不收礼的，只拣了在上海买的几件素色外国缎的女衣料，送与那位寡世嫂。看见几件衣料又狠中意，也就破例收了。从此他不时就到厉大军机宅里走走，门房里几位得用的回事、管家，也都混的狠熟，他到了宅子里，只要老师回来空着，总是他在面前陪着闲谈。若老师这天没空，他就躲在门房里不露面子。厉大军机看他来的时候无一回不凑巧，晓得他是个方正而又精细能干的人，并非那种一味古板迂腐无用的可比，心中格外喜欢，里头有甚军机事务，不时也就同他谈谈。他却是谨守温树不言之戒，从无丝毫漏泄，老师更加赏识。但是，他既是一位军机大臣的得意门生，天天可以同这军机大臣见面的，他虽然不肯同人家应酬，人家也争着要来同他亲近。他却狠有分寸，凡是他自己的同乡、亲友来找寻他，就一概正言厉色的回绝，说是我虽然常在敝老师处走走，但是所谈的皆是穷理尽性的学问，立身行己的功夫，至于朝政外事。我固一概不问，老师亦极不与我谈的。若要讲到说项推毂的话，我这位老师固是铁面无私，一毫关节不通风的。就是我兄弟也还知自爱，怎肯为人家滥作曹邱呢？那些人也就不敢强以所难。若是同厉大军机那一面有点瓜葛的人，要他在里头敲敲边鼓，说两句好话，他倒也乐于成人之美。而且他说

话的法子又巧，候的时候又准，只要是他答应说的无不灵验，从不会碰钉子的。这些得到好处的人，也甚感激，遇着进京、出京、年下、节下，大约都有些馈赠的。

只要这人送的诚实慎密，他倒也不肯过拂人情，总要照数笑纳的。如此两三年下来，他一个极清廉的穷京官，倒也不求富而自富。就是他那位管家张全，也沾光不少。可见只“财”之一字，只要运气来了，甚么官皆可以发得，也有个莫之为而为的道理在里头呢。

这天，正在历大军机那里闲谈，忽见外面回事的拿过一个手本、一个帖子来，手本上写的是同知衔指分广东试用知县增辉，帖子上是小门生增辉，上头黏了一个红签子，写的是系江苏通州直隶州知州惠椿之子。几个小字还夹着一封信，信面上是夫子大人安禀。贾端甫在旁一看，心里想道：这不是通州的增二少爷么？他怎么忽然到京里来呢？这回就是来找我老师的门路，可也碰在我的手里，且慢慢的叫他吃点小苦，他才晓得人不可以貌相呢。这历大军机一面拆信一面说道：“惠荫洲的儿子也捐了官了，这倒不能不见呢，就请在那边小花厅坐罢。”究意这增朗之为甚么进京？恐怕下一回的书还说他不完，请诸位停

停再看罢。

第四回

这位增朗之，为甚么丢着那最快活的少爷不做，跑到京里来呢？原来那增朗之的老翁请的那位钱谷龙师爷，自从把贾端甫辞了之后，另请了一位姓王的秀才，是个扬州人。这王先生不但做人圆到，笔下灵动，并且丝弦萧管、京调小曲，无一不精。到馆一个多月之后，每到放学的时候，就自己以此消遣。

这男女两个学生，正是投其所好，也就跟着要学，这王先生倒也不吝教诲。谁知这两个学生读书的天份有限，学唱的天份甚高。那女学生更是天生成的一串珠喉，又圆又脆，唱起那小荣归来，虽只十一二岁的人，那一种轻倩柔媚之神，能令人魂消心醉，比那些西南营的姑娘要高得多了。丝弦到手就能成声，而且抱的式样、弹的指法都是不学而能，真是个生有夙慧的。

就是那男学生，虽说逊于乃姊，喉咙却也不错，唱起那旦脚的昆曲京调，宛转如好女一般。这王先生见学有传人不胜欢喜，也肯尽心指授。不

到一年工夫，这两位高足，于那唱歌音律科的学问竟能领得卒业文凭。龙老头儿有这一双儿女，又有一个千娇百媚的爱姬，还有一个克绍箕裘的令子，家道又很温饱，也可以娱此暮年。不料他财多身弱，老态渐增，初只步履需人，后则渐成瘫痪。当那贾端甫登第回家开贺之后，这龙老头儿已是卧牀不起一月有余。依着惠荫洲的意思，看这位钱谷龙师爷不能到馆，就想另请高明，幸亏这龙伯青向来恭维得增二少爷十分受用，到这时候就在他老翁面前说道："这龙师爷在老爷子衙门里也将近十年了，平日处的也很好，办的公事也从没有碰过上司的钉子，现在病着，虽然不能逐日到馆，这世兄龙伯青在衙门里学的年数也不少，平日公事也就有一半是他办的，遇到有要紧的事体，也还可以叫他在老翁跟前商量请示。今儿若因为龙师爷病了，就辞了他另外请人，岂不叫人家看得咱们待朋友太薄么？"惠荫洲听他贤郎的这番议论，倒也十分近理，也就将就下去。那龙伯青听见感激万分，但是自家的底子自家知道，心里想着他待我的交情虽然甚好，然而没有甚么可以牵绊得住他的地方，这交情总靠不祝老翁的病看着是不会好的了，若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这馆是终究要脱的。我是个没有出过手的人，到那里去谋馆哩？必得要想个法子，笼络住这人才好。这天又在小银珠家

吃酒，两个人到了酒酣耳热之时，这龙伯青开口道：“我承朗翁这番相待，真是情逾手足，无恩可报。意思要想联一个金兰之好，但是我年纪稍长两岁，似乎不当。”这增二少爷正在高兴头上，满口应允。

第二天，龙伯青赶紧写了份帖子，穿了衣帽，到增二少爷书房拜换。增朗之也连忙叫人去写帖子，说明早一准登堂。这龙伯青又吩咐厨房预备一桌酒菜，又同姨娘、妻子、妹妹说道：“明天须要早点收抢收拾，怕他是要请见的。”次日十一点多钟，增二少爷穿了衣帽，坐了轿子，叫家人拿了一个如弟帖子，来拜龙少爷。龙伯青赶紧穿了衣帽，迎了出来，到厅上行了礼，交了兰谱。增朗之叫家人拿好便帖子，拜龙师爷。龙伯青连忙自己拿着帖子进去回，出来说道：“家父虽然不能起牀，因系通家至好，不敢客气，请到房里相见，但是不可行礼。”

增朗之应了，跟着龙伯青进了上房，到了龙钟仁的房里，走到牀面前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老伯！”那龙钟仁在牀上拱了一拱手，说道：“小儿承蒙不弃，许订昆弟之好，真是高攀，将来一切总望格外看觑，我是老的不能动了。不过拖延日子得一天算一天。”增朗之又安慰了两句道：“老

伯这病不要紧，天气暖些就会好的。”那杨姨娘、龙玉燕同着龙伯青的少奶奶水柔娟，都打扮得花团锦簇，在堂屋里等着见礼。龙研香也从书房里叫了进来；龙伯青就邀着增朗之出来一一相见。增朗之看那杨姨娘虽是半老徐娘，而风致不减，这位世妹更是娇小玲珑，两个双眼睛箍儿含着一汪秋水，真是个天生尤物。就是那位把嫂，似笑佯羞的一种小家风度，亦自撩人。这三个美人对着这豪华公子，彼此都有个恋恋不舍的意思。那龙研香见了礼，先回书房去了，龙伯青就让着增朗之在堂屋里坐。杨姨娘们也都坐在旁边陪着闲谈。那杨姨娘的谈风最好，问长问短的，亲热异常。隔了一回，毛升上来请示说：“菜已好了，开在那里？”龙伯青体贴增二少爷的意思，说：“我们通家至好，人也不多，不如就开在上房里一桌吃罢？不过简亵些儿，未免不恭。”增朗之连忙说道：“哥哥说甚么话，我们既成通家，我是天天要来的，一桌吃最为热闹。”杨姨娘忙叫王妈、迎春来收拾桌子。水柔娟也叫他的丫头连儿帮着搬椅子。一时摆好座位，上了碟子。是增二少爷的首座，龙伯青对面相陪，龙玉燕坐在上首横头，杨姨娘同水柔娟坐的是下手横头。那龙研香是向来在书房里陆先生吃的。龙伯青恭恭敬敬的送了一杯酒，增朗之也回敬了大家。八席坐下，上了两道菜，杨姨娘向着玉燕取过增二

少爷的酒杯，亲自斟了一杯酒，玉手纤纤的送到增二少爷手里。增二少爷满心欢喜，一饮而干。玉燕接了过来，又斟了一杯送去，隐隐有个成双的意思，这位小姐真是天生的解人，那增二少爷更加欢畅。大家谈谈笑笑，虽皆初见，倒也无拘无束，真个淳淳。男女杂坐，履鞋交错，当此之时，一石亦不醉了。这一席酒，比请他在西南营小银珠房里吃台花酒还要入胃些，一直吃到四点钟方才散席。增朗之又到房里陪着龙老头儿谈了一刻，这才告谢回衙。龙伯青也就跟到衙门里去办公事。这增朗之三日两日，总要到龙家走走，看看这龙老伯的病体。这样要好的如侄，可谓难得之至。与杨姨娘混得熟了，因为不大好称呼，就拜了杨姨娘做干妈，取了两件衣料，一枝金簪，两个嵌宝戒指，一对金镶藤镯，孝敬干妈妈。又送了这干妹妹龙玉燕一枝同心如意，金簪一对，玻璃翠的兜幅。

这干妈妈，也送了一个平金扇套子，系了一个交颈鸳鸯的玉扇坠儿，一个自己绣的双龙戏珠坠青的滨榔口袋做见面礼，又弄了几样体已的菜，款待这干儿子。这天龙伯青在衙门里公事忙，没有得回来，就是杨姨娘、龙玉燕、水柔娟三个人陪着吃的。

席间杨姨娘叫玉燕弹着琵琶，唱了两支小曲，又唱了一支虹霓关的京调。增朗之乐到不可收拾。隔了几天，杨姨娘又叫玉燕亲手挑了一块狗牙子边的玉色湖绉手帕，雪青纺绸的兜肚挂了法兰绒的里子，是增朗之天天来看着这位小姐亲手挑的，做好了就叫这小姐亲手送与哥哥。那增朗之欢喜非常，就当着面伸手进去，把那兜肚贴身带好，说道："是干妹妹送的，我不敢不把他靠着身体带着。"那位小姐听了脸上一红，杨姨娘还说明儿夏天再叫你妹妹做两个单的送你。从此这增朗之来往更频，进来出去也不必用人通报。无论龙伯青在家不在家，一任他随随便便的穿房入户，真算是个通家至好。 这一天，是三月里的天气，增朗之进来，但见这一院花光珠帘底下，各处人声寂然，他走到房里看那龙老头儿朝着里牀沉沉睡着，再走进套房看那干妈妈坐在马子上呢，抬起头看见有人进来，吓了一跳。再看是增二少爷，就说道："你怎么轻轻悄悄的跑了进来？人家上马子呢，你快些出去罢。"这增朗之走到杨姨娘面前，弯着身子靠着杨姨娘的脸，旁边低低的说道："干妈妈上马。干儿子来服侍服侍，也是应该的。"杨姨娘扑嗤的一笑，说道。"你这小涎脸。也不嫌臭。"增朗之道："干妈妈的马子，我敢嫌臭？就是叫我替干妈妈揩屁股，我也是情愿的。"说着，就伸手拿了手纸，意思意要

来搭了。那杨姨娘恐怕未必就肯让他揩，但是这样的好干儿子叫杨姨娘如何打发呢？或者像那补缸戏上，王大娘款待他干儿子胡老儿的法子，款待了他这干儿子一顿也说不定。这种秘密事情不但做书的不甚清楚，就连那玉燕小姐在那套房后首的半间房内，只隔了一层板，他晓得不晓得，也就不得而知。

两人走到外房，看那龙老头儿还是沉睡未醒。又隔了半个多月，交了立夏的节气，这位龙钟仁竟被那一殿秦广王下了一个关书，请他去办森罗宝殿的广储交代去了。这龙伯青兄弟，自然遵制发丧，衣裳棺木皆是现成的，也不十分费事。这时候，省城镇江的当道慕友，听见这通州谷师爷捐馆的信息，就纷纷的写信来荐朋友。这位惠直刺的意思倒也有些活动，就是那位刑名师爷陈仲言，也劝他另延，说这席面的责任重大，恐怕世兄吃不下呢。无如他这位贤郎是得了他龙家的特别好处，而且还有无数的希望，怎么肯不尽力呢？也用不着那龙伯青嘱托，他就热心为友一口一声说道：“古人说的，一死一生可见交情。如今龙老伯尸骨未寒，怎么好就另延他人呢？况且龙伯青办了半年多下来，也没有误过事，他又在一块久了，晓得老爷子的性情，遇到事体也还容易商量，换了一位未知道他公事如何，品行如何

，脾气如何，万一还不及这龙伯青，那又怎么样呢？”惠荫洲拗不过他这位贤郎，只好换了关书，就请这位龙伯青师爷袭承父业，一面找那书启师爷文彬如，写了几封信回复当道的几位宪慕说，龙钟仁老夫子的世兄在敝署襄理多年，现在不忍辜负死友，已经订定蝉联的话。那些荐馆的见他念旧情殷，也就只得罢了。这里龙伯青拣了个日子，开吊出殡，把他老翁的灵拒暂守在城内一个庙宇里，停放未满百日，龙伯青就赶紧进衙门办公事。又嫌那所房子不吉利，搬了一个公馆，前进系三开间的厅，西角头另有一院，同这厅平排的两间书房，上房是五间开的前后房，上首外一间是杨姨娘住的，内一间是龙玉燕住的，下首外一间是水柔娟住的，内一间另在廊檐上，开个门是龙伯青的内书房，里面也有门，可以通到水柔娟房里。 又嫌那张大牀是龙老头儿在上头放的，也不要了。增朗之另外托人在上海买了两张宁波式的红木嵌花合欢牀，一张送与他干妈妈杨姨娘，一张送与他干妹妹龙玉燕。虽然穿素，却都铺设的齐齐整整，收拾的干干净净。 这位增二少爷自然来的更勤，同这杨姨娘不但是握雨携云，公然的停眠整宿。就是那玉燕小姐也在旁边送茶装烟，增朗之有时把他抱在膝上，低唱浓情艳句的小曲，或弹套月琴，或吹枝笛子，大约每天总在他干哥哥身上的时刻居多。有时打打麻将

，龙伯青在家自然亲自奉陪，不在家就是他的爱妻水柔娟恭代。龙伯青是有心要同他那先世四位灵君里头第三位的支派连宗的，况又爱弟情殷，所以才不来管他们的闲事。有一天二更时的光景，增朗之来了，龙伯青在家不在家他也没有打听，一径走到他干妈妈房里，却不见人。再走进干妹妹房里，看见玉燕倚在牀上，手托香腮的不知想些甚么。见增朗之进来却也并不起身，增朗之也就到牀上挨着玉燕坐下，一双手搭在玉燕腰上，一只手握着玉燕的手，问道："干妈呢？"玉燕回说："不晓得。"增朗之伏下身去看着玉燕的面孔，低低的问道："恐怕又到毛升房里去了罢？"玉燕在他头上打了一下说道："你管他呢！"增朗之又问道："你晓得他到毛升房里做些甚么？我现在找他做甚么？"玉燕道："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做些甚么鬼事！"增朗之道："妹妹你不知道，我来教你。"说着那手就要伸了下去，玉燕连忙用手来拦，说道："你还找我娘去罢，不要同我闹，再不就到我嫂子那边去玩玩罢。"增朗之道："好妹妹，他们怎么能及得妹妹呢？我想妹妹想得久了，好妹妹，你也应该可怜可怜我。"说着又来动手。这玉燕要想起身，无奈身子是被他压住的，要想喊，又是平日玩笑惯了的，怎么同他认真？而且晓得全家都倚靠的是他，就是喊也不中用，好在这身上的皮肉差不多没处不经

过他的手，又何在乎这一点点地方呢，也就不去十分保护。待得两人抬身起来，那杨姨娘却打外边走了进房，羞的这位玉燕小姐低垂粉颈，满脸朱霞，用手遮着胸膛，轻轻的说道：“娘不在这块，干哥哥跑来就把我欺负了。”杨姨娘说道：“干哥哥欢喜你，那是顶好的事情，还有甚么说呢？你今天就好好的陪着干哥哥睡罢，先起来吃口酒也好。”两人各自披衣起牀，杨姨娘叫迎春烫了一壶木樨烧，凑了几个碟子，三个人在房里浅斟细酌。增朗之看这玉燕羞惭无言，异常娇媚，真个是出落得别样风流。吃了酒，杨姨娘叫迎春替他们把牀上被褥铺好，他干兄妹明公正气的解衣就寝。

第二天睡到正牌时分，两人方才一同起牀。

过了几天，增朗之打了一枝嵌珠软镶的压发玉枝、花花别子一根、金兜索子一副、金镯一对、玻璃翠的耳环送与玉燕，因在服中不好送得衣料，另外又私自送了二百块钱与他干妹妹做体己的用度。干妈妈跟前也送了一百块。比到那上海堂子里，替红清官人点大蜡烛的规矩，也差不多了。增朗之日在他母女二人身上缠混，不但家中琴瑟置而不御，就是那西南营小银珠的房里也就踪迹甚希增朗之既已一箭双雕，也应该适可而止。

那知他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必欲使诸葛三君同归帐下，然后为快。这天却好是龙少奶奶的生日，他就厚厚的送了一个寿礼，又办了一桌席，却连龙伯青一齐请的，六点钟的光景入座，又央求龙玉燕弹着月琴，唱了一枝上寿的京调，先还猜谜行令，后来就左一杯右一杯的敬着寿星。那水柔娟本来也觉得这次弟的春风应该吹到他的枝上。三五杯下去之后，不觉烘动春心，与这增朗之目盼眉语，做出无限风情，也顾不得蒿木砧在座了，这龙伯青倒也有唐中宗亲自点筹的气度，不过究觉自己在座人家说笑有许多不便，正思设法避一避贤路，恰好周德泉在西南营也是替桂云做生日写了条子来，邀龙伯青、增朗之两人去吃酒，龙伯青趁势说道："我正有话要找他商量，我就先去罢。"就站起身来到房里去穿马褂，出来又问增朗之道："你回来去不去？"增朗之道："我是主人，不能不终局，这边叫的早，我说来的，但是吃酒可以不必等，迟早是说不定的。"

龙伯青笑着道："你就不来也没甚么，要紧不过又要叫小银珠抱怨两句。"说着就匆匆的走了出去。这里水柔娟见无碍眼之人，更加开怀畅饮，吃得个杏眼如饧，桃腮欲滴。那增朗之也有了几分酒意，有一杯酒是水柔娟猜子儿输的不肯吃

，增朗之竟胞到他座儿上，挨着他坐下来，搂着他的粉颈要灌，那水柔娟趁势把那身躯望增朗之身上一贴，粉脸望增朗之怀里一偎，迷迷糊糊的说道：“我实在吃不得了，任你拿我怎样罢？

你定要把我灌醉了做甚么呢？”那龙玉燕看着觉得太不象样子，且不免微含醋意，就悄悄的走回自己房里去了。这水柔娟靠在增朗之怀里，云鬓全散，娇肢半躺，闹了一回不觉酒涌上来，增朗之连忙把他娇躯放开些儿，一手托着额角，一手搂着纤腰，让他向着地下吐了。迎春赶紧过来揩抹，连儿也连忙递了茶来与水柔娟漱口，又打手巾来，增朗之接了替水柔娟慢慢的揩着，又叫连儿再打一托来替水柔娟擦了一擦，却顺便自己也揩了一揩。同着杨姨娘把水柔娟弄躺到房里，水柔娟已是骨软如绵，任人播弄。杨姨娘知趣也就抽身走开。增朗之看龙嫂醉到这个样子，把兄又在不家，这【有事弟子服其劳】一句是不敢辞的。怕他把嫂再吐，连忙跑到牀上先替他宽了外衣，卸了簪饵，褪了莲钩，然后替他把上下里衣一齐解脱，拿了牀薄棉和合鸳鸯被，替他轻轻的盖好。这水柔娟真如吃了醉仙丹的光景，双眸紧闭，百体皆情，增朗之忙了半天也狠觉得吃力，坐在牀前歇歇，取了水烟袋慢慢的吸着，又叫连儿浓浓的泡了一壶茶，恐怕他把嫂醒了口渴。那增

朗之坐了一会到将近三更的时候，想那把兄是不见得回来的了，要想走又怕把嫂没人陪伴，空房胆怯，要想秉烛达旦，争奈睡魔催人，而且当此清秋深夜，让把嫂一人独寝，更恐他酒后受凉，踌躇再三，也只得轻轻的钻进被窝学那熨体荀郎，慢慢睡去。那水柔捐一觉醒来，纱窗曙光射入罗帏。睁眼一看，见这拥肩并枕的人不是把兄，却是把弟，幸喜是天天见惯的人，也还不十分惊讶。只轻轻的把他推了一推，说。“你甚么时候跑到我牀上来的？”这增朗之被他推醒，擦了一擦眼睛，笑道：“我昨儿晚上这么样子服侍你，怎你竟一些不知？”水柔娟在他身上轻轻的打了一下，说道：“人家被你捉了醉鱼儿，不同你算帐，你还要拿人开心。”

说着就披了衣服起来，上了马子，在脸盆里洗了手，摸摸那茶壶尚温，倒了一碗喝了，又倒了一碗尝了一口，拿到牀前递与增朗之喝。增朗之抬着身子，就他手里喝了水。柔娟看看天色尚早，仍旧解衣就枕。后来据增朗之同人谈起说：“这水柔娟相貌虽不及杨姨娘、龙玉燕两人，而他这操纵自如的本领，却远在他母女两人及小银珠之上，本是个书班的女儿，也是被龙伯青勾排上了才娶过来的。”两人起来的时候，已是红日满窗，好在计算龙伯青这时候在那文卿牀上

，也不过刚刚起身。

杨姨娘也有毛升作伴，彼此都还不甚寂寞，只不过撇的龙玉燕略为苦些。增朗之穿好衣服，洗了脸，漱了口，仍旧走到杨姨娘房里。杨姨娘望他笑着说了一声："恭喜！"他也笑着坐了下来。迎春送上一碗莲子，玉燕也打房里出来，望着他拿手在脸上刮他，也有些觉得对不住的光景。摸了一换头上辮子毛了，就央告玉燕替他梳一梳。玉燕说道："我不会，你叫嫂嫂替你梳去！"增朗之连忙望着玉燕作揖，亲妹妹、妙妹妹的再三央求，杨姨娘笑着说道："燕儿，你哥哥既如此求你，你就替他梳一梳罢。"玉燕却不过情，回到自己房里拿了自己用的梳蓖，出来替他把头发打开，慢慢的梳好，然后把流蓖拿回房去。增朗之也就赶紧跟着进去，拉了玉燕一齐躺到牀上，说了多少好话，赔了多少小心。初时王燕只有不理，后来也渐渐的和悦了。

两人亲热了一点多钟的时候，各自起来整了一整衣裳，玉燕又减迎春打了盆水，两人洗了洗手，搀着出房来坐了一刻。看着已快十二点钟，增朗之要回衙门。玉燕忙拿挂在壁上的糊絝夹衫，替他披上，又拿夹纱马褂，也替他穿好。增朗之又走到水柔娟房里，打了一个照面，水柔娟也

就像那堂子里的规矩，说了一句晚上来。增朗之笑着应了一声，走回衙门，进了上房，他的少奶奶犹云娘问道：“是不是又在小银珠那里住的？”增朗之道。“可不是，昨儿晚上被他们灌醉了，小银球不让走，只好住在那里。”他这位犹氏娘少奶奶也是善于自遣大度能容的人，只笑了一笑，也就不往下追问。只可怜这小银珠却冤冤枉枉的替那位龙少奶奶担了一个恶名。这龙家六条玉臂抢着这一个情郎，一天一天的自然有许多的风流佳语，但是这回书已经觉得描摹太尽，容易引动阅者春心，做书的再没有工夫细细的替他编这一篇秽史了。

却说这龙伯青公事笔墨上虽不见得十分考究，那个人的经济学问却是绝顶的精明。从前只因脚跟未定，不敢放开手段去做。现在既做了夏征舒，又做了杨国忠，近来更做了一个海潮珠的崔子，既就有挟而求，还有甚么忌惮，也就大开方便之门。

这通州地方本来好议，更兼地属滨江沙州，案子最多，争沙州的业户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且这种案子里头的纠葛，皆是可东可西的，其中互有是非并没有甚么一定不移的，断法更好，高下其手，有些可以径自作主的，那是不必说了。就

有时遇着迹涉嫌疑，非幕宾所能下笔、所能进言事体，就叫老婆妹子在牀边上逼着增二少爷替他想法，总要弄通为止。既有这种好门路，那个不来走走？真个是其门如市，他这两三年的进项，比他老子几十年的积蓄差不多，可以相抵。可见拿这“色”字去换那个“财”字是一件最便宜的事体，真要算得发财上策。无怪近来凉血部中的种族日见繁滋了，但是鼓钟子宫声闻于外，通州又是沿江一个小小的码头，这风声岂有不吹到上司耳朵里去的呢？更有两个不得其门而入的司生劣监在那上控呈子里头，将他把弟兄两人的行乐图，略略描写了两句，上司密派委员查了一查，不但所告皆实，竟还有两件不能形诸纸笔的事，皆有真赃实据可指。上司听了赫然震怒，本来要把这位惠直刺立时撤参，因为这位惠直刺京里照应他的固然很多，就是年节寿喜，他的馈送也比人丰盛，怎么好意思动他的手呢？只得下了一个严札，叫他把这劣幕赶紧辞退驱逐出境，从严管束子弟，以息浮言。又有一位文案委员，密密的写了封信与惠荫洲说：“这回事体极峰，查实之后，欲以白简从事，费了多少唇舌才能挽回。现在师恩虽然宽厚，就必须赶紧遵照宪礼办理，不可再因循回护，万一京里有了折子，或是梓台那边动了手，那就无可为力。”惠荫洲接到这个札子，并这幕府的信，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把这位龙

伯青师爷连夜辞退，又叫账房师爷同捕厅，催他携着家眷即日搬到别处去住，不可在此逗留，致讨没趣。

又把儿子叫到面前，严严的训斥一番。这时候，这位增二少爷真是无可如何，就如李三郎到了马鬼坡，六军不发，虽是心爱的妃子，也就没法保护，只得让他自去。惠荫洲又拿了这札子，同那封幕府的信，到刑名师爷陈仲言那里，请他做个禀帖，把感恩引咎立时遵办的情形禀复，还要写封回信，谢谢这位幕府。那陈师爷连连答应，当下说道："本来这龙伯青闹的也实在不堪，把我们处大席馆的脸面都丢尽了，二少君平日倒也是个明白能干的人，不过被这龙家的混帐男女引诱坏的。现在龙家虽已撵开，二少君还在衙门里，恐怕地方上那些不得志的小人还要作浪生风，好在二少君身上已经有了功名，不如叫他引见到省，既息了此地的风潮，又成了一个正经的事业，岂不两全其美？"惠荫洲听了陈师爷这番话，也深以为然，就说道："仲翁这话很是，我再去叫了小儿训诫一番，照着这样办罢。"说罢，起身过去。诸位也请明儿再看罢。

第五回

却说那惠荫洲听了刑名师爷陈仲言的话，心下很以为然，晚上，就将儿子叫到面前同他商量。增朗之心里想：龙家三艳已经去了，坐在家里无事，总不免想着，不若藉此散散心也好。

就说道："陈老夫子这话狠是，儿子也二十多岁的人了，在家里坐着终久不是事，出去阅历阅历，也可长见识。"惠荫洲道："那么，明儿叫周德泉写信到上海，托蔚丰厚替你捐足三班指省分业。但是，到那一省好呢？"想了一想说道："广东藩台包容斋方伯，他在江苏多年，我做江都的时候，他办提工局，同我共的很好。这人也还宽厚和平，易于伺侯，广东省官场局面听说也还好，海道往来也还便当，不如到广东去罢。"增朗之应声："是！"惠荫洲说道："你以后做了官，从前那些脾气可全要痛改。这做官的前程是最要紧的，总第一要保住不出甚么岔儿，那才不至于折本呢。无论甚么事，总要格外小心，无论甚么人，千万不可得罪上司。吩咐的事体，无论是不是做得到做不到，总得把面子敷衍过去，就是有些能说不能行的地方，宁可教百姓吃点苦，万不可同上司违拗。不拘他是甚么样子脾气的上司，没有一个不喜欢捐顺风旗子的。你看我在安东那一年，上头要办蚕桑，那个地方岂是种得来的？我也叫没法，自己下乡，硬逼着百姓把已种的秫米

拔了，种下桑秧，只有沿大路的一条地方如此办法，里面的地面我也不去同他们顶真。

后来上头派委员下来查看说淮安府属我办的最好，就把我调了江都，还在折子上切切实实的保举我。就是升补这通州，根子也还在此。至于绅士们，更要敷衍得好，来托件把事体必得要答应的。就是理短些，也要想法子替他斡旋。这其间利害所关不浅，我亲眼看见得好处的、受害的皆不少，可为前车之鉴。

圣人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真是做官的要诀。我今天这些话，皆是我十余年来亲历其境，狠得了些益处的，你可不要当做耳边风。”增朗之连连答应着：“是，是。”这是他父子家传的治谱，有志做官的，却都应该学学这部书上做官的法子，最多稍为学点，宦途总可得意的。但不知这做书的他到底做过官没有？他做官又是用的甚么法子？几时见着诞叟倒要问问看呢！

增朗之看老翁没有甚么说话，也就退下来回到自己房里，却有一个白面即君，陪着他少奶奶坐着，见他进房却赶紧站了起来。你道是谁？原来他这位少奶奶犹云娘是陕西人，他老翁也是个举班的江苏州县，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呢，从小儿过

继与他一个堂房哥哥，在陕西原籍。一个呢，留在身边，他在南京候补时候，有一位同乡的同寅，因为犯了事后，往黑龙江效力，却狠存了几文，留与他一个姨娘，带着个小儿子住在南京。

这犹云娘的老翁，因为这位同寅临走时曾经托他照应照应，他没事就常去走走，却连这位姨娘衾寒枕冷的苦处，他都照应到了，就同他生了这位云娘小姐。又同这姨娘借了钱，捐了个大花样，补了一个很过得去的缺。原同这位姨娘约定，到任之后接了过去同享荣华。他太太又早死了，家里只有一个妾，这位姨娘心里很为愿意。那晓得到任之后，几个月连封信都没有。

这位姨娘就带了那位老爷的少爷、这位老爷的小姐一齐来找他。他竟屏诸大门之外，连他亲生这位云娘小姐都不认，并吩咐地方保正，这女的如再不走，就要当流娼驱逐。这姨娘没法，只得跑回南京江宁府里，告了一状。江宁府晓得他是藩台面子上的人，闹了出来岂不叫藩台为难？就叫他的几位同乡替他调处。这几位同乡断的倒也公平，叫他把借的这姨娘钱还了，把这女儿领回去，彼此一刀两断。他拗不过公论，才把这云娘小姐收回去的。惠荫洲在江都任上，他也做甘泉，就彼此结了亲。

后来他的儿子死了，媳妇永远住在娘家，据说跟人逃走却也不知其详。丢下一个孙子，取名犹蔚，号叫子蒸，比云娘小两岁，从小儿姑侄两个在一块儿玩耍，就极为要好。云娘过门之后，他的老翁不久也就身故，那个妾也别外嫁了人。这犹子蒸孤身无依，就来投靠这姑母。那增朗之是常常宿柳眠花的，全亏这犹子蒸早晚进来陪伴着姑母，替他解解闷儿，犹云娘才不觉得有锦衾独旦之感。这回见增朗之走进房来，就叫了一声姑夫。

晓得今天姑夫是要住在房里的，夫妇之间总有些秘密话谈，而且天也不早，就走出来，云娘也未相留。犹云娘因为丈夫久不进房来，想说两句门面上的醋话，继而一想：丈夫今天受了他老子的许多教训，心上人儿又都去了，何苦再去怄他？也就和颜悦色的相迎。说道："你在老爷子那里谈了这么半天，可还要吃口酒再睡？"增朗之说："也好。"就叫丫头烫了酒。两个对吃了两杯，收拾睡觉。这犹云娘本来是个惯家，枕席上也还不减于水柔娟。今天要替丈夫开开心，更加着意奉承。增朗之觉得家鸡风味也还不减于野鸳，倒也有个久别初归的光景。

枕头上又讲起老子要叫他出去做官的话，这犹云娘也极力赞成。

第二天早上，惠荫洲叫周海泉写信与上海蔚丰厚的金守峰，托他替增朗之由候选知县捐足正班，指分广东试用，并加一个同知衔。不多两天，金守峰的复信来说，已经上兑，惠荫洲就打发儿子动身，汇了两千银子与他为引见的用度，又写了几封京城里当道的信与他带去。增朗之到了上海，住的是长发栈。因为家人们在房里铺设行李，他就在房门口立着闲看，只见间壁房间也新到了一位客人，年纪也只三十左右，问起茶房，说是杭州来的，听说也要进京。正说着这位客人，姓范名承吉号星圃，是个杭州孝廉，他本由优贡用了知县，因为还想会试占一个翰林，故未掣签分发。近来听见科举将停，想着就点了翰林也没有意味，倒不如就在州县出山混混罢。此次也是预备到京掣签引见的。彼此谈起，皆无甚耽搁，就约着一同进京。 这增朗之见家人把房间收拾好了，就叫去雇辆马车拜客。范星圃问他：“拜那几位？”增朗之道：“要去拜蔚丰厚同新马路的一位管通甫司马。”范星圃道：“管通甫也是熟人，蔚丰厚也有往来，我们就同去罢，不过我还要拢一拢日升昌。”增朗之说：“那也很便。”范星圃也叫管家去雇车，增朗之道：“星翁不到别

处去，我们就一车罢，热闹些。”范星圃说：“也好。”两人同上了车，到了后马路蔚丰厚，两人帖子进去就请了。金守峰同范星圃是认得的，晓得那位是增朗之了，就说：“我前天接着周德泉的信，知道朗翁就要动身，计算今天是招商的船，大约朗翁必到，所以有个朋友约我去碰和，我还没有去，不想果就等着，星翁倒也同来，可谓有趣之至，两位是同来认识的？”范星圃说是同住在长发栈，彼此谈起都要进京的，结个伴热闹些。金守峰又向增朗之道：“实数已填好在我这里，朗翁还是就带去，还是临走再取？京里头我已关照，我们号里招呼过，等朗翁自己到京换照。”增朗之道：“费心费心，实收暂时存在这里，我临走再取罢。”金守峰又同范星圃说道：“令岳大人前天由汉口汇了一千银子来，是五天的期，那却没有甚么要紧，星翁现在要用不要？”范星圃道：“那是预备到京用的，就托你们替我汇罢。”坐了一刻，范星圃说道：“我还要到日升昌去呢。”金守峰道：“今天就是日升昌的袁子仁，请我在周宝宝家碰和，这时候怕他早已去了，我看星翁不必扑这个空，回来我在江南春奉约两位，顺便邀了袁子仁在那里会罢。”范星圃道：“也好，朗翁我们去看管通甫要！

天已不早，让他好去碰和，省得人家三缺一的老

等。”金守峰造：“不要紧的，我已经交代他们，先替我叫花文兰代碰着，你们看见通甫顺便代我约他一约，我也不写字儿了。”两人又喝了口茶，就上了马车去访管通甫。

这管通甫是浙江绍兴人，名字叫德宽，在上海住了多年。

他的交情最广，没有一省没有托他办的事体，也没有一省的大员他不熟，他是个候选同知，年纪也有五十多岁，就在上海靠此混混，也不预备出山，他每天的应酬也就很忙。这天倒还在家。他们两位进去，管通甫见了增朗之道：“台甫是朗之，我们是初会，尊大人却是很熟的，前回赈捐保案的加衔还亏尊大人代托的呢！”增朗之也说了些客套话。管通甫又问范星圃：“这回可是引见了？以星翁的才调甚么官不可做，又何必点翰林？”又问：“令表兄郑琴防近来如何？”范星圃道：“他光景可不好，到省两年还没有得过正经差使，他老太太近来又多病，真为难呢。”又谈了些各省的外选调动，范星圃道：“我们还想到张园去逛逛，通翁可以同去罢？六点钟金守峰约在江南春，托我们代邀通翁。”管通甫道：“我还有点事要到公信洋行去，找个朋友说话，张园就不奉陪了，晚上在江南春会罢。”两人上了马车到

了张园，在安垲地方泡了茶。这天不是礼拜，游人不多。增朗之是初到上海，看这地方明窗四敞，浅草如茵，果然甚是有趣。忽见来了两个靓妆女子，跟着两三个娘姨大姐，知道是书寓堂子里的倌人，看他面目虽只中材妆束极为时款。坐了一会，来了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同着一个穿素的走到面前，看见范星圃连忙招呼说："星翁几时来的？"范星圃连忙站起来说道："才到。"邀着一同坐下，这两位又同增朗之彼此请教。这穿素的姓江号志游名师陆，是个嘉兴副榜住在斜桥，从前同人家开过一个报馆，他两位哥哥皆很阔，时常接济他些。那戴金丝眼镜的姓冒号谷民名邦善，如皋廪生，是水绘园的后人，上年保了经济特科没有取，在望平街开了一个书社，两人都是新学家的领袖。问起范星圃，晓得他要进京引见，冒谷民道："星翁此次出山，真是同胞之幸，记得那回在这里演说的么？这遭坐而言的，可以起而行了。"范星圃道："我们官卑职小，有何用处？"江志游道："只要不忘初志倒也不在乎官之大小。"正在谈着，忽见一个大姐在范星圃身上一拍道："几时来的？"范星围回头一看，是他做的倌人林风云的大姐，回说道："今天才到。"看见凤云在那边桌上，也彼此招呼，谈了两句，看看天已不早，各自分散，又叫马车在黄浦滩兜了一个圈子。到了江南春，金守峰已先到，说

道：“我也刚来，袁子仁还要在号里转一转呢。”范星圃道：“管通甫我已代邀了，一会儿就来。”不一时管通甫、袁子仁都到了。 金守峰还约了一位江苏候补知府叶勉湖，名字叫传钊的，是四川人。客齐入座，金守峰说：“大约在座都是喜欢热闹的，自然就要叫局了，星翁这回叫那个？”范星圃道：“才在张园碰着林凤云，我已经同他说了，就叫他罢。”金守峰又问增朗之道：“朗翁还是叫大先生呢，还是叫小先生呢？”增朗之道：“随便罢。”金守峰道：“那么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朗翁回来自择罢。”金守峰就荐了迎春二街的六滚香，范星圃的王桂香、管通甫的文采仙，都是金守峰向来晓得的，也不再回，连袁子仁的周宝宝，他自己的花文兰，都写好局票发出去。不一时，局已到齐，增朗之看那顾宝琳，真是明眸善睐，可惜太小，不过十一二岁，那六蘅香约有二十外点，态度也还风骚，散席之后，同着范星圃在林凤云、六惠香两处打了个茶围，一同回寓。

第二天，管通甫请在松盛胡衕文采仙家，又添了一位公信洋行的买办屠桂山，他叫的是平安坊的李秀卿。这六蘅香晓吃俱增朗之是户好客，下了身份的恭维嬲着，翻过去摆了个双桌，因为客少，范星圃替他添请了冒谷民、江志游两位，江志

游叫了个昆曲好手张五宝，冒谷民叫的是美仁里的聂倩云。席散之后，六蘅香硬留着增朗之住了，怎奈他的相貌不及龙玉燕风致，不及杨姨娘本领，也不及犹云娘、水柔娟。增朗之是曾经沧海的人，并不十分留恋。范星圃也在林凤云家吃了桌酒，恰好新裕船到，两人也就收拾动身，天津也未耽搁。到了京中，同在西河沿的高升店住下。第二天增朗之带了老翁的信，要去见那厉大军机。范星圃也就托他先行问候，到了总部胡衕宅子，投进帖子去，这就同那第三回书中，厉大军机看见帖子相接了，回事的把增朗之领到小花厅，不多一刻，厉大军机出来相见，增朗之见了太老师赶紧行礼，厉大军机弯腰立受，增朗之又站说着："小门生的父亲吩咐替大老师请安！"

厉大军机一面让座一面说："你老人家可好？我同他倒有好几年不见，近来缺况如何？前回制台保了他，其实进来走一趟也就可望放缺的。"增朗之回道："通州的缺近来还不如前，父亲本来也很想进京，只因地方上绅民都不让走，前一回请开缺引见，禀帖都已写好，被两个绅士硬拦着不准发，所以也就迁延住了。"厉大军机又问："你这回可是来引见的，从前下过场没有？"增朗之应道："从前下过两场，父亲因为近来听见科举要停，所以叫小门生引见到省历练历练的。

”厉大军机道：“那也不过是他们那些趋时的人，在里头兴风作浪，始而要废八股，既而又要停科举，学堂同是一样的为国求贤，只要那选才的取士必端，不上那些轻薄少年的当，都可以拔取真才。又何必轻言改革呢？你看本朝多少名臣，那个不从八股科第里来的？也不见得定要策论学堂才能造就人才，朝廷的意思也还未定，再看罢。”又问：“你这回是一个人来的，有同伴的没有？ 现在住在那里？”增朗之回道：“昨天到京，就下在西河沿高升店，有一个同来的浙江人，优贡知县范今承吉也是来京引见的，范令说从前也见过太老师，明天就要过来请安。”厉大军机道：“这人我却听说笔下狠好，我见过没有可记不得，他明儿来谈谈也好。”又问问江南的事情，就端茶送客，送到厅门口，厉大军机就不再送，那贾端甫晓得老师会客之后，大约要进去歇歇，早已溜回自己宅子去了。增朗之回到店里，却好范星圃也从他老师洪中堂宅子里回来。增朗之向他说道：“厉大军机那里，我已经替你说过，他说晓得你笔下狠好，叫你明儿去见呢。”范星圃说：“费心费心。”次日饭后，范星圃穿了一件宽腰大袖拖天扫地的蓝夹袍子，旧缎子外褂钉了一个旧夹金绣的补子，那雀子已经要快飞去了。坐了车来到厉大军机门下，厉大军机还未回来，在门房等了一到，送了一分门敬，恰好，厉

大军机朝罢归来，看见帖子，也就请见。这范星圃是新学旧学、词章性理、经济考据无一样读不来的，晓得这位大军机脾气，所谈的皆是些只须饬纪整纲，不可妄更法制的一派议论，又说到财政不足，范星圃讲的是财政重在节流，而现在多从开源上着想，不知国家的财源无不出自百姓，若为国家再求开源，百姓岂不格外吃苦？如那直隶的苛细杂捐，还要行甚么印税？几近于民不堪命。前次那道逾旨，真是轩恤民艰、力固邦本的深仁厚泽。近来各省专讲制造兴作，一年耗费繁多，倘将这些上头略为节省些，岂不也就可以足用了呢？这一席话，说的这厉大军机托额点了又点，真是赏识，约谈了有一点多钟才出来。隔了几天，直隶会馆团拜，厉大军机因怕繁琐，只早上到了，一到就回来了。管会馆的一位司官格外恭维，单送了一桌菜到宅子里来，厉大军机一想：增朗之的老子馈赠甚殷，这回他儿子带来的东西也狠不少，现成的酒席不如请他来吃一顿，总算尽一尽情，那范星圃人也很有道理，与他住在一处就一起请了罢，叫贾端甫来陪陪。想定了，就吩咐回事的写个单子去请，这单子送到高升店，增朗之、范星圃两人才从馆子里赴席回来，见单子上写的是："翌午菲酌候光，范老大爷、增大老爷"，底下注了个西河沿高升店，贾老爷底下注的本是总部胡衕，那贾老爷一条下面

，已经恭恭敬敬的写了“敬遵”两字，他们两人也赶紧照写交与来人，增朗之一想：这贾老爷定见是那贾端甫了，老人家本说过，他是厉大军机的得意门生，我这回还没有去拜他，从前在通州又见过的，明儿同席见着岂不难以为情？他是厉大军机赏识的人，不可得罪，不如趁此刻去拜他一拜，再重重的送他五十两的代土仪，他一个穷京官见了必然高兴，将来还可托他在屏大军机面前说两句好话呢。当时套好了车，写了个代土仪的汇封套，签子旁边注了“五十两”三个字，取了张五十两京平松江银的票子封在里头，插入靴页揣在靴桶子里，上了车。到了总部胡衕刑部贾的门口停了车，帖子进去，倒也请见，行了礼分宾坐下，贾端甫道：“朗翁我们倒久违了，尊大人好？”增朗之连忙应道：“家父替端翁请安，端翁向在京好，宝眷记得那年是同进京的，现有几位公郎？”

贾端甫道：“敝眷进京的时候只有一女，前年又添了一个男孩子。”又寒暄了几句，增朗之在靴桶子里取了靴页子，拿出那个封套来，说道：“此次到京，因为既要坐轮船，又要换火车，行李多了难于照顾，所以没有能带得甚么东西，这里有些须薄敬聊代土仪望乞笑纳。”说着把汇封套双手送了过来，以为贾端甫必定欣然接受

，那里晓得，贾端甫接到手里看了一看，登时脸上颜色一变，做出一种凛然难犯之色，开口说道：“我们读书做官的人，这【操守】二字是最要紧的，就同女人家的名节一般，我虽是个寒士，却向来于这些上头最有把握，通籍两三年来，从未受人家丝毫非分之财，岂不知道这部曹是个穷京官？然而贫乃士之常，只有学那君子固穷的一法，不是我说，朗翁此番是要到省为民父母的了，这品行是最要讲究，【钻营奔竞】四字，万不可犯。现在朗翁送我这份厚礼，把我贾端甫当作何等样人看待？就是朗翁也未免自待太薄，岂不闻关西夫子所说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么？我因为在家里承尊大人见爱，所以阁下来了我就赶紧请见，那晓得阁下是为乞怜营私起见，我就不敢亲近了。”说着把封套交还增朗之，就端茶送客。

只气得这增朗之目瞪口呆，心里要同他辩驳两句，嘴里又说不出来，只好忍气吞声而去。从来贾端甫见着同乡亲友来找他寻门路的，他就把这段事体说在前头，使人家不能进言，所以他“暮夜却金”的美名也就传扬殆遍。

第二天午后，大家都到了历大军机宅子，等历大军机回来一齐进去。席间谈论起来，贾端甫也深

佩服范星圃的见解，彼此颇为相投。次日，范星圃拜了贾端甫，过一天，贾端甫也去回拜了，彼此聚谈了几次，两人取径虽然不同，而做官做人的宗旨则一，所以愈谈愈觉合式，有个惟英雄能识英雄的光景，两个人就订了金兰之好。这范星圃掣的是江西省，这一次引见单子江西省的知县只有两个人，那一位姓任名纯号天然，大兴县人，原籍安徽。他的胞兄叫做任善号令龙，是个援贡用的工部司官。这任天然的父母都已过世，他也曾考过一次小考，学台说他笔下也很畅达，但是，八股的篇幅不大合格，而且还有些伤时的话，碍于功令把他取了一个佾生，他从此就不考了，在各处衙门局卡营里谋了处笔墨馆，后来，被一位盛京将军敬熙帅赏识了，请了他去办折奏，又叫他捐了一个策省，县里替他保了一个以知县分省补用，这回也是掣签的。

他的夫人和氏名叫韫玉，同他是姑表兄妹，同岁生的，他两位的母亲姑嫂之间最为相得，时常交换乳哺以为戏杂，他两个三四岁上同在一处玩耍，六七岁到十二三岁，都是同在一起识字读书，真是两小无猜，彼此都有个鹣鹣蝶鲜之意。不过没有像那小说书上所说的，互赠表记私结丝罗耳。两家父母都甚通达，并不拘定姑表之嫌，就给了一重亲上的亲，到了却扇之夕，玉台镜下果

是老奴，自然非常爱恋，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还小呢。韫玉小姐一位哥哥名叫用颐号养田，也是个两榜部曹，任天然到奉天去的时候，韫玉小姐在那里过了一年，因为怯冷，就托从小用的一个丫头名叫可儿的叫任天然收了，自己仍旧回到京里娘家暂住，却又替大的一个儿子定了和养田的女儿爱卿。任天然因敬熙帅升了兵部尚书，也就同着回京引见，同范星圃在吏部演礼会见，因系同省同寅，彼此都拜过了，不多时引见下来，范星圃、增朗之都到历大军机那里禀见，恰好两人去后，贾端甫将将进来，历大军机同他谈起这两个人，贾端甫说："这范星圃是个远到之才，断不久于百里之任。"

历大军机亦深以为然，贾端甫又说："这增朗之是个浮薄子弟，前次接到家乡亲友来信，说他这回是因为闹得不得下台，奸占幕友妻女，串通幕友弄钱，几乎把他老翁的功名送掉，不得已才叫他引见到省的。"历大军机见了增朗之见面，本嫌他举止轻机，听了贾端甫这番话，更不喜欢，原想不去招呼他、因他老子惠前洲是从前挑取誊录的门生，自从选了盐城县出去，那时自己还是内阁学士，到而今，十多年来，他每年冬天总是二百金的炭敬。就是那年做那东安的苦缺，他都未少分毫，遇到生日还重重的另送。而这交情

全在未进军机以前，是很烧过一阵冷灶的，与那些锦上添花的不同。他儿子虽然不好，到底不好意思不照顾照顾，他临走的时候，还叫一位军机帮着写了一封信与广东督抚，说这增分是某某尚书的通家子侄，年富力强，请推爱器使的话，看似极平淡的一封信，然而广东督抚就奉如律令。增朗之到省不久，就委了一个厘差，这且按下不提。再说那范星圃，领凭之后各处辞行，范星圃人品出众，守旧的人喜他的诚笃，唯新的人喜他的高华，凡据要津的他无一个不处的极好，早已争着致书江西当道替他揄拂，并用不着他自去投荐。他出京之后，又回到杭州，接了他夫人罗氏同他的一位小令郎，然后到江西禀到。

这江西抚台姓梁名廷植号培庵，是一位秉性爽宜，爱才如命的人。范星圃来到省的时候，就接到几封京信，就说他是个长材，见了面听他的一番谈吐，真个名下号灵，就委了他当本衙门的文案。正值朝廷要变通政治，他代拟的一个折子论古酌今，大中至正笔墨，又挥洒自如，真个是崇论宏谦，不愧名臣奏疏。梁培帅欢喜非常，不久就委了他署庐陵县缺。他晓得这优贡知县补缺甚难，同那禀号商量，替他挪垫加捐一个海防通缺的花样，那禀号管事的见他是抚台赏识的红人，那有不肯通融的呢。他到了庐陵两个月内，就结了

三百多起的词讼，不到一年，学堂也建设了，警察也办成了，工艺厂、农学厂都次第开创，真是百废俱兴政平讼理，梁培帅更加喜欢。调了他的新建县，补了他的东乡县，他调新建，这庐陵就委了同他一起引见出来的那位任纯接署。因为这任纯到省之后，进了课吏馆，梁培帅于课吏一事最为认真，月月总到一两次的，看见他做的策论，填的日记，笔墨狠好。范星圃委缺出去之后，就委他进衙门办文案，看他当差极为诚慎，是安详沉实一路，也就狠为赏识，所以就委他去接范星圃庐陵县的手。任天然在院上晓得这范星圃是抚台一面明保，一面密保，说他是江西第一良吏，才堪大用，折子已经拜发了，想他如此政声卓著必有非常经济去接他的手，真恐怕极盛难继呢。究竟任天然做的何如，请诸位慢慢再看罢。

第六回

任天然奉委署理庐陵县，因这前任范星圃是既得明保，又得密保的人，接手真不容易。所以到了任，无一事不细细的虚心请教，那范星圃却因调了首县匆匆就要起程，凡事只虚说大意就已双旗荣发。那知任天然接印之后不到一月，那范星圆手里所结的案子，有大半全来翻控。任天然想：这庐陵的百姓真个刁健，前官初去就想翻案

，必得要警戒一二才好。及至坐上堂细细的一问，再把卷里的堂判一看，才晓得这位名吏的审理词讼是有断无听的，不拘你什么案子，他只把两造的呈子约略一看，就拿定主意如何断结，到了堂上大致问了几句，就照他自己的意思判断，不管你平服不平服，勒着具结，两造再要辩论，他就把惊堂一拍说："本县一天要审结多少案子，还要办多少别样的公事，那有工夫同你们多说呢？"又传别案的人证审问了。可怜这两造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事，才能到得公堂见了县官，含着多少下情，要想伸诉却竟不容置喙，就这么模模糊糊的断结，有些案子此造吃亏彼造还占便宜，有些案子所断的办法竟与两造的事理全不对应，弄得原被告皆觉为难，有一两起跑去上控，上面总说这县官是一个名吏，所断极为公正，不得逞刁读诉，就使问或批准让该县提集人证复讯秉公定断，到了县里还是给代一个硬断了事，所以后来必然没有人去上控。可见这地方百姓，遇着了明干的官府比遇着那昏冗的官府更要苦呢。任天然到任之后，百姓见他审了几起案子，都是平心静气一个一个的细问，遇到那乡下老实胆小的人，更是和颜悦色的问话，使他走了那惧怯官府的心，得以尽情倾吐，到了判结的时候，还要尽问他们有什么不平的地方尽管申诉，不必勉强，总要两造真正情舒心服无话可说之后

，令其具结就是。

遇到刁狡健讼饰词逞辩的，他也是按着本案的事理中证的口词，同他详详细细的辩驳，使他遁词俱穷，伪情毕露，然后加以惩戒。所以，这些旧案都来翻控。任天然见他们有这种苦衷，却也不能替他们伸理。但是，前任结过的案，其中清理实在相悬的呢，自不能不为之平反，但凡大致不差的，也还要牵就原断，以存此体，比那自己手里审理的案子，更多一层为难。

再查查他办的那些学堂、警察、工艺厂、农学厂，外面的装满，都极为冠冕，细按起来，则学堂的教习就先不能服人，警察除掉官府经过站道整齐，此外的责任没有一人知道，工艺厂不过雇了几个外间开铺子的匠人，在里面随意教教，农学厂更无道理了，筹的经费半属纸上谈兵，接起常年实在数目来，没有一半可靠，有些捐款都是硬逼着那人承认，好在只要他在纸上写几个字，并不逼着他要现钞，那些人也只得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答应了再说，刀一要按簿实追起来，那可就真正为难，即令叫他倾家败业，亦复无补于事。办的人呢，说的天花乱坠，占了面子走了，可难坏了这位接任的官，若要据实上达，不但上司未必肯信，必说前后任不合，故意挑剔，而且总还

是责成后任妥为整理担子，还是脱卸不掉，徒然多一痕迹，况他是抚台明保的人，抚台断不肯自己认错，恐怕还要说接任官无才，连现成的事都做不好，前一有个撤调，自己的功名还在其次，那后任来的官，鉴于前车势必变本加厉，地方上更要吃苦。任天然想到这层，只得静气手。已替他逐件设法料理，总弄到四平八稳，使前任的罅隙皆弥，百姓的元气无损，却真费了许多心血，才算替这位名吏揩干净了屁股。偏偏他的一位本府苑大等名式金的，本是一位青年翰苑理学名儒放出来的，不晓怎样得了心疾，初仅谈到公事东拉西扯胡帝胡天，还不要紧，有一天三更多的时候，忽然把任天然传了去，任天然不知何事即至，见了面这苑太尊说是他的两位如君要谋害他，叫任天然替他拿办。任天然晓得是他有些疯了，同了府里的刑钞师都带劝带拦的闹了一夜，才把这位太尊的痰火压平了些。过了几天，这位苑太尊到底跑进省去见了抚台，谈他衙门里姬妾、仆役、幕友、当差同着地方绅士都要想法谋害他，连县官都被他们串通了，好容易才逃进省来，要求派兵查办。抚台听了十分诧异，后来细看他的神气，晓得他得了疯病，只得将他留省医治，另委了一位全太守景周来署这吉安府事。这全太守号似庄，是任天然的安徽同乡，由荫生用的光禄寺署，正截取同知分发直隶署，官声很好

，在河工里保了知府，一位直隶藩台很为赏识，请制台明保他了，恰好这位藩台升了江西抚台，就把他奏调过来。梁培帅到了任也很喜欢。他在省里当的都是面子上的要差，同任天然也常见面很要好，任天然却晓得他的脾气，口里极其谦和脱俗，那堂属的规矩仪节可丝毫错他不得，胆子板小，肩膀极窄，可什么事都要尽到，他的属员无才，他竟要当面嘲笑，属员有才却不免暗中忌妒。任天然听见他来做本府，晓得又要多费一番心思去对付他，打听他到了就赶紧远远的接出去。见面的时候，这全太尊就说道：“我们至好，何必如此客气？以后大家总要脱略些，不要拘这些官样文笔才好。”任天然连连答应，却是参堂站班上衙门没有敢少一点过节儿，供应的也格外周到，三日两日总到他衙门里走走，大事小事无不上去请示，却把那办法暗暗的度到这全太尊心里，让他吩咐出来。上行的禀帖，通变有面子的事体，总说是出自本府的主意，下行的告示遇有讨好的地方，总说是府宪的恩典。所以，一年下来，这位全太尊同他共的极为合式，两季的考语都极好。后来新放的实缺到任，这全太尊交却回省，又在抚台面前极力的保举，这架培帅真是个爱才的上司，第二年又是一个明保。那范星圃是送部引见，全似庄、任天然也都得了传旨嘉奖。

再说那范星圃做了两年首道，又到他本任东乡做了两三年，那官声也与在庐陵差仿不多。那晓得他的官运甚好，他的家运却不佳，他的世兄已有八九岁了，本是种过牛痘的，不知怎么又出起天花来，碰到一个庸医，用了两贴凉药以致内陷，这位少爷竟被散花天女收去。他的太太，是汉黄值道罗欢悦的千金，正因娇儿夭折不胜伤感，忽然，又接到汉口的电报，罗欢悦中风出缺，这位罗氏夫人，痛子哭父水米不沾，淹淹成病一个多月，日复一日，也就驾返瑶池。这位名吏就抱哀师之痛，又增锦瑟之悲，未免有情，谁能道此计心再恋。此东乡县缺，请咨入京引见梁培帅，望他飞饬倒也十分高兴，登时委员接署又替他加片奏保，请予破格录用。他在省中料理交代，结算私囊也忙了几个月，才带了夫人儿子的灵柩，顺便回杭安葬。然后到京，仍旧住的是西河沿高升店，这时候，他的老师洪中堂正是军机第一位当权的，他带了一桶江西官窑磁器，一个亨达利买的英国最大八音钟，一套银水碗，一枝羊脂玉的如意，几套空织的袍褂，两盒真正万州血燕，配了些浙江水礼，孝敬老师。老师见了甚为喜欢，全数赏收，同他当面道语说："你在江西的官声真好，很替家做脸。"谈了半天，次日又去见了屏大军机，扯了那位贾端甫把兄。这时候

，贾端甫已经补了主事，得了秋审处的提调，这刑部司官进了秋审处的四提四坐，那提升京察外放是可以操券的，彼此宦途得意，相见甚欢。贾端南道：“上年得信，晓得老弟断弦甚为记念，近来已续写胶么？”

范星圃道：“期年才遇，尚未议及，却也在四处留心，老哥有甚么相巧的人家，尚求代为作伐。”又谈了半天方散。范星圃这回到京原想京城当道，阔老之中有甚么相巧的姻缘，结他一重也可以，做一个泰山之靠。到京里打听了一阵，竟没有甚么机会，那些黑尚书乏侍郎他又看不在眼里，也就有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光景。到京以来，终日酬应，空的时候也不多，晚上有时还要同着两位军机阔少票号财东，到那石郎胡衕韩家潭一带领略领略风景。 有一天，一个通裕金店掌柜的胡式周谈起说京里有位姓华的大富翁，真是家货百万，京城张家口做的生意不知多少，前年死了。只有一个儿子还小，两个女儿却生得貌比嫱施，才逾左鲍，就是丝竹管弦、琴棋书画也无一不精。范星圃听了甚是动心，就托胡式周替他打听打听，说合说合，朗式周慨然应允。

过了两天去问回信，明式周说打听得这两位姑娘说亲的虽多，他的娘却还没有答应，就是星翁的

事情也托人说过，那边也没有回报，却也没有就允嫁，再托人探探罢。过了几天，又去催那边，还是个活动话，范星圃甚是焦急无聊。有一天傍晚，应酬清些没有坐车，也没有带家人，独自一个到外门散散，顺步走到前门口，看这些车马往来嘈杂，无处立足，又走了几步不觉进了城，走到玉河桥边，这地方宽阔平整，远看着洋场上一道平路两面洋楼，倒还有些风景。正在看着，忽然，一个车把势跑到面前说："老爷坐车去逛逛罢。"范星圃问他到那里去逛，那车把势道："只要老爷赏二两银子，包你有好地方去。"

范星圃一想，本来听见京里有种黑车，这大约就是了，好在今天无事，试他一试何妨呢。就在身边拿了二两一张的银票与了这车把势，那车把势把车赶过来，也是个大鞍见车，那匹骡子也很高大，比外头雇的要好得多呢。跳上了车，先也是慢慢儿的走，后来这车把势加上两鞭，那骡子就如飞的跑去，左转右弯不知绕了多少圈子，真弄得不辨东南西北。看看天色黑了，这车把势也不点灯，任着这车在黑地里走。范星圃心里倒也有些发急，然而无可奈何，只好听他去跑。总走了有一个多时辰，才到了一个宅子门口，车把势把车停住说；"请老爷下车。"范星圃道："乌黑的下来怎么呢？"车把势道："那不是有人来接了么

。”再一看，果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灯笼前来引导，就跳下车，车把势又交代了一声：“老爷紧跟着他走，不要乱跑。”只得随着灯笼进了大门，一进曲曲弯弯不如走了多少路，有些门口也有人坐着，有些地方也有人往来，却彼此都不闻问。范星圃心里也有点数儿，只跟着灯也不去管他那些。末后走进一所高大上房，是五开间大玻璃窗，就有老妈把他领到上首一间外房坐着，也有些丫头老妈在里头，也不来问他的信。停了一会，搬出菜来斟了酒，请他坐，一个丫头低低的说了句：“奶奶就来。”又隔了一刻，又有两个丫头掌着灯，照着一个二十左右的美人进来，一张鹅蛋脸，高高儿的鼻梁，一双桃花眼光彩照人，风神俊逸。进了门就说：“忝怕你饿，所以叫他们先开饭，我却失陪了。”范星圃也站起来招呼了一声说：“奶奶赏饭也不敢客气，已先吃了两杯。”这位奶奶也就在旁边坐下，丫头递上杯筷，也陪着吃。范星圃低低的问了声芳名，那奶奶望他笑了一笑，没有回言，他也不敢再问。吃完了饭，那奶奶挽着他手到房里坐着，也是有说有笑的，却绝不问及姓名来历。房里收拾的美丽非凡，牀上是锦衾绣褥，彩幔罗帏，靠牀面前一张条桌子，那边一个钟箱，里面一架大挂钟，陈设的光怪陆离，范星圃也看不清这许多，大约是同那聊斋上所说的天宫一般。又坐了一会，一个丫

头拿了两碗冰燕场送与他，同那奶奶各吃了。一个老妈子就来开了铺，下了罗帐，走到范星圃面前说：“老爷先睡。”范星圃就把外面衣服脱下，那老妈子接了过来连忙折好收入柜里。范星圃又要了夜壶解了小手，上牀脱衣拥装而卧，那老妈子把牀面前的鞋子也收起来。那位奶奶还坐在窗口吃着水烟，同丫头、老妈们说笑。又一会儿，听见院子里许多男人家脚步声音，又听见一个人喊了一声道：“九奶奶睡了没有？”一个老妈子连忙应道：“没有睡。”只见一个男人家，有三十多岁的光景，走了进来。穿着袍褂，戴着翎顶，隔着帐子，却看不出那顶子是甚么颜色，大约总不是绿的。进房就在当窗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丫头忙点了火过来装潮烟，一个老妈子倒了一碗茶，那奶奶也同他谈了些闲话。忽然，看见这男人家站起来，身朝牀面前走，范星圃虽是个极有主意的人，到这时候，也不由的吓得汗流浃背，想今天可是毁了。幸亏这男人家是走到钟面前看时刻的，说道：“呀，已经快两点，不早了，我要去了。”那九奶奶道：“这个钟总快到将近一刻的光景，明儿要收拾呢。”这男人道：“那容易，你明儿交代长富就是了。”说着招呼掌灯老妈子打起帘子，这男人家走了出去，范星圃才放心。然后，这位九奶奶卸了妆，解了手，用了水，丫头收拾干净，把挂的保险灯吹息了，留了一

张桌灯，移在牀面前条桌上，关了房门退入后房。这位九奶奶一笑，搴帏解衣入帐。毕竟这一宵风味如何，做书的没有干过这种险事，不敢妄谈，或者同在上海堂子里吃过双怡，大致差份不多也未可知。第二天，到八点多钟才起来，还是那个打灯笼的把他送了出去，依旧是那辆车，上车之后仍！日转了几个弯子，不过觉得比昨天晚上快了点，到了玉河桥，那车把势说道："老爷请赏点酒钞，另外雇车去罢，我不能送了。"范星圃跳下车，又给他十吊钞的票子，自己步行出城，回到店里，他的那些家人说："老爷到那里去的？昨儿家人们找了一晚。"

范星圃道："被一位老爷拉去打了一夜的牌。"又问有没有事件，那家人回道："没有甚么事，就是通裕胡老爷今晚清在国兴。"范星圃一人静坐，想起昨夜虽是十分缴幸，却也十分危险，这种事真不可再的，倒是这华家的亲事，那是可以财色双收的事，今晚必得再切切实实托一托胡式周。晚上，胡式周来催请到了国兴，那国兴主人佩秋就连忙迎着招呼进去，其时到的客人还少，范星圃就拉了胡式周到旁边密密的同他谈这华家的事体，胡式周说道："华家呢也还愿意，但是，听说有位江苏引见的道台还有位翰林也在那里求亲，所以，华家还要拣一拣呢，我再竭力的替

你想法罢。”稍停，客齐入坐，不过是两位京友，还有几位外乡进来引见的，因为书里没有他们的事，做书的也就不去打听他们的姓名，想来看书的也不限言要一个个去考究的。

近来，京里自从南班子一来，甚么林佳生、谢珊珊、杨宝珠、花宝琴名震通过，朝贵争趋，不但令那北地胭脂减色，就是这菊部生涯也几乎为他们占尽，竟致车马寥寥，这些相公却也远不及。从前做书的也懒得细细的去摹写他们，大约不外乎唱两枝曲子，敬两杯酒而已。隔了几天，天气渐暖，是在园子里引见的。范星圃居然蒙恩召见了一次，又到各位军机那里叩谒，洪中堂说：“上头意思很喜欢，大约就有好音，你且等着罢。”厉大军机也说：“朝廷正在破格用人，上头说你人很明白，大约是个好消息呢。”范星圃回到外城又应酬了几天。那天，正在店里剃头，只见贾端甫飞了一个信来说，顷接宁河师函知阁下已简守衡州，专此驰贺云云。接着，又见一个专马来，是头班达拉密孟京堂的信，也是这话，叫赶紧到园子里预备谢恩，他这一见欢喜不尽，随后，就有长班人等，前来道喜。这天本来还有酒局，赶紧叫人辞了。一面套车到园子里，托孟京堂办了谒恩折子，又到洪中堂、万大军机两处转了一转。第二天，折子进去又叫了一回起见下来

，就到各位军机那里叩谒，幸喜在园子里住的都不远，一天就可以见齐，那洪中堂、历大军机自然有一番欣贺勉励的话。在园子里住了三天才得回城，道喜的纷纷不绝。 那如天下的事喜必成双，这范星圃竟是催官红鸾同时照命的。原来那华家因求亲的多，主意正在不定，听见范星圃放了缺，看这个人以一个知县就特旨简放知府，将来必定要大阔的，就有了几分意思。胡式周又去讨信，华家说："好是很好，但是要想请过来让大姨太太见一见，不知肯与不肯？"胡式周道："大约总做得到。"赶紧跑来告诉范星圃，范星圃欢喜非常，约定改天过去见，因为要冠冕些，连夜托胡式周捐了个三品衔。

到了那天，胡式周来约他，就戴瞭亮蓝顶戴，拖着条重线的花翎，穿着一身簇新的袍褂，钉了一副钉线的孔雀补子，坐了大鞍儿车，用着顶马，同着胡式周的车一齐来到华家。见那宅子也很象样，有个管帐的出来迎到第二进厅上坐着。停了一刻，里头说声："请！"那管帐的领了范星圃款步而入，看那位大姨太太已经立在堂前，也只四十左右的年纪，据说姓黎，是个清风店的名妓。范星圃因为想他的女儿，也管不得这许多，见面就行了大礼。那位黎姨太太却也回了礼，就请在堂屋里坐着，丫头送上菜来，黎姨太太问了些

到京的情形及家里的人口，范星困一一回答，觉得两边房里有许多人看，钏韵衣香隐隐约约，但不知可有那心上人儿在内，想来总不见得好意思自己偷看的。

谈了一会，黎姨太太说："请范大人外边用点心罢。"范星圃就出厅到外边用了点心，同着胡式周一齐托那管帐的道谢上车回去。次日，胡式周前去问信，那华家见这位花太守一表人才，风流惊洒，前头太太又无儿女，那有不允的呢，不过要在京招赘住两个月才能动身。胡式周告诉范星圃，自然一一遵命。就检了日期行聘下礼，好在那女家一切妆奁都是现成的，喜期离下定的日子只隔了半个月多。这天，华家请了几位做京官的亲友，陆这新郎。原来这位华富翁正室早放，这黎姨太太生了两位千金，大的叫素芳，今年十九岁就是今日的新娘。小的叫紫芳，才十六岁。这黎姨太太生了两位千金之后，七八年没有坐喜，华富翁又讨了一个萧姨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延年"，可怜不到三岁，这富翁一病呜呼，丢下这百万家财，留此一些钱。这两位姨太太，一个说入门在先，一个说母以子贵，彼此各不相下，华富翁在日就已分居。这天喜期，虽曾扼人通知那萧姨太太，也没有前来见礼，这黎姨太太可也不去再请。晚间酒阑人散，范星圃进了洞

房，见这新人玉润珠圆，温和明媚，真个名不虚传。这一宵恩爱，做书的也就描写不荆范星圃放出那一种借玉怜香的手段，真个是闺房之内事，有甚于画眉数日之后，不但调得这新妇宛转随人，就是那位小姨也就熟不拘礼。有时讨论些古今的诗词，有时讲究些名人的小说，到了傍晚，三个人就煮酒谈心。这位泰水夫人；司或也还入坐凑趣，又嫌闷酒没味，行行酒令，猜猜诗谜，继而又定了个以曲代酒的罚例，好在这一位风流太守，两个窈窕佳人皆是知音，更唱互酬极尽激闺乐事。这一天，范星圃拿了一幅花剑在窗下挥毫，这紫芳姑娘恰恰走来说："姊夫你在写甚么？"范星圃道："我写的两句歪诗，好在紫妹妹看了也不要紧的，你就替我改改罢。"说着，站了起来，让紫芳坐了，自己却站在旁边同看，紫芳拿起来一看，见是几首闺情本事，诗里所写甚么："绣衾乍展心先醉，翻属檀郎各自眠。"还有甚么："一笑倩郎搔背膀，插尖不许触鸡头。支枕凭肩娇欲鞸，范郎亲解凤头鞋。晓明不放即先起，故把莲钩压枕腰。"许多艳冶秀人的词句，紫芳脸上一红，把诗笺望桌上一放道："你把姊姊不可告人的事情都描写出来，被人家看见算甚么呢？"范星圃道："我做两首送你好不好？"紫芳道："我不要你说这些混话。"范星圃道："那何敢呢。"隔了一天，就做了八首七律，皆是含蓄

蕴藉的清词华句，绝无一点押亵的话头，工楷写了一把泥金聚头扇面，一面叫素芳画的落花蝴蝶，配了一副象牙骨子送与紫芳，紫芳也甚喜欢，若问他做的这八首诗呢，做书的恐怕他还不及韦应珠、韩前生做的，所以没有抄出来，也是善于替他藏拙之一道。这天晚上，紫芳就弄了点体己的菜，算是谢谢姊夫姊姊的。三人入坐，范星圃说："每天拿唱来抵酒，这个法子也还不公，今儿我们每人唱一套，一个唱，一个吹笛子，一个带板，彼此轮流，免得你推我诿的。"素芳、紫芳也都说好。于是，素芳先唱了一套小晏，是范星圃吹的笛子，紫芳带的板，吃了两杯酒。范星圃唱了一套乔醋，紫芳吹的笛子，素芳带的板，大家又喝了几杯酒。催着紫芳唱，紫芳却不过，只好唱了一套琴挑，是轮着素芳吹笛子，范星圃带板，唱到"那我待要广：承这羞渐，怎应他那一声"两句上，范星圃望紫苦笑了一笑，低低的说道："你应了罢。"那紫芳脸一红说："我不唱了。"范星圃赶紧作揖说："好妹妹，不要气，我再不敢乱说了，求你唱完了罢。"紫芳望他瞅了一眼，重新唱了下去。这温柔乡的滋味真个说不尽，若要一天一天的替他叙起来，做书的可没有个放笔的时候。总而言之，范星圃困是看这紫芳的才貌胜于乃姊，而且这份家私也必得要二乔兼顾才能望三分有二，所以，在他身上处

处用心，不时的拿话打动。

这位小姨却也知他意在沛公，在那有意无意之间也微露怜才之隐。范星圃想，他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子，不是可以硬来的，不如以情理相感或者可以有几分希望。这天，素芳到亲戚家里辞行，被他姑母留住了。范星圃想，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就跑到这小姨房里，”先说了几句家常话，忽然问道：“紫妹妹，你看我同令姊的伉俪如何？”紫芳道：“双心一袾还有甚么说呢？”又问道：“紫妹妹，你同你素姊姊的姊妹何如呢？”紫芳道：“同气连枝也是再好没有的。”范星圃道：“我也是这么说，但是，我因爱你姊姊就不得不爱及妹妹，我想你令姊同我出京，你在京里闺中失了一个良伴，况且京城豪华的子弟多，风雅的子弟少，以妹妹这种人才，配了一个蠢俗市侩，固然有屈娇姿，就配了一个纨袴儿郎也不免辜负这锦心绣口。”说的这紫芳低垂粉颈，百感交萦。范星圃又说道：“我自说见了妹妹，这一种爱怜的心思伏入脑筋，不是说句轻薄的话，真个被妹妹把魂灵儿勾去了，明知妹妹是玉质琼姿，怎敢妄思非分，然细数古人中仍就英皇成案的也不知多少名士美人，这心事久已要想同妹妹谈谈，只是不敢冒昧开口，今天，实在忍不住了。”说着，就立起身来望着紫芳作揖道：“总要望妹妹怜

念。”那意思还要想下跪，紫芳连忙止住道：“你且坐着，你平日的深情蜜意，我也不是一些不知，但是你叫我怎样呢？”范星圃道：“只要妹妹依了同着出京，你令姊的亲情淑德难道还有甚么不兼容么？将来白头相守，在我呢，双美兼得自当曲尽温存，在你姊妹呢，珠玉索联，亦免时化离别，妹妹以为何如？”只见紫芳听了这话也不答应，也不发怒，低了头默默凝思。范星圃晓得有几分愿意，不致翻脸了，就走到面前，轻偎玉体，斜抱香肩，紫苦连忙推他道：“我就是答应你，也是终身之事，怎好这样轻薄呢？”范星圃道：“男女相爱，必得要肌肤相亲，方能坚固不移，做蒙妹妹金诺，务求趁着今晚无人，先成好事，生米做成熟饭，一切就容易商量，否则设或令堂有个异议，亲戚有句闲言，那时叫我怎样，妹妹又怎样，还是背了今夕之盟呢？在我固不愿，恐怕妹妹亦不肯出事罢。”紫芳听他说的近情切理，而且平素已早被他挑动，此时，又经他拥抱了一会，更觉春意满怀，只好腼腼腆腆做了个长生殿里的貌国夫人。第二天，素芳回来，范星圃将这事告诉他，央求他作成，素芳本来爱怜妹子，而且生性温和，也就没有甚么说的，见了妹子倒反安慰了几句。紫芳羞愧难言，素芳本想同他娘说明就效英皇，因恐在京里有亲戚人家议论，不如出京再说，但劝他娘带了妹子一问到任上

去。黎姨娘本有些舍不得女儿，也就答应了，把京中一切事体托了一位老管事的靳忠甫料理，他同萧姨娘本来不分而分，也没有甚么放不开手的事。

范星圃又到各位军机那里禀辞，洪中堂见了说：“湖南抚台那里，我已在信上替你提过，你去了必赏识的。”其余各处都去辞了行，凡是湖南、江西、浙江三省有点面子的京官，都送了些别敬。那位喜夜却金的把兄贾端甫那里也送了一分，那贾端甫倒也破例莞收，并没有像待增朗之那样的拒绝。华范两家里里外外的忙了半个月多，诸事方才停当，找一家客店包运行李，共是五百块钞，连几位头等大车、轮船、大餐间在内价钞还不算贵。动身这天，到车栈上来送的两家亲友，人也不少，那胡式周、贾端甫都来的，看着开了车，方才各散。贾端甫回到家里，见书房桌上摆了一本玉折汇存，里头夹着一张本目的上谕，只见上面一道是：厉凤文着无庸，在军机处行走，钦此。”

又一道是：刑部尚书熊丙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钦此。贾端甫看了这两道谕旨，吓得魂不附体，却是为何，下回便知道了。

第七回

贾端甫看了那第一道上谕，他的恩师出了军机失了冰山，已觉无所倚靠，还不十分着急。看了那第二道上谕，这军机大臣却是补的他本部堂官，这位堂官向来同他不大合式，常说他是个一无性情的人，外面做的言现行矩，骨子里头也还是些狗肺狠心。倒反不如那些大大方方要两个钱，讲究点声色自娱的倒还光明磊落些，而且恨他只知道趋奉着厉大军机，也带着几分醋意。贾端甫那时候，因为是大军机的得意门生，把这位堂官却也不放在眼里，不再去揣摩他的脾气，这就是他的本事不如那位把弟范星圃的地方了。这回见他进了军机。一想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要想再去巴结他，恐怕也巴结不上了。闷坐了一会，打听着厉尚书已经回了宅子，赶紧跑到那边去安慰安慰。

问起甚么缘故，厉尚书道。“这两天因为外省有几处上折子，要废科举办学堂，我说这是祖宗成法不可轻更，那晓得拂了洪中堂的意思，在上头说我见解拘执。现在百度维新，必得要有两个讲求时务的在枢垣襄赞，方能共济时艰。所以把我挤了出来，熊炯臣就是因为他学堂办的好，所以才叫他进去的。我们是老旧无能的人了，且看他

们这一班维新经济的好手，怎么支撑这个时局罢。”贾端甫说道：“老师所讲的是法古尊先的正经道理，朝廷虽一时求治太急，用了他们这些新进喜事的人，久后必定还要念及【人维求旧】的这句古训，倚重老成典型的，藉此暂时恰养恰养也好。”厉尚书道：“我心里倒也没有甚么，省得天天要起早，就是住在园子里，也真不方便，你晓得的，我家里就只有你嫂一人跟我到园子里服侍服侍，又要记挂家里，无人在家里照料照料，又恐怕我在那里没人调护，真个兼顾为难。如今倒可以在家安坐，况且我又没有甚么至亲子侄在外头做官，必得要靠我声光照顾的人，更觉得一无罣碍。”

谈了一会，贾端甫辞了出来，赶紧到衙门里去走走。秋审处的那几位提坐，正在商量约齐了去替熊大军机道喜。见他来了，有一位坐办那幼嵇员外，名叫那锻的同他向来要好，就向他说道：“我正派人去催你，我们要到熊大军机那边去，你叫你的赶车的不要卸了。”说着大家一齐穿了补褂，套好了车，到了熊大军机宅子门口，真是一登津要冷热迥殊，那道喜的人，已经填门塞巷，熊大军机又预备车马搬进，园子门前更显拥挤。

这八位到了，回事的管家知道，全是本部最有面子的司官，赶紧就上去回。这位熊大军机是个阳分人，真做得出，说那七位一起请见，这贾老爷道乏改日在衙门再见罢。那管家照着传话出来，贾端甫听见这话，脸上真是下不去，心上又更加焦急，比在那小银珠家听增朗之奚落的话，还要加上一层难过，然而没法只得退了出来，没精打采的上车回去。第二天，去访那位同事，同郑幼嵇员外商量说："熊大军机呢，平日同我就有点过节儿，我也晓得我这脾气有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以为我们做大位的人，总应该大度宽容，不料昨天竟如此相待，以后要想好处恐怕不见得。你替我想想，应该怎样呢？"那幼嵇道："你我知己，你既同我商量，我却不能拿那泛泛地的宽心丸子来搪塞你，你须要他们晓得，这些做大位的人，那醋劲儿比人家的姨太太还要厉害些，在那不得意的时候，没有抹煞得好，到了他一旦得意，那可真难于补救。熊大军机平日就常在我们面前，说你是个厉党，倚着军机的势为焰，把本部堂官都瞧不起，现在他进了军机我就替你悬着，昨天竟如此做得出，那以后更不用说了，万一到了年下同你开个玩笑，那你可就吃不起，就算他没有这种辣手，但是，这京官做到尚书升是无可升的，调呢也轻易不会调他，年纪又不大，圣眷又好，在这部里十年二十年也说不定。提员外

提郎中，那还有个一定的资格，堂官不能过于抑制，那京察一等可全在堂官手里，他在部里一日，你总一日想不到好处，难道你预备做一辈子的刑部司官不成?

我替你打算，你已经是补了缺的人，倒不如就了截取直隶州，出去运气好，三五年里头也还可以做到实缺，道府比京察外放也差不多，这是兄弟的愚见，承端翁见爱，所以就倾心相告，端翁再自已斟酌罢。”贾端甫想想部幼嵇的这番话，也真有道理，就说:“承幼翁指教，我就这么办罢。但是，我这脾气恐怕外官也不相宜。”郑幼嵇道:“这倒不然，外官圆话的太多，近来，有些省抚，把那些油腔滑调的看厌了，倒往往赏识端重谨厚的多，只在各人仗着本事去做，总而言之，非运气不行，你道以为何如? ”谈了半天，贾端甫告辞。

回家想了一夜，也只有走这一条小路，就去捐了历俸，在吏部呈请截取分发，又想想那一省好呢? 因想起河南抚台胡霖胡雨帅是厉尚书提拔起来的，那位藩台乔方伯官名叫名俊的，又是本司掌印出去的，平素相处也很好。河南省的直隶州缺分也还多，就指省河南引见出京。那熊大军机也晓得是避他的风头，因为他一个已经进了新审处

补了缺的人，肯如此小就，总算是认亏吃的，也就高高手不再同他计较了。

这贾端甫初中进士，在家乡开贺的那天，就满口拿定了是要提员外、升郎中、得京察、放府道的人，那晓得已经看着要如愿的事情，忽然出了这个岔儿，竟提不了员外，升不了郎中，得不了京察，放不了道府，还要出去做个候补官儿。可见，事由前定，俗语说的“满饭好吃，满话难说”，而况这做官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的事体，怎么能自己拿得稳稳的呢？

然而，他京官的运气已终，外官的运气甚好。到了省，这胡雨帅因为他是厉尚书的门生，甚为亲热。不多几天，就委了地河工局的提调。这位乔方伯更为契重，说他是学有本源的人。

乔方伯正兼着学务处总理的差使，就同抚台要了他，兼着学务处的提调，面子要算好极了。那学务处的委员甚多，懂得学务的却甚少。贾端甫看着皆不足与谈，只有一位参议兼高等学堂总理的魏琢人太史，见了两面觉得甚有道理。这位魏太史官名行坚，是江西南昌府人，未满弱冠即入词林。后来，因为参了一位当道大员，这位大员勋位名望甚为朝廷倚重。他这折子上去，不但没有

参得动他，反传旨严加申饬，几乎送了前程。他见风头不好，就告养回家。这胡雨帅做江西粮道的时候，就同他很要好。到河南抚台，正值朝旨申饬各省县办学堂，就把这魏太史卑礼厚币的请来开办。胡雨帅于学堂的事体，本来丝毫不懂，全仗魏太史维持。布置高等学堂预备科开学的这天，行礼已毕，教习领着学生上来参见，胡雨帅要想说两句内行话，就望着魏太史道："这学生的功课里头，体操一门那是最有益的，我天天还要做那八段锦的功夫呢。算学一门似乎可以随便些，难道叫他们学成功了，到洋行里去做刚伯杜么？至于地理，这是琢翁贵省的人最讲究的，琢翁想来也总高明的了，来龙去脉水风木火那是不容易考求的呢，他们在这学堂里学成了就能够替人家看地么，还是也要到山里去走走，磨练磨练呢。"魏太史晓得他全弄左了，怕他下不来台，只好含糊答应了两句，拿别的话岔开去，这番话却是通学堂都听见的。魏太史虽然再三叮嘱，不准传说出去。然而，那里拦得住这许多嘴呢，恰好同时有一位省抚，也是因为要办学堂，开了个单子叫那学堂总理买几部书，那位学堂总理，把单子一看共是五个字，分作三行，第一行是"抉微"两个字，第二行是"天文"两个字，第三行是"雷"一个字。这位总理看了不解，只得上去请示道："奉大帅发下单子吩咐买几部书，那【扶

微】大约是几何【抉微】了？”那位省抚点头道：“不错！”这总理又问道：“请示这【天文】买那一种呢？”那位省抚道：“亏你是一位翰林，连个【天文】的书都不晓得，可笑可笑。”说着就端茶送客。

那个“雷”字，这位总理也不敢再问。回到学务处，请了几位提调、文案、教习，大家猜拟不出。有一位悟心好些的，忽然想着道：“大约是那【电学】的【电】字之误。”大家齐说“不错”。这两件事被一家报馆听见了说：“这【地理】对【天文】真是天造地设，工巧绝伦。”就拿来登在报上。

再说这位魏太史少年时候，词率里夫最好，做点六朝小品温李香奁一时，无出其右，通籍之后，殚心经籍研究说文，继又结交名流，讲求新学。后来见这新学的流弊太多，几至牵动国脉，怕为比匪所伤，又力矫其弊，格守着圣经贤传尊君亲上的道理，真是识实古今，学通中外，而且言坊行表趋向必端询，不愧为学界津梁，师儒表率，把这河南的学堂办的井井有条。

学堂里的学生，虽不能淬励精神，翊卫邦族，却个个循规蹈矩，没有一些争竞嚣张之习，要算是

时下办学堂的一位能手。见了这贾端甫，也觉得针芥相投，没事就常常遇从，彼此意见都说这学堂的教科第一最重的是经学，若各门学科不从经学入手，将来皆成为无本之学。所以，他们讲究的学堂功课，首在读经解经，比那从前讲八股的时候，倒还讲的认真些，这也是保全国粹的大道理。有一位过路的狂上同他们说道："经书里惟有一部《论语》是最为有益于身心家国之书，文字亦简而赅，贱而奥，朴而华，为人生所必应读的，左氏为文笔之祖不在经书之列，却也不可不读，此外，皆是些断碣残碑。禹贡是个不全的地舆图，月令有如来年历本，只好视为商彝周鼎，作为一种最高贵之陈列品而已，又何必费有用的精神，钻研这无用的故纸呢？"这两位说这狂士是个离经叛道的人，要请抗台拿办驱逐，扰台因为这位狂士也是当代知名的，未敢轻易动手，这位狂士也就望望然而去了。

他们两位逢到礼拜学堂放假，就迭为宾主煮酒论心。这天，又是礼拜的日期，贾端甫得了一条极大的黄河鲤，又新由南货客人带来的金华茶，堡上一天，买了几盆菊花，就约了这魏太史衔杯赏菊，又谈到政治上，魏太史道："他们讲新学的，总说不可用专制手段，其实，天下事非专制不行，就是他们外国说起来呢，有甚么君主、民主

、立宪、共和的，分别替他按实了考较起来，也还脱不了这专制的主义，像我们这个学堂，要不是我们用专制手段压服住了，这两年，不知要起了多少风潮，怎能够这么服服贴贴的呢。讲到治家更非专制不可，不专制，儿子不服老子的管教，妻子不受丈夫的约束，那还成个甚么人家呢？”正说到这里，只见他的管家手里拿了一封信，匆匆的跑了来，魏太史忙问：“甚么事体？”那管家回道：“今天早上，老师出了门，太太就叫家人雇辆车，说到于太太那里去，家人说：【家里有车，何必雇外头的呢？】太太说：【那骡子不好，会岔眼。】家人就到街上展了一辆，太太就叫小桃拿了一个包袱，一个铺盖卷，一只箱子，一个提盒，还有镜盒等类装在车上，家人问小桃带这些东西做甚么，小桃说太太要在于太太那边住两天呢，家人也就不能再问，也没有要人跟，说路近有车把势行了，省得多个人跨在辕子上讨厌。刚才侄少爷到老爷内签押房拿件公事，看见案上一封信，说是太太写的，里头说的话甚是希怪，侄少爷即加了一张信封了口，叫家人送来，请老爷看了，吩咐怎么办法。”魏太史听了甚是诧异，连忙拆开看，里头一张信笺上写的是：者之书，情节甚奇，就呈察阅。婶母至今未归，应如何办理？恭叩福安。

福安佳男传经谦笔再看那小信封上面写的是：“留呈庵带主人亲展”，下款是“碧珍手缄”，抽出里头是三张离合如意的毒花笺，上头写的是：遁庵主人亲鉴：綮自奉裳衣，荏苒八载，初以主人才名署于乡里，直声震乎云端，伊然一代伟人。自必有非常德业，惭非德耀，获致伯写，窃引为三生之幸。造依侍既久，始知主人生平学术经济，都从“心劳日拙”四字中来，谨就确有可指者数端，为主人陈之。

主人以乞养辞官，乃归里之后，高堂之甘旨常虚。而主人之樽盘必备，德色评语，时中伤乎庭帏，侧帽扶轮，徒饰观于戚□，迨至金拨就萎，风木增恶。主人侍疾曾无尝药之诚，枕块犹恋桑中之好，而徒以表阡尘墓，为惊世骇俗之方，此见主人之所以为孝过也。 主人，兄有孟皮，疾如贡父。

主人不求第萌，俾荆树以重荣，转燃豆箕，致棠华之遽陨，道得独攘腴产，犹忧侈说并祧。此则主人之所以为弟也，若光临财之际，主人素以千驷不顾自矜顾，何以主讲岳麓修脯一支十年，未及一载，以燔内不至，托故而行，而预支之修，未闻以丝毫还壁。 主人之产，因如是乎？至于中构之事，更有不堪为外人道者，即如令侄麟如

，名为依阮籍之光，实则赖怀嬴之助，此中暧昧，他人不知，宁王。絮之日待。

房帷者，亦忧襄如充耳耶，絮频年体察，知主人之宅心行事，断无作善降祥之理。为之妻李者，将何以仰望终身？因念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事。臣之于君，”既有斯义，妇之于夫，何独不然。泰西男女，离合固可自由，即在支那，伊古以来，妇人之下堂求去者，亦史不绝笔。絮蓄此态久矣，前在寻阳，获见主人表弟池客中书，以英挺之姿，具磊落之概，方方主人，其诚伪相判奚啻霄怀，絮宁为诚者妾，不愿为伪者妻也。所以不亟亟相从者，良以孟子去齐，三宿书画，既余惓惓之情，何恶悻悻以去。且以主人智慧卓尔，识见过人，或能猛省前非，亦未尝不可白头相守。近见，主人颠倒黑白，日益加增，欺世盗名，若将终身，斯真不可救药矣。伏念絮湘弦数遍，已属残春，若再含垢忍无，郁郁居此，必致终论藩圂，未免负此性灵，用是薄检奁妆，长驱就道，古人绝交，不出恶言，不忍面谪主人之短，是以不别而行，而又不肯如玉清之私通，用特留书告别，一声鄙忱。从此，使君不妨另自有妇，罗敷亦自有夫矣，素念主人于此等处，尚能达观，当必夷达视之，不以追骑相追。万一主人未能免俗，必欲置诸法网，罪以潜奔，在

絜固不辞紧线之差，恐主人办转扬推簿之站，似林匕均有不利，当望高明反复审之。书不尽言，千万珍重。 长沙何絜留后魏太史看了这信，沉吟了一会，贾端甫问是怎的，魏太史本想把这信送与贾端甫看看，商量商量办法，但是信里头所说的话，实有不可告人之处，贾端甫虽是至交，也不便与他晓得。 想了一想，把信望怀里一揣说道："没有甚么，内人急于要回娘家，怕我拦他，不等我回去就动身了。"当时就叫那管家来说道："你回去告诉侄少爷，即说信我收到了，没甚么要紧，我回来再说罢。"他仍然与贾端甫吃酒谈心，从从容容的吃了饭才回去。他本想派人去追，又想这位夫人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万一遍了回来，当着人把这些话说个淋漓尽致，叫我怎么收场，又叫我怎么在此地做人呢？倒不如忍忍气听他去罢。这真可以算得个有学识有涵养的人了。然而，看书的诸位替他设身想想，除了这样还有甚么万全之策呢？

他这位何氏夫人，小名柳光，名号籍贯都已见过，不必再提他。父亲也是个名士，早不在了。十七岁上嫁这魏太史，做续弦。他本是个阔达不羁的才女，就他这书信也可略见一斑，同这矫揉造作的魏太史怎合得来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婚姻，不由男女自择的毛玻在南昌，同这魏太史的表

弟章廉相见，就彼此有意，恰好章廉是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要进京，魏太史就了河南的学堂，两人各带家眷一齐动身到了九江，同住一个客栈，因等轮船耽搁了几天，这个当口何碧珍就同章池客，了却那五百年前的孽债，本想跟着他溜进京去，因怕九江人多，万一闹出事来。不免都要吃点眼前亏，所以，没有敢轻举妄动。

在这河南住了两年，心里实在忘不了那称心如意的情节。晓得这些满脸道学气的人，最怕人窥侧他的隐衷，更怕人把他那不可告人的事体，当着大家掀出，使他那个架子装不成功，所以写了这书信，以为钳制他不敢追缉之计，其后卷了些金珠细软，带了一个丫头，雇车扬长而去。到了路上，才同这赶车的说起叫他送到顺德府上火车，这赶车的说我甚么都没有预备，又没有带办套牲口，怎么能走呢？这位魏太太道："车上东西轻，单套也行了，至于应用的对象，我多加你些钱，在前头站上买，有甚么事总是我担承，断不会叫你吃亏的。"那赶车的也就肯了他。熟料，这书信到了魏太史手里，必胜于埋伏着十万断后精兵，果然魏太史不出这女诸葛所料，不敢以一矢相加，可从此知道此娘子军的背水奇阵了。这何碧珍到了顺德，加倍给了车价，打发那赶车的回去，带着小桃上了火车。到京的时候，已有

五点钟，暂在骡马市的佛照楼住下，写了一封信，叫店伙送到潘家河沿内阁章老爷宅子里，请章老爷就来。这章池客恰好才从馆子里吃酒回家，刚下车，进门就接到这信，拆开一看，见上面写的是：池客中翰夫子爱鉴，妄自洪都识荆，即深依恋，猥以残质，获接帏裳。一夕邮亭，三生梦石，当时即拟追步红拂，奔侍药师，只以两家车从在途，耳目繁多，恐累清德，遂尔忍恩割爱，劳燕分飞。别后膏沐无心，泪痕常洗尘，妾之思君如是，不知使君之念妾何如？

近与伧父诀别，有泰西男女离合自由之权，间隙来都，投托宇下。妥之婢之，惟君新命。敢乞速临赐存，一商进止。俟奉台命，再当整理荆钗，晋谒大归。临颖仁盼，饰言面陈。敬请刘安！何絜检衽谨上。

章地客看了这信，倒也觉得十分奇异，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当下就对店伙说道：“你回去说我就来。”又吩咐赶车的不要卸车，他进去转了一转，交代了不实等他吃饭，就出来上了车。一出街口，就到了佛照楼，进去一见面，这何碧珍就盈盈下楼，章池客连忙还礼，说道：“表嫂你怎么来的？”何碧珍道：“我已经同那魏琢人思断义绝了，你这样称呼，那可不好。”章池客又改口

叫碧妹妹，何碧珍说：“也不好。”章池客道：“你叫我怎么称呼呢？”何碧珍道：“我如今是你身边的人了，叫我柳儿也可，叫我何姨娘也可，听你的便罢。”

章池客道：“那总不好这么样罢，我们彼此以字相称何如？”

何碧珍道：“那也随你。”当下，坐下细谈别后之事。章池客道：“你大约还没有吃饭，我们叫几样菜，弄点场来吃吃罢！”何碧珍道：“不但要你在一块吃饭，并且你今天可不能回去，我到了家里不敢争夕，今天才到，你可得在此陪陪我，我还有多少话要同你谈呢。”章池客说：“这也没有甚么不可。”

一面叫店伙计去叫菜打酒，一面吩咐赶车的说：“你把车赶回去罢，我今天不回家了，明儿八点钟来接。”不一会，店伙烫了酒拿了几个下酒的碟子来，两人对前，谈到临走写的那书信，何碧珍细细的背与章池客听，章池客道：“写的真好，只是说的阮微毕露，未免太刻毒些。”何碧珍道：“不是这样如何制得住他？我怎么能平平安安、放放心动的来找你呢？我可同你说，我是心服情愿跟你做妾的，你家太太跟前我总低头取

小，尽我做妾的道理。”章池客道：“那总太觉屈事，我们再商量罢。”何碧珍道：“不是这么说，我要不愿就是叫我做贵妃、福晋、夫人，我也不要做，我要愿，就是叫我做个外妇私窝。通房丫头也没有甚么不可，我看不独我何碧珍一人为然，凡是天下的女子，没一个不为此心的。不过受了父母男人的束缚，叫做没法罢了，而且我觉得，只要男女合意不拘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无不可，那泰西人要讲一夫一妻的道理，似乎还未能体贴的十分透澈。”章池客拍手道：“这话很是狠是，卿真可话解人。”两人又喝了两杯酒吃了饭，谈了一会，收拾就寝。宦海钟。88。这一宵的欢爱，真是新婚久别兼而有之。直睡到红日满室，方才披衣同起，好在这内衙门一月误班的日子有限，所以甚为清闲，又叫了两碗面来吃了。章池客道：“我先回家布置布置，再放车来接你。”章池客回到家中，同他妻子平氏太太说道：“奇事，奇事。”平氏太太道：“甚么事呢？”章池客道：“你晓得我昨夜住在那里？”平氏太太道：“赶车的说你在佛照楼有个女客，在里头留你住，大约是你在上海相好的倌人，特为到京里来找你的。”章池客道：相好的呢，倒也不错，却不是上海的倌人，你道是谁？就是魏家的表嫂何碧珍。我不是前回同你说过，在九江客寓里那一晚上的事体呢。”平氏太太道：“他怎么能来到京

里？”章池客就把他写信与魏琢人断绝，带了一个丫头来京相投的话说了一遍，平氏太太道：“倒也狠好，只是这魏琢人怎么肯甘心呢？恐怕他要闹的话，说我是让他来做伴，再好也没有的了。但是，叫做妾，总不好，我就同他妹妹相称罢。”章池客道：“恐他未必肯回来看罢。”

平氏太太叫丫头、老妈子收拾对面房间，买蜡烛鞭炮，一面叫套车去接何小姐。不多一刻，何碧珍已经到了，家人连放鞭炮。何碧珍先到祖宗面前行了礼，回来就请老爷太大受礼。平氏太太道：“妹妹，我们平行了罢。”何碧珍道：“那可不敢，我何絮今儿是自己情愿做章老爷的妾，太太若不受何絮的这头，那就是不肯收纳何絮，我何絮只好遁入空门了。”平氏太太没法，只得立受了他的头。平氏太太还是叫他妹妹，他一定不敢当。章池客道：“昨天我说过，就叫他碧珍罢。”平氏太太让他到房里坐，他一定见让着平氏太太先走，到了房里就抢着替太太倒了一碗茶，还要来装水烟，平氏太太说：“这可不必。”

停了一会，又领他到对面房里看了新房，收拾的也还干净。晚上，叫了一桌菜。这平氏太太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才八岁，女儿六岁，团团圆圆的坐了一桌，吃的倒也十分有趣。晚上，送章池客

到这何氏新姨太太房里去休息。章池客虽是一个清苦京官，有这一妻一妾相陪，膝下又有一双儿女，过的也狠舒服。隔了将近一年，忽然接到他表兄魏琢人太史的一封信，想来要具问兴师了。他夫妇三个看见，皆不免有点心凉。究竟魏太史的信上说些甚么，请诸位猜一猜春。

第八回

章池客接到他表兄魏琢人太史的信，心中甚是惊惶，及至拆开一看，是替一个朋友托他领诰轴的，并未提及何碧珍一字，他夫妇三人才放了心。这位魏太史真度量宽宏，能忍恶辱负重的大才，将来宫保中堂恐怕都有份呢。又隔了两三年，章池客的老翁在籍身故，他闻讣丁艰，带了家眷奔丧回吉水原籍。这时候，正在开办九南铁路，奔祭事还未办毕，就接到这铁路公司总办大绅的邀，请他去当办路事绅董，他想在家无事，藉此也好混些茶水之资，就答应了。办毕祭事料理动身，他的夫人平氏，因为本房分得一分簿簿的田园，必须亲自经理经理，儿子也要送进本城的学堂，不愿同到省中，劝他带了何碧珍同去，他想家中却也不可无人，好在省城到吉水往来还便，也就应允。到了省里，会了总办，又会了同事与几位绅董及文案收支人员。绅董里头有一位广

陵的王梦笙太史，是他同年换帖之好，见面就说年伯的祭事，未先视临叩奠抱歉之至，章池客也给了他赙仪。王梦笙问道："嫂夫人可曾回来？"章池客道："内人因要料理小儿进学堂，没有出来，是带了一个妾来的。"

王梦笙道："原来老弟也纳了妾，大约就是京里人，我们倒要见见。"章池客道："却不是京里人，说来话长，里头还有一大篇文章。老弟的宝眷在省里么？"王梦笙笑道："我同你一样也是带了一个妾。"章池客道："老弟是几时纳的？记得你放差出京那时还没有，大约是在上海讨的了？"王梦笙道："不是上海对的，说来也话长，这么样罢，我们把这里的事弄完了，到我那里吃饭细细的谈罢。"章池客说："也好。"又到别位同事的房间里应酬了一阵。王梦笙也把日行事件看完，有四点多钟，邀着章池客一起回了公馆。王梦笙问道："老哥哥的公馆有了没有？"章池客道："没有，现同小妾暂在栈房里住着。"王梦笙问起他这位如夫人的来历，章池客就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说到那书信，王梦经听了道："这信写的真好，骂的真痛快，这位老前辈，我从小儿就不佩服，也应该如此。

这位如嫂夫人弃暗投明，要算是一个女中豪杰。

”章池客又问王梦笙的如夫人是怎么样的，王梦笙笑道：“我两人真要算异曲同工，无独有偶。”于是把他讨这如夫人的缘由，细细讲来。但是，这缘由在王梦笙嘴里讲，总不如做书的说的详细，何以呢？难道他自己做的事例说的不详，还是王梦星也是个喜欢遮遮掩掩的人呢？这却不是，只因有些话，本是章池客知道的，王梦笙可以不说，看书的可不晓得，必定要做书的替他说了。

这王梦笙名鹤，老翁是做广东盐运使的，母亲吴氏，只生这王梦笙一人，他老翁又讨了一位姨娘，也生了一子名叫王鸿号梦书，比王梦笙要小到十多岁呢。王梦笙随任读书，请的是一位九江的名孝廉，姓谢号达夫，榜名如命，据说是他老太爷五十岁才生的，所以取了这个名字。这谢孝廉只有一妻一女，人口不多，所以也就一齐接到广东，顺便叫这女儿跟着读读字，读读书。他夫人怀着他这女儿的时候，梦见人送了他一张琴，上头有“文君”二字；后来，就生了这位小姐。谢达夫说道：“【文君】却没有甚么好。”就替他起了个名字叫琴，号叫警文，却是生的秀外慧中，伶俐异常。王梦笙的母亲吴夫人看见甚为钟爱，认了他做干女儿，可怜他九岁上，他母亲就染了广东的瘍子症死了。谢达夫还没有得子，吴氏夫人

就把自己用的一个丫头叫喜珍的，送了这谢先生。过了一年多些，居然生了一个儿子。这谢先生的教法最好，讲书能达言外之意，不拘泥于章句成法，学生所不能懂的地方就略而不讲，而且循循善诱，使学生乐于亲近，绝无那种师严道事，拒人千里的神气。这王梦笙却也天资聪颖，举一可以反三。十四五岁笔下就狠有可观，一位梅学台看见他的写稿甚为赏识，就把他的女儿让卿许字与他。梅学台是南京人，任满之后请假回家。这年王梦笙十八岁了，因为秋间却逢恩科，他老翁就替他捐了监，托谢先生带他回江西应试，顺便完姻，吴夫人也一同回家替儿子料理喜事。

谢先生也就带着如君儿女，扶着他夫人的灵柩一齐动身。这科王梦笙就中了，举榜后到南京赘了婿。这位梅氏让卿既美且贤，吴氏夫人见了甚为欢喜。王梦笙十九岁上就联捷点了庶常，第二年就留了馆，二十二岁就放了湖南副主考，真是少年科第，一帆风顺。谁知发榜之后，就接到广东电报，他老翁在任病故，他就托湖南抚台替他奏报丁艰，由海道奔丧到广东，扶了老翁灵柩，带了庶如兄弟一起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服满之后；吴氏老太太因为家道狠可过得，那时正是新旧两党互相争竞的时候，恐他年轻的人出去容易买

祸，就不准他进京起复。他在家奉着慈母，伴着娇妻，有时课课弱弟。梅氏夫人也连举两子，大的已能让梨觅枣，倒也极尽家庭之乐。这年，他这位业师谢达夫，忽然奉委来此广陵教官，他们得信喜欢非常，打听谢达夫到了任，王梦笙就赶紧来见先生，先生一见这位高足，也甚欢悦，问了老太太的安。王梦笙问道："先生家眷想已同来，可曾再添世弟？"谢达夫道："家眷是同来的，前年又得了一子。"王梦笙又问世妹可曾完姻，谢达夫听了这话，就惨然道："唉！不要说了，我回家之后，过了两年，有一位新秀才叫欧阳哲轩的，比你世妹大两岁，生得极为聪秀，笔下也极好，不过父母俱故，家道寒些。朋友来提亲，我就答应了。这年就入赘过来，那如不到两月竟尔夭折，你世妹已孀居三年了，他婆家也没有甚么人，现在还是跟我过着，你想可怜不可怜呢？"王梦笙只得拿话宽慰了两句，就请见见，并要见见喜姨、太太同两位世弟，谢达夫皆叫出来见了。只见这世妹比那小时更加娇艳，春山锁翠，秋水横波，穿着一身缟素衣裳，尤为光彩夺目。不觉得竟看出了神，因为先生在坐也只得收视返听。谈了些家常，说家母明天就要来接过去玩玩，谢达夫也说，本也就要过来替干娘请安。谈了半天，王梦笙回去告诉了老太太，谈这警文世妹竟守了寡。吴氏老太太也觉得可怜。第二天

，就叫打轿子，把谢小姐同喜姨娘一起接了过来见过面，自然有许多怜惜安慰的话，以后也就常来常往。这警文小姐有时也就住在王家，同这梅让卿更加莫逆，两人结了姊妹。王梦笙本是从小见惯，同窗共研的人，也就不时亲近，那警文小姐倒也没有那种躲躲藏藏的小家习气，不过总是谈论些文调，讲说些时事，却不敢一语及于押亵，有时王梦笙也在那蕴藉的谈风里头，写着点爱怜的密意，那警文小姐也似解非解、似答非答的说上两句，那种机锋全在若即若离之间。

看书的诸位，天下的“色”共有好几种，大约那实事之外更无拿情的，最为下等，那事前则抚摩挑逗，事后则偎倚依恋的，其神趣已不专在实事之时，这也算是中等。独有这种含意不伸，幽怀难写的，说他是无情，却有无限的然倒缠绵，在那语言眉目之外，说他是有情，又有一种端庄大雅在那起居言动之间，叫人亲又不能亲，放又放不下，那些小说书上就说，这种是情而不淫的了，不知这一种人却是上等之色。请到极处，亦淫到极处。比那见面就为事，完事就无情者相去悬殊，就比那必须亲沾色泽，铁挂片冠，然后令人动心的，也觉得一个当须凭实，一个全在摩空了。碰到这种人，在那蠢男莽汉，他本不能领略倒也没甚要紧。若是慧业文人，钟情才子，真要被

他将魂魄摄去，做那脚垒上的孙子梦呢。所以，有一部笔记说，这一种叫做销魂狱。这个名目真真不错，这王梦笙碰着这谢警文可就进了销魂狱了。因怜成爱、因爱成痴竟弄得梦魂颠倒，茶饭不思，说他病又没病，说他不病又似有玻他这位梅氏夫人看出几分，问他道："你到底觉得怎么？"他总赖说："并不怎么。"再隔几天，更加甚了，竟会一个人坐在那里不言不语的，出上半天神。见了那谢警文倒也是呆呆的，并不像从前的有说有笑。梅氏夫人虽不敢告诉人，心中却十分着急，晚上再四盘问并且说道："无论有甚么心事，你告诉了我，总替你想法子做成功。"他才似乎有点醒悟说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的，自从见了这谢警文，这心里就放不下，我也明晓得这事万做不到，时常自己抑制自己，但是不能自主。这两天觉得这个心竟变了个灵飘飘的，也不知道在我身上不在，也不知道在他身上不在？"梅让卿道："我早已看出来了，我说有法子想，必须遂了你的愿，才算我做成这个让字呢。"王梦笙望他连连作揖道："但是想甚么法子呢？"梅让卿沉吟了一会，笑道："有了，下个月不是老太太的生日笃？你可唱天戏。"

附着耳朵道："就如此如此罢，到那时你可要放出本事来，我可不能来帮你。"王笙听了，心中

大喜，那似痴非痴的病，也就好了。这吴氏老太太是九月十六的生日，这天王梦笙定要做寿唱戏，老太太想儿子也是个翰林家里，有的是钱，做做寿也不妨，也就答应。这天府中文武无一个不来应酬，男女亲友来祝寿的真不少。那谢小姐同喜姨太太自然也来了，到了晚席散后，谢家派人来接梅氏夫人，定见不放谢小姐回去，说今天虽然还有两位本家小姐在一块住，我们就姊妹同牀罢。喜姨娘也说小姐就在一块看看，我是有这小少爷不能不回去。谢警文也就答应了，那喜姨娘先道谢回家。到了十点钟，客已散尽，老太太兴致甚好，同着谢警文、梅让卿，还有两位本家小姐，那位老姨太太又舒舒服服的看了两出方命歇锣。梅让卿伺候老太太安睡，同着谢警文到自己房里，又吃了两杯酒，然后解衣安睡。约有一刻工夫，听谢警文微有呼吸之声，连忙轻轻的起来用了拔赵帜易汉帜的法子，换了王梦笙上牀，他却躲到套房里去睡。这王梦笙已把外头衣服脱了，只穿着紧身小衣，掀开了香衾看，这谢警文娇眸双合，媚靥微艳，真如着雨海棠。轻轻的把他中衣褪了一半，映着灯光看那粉臂雪股，十分醉心，正在细细赏鉴，准备着真个销魂。不想那指尖儿微微碰了一碰他腿上的玉肌，竟把这天人警醒，翻身坐起，见是王梦笙，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含嗔，就有个要高声喊叫的意思。吓得这王梦

笙连忙爬起，跪在牀前，那谢警文本来要喊，因想这时候已交四更，在他家里闹了起来又怎么样呢？而且这位老太太平日相待甚厚，计算他辛苦了一天，刚刚睡着，惊动了他似乎过意不过，就忍住了没有喊出来。看这王梦笙笔直的跪在牀前，谢警文披了小袄，指着他骂道：“你这禽兽拿我当甚么人看待？要来污我的名节，你仗着你是个翰林有钱有势，欺负我贫家孀妇，明儿倒同你去评评理看。”一手在牀面前条桌上取了水烟袋吸着了，嘴里千禽兽万禽兽不住的骂，到桌头上就拿着火煤子在王梦笙头顶上烧，可怜这王梦笙也不敢回嘴。那谢警文烧的手势虽不重，到底有些疼也只忍着，不但不敢动并且不敢哼，竟为木鸡一般，听这谢警文数说一回烧一回，总是甘心忍受足足有一个时辰。听见转了五更，这谢警文见骂也骂不出个所以然，烧也烧不出个所以然，也就渐渐的有点倦意，把水烟袋望桌上一放，有个星眼微含、玉客无主的光景。看书的诸位可晓得，这妇女人家夜间动了气，你若在他那气头上同他抢驳，他的肝火越说越旺，竟要闹到不可收拾。若让他一人数说，他那火出尽了，到了这四五更之际，自然就觉得娇惰不胜，而且这肝火既下，那欲火不由自升，就有一缕媚情从丹田直达胸膈脸上，就现出一种春情倦态，无论他贞姬淑女，只要是有点性灵的，到这时候，总有这

番光景。这时候就同那花炮信子已燥，点的得法就会响的，诸位要不信，请在自己娇妻爱妾面前想法子试验试验，用心去体会体会，就知我做书的所说不错了。这位王梦笙是怜香惜玉的惯家哪有看不出的呢。晓得这时候，机不可失，转祸为福就在此时，就低低的说道："唉，今天呢，实在怪我不好，唐突了妹妹，罪该万死。"谢警文道："不怪你还怪谁？明儿再同你算帐！"王梦笙道："我呢，是晓得罪无可辞，无论拿我怎样，我也是应该具受的。但是，我替妹妹想你怎么呢？"谢警文道："我有甚么怎么？"王梦笙道："我是三更多天进这房里，到这时候已有两个更次，房里只有我同妹妹两人，我跪在牀前下，妹妹坐在牀上，原是规规矩矩的，然而，没有别人看见，明儿妹妹闹了出来，我呢自然是声名扫地，咎由自取还说甚么，妹妹难道好逢人辄诉么？就是说了，人家要不信，瞎造谣言又待如何？"

谢警文道："那也是你害我的。"王梦笙道："害呢，原是我害的，我也无可辩，但是妹妹担了一个空名，若是未出阁的闺秀尚可一试，守宫现在是无凭据的了。"谢警文听着，不觉下了两点珠泪说道："你真害得我苦，叫我怎么办呢？"王梦笙知道有点转机，忙又说道："我也晓得妹妹是玉

洁冰清，原不敢以非礼之事冒昧相待，不过因见妹妹这般的慧性韶年，为这草草短缘拘守着，遂尔孤寂终身，断送了这天生美质，实在可怜可惜，日日如此着想，这魂灵儿竟不知到那里去了？前几天的精神，妹妹也应该看见，后来梅让卿见我这似痴非痴的样子，觉得不好，要想救我的性命，才出此下策。现在，妹妹明天嚷出来，我的性命自然是没有了，明天就不嚷出来，我的命也总是活不成，然而，我因妹妹而死，我死的甚是情愿，再没有一丝怨言的。不过我死之后，望妹妹看顾我的娘，不时来替我的娘解解闷，那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感激不尽。”说着眼睛里掉下泪来，那谢警文眼睛里也不觉下泪，叹了一口气，道：“唉，你不晓得是我那一世的冤家，你起来罢，我明天不说就是了。”

王梦笙这时候倒又放起刁来说：“妹妹不拉我一拉，我一世也不起来。”谢警文也只得用手来拉，他就趁势爬上了牀。那晓得跪在地下的时候，心是提着的，倒不觉得冷，到了牀上，心朝下一放，这深秋的天气，只穿了一身紧身褂裤，怎么禁得住的呢？倒发起颤来了。谢警文不由的生了怜惜之心，将他搂了过来说道：“我也是前生造的孽，所以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梦见卓父君，这回真要做卓文君了，只好听你罢。但是，以

后如何呢？”王梦笙连忙说道：“以后无论如何，总与妹妹白头相守，好在让卿同妹妹也是好姊妹，我万一要负了妹妹，叫我死无葬身之地。”说到这里，谢警文就拿那纤纤玉手掩了他的嘴说：“不准乱说。”两人就同入鸾衾。可怜谢警文三年清誉，就断送在这一宵被底。这王梦笙虽然受了半夜的折磨，却得了无限的乐趣，在枕头上谢警文抚着他颈上的瘢痕，低低的问道：“烫的你不疼么？”王梦笙道：“妹妹下的手本轻，就是再重些，我只知道爱妹妹，也断不会觉得疼的，不信妹妹再烧烧看。”谢警文笑了，说道：“你这个人真是没得说的。”天下愈难得的事，愈觉快心。这时候，这两人真是苦尽甘来，此怜彼爱，比那轻易成就的更增出无限兴趣。不一时，两人倦极同入酣甜，那谢警文梦回鸳枕，已过辰牌。梅让柳轻轻走来，揭开帐子，微微一笑，谢警文羞的无地可容，只说得一句：“姊姊你害得我好”梅让卿不敢拿他开心，连忙说道：“都怪我，不是我因为要救他的性命，又舍不得将来与妹妹分离，才出此冒昧之计，总望妹妹海涵一切在我身上。”谢警文道：“我现在还有甚么说呢？只望姊妹弄得圆满，不要使我轻失此身，没得下梢就是了。”说着，推醒王梦笙说：“还不起来，亏你好意思。”王梦笙睁眼，看见两人真有要伏而惭讼的光景，连忙起身，谢警文同梅让卿商量说

："怎么办呢？"梅让卿道："你再住两天，我自己去求先生，把先生那边求妥，这边老太太我看更容易些。"谢警文道："我此刻是没有法子的了，听你们把我怎样就怎样罢。"两人当室理妆，收拾完毕，同去请老太太的安，王梦笙也出去谢客。这天晚上，还是反客为主，还是如姜肱大被鼎足而眠，也就不得而知。过了两天，梅让卿同谢警文商量，叫他先回家去，却不必说甚么。梅让卿隔了一刻，也坐了轿子过来谢寿，在警父同喜姨娘房里坐了一会，打听谢达夫的签押房里无人，梅让卿本是见惯的，就走了过来，见着谢达夫深深自责，跪着不起来，说道："先生，门生媳妇做了一件无法无天的事，要求先生责罚。"

谢达夫道："甚么事，你起来再说。"梅让卿道："这件事实在都是门生媳妇一个人的错，要求先生宽恕了，并且要求先生答应了门生媳妇才敢起来。"谢达夫被他弄的没法，又不好搀他，只好站着说道："甚么事呢？你且说罢。"这遭梅让柳才把王梦笙见警文怎样发痴得病，他自己怎样怕将来与世妹分离，用计使他两人成了好事的话，委委婉婉的说了一遍，并说道："我梅让卿情愿以嫡位相让，自居造室，总要先生允了，才能完全这一重缺陷。"谢达夫听了，本来也有些气

，然而木已成舟，即使翻起脸来，坏了学生的功名也补不了女儿的名誉，那又何苦呢？况寡妇改嫁，汉唐以来，多少名人皆不以为异，只有南宋之后，那些迂儒好为矫激，才弄成这个世风，也不知冤冤枉枉的害了多少性命。我又何苦蹈他们的圈套，断送这一双儿女，叫人家说是头巾气呢？再则，自己家道本寒，女儿夫家又没有人，将来也不是个了局，不如就此完全了他们罢。沉吟了一下说道："事体既已如此，只要是你三人情愿，我也不去讲那些道学话，你可得要同你老太太讲妥，名分倒也不拘，总没有僭你的道理。"这梅让卿连忙磕头谢了，起来跑到谢警文房里，拉了警文说："我已经说妥当了，你得同我去见见你爹爹。"谢警文只得忍着羞，同梅让卿走到老翁的签押房里，跪了下去，一言不发，谢达夫倒也舍不得说他甚么，只说道："你们的事，你姊姊已都同我说过，大约也是你们前世的缘分，本来你娘当日梦见卓文君生你的，我心里就觉得不好，为今可都应了。你且起去同你姊姊商量商量，怎么办法罢。"谢警文磕了一个头起来，同梅让卿回到房里。梅让卿又坐了一刻，上了轿，顺便到几处亲戚本家那里去谢了寿。回到家里，把这事细细的同吴氏老太太说了，总把错处认在自己身上。老太太一边是爱子，一边是干女，又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古板人，自然无甚不可

，就说道："这孩子真是胡闹，可难得你这么贤慧。

既然谢先生答应了，就这么办罢。你们就姊妹相称，也不必分甚么嫡庶。"说着，就叫人去喊王梦笙。不一会，王梦笙进来，梅让卿先向他说道："你的事我已经求娘恩允了，你快过来谢谢。"王梦笙赶紧在老太太面前跪下，老太太道："你也是个读书明理的人，怎么做出这些胡涂事来。现在看你媳妇面上，替你们成就这事，你以后可得要好好的爱你这媳妇，不可稍有偏袒。"王梦笙连连应着，磕头谢了，起来停了一刻，同着梅让卿回房。到了房里，王梦笙望着梅让柳扑通跪下，梅让卿连忙去拉，已在那石榴裳下至至诚诚的磕了三个头。晚上又细问梅让柳，怎样同先生说的，梅让卿一一同他说了，他真是欢感不尽，应该如何加功谢这媒人，请诸位替他想想看。次日，梅让卿又到谢先生这边来说是奉了婆婆之命过来求亲的，谢达夫也就答应，说道："这事呢，原无甚么不可，但是厅耳倍目的人，那里晓得甚么道理，倒反要造言生事，不如掩避些，不必铺张，就用轿子抬了过去。至于你们将来怎么称呼，怎么相处，悉听你们，我也不管。"梅让卿一一答应，回来告知吴氏老太太，就照着谢先生的话办。挑了日子，也不惊动亲友，用一乘兰

呢四轿接了过来，到门之后，也还是挂灯结彩，吹打放炮，同着王梦笙拜了堂，谒了庙，双双的磕了老太太的头，同老姨太太王梦笙也见了礼。谢警文却定请梅让卿立着受了半礼，老太太就吩咐，以后梅氏叫太太，谢氏叫二太太。

第二天，王梦笙也穿了衣帽到谢达夫那里谢了亲。吴氏老太太又请谢达夫同着喜姨娘，带着两个小少爷，过来吃了会亲酒。从此，一夫两妇快乐非常。

后来，铁路公司请王梦笙去当绅董，梅让卿要在家侍奉婆婆，就叫他带了谢警文到剩这天，王梦生把这一段缘由细细的同章池客谈了，连那一夜跪着，听烧听骂的情形，都没有丝毫讳饰。这就是他们两人的好心处，虽然是荡检论闲，却不失为光明磊落。王梦笙就邀章池客搬来同住，章池客也允了。第二天，就搬过来。谢警文见了何碧珍，也甚投契。这时，铁路公司方在初开，事体不多。我们中国向来遇到开办一事，总先安置了多少人，为在以天下之利养天下之人，也未常不有个道理在内。这天，两人无事，各带着一位如夫人同去逛百花海。

看那残花在沼丝柳成荫风景，也颇不错，玩了一

会，正要回去，忽然碰着一位客，同王梦笙招呼道："梦翁那里去？"又问："这位尊姓？"王梦笙代答了，章池客也回敬请教。原来，这位就是那年在上海同增朗之、范星圃他们聚会的叶勉湖，他已过了道班，现当着江西省销的差使，同王梦笙是狠熟的。叶勉湖说道："两位不要走，停回同到我那里看戏，今儿有我们家乡带来的熊掌、鹿筋呢。"王梦笙晓得他的烹调最精，他那公馆里常唱戏，那戏台也收拾的绝好，心里也颇愿意去，却说道："我们都有内眷同来的，怎么去呢？"叶勉湖道："让他们先回去，两位只至晚点回去，唱一出滚灯也就完了。"

王梦笙同章池客只好吩咐家人，送二太太回去。近来章池客的这位何氏夫人，也援着谢警文的成案改了称呼了。章王两人同着叶勉湖又逛了一刻，就一齐到叶公馆，不多时，客已来齐，有南昌府的亨太尊，新达启的华大令，派办处兼军机所提调全太尊，这全太尊，就是那做吉安府的全似荐。还有他本局的几位委员，及书启账房师，即共坐了两桌。五点钟开锣，唱了两出，只见一个穿出烟银纺绸衫夹纱背心、绣花薄底镶鞋，留着全发的小旦，走了进来，年纪约有十八九岁，生得眉清目媚，齿白唇红，走到两席面前，遍请了安。叶勉湖拉着他手道："艳香，你怎么这时候

才来？七姨太太等了你半天，快些进去妆粉罢。”艳香说：“我今天起来迟了些。”说着就走到点房里去。这叶勉湖的七姨太太，就是从前贾端甫赏识的那个双珍。叶勉湖在秦淮时讨他也有四五年了。看见艳香进来，就说道：“你怎么来的这么迟？把人家眼睛都盼穿了。”艳香赶紧走近两步，靠着膝前请了个安道：“劳姨太太久等，真对不住。”七姨太太就拉着他手说：“你坐着罢，不早了，我来替你梳头。”桌上妆具已经摆好，趁着丫头出去泡茶，两人脸靠脸的照着镜子，亲热了一会。然后替他把头发打开，慢慢的替他梳好头，拿自己的珍珠轻镶玉发花别子替他插好。艳香却自己洗了脸，扑了粉，微微的点了点胭脂。七姨太太开了衣橱，拿自己的衣服与他穿，艳香说：“今天排的戏里头有出庙会，是要解怀的，连兜小衫都要呢。”七姨太太就拿了一个京城里带出来，一面红纱，一面夹层里画着青蛇的兜肚与他带，艳香脱了衣裳，露出一身雪白粉嫩的肌肤，七姨太太亲手替他把这兜肚结好，他就穿了这七姨太太的贴身小衫，坐到七姨太太的牀上，套了七姨太太的一条纺绸镶脚的裤子，装了跷。然后加了外衣，收拾停当，照了照镜子，戴上七姨太太的耳环，望着七姨太太说道：“我就要上台，你就来看罢。”七姨太太笑着应了，带了一个小丫头，走到厅旁边一间小书房里去看，这

是他向来看惯的地方，叶大人特为替他收拾出来的。艳香走到花厅，真是一个婷婷袅袅的佳人。不知道的，几乎当作叶大人的姨太太出来了，又在叶勉湖身边坐了一坐，然后上台。这里开席，又叫了几个档子班的倌人陪酒。艳香先唱了一出昆曲的“偷诗”，做到那潘必正掀开帐子看他那杏眸娇合，莲瓣斜倚，潘必轻轻抱起腰肢，真令人心驰目眩。隔了两出，又喝“庙会”，解开衣襟露出了红纱兜肚，映着那雪白胸膛，任着那迎三公子摩挲双乳，看的人皆羡这小生几身修到。那南昌府亨太尊，笑着向他那相好倌人玉仙道：“比你的不晓得如何？”玉仙把他打了一下，又低低的说道：“你也去摩一摩看好不好。”亨太尊就伸手来摩玉仙的说：“先摩摩你的看。”玉仙连忙推开他的手，又低低的笑着说道：“我的你还没有摩够么？你去摩摩他的，就晓得了。”不一时，艳香下台，仍在叶大人身边坐着。 等到那笙歌归别院、灯火下楼台的时候，众人都已各归府第。 这艳香是否就住在叶大人的上房里头，那就不得而知。

叶勉湖本是富豪，又当阔差，不时邀了亲王过去选舞微歌，赌花论酒，往来甚欢。又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傍晚，王梦笙、章池客打公司回家，同着两位如君坐在一处闲谈，忽然接到叶勉湖

一个条子，说是今日拟为艳香除乐籍列入金钗，务乞两君速临商酌。此一篇花样翻新的文字，亨波如太尊亦在坐，望即命驾勿却为幸。两人看了说道：“消除乐籍呢，倒也常见，至于列入金钗，可是从未听见过的。我两人生平的事，已经要算出奇出格的了，若像这样新鲜文章真是闻所未闻，倒不得不去领教领教呢。”两位如夫人也说这事真正稀奇，你们去了回来细细的讲与我们听罢。诸位要知其详，请等他两位回来告诉他姨太太的时候，让做书的去听他一听，演说出来便知道了。

第九回

王梦笙、章池客两人坐了轿子，同到叶公馆。那南昌府亨太尊已先来了，见了叶勉湖问其所以，原来这上一天，十月朝街上出会，艳香刚在人家唱堂戏坐轿子回来，没有卸妆，就同着他师傅的小婆媳妇，还有邻居家的一位姑娘，一齐走到街上看会，被一位警察局的副委看见，他说不应扮着女子，夹在妇女淘里，有伤风化申斥几句。这艳香是向来在抚台、藩台、衙门上房里，穿房入户，同大人、少爷、太太、小姐们平吃平坐惯了的，他哪里把这种磕头虫的小老爷，放在眼里，听他申斥就顶撞了两句，这位老爷也是个少年

初出山的，在官场阅历还浅，那腔子里还有点热血未曾化凉，登时大怒，就吩咐巡兵把他带到局里。这副委穿了公服，坐上公堂，叫带过这戏子来，艳香到这时候也就只得跪下，问了几句，这艳香还仗着势同他辩驳回嘴，弄得这副委下不来台，就喝声拉下去打。那巡兵把他拉下，还是穿着女妆，就褪了裤子，露出那曾经供奉过各位贵官富商的香臂。这时候，幸亏那正委听见信赶了回来，见这副委正在堂上，不能上去拉他，一面叫家人请他下来说："总办，有要话吩咐。"一面叫人拦行刑的巡兵说："先放他起来，停会再打。"可怜那嫩皮肤上，都已经吃了十几片的毛竹笋了。

这副委下来，那正委连忙抱怨道："这个人你怎打得，他是抚台、藩台各位大人都赏识的，你打了他，不但你的功名保不住，连我还要被你带累呢。"正在说着，只见他家人拿了一封信，说是府里飞马送来的，这正委连忙拆开一看说道："如何，府里已竟来要人了，我同你一起送了去罢。"那副委到这时候，那腔子里未曾化尽的一点热血，也吓得渐渐的有些凉意，只得跟着他上府。到了官所，等了一会说声"请"，两位进去见了首府，这亨太尊就向着那副委说道："做官的办事总要审量审量，万万不可莽撞。这警察本

是新政，处处要学着点外国的法子，本不该轻易用刑的，你不看见前回有位城上的御史，因为滥刑被参的么？你初出来做官，怎么这样任性？”一面又向着正委说道：“老兄是这分局的正委应该常常在局，怎么自己走开，以致这副委闹出事来，万一上头查问起来，我兄弟可担待不下。”这正委连忙说道：“总要求大人栽培宽恕。”两人听了几句申斥，退了出来。这正委又埋怨了副委几句，副委也不敢回言。还是那艳香被副委拿到局里的时候，那跟包的连忙到叶大人公馆送信，叶大人连忙写信到府里，派人去要的都是专马飞速，比那跑奏折的还要快些，那亨太尊就拿轿子把艳香送到叶公馆，艳香下了轿，走进上房，就扑到叶大人怀里呜呜咽咽的痛哭说道：“我也是好人家的儿女，我老子哥哥不多年前头，还在衙门里做销谷师爷，不幸我老子哥哥死了，被人家骗了出来卖在班子里唱戏。今儿还要丢这个脸，要望大人救我出这个火坑，我也不做这个行当了。”原来，这艳香就是龙钟仁的公郎龙伯青方弟，贾端甫的高足，号叫砚香的龙伯青。从通州搬到扬州，不久死了，被毛升把他家眷骗到上海，又哄他说是送回绍兴进学堂，哪知把他拐到九江，卖在班子里唱了花旦，就改名艳香。他那生母、嫂子、姊姊的下落他也不知道。这艳香在叶大人怀里哭个不住，七姨太太拿自己手帕子替

他指着。叶勉湖道："救你不难，只是把你弄出来算个甚么人呢？"艳香道："那随你教我做甚么，我就做甚么，只不要教我再当堂吃板子就是了。"叶勉湖想了一想道："这么吧，我们家乡风气常有娶小旦的，你就从此改了女妆，做我的八姨太太罢。"双铃也连忙说："甚妙，甚好！"这艳香哪有不愿的道理，双铃就留艳香往上房。第二天午后，叫了他师傅来，叶勉湖当面吩咐了，与他二千身价，他师傅也不敢不从。这叶勉湖就办了菜，请了亨太尊商量这事，并替艳香谢他昨日的情，又请了这王太史、章中翰作陪。叶勉湖当下向他两人说明缘故，两人心中觉得奇怪，嘴里却均极力赞成说："这真是一段风流佳话。"停了一刻开席，就是宾主四人，也还叫艳香穿着女衣出来相陪，艳香替亨太尊道了谢。王梦笙、章池客均向他安慰了两句，又替他道喜。这艳香也带笑含羞的，倒也有些闺阁态度。席间嬲着亨大人，定要他把这副委参掉方才消得这口气，不然可就要寻死了。亨太满口答应说："总在我身上替你出气，八姨太太尽管放心，好好的服侍叶大人，明年早生贵子。"说的艳香红着脸，拿一把瓜子撒了过来，大家哈哈一笑。后来，这亨太尊到底借件事，不多几日就把这副委的差事撤去。可见，做官的人万不可任性，不拘他龟奴妈贼屁，只要他势力大些，千万得罪不得的。席间把办

这事的法子商量定了。说这天必得要多请些客，唱一天戏，使大家知道，将来人家才没有话说。就拿历本拣了个初六的佳期。说叫艳香先回家住两天，到这天再拿轿子吹手接来，大家都说甚好，席散各自回家。次日，艳香也回去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他师傅也办了酒菜，还预备了一枝玉藉替他饯行，也整顿了一个蒸豚与师傅留别。

到了初六，连抚台、藩台都请到了。此时，那梁培师早已升了刑部尚书，进了军机。现在抚台就是那广东藩台包世涵，号容斋，升的藩台姓谭，名笃号梧岫，是广东人，到任也不过一年。他小时候在香港洋行里当过细崽，懂得些外国话，后来跟了一同乡在钦差出洋当翻译，混了几年保到道台，放了一任关道，成了臬台，将放藩台就丁了忧回家。起优之后，放了这江西藩台，同包容帅本无甚么交情，因内里有点渊源，所以也成了个肺腑至交，你道甚么渊源？

这包容斋在广东藩台任上的时候，他姨太太用了一个梳头妈叫做桂姐，年纪不到二十岁，生的油头粉面，妖艳异常。那一双天足常常的不穿袜子，套在那黑油拖鞋里，掩映得白如团雪，滑似松脂。这包容斋有时侥幸捻到手里，真如那汉成帝得了赵合的双足，登时就可兴阳助兴。虽碍着姨

太太不能常常享用，却也就不时领略余腥。等到这包容斋升了江西抚台，恰好这谭方伯丁降服忧回家，这桂姐就到了谭方伯府上。这位谭方伯与包容斋所好略同，也是酷慕新兴的，见了这六寸肤圆也就垂涎不置。不到几个月，竟在这桂姐的腹中下了一个国民种子。这桂种是有丈夫的，只得援那小仓山主人讨方聪娘的故事，托人从中说项，花了三千块钱才能够新特使，故雄让畔，八风皆平。这回同到江西，谭方伯晓得他这位姨太太同抚台有这一点密切的渊源，大可就此联络到任，不多时，就叫他去拜抚台的姨太太。抚台这位姨太太，是在扬州何驹子家讨的，芳名叫文玉，最为得宠，所以把前头的几位姨太太都撇在安徽家里，到广东、到江西都是这文玉随行，真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来不敢违拗的。这姨太太见了桂姐，自然主仆情深，就是这包容帅也不免眷怀旧雨。有时这位桂姨太太就留在抚台衙门盘桓两三天，包容帅曾否同他重渎堕欢，那节府森严，侯门邃密，做书的却不敢托人打听。但是，这位藩台自从得他姨太太同抚台把这渊源叙过之后上去回事，包容帅没有不点头答应的，号论委缺委差，谭藩台说了从来不敢更改，就是包容帅要照应个把人，也得同这谭藩台好好的商量，有时谭藩台上去回的人，包容帅觉得不大妥当，推敲推敲，谭藩台就有不满之色，总要抚台答

应了才算。本来用人是藩台的专责，这位包容帅倒也很尽那不肯侵官的道理。这谭方伯见这包容帅已在他如夫人股掌之中，就放开手段去做，真个同那《官场现形记》上所说的差的不多。

这位南昌府亨茂，他老太爷本是内务府总管，近来又升了理藩院尚书，那新建县华公滋大令名荫荣的也是一位督抚的少爷，皆是家资豪富，孝敬得这谭方伯心满意足。所以，上司属员都很脱略形迹。这天，叶公馆的客真不少，那王太史、章中翰、亨太尊、金太尊、华大令自然在坐，还有那位任天然，从万安县撤任回省，住在叶公馆一条街上也都请了。任天然因为这是旷古难逢的事体，也很愿意过来见识见识。此外的客也不胜枚举，无非是些阔官巨商。两点钟即已开戏，客人陆续到齐。

到了五点多钟，只见四个纱灯一班鼓乐，迎着一顶蓝呢四轿，玻璃窗都用红绸幔子遮着，进了大门就鞭炮不绝，一直抬到上房院子里歇下，一个丫头，一个老妈，在轿子里搀了一位当年的少爷，前天的戏子，今日的新娘艳香八姨太太出来，慢移莲步，轻踏花坛，进了堂屋。这位叶观察戴了红顶花翎，穿着蟒袍补褂，领着艳香敬了神，拜了祖宗，然后摆了两把椅子，叶观察靠着上

首一把站着，下首一把是替他太太设的灵位，这艳香就端立红檀，裣衽下拜。叶观察立受了，然后艳香向着双铃叫了一声“姊姊”，拜了下去，双铃也回叫了一声“妹妹”并肩跪下回拜，一面请了抚台、藩台及各位人进来见礼。抚台、藩台本来都是欢喜艳香的，所以，都送了些添妆，不过是衣料、镜奁、脂粉、香水等类，还有一封重重的见面礼。叶勉湖连忙道谢，又叫艳香磕头谢了，大家见过，都退到厅上坐席看戏。

等到抚台、藩台落坐后，亨太尊又高兴，重新叫起局来，把这席酒闹到三更后才罢，有些生客都悄悄逃去，那全似庄、任天然皆在逃席之列。席散之后，剩的都是几个常聚的熟人，吵着要闹新房。叶勉湖也欣然领道。这新房在七姨太太的里间，是七姨太太的意思，说这房间本来宽大，都有前后间在一边，住着诸事便当些。大家进了新房一看，收拾的十分齐整，壁上挂着一副泥金对联，王梦笙走去看是章池客送的，写的一笔好王字，对句是：“鄂被新迎桃叶艳，寒篝应惹桂枝香。”连声赞道：“池客这副对子真好，浑融工切，尽题中妙，有弦外音。”章池客笑道：“也不见得。”王梦笙道：“我也做了一副，因为太着色相，且是四个字的不像新房对子，所以没送。”大家说请教请教，王梦笙道：“是，鱼熊兼美，龙

凤同翔。”章池客道：“其实也很工切。”那叶勉湖、亨太尊于文墨上都不甚了了，也跟着谬赞两句。叶勉湖又叫老妈子搀着八姨太太，到各人面前敬了茶，大家又说还要闹闹老房，勉的不可得新忘故，撇的七姨太太寂寞了。一同走到外间，艳香也跟着出来，却同双铃坐在一张春凳上。王梦笙忽然站起来，走到这两位姨太太面前，深深一揖，这一雌一雄的姨太太都吓得站了起来，问道：“王大人甚么事体？”王梦笙道：“晓得两位姨太太音律都是高明的，小曲琵琶不敢亵渎，只求两位姨太太，一位吹，一位唱，替换着同唱一套昆曲，不知肯赏脸不肯？”说着又作了两个揖。这两位姨太太拗他不过，只得答应了，商量着同唱一套“折柳”。

先是双铃吹笛子，艳香唱了一枝“怕奏阳关曲”，回来艳香吹笛子，双铃唱了一枝“倒风心无阻”，又是双铃吹笛子，唱了一枝“慢点悬清目”，然后又是艳香吹笛子，双铃唱了一枝“和闷将闲度”。到底是双铃先进门，让他唱的生脚占点便宜。

真是歌声清脆，余音绕梁。大家见已过四鼓说未免耽误了新大好梦，赶紧走罢，大家一齐道谢上轿。这一夜，叶勉湖如何力搏玉兔，直捣黄龙

，做书的生平未尝此味，无从摹拟。到了三朝，叶勉湖又请了几个知己的吃酒，那王太史、章中翰、亨太尊、华大令都在坐，各人叫了相好的倌人，这些倌人都到上房里去请安，看见艳香个个心里带笑，看见双铃却羡他生成艳福，嫁得这么一位好大人，替他弄这么一个靓丽可人的深闺良伴。到了上席之后，玉仙嬲着亨大人到他家里请客，说："同是一样的人，你看顺大人就替艳香吐了气，难道你就不能替我做点面子？"亨淡如也就答应邀了同席的几位，明天到玉仙那里吃酒，大家也都允了。次日傍晚，南昌府亨太尊先已穿了便服，坐了轿子、却没有用执事，只带了四个亲兵，一把红伞，两匹跟马，到那玉仙的香巢下轿进去。龟奴鸨妇接着都请了府大人的安，引着进了玉仙房里，然后派人到各处请客。

那新建县华大令，不等催请的倒就先过来，在他相好的艳云房里坐着等信。听见府大人到了，就赶紧过来伺候。亨淡如这天又请了一位发审局提调绪太尊，名叫元桢。不多时，客已到齐。

王梦笙看这房间也还雅洁，挂的一副对联是：欲从玉女窥莲井，须向仙人乞奔柯。用渔洋成句，也还自然。大家谈了半天，因为绪太尊是高邮人，亨太尊叫他黑屁股，拿他开心，他也直认不

辞，等这叶观察，总不见到，催请的回来，才知是抚台请他吃酒，九点多钟才到，这席酒闹到十二点钟方散。各客告辞之后，亨太尊、华大令也跟着要走，玉仙、艳云两人定见不放，亨太尊道：“这么罢，今天夜里要拜牌，我们叫人把衣帽拿来，在这儿坐一会，就同到万寿宫，岂不甚好，省得回去睡了误事。”华大令忙应道：“是。”于是各派家人去取衣帽，却各与相好的在房中寻乐。亨太尊的意思，只想吃两口烟坐坐就走，哪晓得这位相好的玉仙，春兴发作，借着打烟睡到亨太尊怀里偎身相就。亨太尊觉得却之不恭，就推开烟盘，春风一度，谁知力尽精疲，竟自沉沉睡去。玉仙也就关了房门，打开被窝，拥着这亨太尊同赴邯郸。

到了五更之后，家人叫鸨妇进来催了几次，华大令也从艳云房里出来。争奈这亨太尊同那玉仙化为蝴蝶乐而忘返。等到惊醒之后，已见红山将升，连忙叫玉仙开了房门。华大令也就进来说迟得很了，恐怕要误怎么办呢。亨太尊也在着急，赶紧洗面穿衣，同着华大令匆匆上轿，到了万寿宫门口，只见抚台轿子已经出来，两人下了轿，让抚台轿子过去，走进里面，藩台是在他们管家面前打听出实情来的，因为人多不好说甚么，只说：“你们怎么这样荒唐误事？回来到我那里再说

罢！”说完也就上轿，其余司道鱼贯而去。亨太尊就约华大令，先到他衙门商议商议办法。两人到了府署，亨太尊道：“今儿这事可真是兄弟的错，连累公翁，何以不催催我呢？”华大令道：“卑职到大人门口敲了几回，总敲不开，现在也不必说他了，怎么样想法子弥缝？”亨太尊道：“你看藩台说话的风还好，我们还是去求藩台罢，但是，藩台是好此道的，我们要预备些礼带去才好。”华大令道：“预备多少呢？”亨太尊想了一想说道：“这件事闹起来，你我的功名都靠不住，少了怕不行，我们每人带五千去罢。”华大令道：“那么卑职赶紧回去拼凑，”亨太尊道：“不必了，叫我的账房一起打两张票子，明儿公翁再还我罢，省得往返耽搁。”一面叫账房师爷，到银号上打了两张五千两的银票，两人拿红封套装好，揣在怀里，一齐去上藩台衙门。手本上去吩咐，请执帖的领到签押馆外间坐着。一会儿，藩台出来两人上前请了安，又请了个安谢罪，谭藩台让坐了，下来说道：“你们两位也太大意了，玩笑玩笑也要有些分寸，万寿庆贺是甚么样子？大典怎么好误呢？抚台在万寿宫派人催问了几次，我虽替两位托词，临时患病，把那大庭广众的面子搪塞过去。然而，这是通国皆知的事，我怎么遮盖得住？抚台回去，恐怕这会子，已经尽知底细，听说已吩咐一声，卑府们照办。”谭藩

台想了一想道："姑且也照这样备一份来，我替你们想法子，倘然不行，再还两位罢，事不宜迟，两位就赶紧去料理，封好了，只要叫人送到这边，不必自己再来，免得教人家说话。"这一府一县连连答应道："是，是。"端茶送了出来。两位到了宫厅，华大令就向着亨太尊道："这一次就由卑职那里去办，并奉还大人那里代备的一份。"亨太尊说："这也很好，你赶紧去弄，不要误事，要紧要紧。"两人一齐出来，那华大令回到衙门，赶紧打了张一万两的银票，拿了一个信封封好了，又套在一个红封套里，面上恭敬恭敬的写了"大人安禀"四个字，叫人送到藩台衙门，说是要紧公事，要句回话，这家人亲自送去。藩台见了知道是刚才府县面回的那件公事，拆开一看果然不错，就叫拿张回片与来人销差。然后，把这一万两的银票收好，又把那先送的两张五千两的银票也收起一张来，只拿了一张进来对这位桂姨太太说了缘由，叫他把这五千两的银票亲自送与抚台，总要求他把这府县两人的功名保全，事成之后，买一对球花与你酬劳。那桂姨太太道："我不去，那回你去我同抚台说那南赣道的缺，答应我的金钢钻戒指，到今儿还没有给我呢！"谭藩台又再三央告说："我即刻就打电报到上海去办。"这桂姨太太方才答应，坐了轿子到了抚台衙门。他是来惯了，没有不请的。见了那文

玉姨太太，文玉道：“你今儿来的这么早，做甚么？”桂姐道：“我是来做送财童子的。”文玉道：“怕是来做进宝回回的罢！”两人到了房里，桂姐密密的把这事告诉了文玉，把那五千两银票也交了，说：“这一府一县的功名可全在你身上。”文玉接过想一想，说道：“是了，包你没事，你回去罢，在这儿恐怕有些话不好讲。”桂姐道：“你答应了那是不行的，我依你先回去，让你好好的去办。”这文玉送了桂姐上轿，回到房里，叫人去看老爷在那里，丫头去了回来说在总文案汪大人那里谈公事呢。

这汪大人也是安徽人，同这包抚台最要好，从前，包抚台做江苏候补道的时候，就请他办笔墨，现在也保到知府。文玉同这汪大人也是见惯了的。心里一想，这位抚台是吃硬不吃软，若在上房里，他要不答应，有些话倒不好说，不如竟到汪大人文案馆里去。于是就叫一个丫头拿了银水烟袋跟着，走到汪大人房门口，原来这包容斋，打万寿宫回来细细的问了问家人，晓得这一府一县是在窑子里住的，又叫人去传了派办处的全太守，是包容帅最赏识的人，包容帅问他，今儿这南昌府、新建县到底怎么会误事的？这全似庄自从吉安交卸之后，虽一直当的是些闼差，却没有再署过事，心里很想摸一摸这南昌府的印把子

。听见抚台问起这话，想这正是个好机会，就趁着势说道：“本来他们倚恃着大帅恩宽，闹得也太不象样了，这亨守、华令终日醉酒迷花，昨天听见就是这亨太守，在窑子里摆酒请华令，就在那儿过夜，亲兵、轿班、执事站了一街，警察局都知道这件事，要来查试查试，恐怕京里要有人说话呢。”包容帅道：“我也听见这么说，但恐传闻的不确，别的人又多半是要好同寅，不肯直说，所以，请似翁过来打听打听。既然这话是实，我自然有个道理，你且不要漏风，免得人家怪你。”又谈了两件别的公事，送了全太守，就到总文案上来，同汪大人商量做折子，参这府县，出告示禁娼。

正在谈着，听说姨太太来了，包容帅吃了一惊说：“姨太太到这里做甚么？”那姨太太已欣开门帘走了进来，对着汪文案叫了一声“汪大人”，汪文案也赶紧起身，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姨太太，说着，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包容斋道：“你有话不会等我到上房里去说，怎么寻到这里来？”姨太太道：“我因为这件事，不但关联着你，并且关联着我，恐怕见面迟了误了事，所以，到这里来找你说的。汪大人是我没有跟你的时候，你天天同他到我那里吃花酒，打茶围见惯了的，那有甚么要紧，我且问你我是个甚么出身

？”包容帅道：“你这话真问得奇了。”那姨太太道：“我是个扬州大树巷的姑娘，难道汪大人不晓得？我再问你，你在我们堂子里嫖我的时候，你是个甚么人？”包容帅道：“你这话问的更奇。”那姨太太道：“我记得你那时候是个江苏道台，可也是个官，你那时候做官，既然在我们堂子里嫖得花天酒地，怎么今儿听说你因为府里、县里在外头玩笑，你就要查禁窑子撵姑娘，还要参人家的功名，你有嘴，难道人家没有嘴？万一你参了人家，人家也揭你从前的短处，看你拿甚么脸见人？我在扬州当婊子，倒没有甚么要紧，今儿既做了江西抚台的姨太太，被人家牵着头皮说笑咒骂，那我可不来。”包容帅道：“这些事与你甚么相干？

我也并不是专为他们玩笑，这朝贺大典他们都误了，所以才要参他的官，你不必管。”这姨太太听了登时楞着一双娇眼说道：“甚么话？你叫我不必管？我是关切你，怕人家掏你的臭屎缸，才来劝你的，你倒说我多事，哪晓得你近来做了抚台，是个封疆大吏，觉得大的了不得，我看也没有甚么稀奇，在我身上睡过的制台、抚台、尚书、翰林也不知多少，今儿既然你叫我不管，那也容易，你还让我到扬州去做我的婊子，你做你的抚台，彼此丢开手，两不相干。可怜那个时刻

，你在我那里，怎么样子央告我，说甚么事体都听我的话，说了多少次，汪大人也应该听见几回，今儿你做了抚台就变了心。”说着那眼泪就直淌下来。包容帅正在没法，汪大人趁势就说道：“姨太太也不用动气，大家再从长商量。这事呢，本来怪这府县，这朝贺大典怎么好误呢，不过，刚才藩司也有信来托卑府替他们说情，他两人平日官声甚好，昨天实在是被朋友灌醉误的事，现在姨太太既如此说，卑府也替他们邀大帅的恩，恕了他们这一次，叫他们申斥一番，再记上几过，做做面子也过去了。”包容帅本是不得已才要参他们的，现在见这爱妾如此带怒，本也要想收帆，只是转不过风来，听见这位幕府如此一说，就趁势说道：“既然藩台说他们平日官声还好，你又替他们求情，就饶了他们罢。但总得叫他们来儆戒儆戒，那折子告示暂时就不启了。”说着，就叫人去传南昌府、新建县两位来见，这位姨太太才松了气，包容帅不由的说了句：“你何苦气到这个样子。”那姨太太撅着嘴说道：“你要怄人，叫人家怎样呢？你今儿早上起的早，怕瘾还没有过足，同我进去烧两口吃罢。”说着就站起身来，包容帅也就跟着进去。这汪大人送了抚台同姨太太就回了书房，写了个条子与藩台道：“委办之事，府主正当甚怒之下，颇难进言，经鄙人反复剖解，始获转圜，望台重新

进一言，庶几里面皆到，竿头日进，已领盛情，敬请勋安！离维心照，尊贱两浑。封了个小信封，叫家人送去。这位汪大人不但受了藩台的托，收了一千银子，并且他讨的一位如夫人，就是那玉仙的姊姊叫做月仙，于是那家窑子也很关切，抚台叫他做折子，办告示，他正在两难，幸得这位文玉姨太太出来解围。汪大人急忙送了条子与藩台，就赶紧跑回中军衙门，叫他如君打发家人送信回去，使他家免得惊惶搬动，他讨这位如君，全是借的这位胡中军的手，也就借这胡中军的衙门房子住，只贴过十两银子的伙食，倒住了有大半年，食用一切都是这位胡中军供应，说是将来再算。这位胡中军，却也有个贪图，因为同这月仙也是旧交。汪大人有时公事忙不回来，他就可以叙叙旧，这也是两有裨益的事。再说，谭藩台接到南昌府的信知道事体已妥，就赶紧上院禀见。这包容帅正在姨太太的房里吃烟，见藩台来，就吩咐“请”，姨太太又劝他吃了一口，然后，到签押房，藩台已经进来打了拱，让了坐，谭藩台就说道：“亨守、华令的事大帅大约早知道了，真真岂有此理，司里查了，这种情形本来就想请大帅奏参的，不过因为这两个平日的官声甚好，而且这亨守于洋务上很明白，这通省的官讲到交涉上头还要数他，洋人也同他很好，遇到有点事体得这个人料理料理，好省多少事，实在人

才难得，还要求大帅恕其小节。不知大帅可肯赏司里点面子，恕点恩。”

包容帅道：“这两个人可闹的不太象样了，我平日待人宽厚，他们竟肆无忌惮到如此，我本来想同文案上商量做折子，汪守也说听说他两人官声还好，现在你也出来替他们说话我就不为己甚，但是也得行个公事儆戒儆戒他们，免得人家议论。”谭藩台连忙答应说：“是，司里下去就赶紧上详，每人记他三大过以示惩儆。”藩台见抚台没有甚么话，也就出来。这一府一县已经传到，在大堂口站着班，藩台说你们的事总算妥了，两人忙请安叩谢，那巡捕已拿着手本来请，不知两人进去抚台吩咐些甚么话，且等他二位出来问问看罢。

第十回

却说这南昌府亨太尊、新建县华大令拿着手本进去，却是在花厅见的，请了安，在圆桌两边坐下，包容帅坐在堂，张口说道：“你们两位也太荒唐，万寿朝贺的大典怎么都不顾呢？ 我兄弟向来宽厚，差不多的地方，不肯同人家顶真，原因为大家同是在外头做官，那里定见要做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拿那官话来束缚人呢？然而也总要有些

分寸，大德不逾牀才好，像今儿这种事体，可实在有点难乎为情，叫人家传说出来算甚么呢。”这两位连连答应着：“是，实在是卑府们该死。”包容帅又道：“刚才藩台说起两位兄弟官声还好，所以这镒我也不再深究，但是，以后总要敛迹点才行，如再发生此事那我兄弟也就没法了。”两人又赶紧起来请了安说：“这全是大帅格外的恩典，卑府们以后总当痛改前非。”包容帅也就端茶送客。这么一件大事就此敷衍过去。谭藩台净落了一万四千金，总要算是十分公道。

包容帅这天起了早，受了凉，劳了神，又被姨太太怄了几句，到了晚上把个肝气病发作了，浑身串痛，一夜无眠。第二天竟饮食不进，弄了茄楠香末放在烟里烧了吃，都不中用，司道各官齐来禀安，皆未能见。那位绪太尊字之桢，却找了胡中军同汪文案说他的夫人善于按摩，像抚台这种病一推就好的，请回声信要不要看，叫他们进去伺候伺候，汪文案替他回了包容帅，包容帅同意，且请他进来看看也好。汪文案传话出来，绪太尊就赶紧叫绪太太进去，先见了姨太太，然后到抚台房里，包容帅看这位绪太太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生的也很秀美，一双尖尖的小脚，开出口来是个扬州人的声音，包容帅就请他来按摩。他拿手先隔着衣服推了一会说：“这恐不行，要

请大人宽了衣。”包容帅就依他脱了衣服，搭着被窝，那绪太太把那尖尖玉手伸到被窝里，贴着肉替抚台按了一阵，包容帅觉得果然爽快异常，不觉沉沉睡去。第二天又请了他来，他说如用脚踹更好，须要到牀上，拿脚轻轻的踹着，包容帅说：“那也不妨。”这天阳春天气颇觉温和，绪太太就宽去外衣，穿着一件玄色包紧身湖绉小袄，一条出炉银的湖绉夹裤，坐到牀上，慢慢解了鞋带，褪了莲钩，又尖、又孝又软的金莲，在那抚台身上轻轻的踹着踹去，包容帅真有个贪近娇姿，惟恐讫事的意思，觉得有点吃力，就围在里牀坐着歇息。包容帅此刻病已全除，假借搔痒，拿手去捻他莲瓣，这绪太太并不着恼，微微一笑，又暗暗的把那两双金莲伸入被底，任这位抚台摩弄。这包容帅自觉得陇望蜀，那绪太太也就移岸就船，并不是这位绪太太轻贱，实在因为这绪太守到省数年，未得一件好事，竟有费力不讨好之苦，又无门路可钻，是以不惜呈身邀宠，昔人有两句诗道：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这真道着绪太太的苦衷了。自此，隔两三日，请他来按摩一次。在抚台呢，不过为治病卫生起见。所谓“定”，就是神针法灵，难道是燕侣莺俦？而外间传说的却不堪入耳，这位绪太守倒觉得人心苟无暇，人言何恤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需要备一份谢医的厚礼，包容帅却

也答应了，同藩台也说妥了，不是发生意外，过两日就可到手。这天，绪太太进抚台衙门不多一刻，就匆匆的出去，绪太守问起缘故，说是抚台接到京里电报，被人奏参开了缺，藩台也在里头。绪太守这一惊非小，到外边打听打听也没有甚么信息。第二天，却见着电传阁抄，原来江西的官场糟到这样，早有一位言官上了一个折子，发交邻省督抚查办。这邻省督抚查得所参皆实，复奏上去也还替这抚台留了地步，说他心地慈祥，操守亦好，惟情面太重，以致属僚玩世，百度废弛，旨意下来抚台是开缺，藩台、南昌府、新建县同那位办督销的江苏道台，都是革职，还有几个府厅州县也有革职的，也有降调的，也有开缺另补的，可怜那绪太守也在那降调之例。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有苦无处说。那位汪大人倒居然幸免。但是，抚台要走再去另图机遇，就把那位月仙如君托与胡中军。这胡中军欣然应允，以为从此可畅叙幽情。哪知这位汪文案竟一去不返，也不来接这位如君。

胡中军始而以为这事很占便宜，继而细细一想，这位如君的身价是他出的，住的是他的房子，吃用也是他供给的，只算他讨了一位如君，让这位汪文案玩了一年多了，只收他十两花粉香，却是大大吃亏了。这天，江西省又得到电抄谕

旨三道，一道是：江西布政使尚守廉补授江西按察使，着范承吉补授，钦此。一道是：江西南昌府知县遗缺着郅锻补授，钦此。又一道是：江西巡抚，着瑞恒补授，未到任以前，着尚廉护理，钦此。尚守廉是本省臬台州的，瑞恒呢，是江宁藩台升的，范星圃是做个江西首县的。江西官场皆晓得他们的底细，郅锻就是贾端甫的好友郅幼稽。看书的诸位却见过这个名字，江西官场中人，恐怕还不能尽知，好在是个遗缺府，没人在意，大家都说这位范大人升的真快，前几天还是我们同寅，如今竟升了来做臬台了，你道范星圃的官运为何这么好呢？ 原来他到了衡州府的任，做了不到三年拿到一个会党的头目，又拿到一个钦犯里逃回来的京官，解到省里讯速秉报惩办，这折子里自然要叙出他的功劳，抚台又另外加了一个夹片，保他精明干练，运到之才。不久就放了长宝道，到任几个月却好本省的臬台升了，别省的藩台、抚台就委他署遗臬台的事。他是因为拿护会匪头目升的官。这时候，正是会匪嚣张，到处散飘结党，煽动人心，朝廷通饬各省查拿，旨意甚为严切，他既受这一番知遇内心怎能不感激图报？况且署了臬司，降伏惩奸又是他的专责，所以，他在各地县出了重赏，觅了许多眼线，四路侦察。这天有人报信说，善化县的胞弟，就是个会中头目。

他就不动声色，一清早亲自去拜这善化县，县里哪里敢当，他说有要话面谈定见，县里也只得请了这范臬台到了厅上坐下来就问道："客下有位令弟听说笔下极好，所以特为过来奉拜，意思要想奉屈过去办办笔墨。现在想在衙门可否先请见一见？"这位知县听见臬台要请他的兄弟，心中甚是高兴，就连忙回说："职弟现在署中。"就叫他出来叩见，但是笔下不见得佳，恐怕不能胜任。一面就叫家人去请二老爷来，那二老爷方才听见哥哥叫，就赶紧穿了件夹衫出来。这家人没有说是谁叫，哪晓得是臬台要会，所以未穿衣帽，即至走到厅门口，看见有客正要退回，已被范臬台看见，忙问："那位是不是二老爷？既已出来，不必客气，就是便衣进来见见罢。"这县官连连叫人喊住，那二老爷也只得便衣进来见了面，作了个揖，在旁边坐下。范臬台问了问他的名号，见与他访单子上相符，登时变了颜色，说道："你做的事，你自己总明白的，且到我那里再说罢。"一面叫亲兵把他锁着带了回去，这亲兵是带了锁链跟出来的，就上来把这二老爷锁了，这县官又吓又急也不知如何好，又不敢拦，又不敢求，眼望着这位臬台把一个至爱的同胞手足带去，可怜他这位二老爷的夫人生产方三四天，这天还在梦中，被老妈子们说话惊醒，问是甚

么事，这老妈子又不懂轻重，说二老爷被臬台来亲自锁了去了。这二老爷的夫人一听，登时就吓的血晕过去，好容易才救了转来。

这范臬台把这善化县的二老爷，带到衙门坐了二堂亲自审问，这二老爷推说不知甚么叫做入会。范臬台就叫把链子烧红了拿来，那手下人赶紧照办，烧的红红的一盘链子，朝堂口一放，范臬台喝了一声“上刑！”这些人就把这二老爷的套裤扯去，裤子卷起，露出那两个光膝骨，架着跪在这烧红的链子上。可怜这位二老爷，何时吃过这种苦呢？只好招认说是被人家哄骗，说入了会将来富贵可以立至，否则两湖地方不久就无一片干净土地，那时身家性命总保不住，所以才入会的。又问他在会里算个甚么名色，这二老爷也认了小小的名目，又问他同党的姓名，他也只好供了几个。哪晓得几个里头，有一个就是这范臬台衙门里刑名师爷的儿子。范臬台得了这些口供，就吩咐松刑钉镣收监。这二老爷已是不能行动，抬着出去的。范臬台退了堂也不进上房，就到刑名师爷那里去，刑名师爷正同他儿子吃饭，看见东家进来，就放了饭碗相迎。范臬台并不去理他，就吩咐随来的人，把他这儿子拿下。这位刑名师爷真个不懂，连忙说：“廉访这是怎么说？”范臬台道：“他是进了富有会的，你管教不严，恐怕也

脱不了罪，就连我也怕要耽个失察处分呢。”说着就跟着拿的人朝外走，这刑名师爷晓得这东家是个心辣手快的人，连忙追了出来扯住衣裳跪下哀求道：“可怜我望六的人，只有这一个儿子，也还没有误过廉访的事，务求垂念我这残年舔犊的下情，千万留着他一条性命，送了我的终，那就感激不尽衔环洁升，必当补报恩德。”

这位刑名师爷，也是范星圃的浙江同乡，自从范星圃做江西庐陵县时候，就请的是他。后来调新建补东乡升衡州府长宝道，都是这位师爷，在幕中也要算东家的宝主。此刻跪在地下哀哀哭求，以为总可动一动东家的恻隐之心。谁知这位东家只知尽心为国，不顾朋友交情，当时望这刑名师爷说道：“古人大义灭亲，就是我自己的子弟，犯了这种事，我也不能容情的，等我问了再看罢。”说着，把衣裳一扯就出去了。吩咐升堂，这些站堂的晓得这位大人勤劳王事，刚起来就坐堂，所以都不敢远离，登时站齐，把这刑名师爷少爷带上堂上审问。始而也不肯招，又在监里提了那善化县二老爷来对质，这位少爷也还不认，说只同他在会馆里见过一两面，并未同他入甚么会。范臬台道：“你这东西不吃苦，哪里肯认。”吩咐上架子，那些人就抬过一个天平架子，把这少爷上身衣服脱去，把他脊背靠着那架子

的竖木上，把他两手搭在架子的横木上，将皮带圈子套上手腕收紧了，辫子也吊了起来，又把套裤扯掉，卷上裤脚，架上板上盘了两盘铁链，把他两膝放在上头腰弯上，架了一根木棍，范臬台又喝声："踩！"就有两个人走上去使劲的踩踏起来，踩的这位少爷如杀猪的一般狂喊，那刑名师爷在二堂背后门口看着，心中如万把尖刀搅戮，只要奔出来抢护，幸万有些家人挡住，这位师爷也只有嚎淘痛哭。这位范臬台真是铁石心肠，毫不为动，仍叫加劲的踩。这位少爷晓得碰见这位阎罗，这命是保不住了，省得受这些零苦，说："你们松一松让我说罢。"范臬台道："他既就肯招，且停一停再踩。"这踩的两个人下来，这位少爷息了息气，就把怎样被人家邀结，怎样听信，怎样入会的情节一一供明，又供道："入会以前，只替会里做了一道广告，写过两封信，却并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受着会里的甚么官职，这都是实话。"这范臬台就吩咐松了刑，上了镣铐同那善化县二老爷，分别收监。退了堂，却不去找刑名师爷商量，自己动手把两人的口供叙好，叫一个写字的家人，在签押房里间密密的写了供折，登时上讫把招供折呈与抚台。

抚台见是会匪，又是臬台自己亲审的，不敢怠慢。就拿笔在那供折上面批了"即正法"三个字，盖

了图章。这范臬台袖了供折回来，立刻正法，请了城守营同长沙县来叫他二人监斩，自己坐了大堂，把这善化县的二老爷、本衙门刑名师爷的少爷一齐提了上来，吩咐去了刑具，上绑登时绑好，一声掌号就抬了出去。可怜那位刑名师爷，自己从东家退堂，就要求到监里要同儿子见面，那管监的狱官同家人晓得，这位大人风廉，又是会匪要犯哪里肯让他进去，这刑名师爷坐在监门口哭，那善化县打发来的人，也只在监外看，后来看见范臬台坐了大堂，把这两人提了上去，晓得不好，这刑名师爷连爬带跌的抢了过去，那边已经绑好朝外抬了，父子两个只彼此看了一眼，等到这刑名师爷赶到法场，已是身首异处，只好买棺收殓，这刑名师爷也就因此吓成疯玻那善化县自然也把他兄弟的尸首收了回去。

那二老爷的夫人，产后受这一吓一痛，这血晕的病哪里还会好呢？大家觉得这两件事，也就惨不忍闻。范臬台还觉得办的从宽，并且不是甚么真正首要，不是报效国家，心里还不惬意。后来，拿办的也还不少。

这天，又打听得本省的一位孝廉，是在一个学堂里当教习的，确是会中一个大头目，凡有湖南入会的，都要在他那里挂名注册，那册子也在他身

边。他家里只有一个妻子，一个吃乳的小儿，打听的实。这天，将交五更，就亲自带了兵，把他房子围住，然后，领着人劈门而入。这孝廉夫妇尚在梦乡，听见声音，连忙穿好衣裤，这位孝廉夫人最有心计，把那里边单裤脚子扎紧，套上一条敞脚的棉裤，刚刚下牀，这范臬台已带人进了房里，这孝廉夫人就在牀里只拿了一卷布，朝裤裆里一塞，一面抱了那小孩子，当他塞那卷布的时候，跟进来的人，也有看见的，也有没有看见的，就是那看见的，也只当这女人家塞块布，裤裆里总不过是那些肮脏东西罢了。独有这位范臬台眼快心灵，就叫人把这孝廉夫人紧紧带住，不许他走开，一面把这位孝廉锁起，翻箱倒笼搜了半天，虽有两封含含糊糊的信，也没有十分凭证，那挂号会党的册子并没有搜到。范臬台吩咐且带回去审了再说，又叫把这妇人也带去，吩咐叫这妇人就在轿子面前，不准远离。这范臬台上了轿，在轿子里目不转眼的看着，这孝廉夫人随从的人，心里想着："大约我们大人看上了这个女人，其实家里有那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小二乔，怎么还要想尝这野味呢？"到了衙门，这范臬台下了轿，就坐上二堂公案，吩咐把这女的带上来，略问了几句，叫人在他身上搜，这些人就把他抱的那孩子夺了，甩在地上叫他去哭，在那孝廉夫人上身奶旁、胸口、袖管、背身、夹层、口袋

都搜遍了，回说没有甚么。范臬台又吩咐搜下身，就有两个上来一个淖着这孝廉夫人的腰扯着手，一个拉下这孝廉夫人的裤子，伸手在裤裆里边摩了一阵，也没有甚么，只好把手伸在裤脚管里去摩，果然就在裤脚管里搜出一个布包，呈到公案上。范臬台亲手打开一看，果然就是那本册子，心中大喜。这位孝廉夫人见这册子已被搜了出来，晓得丈夫是保不住的了，自己在堂上被这些人抻手在裤裆里乱摸，自问也是个读书世家的女儿，怎能禁住如此出乖露丑，除死更无别法，就系好裤子望着阶前石上，把那头拼命撞去，只听得扑通一声，登时血液横流，脑浆并裂，两旁站堂，皆惨不忍观。范臬台也没有甚么惊骇，只吩咐了一句"抬下去"，那些人就抬了这孝廉夫人，夹了那地下小孩子出去。范臬台又吩咐带那孝廉，在大堂上看见他夫人浑身血污抬了出去，知道那册子必已被他搜着，已把这性命付诸无何有之乡，倒也心地坦然。听见传，就从从容容的走了上去，到了公案面前，也只得跪下，却不等范臬开口，先仰着头说道："范承吉，你也是个中国的名士，黄农尧舜之子孙，怎么这样不顾廉耻，可怜我们中国数百年来，茅土被人践食，财利被人侵分，你看那泰东、泰西各国的人民，皆有自得之乐，独有我们中国，无论官僚士庶，皆同那牛马犬豕一般，鞭策、宰割悉听诸人，照这样

子再混下去，不想自强保种的法子，将来比那荷兰犹太人的人种不如，我们这一班人也并不想做甚么汉祖、康宗，不过要想叫这四万万同胞吐气扬眉，享点天地生人之乐。

这种事体，在这专制国里，算是悖逆，你也是个很有见识、很有学问的人，从前在那上海演说两次很有道理，那保皇、革命两党里头同你要好的人，真心佩服你的人也很多，你怎么忍心下这辣手戕贼这些同志呢？你做臬司执法是你的义务，那不能来怪你，却不应该投这些阴谋诡计害这许多善类。我也晓得，这也并不是你的本心，不过贪恋着富贵，希图发财升官，博你那闺中妻妾的欢心，赚得些衽席双栖的乐趣，为了这【财色】二字，却就瞒心昧己，忘却本来面目，不顾万年唾骂，蹂躏种族以媚当道，我看你真正不值呢！我的妻子，今天殉节阶前，我也准备着横身东市，总算对得住支那同胞、五洲志士的了。

我这一身的担负，就此可以卸肩倒也很感激你，但愿你从此陈臬开藩建牙入阁，烈烈轰轰的做那奴隶的奴隶去罢！”这一篇话，说的范臬台目瞪口呆，要骂他，要打他，却也无从下手，只问了一句：“你共有多少党羽，从实招来，免得吃苦。”那孝廉回道：“那册子已被你搜去，名字全

在里头，还要问些甚么？其中自然也有个首从，但是被你拿着还有甚么分别等差呢？

好在只班皆是甘心流血的人，只看他们的造化，运气低的，碰到你手里也不过拼着一死，运气高的，或者虽在你肘腋之旁，竟能鸿飞冥冥也未可知。我也没有甚么说的，你早点拿了我的头请功讨赏去罢！”范臬台还想收他，一想这种拼死的人，甚么话都说得出的，再惹他说些不中听的话，叫我又怎么下台呢，也只得吩咐钉镣收禁退堂，到签押房里做那供折。不知还是照着这孝廉在堂上所说的话一句一句的实写呢？还是要替他改动改动？做书的没有在这湖南抚台衙门里办过文案，没得看见，也只好略而不叙，自然也是批了下来一时正法。他那个小儿子有人收留没有也不得而知，恐怕覆巢之下完卵难期了。

依范臬台的意思，还要凭着这本册子，去按图索骥，幸亏那位长沙府保善，保太尊听见了这个信，到范臬台那里禀见说：“听见大人在会匪头目身边搜到一本册子，连本省候补的官员都有在里头，那真不成事体，卑府是个首府，有考察寅僚之责，若官场有这些人，卑府不能举发，未免有亏职守，求大人把这册子赏与卑府，自己抄出一份帮着大人查拿，也可略补疏忽之失。”范臬台

想：这望立功升官的心，是大家相同的，我又何必独自一人占尽了呢。就把这册子交与保太尊，又嘱咐他千万秘密，不可泄漏风声，保太尊连连答应。回到衙中，晚上在签押房里独自一人把这册子打开一看，只见里头有一半是学堂里的学生；也有些举人、秀才；也有些官场绅士的子弟；也有几个现在本省的候补。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也有几个已拿办的。想这本册子留着，照着这册子一个一个的拿起来，不知要连累多少人。不如我拼着一官，救了这些人的急难罢，就把这册子拿来烧了。第二天先到抚台衙门禀见，见了抚台就说："卑府该死，特为上来求大帅参办。"抚台听了十分惊讶，问是甚么事情。保太尊说："卑府昨天见臬司，晓得臬司拿了个会匪头目，搜出一本册子，所有湖南省会党皆在里头，卑府就请臬司发交查看，卑府晚间人静在灯下细看，见里头学堂学生、世家绅士、官场子弟皆不少，约共有五百多人，卑府想这岂不要兴了大狱，弄到阖省不安。正在踌躇，哪晓得那烛台放的不稳倒了下来，竟把这册子烧了。所以，上来请罪的。"抚台听了这话，晓得这位保太尊，是为消弥大狱息事宁人起见，故意烧了这本册子，心里也很以为然，就说："已经烧了，那有甚么说呢，你见过臬司没有？"保太尊回道："还没有去。"抚台道："你先去见见臬台再说

。”保太尊答应“是”，退了出来，就到臬台衙门禀见范臬台，见面就问：“那本册子子翁已看过了么？须要自己密密的抄，不可假手于人。”保太尊连忙请了个安说道：“卑府该死，特来请罪的。”范臬台惊问道：“甚么缘故？是不是里头有子翁关切的人，我们总好商量。”保太尊道：“这倒不是，只是卑府昨晚不小心在灯下看着，神思倦怠打了个磕睡，被灯花掉下来把这本册子烧了，卑府惊醒已经抢救不及，实在荒唐万分，要求大人参办。”这范臬台急道：“这怎么好，恐怕抚台已经奏了出去，这怎么说呢！”

保太尊道：“这是卑府自不小心，只可静候治罪。”范臬台沉吟了一会说：“且回了抚台再说罢。”也就端茶送客。随即上院见了抚台就回道：“前天署司搜出来那本会党册子，长沙府保守要了去看，哪晓得他竟不小心拿来烧了，实在荒谬，署司也不能辞咎，请大帅的示，应怎么惩戒才是。”抚台道：“保守才来见我这话他也回过，却是他荒唐大意。但是，我兄弟的意思，这种会匪的事体重在殓厥渠魁，若要把那些协从附和的人一一追分起来，必致弄到人人自危，万一激出些变故，岂不倒反上劳宸廑，现在册子既已烧毁，这保守也是出于无心，他立日做官也还好，不如记他个过，使大众知道这本册子已经被他烧去。那些

被哄骗的也可以安心悔过。好在首要各犯，被星翁拿办的不少。这湖南省仰仗大力，大约也可以保得平安，不必过为己甚，星翁以为何如？”范星圃是个随风就转的人，听见抚台这么说，又何肯故意违拗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况且晓得这位保子良心，是很有脚力的人，同他作对做甚么呢？就连忙回道：“署司的意思也是想上来邀邀大帅的恩，不过因为事体重大，且这册子是署司交与保守的，署司也有错处，所以，不敢就替他乞恩。现在既蒙大帅格外宽宁，署司也感激不尽，署司下去就上详请将保守无过。但是，署司也求大帅赏记一过，使同寅见得署司不是有功则居，有过则卸的抚台。”倒也答应了。范臬台出来回到衙门，就上了详，抚台批了，将保守记大过两次，范臬司也记过一次。那册子里的人晓得这本册子烧了，俱各放心安业。范臬台也不再派人锁拿，湖南省却也亏他这么一办，才得四境平安。也不能谓为无功，抚台把先前拿办的会匪的情形奏了上去，范臬台赏了二品衔。不多几时，就有这升江西臬台的恩谕。湖南人编了两句道：“可怜多少才人血染得猩三点红，做官真不易也。”范星圃是初升臬台的人，自然要请陛见。这江西臬台的缺尚护讫还是同范帅商量着委署的，尚护讫晓得，这任天然是谭藩台，因为他需索三千银子，他没有送，把他撤任的。这事很不平

正，却好新建县被参离任，就叫署藩司挂牌委他署事，做官的人听见委了缺，那有不喜欢的，况且调首又是有面子的事。将来遇及升官皆可操券而至，安有不愿意的道理。任天然也不是个甚么高尚的人，若在平时早已欣然捧檄。但是，他近来因那位如夫人，新临玉碎正抱朝云之感，又兼听得这位范星圃升了本省的臬台，想从前与他同班引见，同得明保又做过前后任，如今他已经做了本省的自台，自己还是个知县，这回他来到任还须要脚靴手版的去参见，真应了近来一位大员谢思折子里听说的"昔日鸣琴之侣尽作衙官了。"相形之下未免难以为情，而且晓得这位臬台做官的脾气，同自己有点不大相投，万一将来受他点磨折，那就更不合算。

好在盘算盘算自己这几年的宦囊虽不甚多，也还有四五万的光景。前年停捐的时候，又趁着便宜捐了一个候选道在身上，不如趁此开缺过班，自己也还得过两次明保，有一次也是送部引见，如果到京里运动运动又何不可希翼放缺呢！

心里想定，就同和氏夫人商量，和氏夫人道："我正因为可姨死了，你心里说有些闷闷的，想劝你出去散散心，遇着有合意的，再讨他一个在身边服侍服侍，而且达儿、通儿，应讲甚么

学堂也可以替他们打打主意。如今搞了科举，将来不到学堂哪里有出路呢？人家做官还有舒服的时候，像你做官，又是一天到晚的瞎忙，我看不但这知县不必再去做他，就是连道台也在可做可不做呢！”任天然道：“我才四十岁的人，你叫我不做官做什么呢？况且这两个钱恐怕还不够养老。”和氏夫人道：“以后的事你再说，这首县我看总是辞掉的好，只不晓得上头答应不答应。”第二天，任天然上院，尚护院一见就说：“天翁前回撤任，实在抱屈得很，兄弟那时候在臬司任内就颇为不平，但是，那藩台的事，天翁是晓得的，抚台那里怎能同他违拗呢，兄弟说也无益，恐怕倒反要替天翁抱怨。所以，只得缄口不言。现在这新建被那华令糟到不堪，要借重天翁，好好的整顿整顿，将来总要酬劳兄弟，现在做了藩司到底比臬司有点作为了。”任天然答道：“大人的这番恩典，卑职实在感激不尽，自当竭诚图报，但是，这首县卑职向来短于肆应，万难胜任，且不独这新建县不敢接事，就是卑职万安的本缺，也还要仰求宪恩准予开缺呢。”尚护院忙问道：“这是甚么缘故？”

任天然道：“一来卑职自问才具有限，做了这几年州县，觉得越做越难，一点不能替百姓做事，虚縻厚禄，殊觉汗颜；二来新放的这位范臬司

，卑职做过庐陵的前后任，彼此虽然没有甚么痕迹，然而周县的前后任，总往往有些意见不同的地方，前任的事体，后任略有更易，前任心里总有些不舒，这是人情之常，卑职正是后任，范臬司原不见得因此同卑职计较，万一将来有点不能合范臬司之意的地方，岂不辜负了大人的这番栽培。卑职前年捐了个候选道，意思要求大人的恩典，准予开缺过班。大人是指日就要开府的，将来伺候日长，还要求大人提拔呢！”尚护讫又勉留了两日，见他执意不肯，而且没有拦阻人家升官的道理，也就只得答应，任天然请安谢了。回来又到司道首府那里去了一去，自然也有些挽留的面子话，任天然回来就上了禀帖，呈请开缺，给咨赴部拨选，上司也就批准任天然在家收拾收拾。正在同夫人商量住在那里好呢，江西是不想回来的了，却见管家拿了一个帖子进来，说是王鹤王大人来拜，任天然就吩咐“请”。

不知这王梦笙来做甚么？等任天然会了他再说罢。

第十一回

却说这王梦笙太史，那年由广东奉母回家乡试，其时任天然正在庐陵任下，彼此常见，甚为投

契。这天，王梦笙来替叶勉湖送行，顺便拜访任天然，也就请了王梦笙说道："听见天翁辞了新建，真是志趋高尚钦佩之至。"任天然道："实在自己才力不及，我们既落风尘，哪里还能讲甚高尚。"王梦笙又道："引见何日荣行，将来是否仍到敝省？"任天然道："引见当拟稍迟，省份更难预定，我倒是想到上海去逛逛，这家眷安置何处才好，当枉踌躇。"王梦笙道："天翁要到上海，我却也因为公司里事要到上海，几时我们结体岂不大妙，天翁宝眷我看最好同到上海，否则不如住在九江，我弟内人的泰山就是我业师谢达夫先生，天翁也是认得的，正打庐陵教官任上交卸，日内就要过此。他是九江人，不如托他找新房子，将来天翁出门，也可以托他照应照应。"任天然说："这倒甚好，就是如此罢。"王梦笙坐了一刻去了。任天然告诉和氏夫人，也很以为然，隔了几天谢达夫过镜，王梦笙知会了，任天然当面托了他。谢达夫满口应允。任天然领了咨文，约着王梦笙带了家眷，一齐动身到了九江，同去找谢达夫。谢达夫见面就说道："天翁的房子已代觅妥，就在兄弟的间壁是有楼的，楼下的房子不大好，楼上一面对着长江，一面看见庐山，倒也十分轩敞，天翁宝眷，人口不多也住得下了，房租也还便宜，我们停会就去看看罢。"原来这谢达夫住在九江城外，他这房子也有楼对着

庐山，那面为人家房子遮住，所以看不见江。任天然说道：“费心，费心。”看见谢警文的轿子进来，晓得他父女翁婿总有话谈，不便久坐，就说：“劳动达翁就同去看看罢！”

谢达夫答应了，当下三人一齐出门。不多几步就到，是在一家土店里，进去楼下一米租与这土店，所有余剩的在外，房子不多，楼上却是全的，果然甚为合式。有这土店在外头也觉得放心，这房子也是一位绅士的，全家都在别省做官，就托这土店经管。当下递了租约，打扫打扫。次日就搬了进来。和氏夫人看这房子，真是“四面高山作屏障，一家终日在楼台”，说比囚在那些衙门里，眼目舒畅得多了。任天然连庶出的共有三子一女。大的十七岁，取名任达号伯舒，中文还算通顺，预备将来带他进京赘升，顺便送入本藉大具补的学堂；二的十四岁，名叫任通号仲撤，因他英文英语尚好，想带他到上海找个学堂学学；三的才三岁，是庶出的，取名逖；女儿也十一岁了，名叫任逸号佩云。任天然同王梦笙朝夕过从甚为合适，就同他换了帖。和氏夫人同谢警文及喜姨娘也时来往。

任天然将家事部署部署，带了任通，王梦笙也带了谢警文一同动身，坐的是江善轮船官舱，走出

舱口横门就是船顶，一望长江眼界最阔。谢警文还是那年十一岁的时候，从广东回来坐过的，如今已将近十年了。天涯芳草，人事沧桑，颇觉得有些感慨，幸喜有个知心着意的司马相如陪着，也还可以略遣幽怀。这天到镇江的时候，已有十点多钟。王梦笙朦胧睡着，谢警文把他推醒，逼着他起来，陪他去看外边风景。王梦笙不能拂这爱宠的意思，连忙起身同出房来，吩咐家人看好了东西，到了码头要留心些。这时，正在六月下弦的时候，夜凉微逼，弓月初升，只见灯火星星，青山阮阮。王梦笙携着玉人纤纤微步，低嗔轻语，逸趣横生，真令人瞇双星，见而生妒也不枉。

王梦笙曾经销魂狱中，经过那一番的苦楚。恰好任天然也带着儿子出来看看，谢警文是见惯了的，倒也没有甚么避忌。不一时，到了码头，那船慢慢的调头靠了上去，登时人声鼎沸，上下络绎。这顶上一层虽还没有甚么人上来，也就觉得嘈杂异常，仍各自回到舱中，就有些卖瓜子、桃子、梨藕、豆腐干、南瓜子的，跑到各人房舱口兜揽生意。警文叫了头，买了点说：“我们弄杯酒吃吃，等开了船再去看看进山好不好？”梦笙说：“甚好，甚好！”就在网篮里取了一个白玫瑰烧的瓶子出来说：“就是吃冷的罢。”两人浅斟低酌

，渐觉微醺，这舱靠了有一个多时辰才开船。那任天然已经睡了，他们也不去惊动，叫小丫头把酒杯碗盏洗了收好，又同着出来看那远山屹峙，中流灯火阒寐，映着这半轮皓月，从那冷淡中现出一种清华景象，两人并肩握手，倚着栏杆，看了半天皆觉得心神舒畅。看书的诸位这色字、情字、淫字的趣味，到这种光景才算登峰造极，不过非男女两人的程度，皆到这个分际，彼此能领略，若其间稍有等差，便不免有个委曲求欢的心思比这乐趣就减了一等。做书的常想：倘使中国婚姻也由男女自择，或者可以弥此男女程度相差的缺陷。然而，恐只未必见得。你看那泰西小说所载的，其中也往往限于财势，不能铢（铢两）悉称。

若像这王梦笙、谢警文两人，真是不容易逢着呢！不过遇着个讲宋学的先生，又要批评他们合不以正了。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到了上海。任天然因为要多住几天，领略领略风景，就不去住那些名利城、长管、泰安等栈，却接了四马头石路上吉升栈的一张招子。王梦笙也同他同住到了栈里，各人开了一间官房。那吉升栈旁边就是个盆汤，王梦笙、任天然看家人把房间铺设好了，就带着任通同

到这盆汤里洗浴剃头。这天也不去看朋友，王梦笙作东，同到金谷香吃了大餐，又到丹桂看戏，谢警文坐的是马车，他们三人皆是步行，次日吃了饭，任天然要去看管通甫，托他找学堂，王梦笙说：“我也同去。”两人就坐了一部马车，到了管通甫那里，都是熟人自然请见，管通甫道：“两位难得来的，天翁更是长远不见，还是你引见出京的那年，我们会的，到省之后恭喜一帆风顺。

现在想是卓异进京。”任天然道：“不是的，我们开缺过班，名为引见实在还要迟迟，我这回倒要在这里多玩几日，譬如小孩子开在书房里多少时，也应该让我散散了。但是我弟二个小孩子同了来，要想替他找个学堂，他的英文英语都还有点意思。”管通甫道：“今年多少岁？”任天然道：“十四岁。”管通甫想了一想道：“梵王渡外国人开的学堂听说很好，回来我们去问问江志游看。”王梦笙道：“志游近来可好？”管通甫道：“也还没有甚么，前回有人请他开办一个学堂，他进去了几时，觉得不合手，又辞了出来，现在的事，我看总是混而已！”

三人谈了一会，就同去访江志游。里面还有两位客，一位呢是如皋的冒谷民，一位呢是达怡轩。

与任王两位皆是初会，彼此互相招呼。原来这达怡轩，会了两回试没有中，他就无意功名。近年开了一个大生纱厂，是一位殿撰公开办的。达怡轩也附了点股分，因为他人甚诚实、爽直，这厂里常有事同上海来往，就请他常在上海料理料理。其时，上海尚未设厂，他就在长管栈暂祝任天然同江志游寒暄几句，就问：“这梵王渡学堂好不好？我有个小儿要附进去。”江志游说：“甚好，但是署假将满，没两天就要开学，迟了可不行，有款子没有？我回来替你跑一趟罢。”任天然说：“费心，费心。”管通甫道：“你既要去就去罢，我们到张园去坐坐，回来在江南春再聚。”

江志游说：“也好。”大家辞别。江志游到了张园吃茶，又碰着一位江前候补同知，姓吴号伯可名以简的，当着海运沪局的差事，也是管通甫至好，大家也招呼了同坐。有些倌人大姐来，这些人里头有许多有熟人的各自招呼，闹了半天吃了点儿点心，看看五点钟了，管通甫道：“我们都要到江南春去罢，天翁从栈里把令郎带来，不过我们晚上要叫局，不知便不便？”

任天然道：“哪有甚么要紧，难道他们大了不会玩，带着他们学学也好，我是向来不会做道学先生的。”

大家一齐起身各自上车，到了石路上吉升栈门口，任天然进去领他的儿子。王梦笙也进去告知他的如夫人，他如夫倒也答应了。但是，临出去的时候，在房门口站着交代了几句："那条约可不准忘记。"王梦笙也笑着应了一声。到了江南春，江志游已来了，向任天然说道："这事大约可成，我才到那里本来额子已满，却为有个学生因为父亲在别省身故，要去奔丧，不能到堂，今天早上才报的名，要明天领令郎去看看就行了。"

任天然一面道谢，一面叫任通过来同众位老伯一一见礼。江志游说："这位令郎甚好，明天去是必行的。"冒谷民又同他讲了两句英国话，也还对得上来。冒谷民说："很亏他呢。"

那吴伯可又把他拉到身边，细细问他读些甚么书，家里有些什么人，定了亲没有，又看看他的手，很亲热了一阵。一会儿大家入座，开了菜单，管通甫拿着笔写局票。此时，去那增朗之过境之时，已隔了多年，上海花丛也与官场无异，隔了两三年，再拿从前花榜来看，就有一大半或是从良，或是远去，或是流落，或竟玉碎香销。与那来年的辕门抄差仿不多。曾经有一位先生说，这两样东西那历科题名录，都可以作道书看

，旨成是言。所以，前回书中所说他们叫的那些人，大半风云流散。管通甫现在叫的是文菊仙的妹子文亚仙，江志游叫的是顾三宝，冒谷民倒还是老相好翁倩云，吴伯可叫的是北贵里胡爱卿，达怡轩赏识的是个扬州人，住在日新里，叫做张宝琴，王任两位皆是初到，管通甫荐了个百花里的王雅云与任天然，冒谷民荐了个林玉英与王梦笙，是迎春二街的，不一时局都到齐。任天然看这王雅云风致颇佳，就是有点标气。正在热闹，忽见一个娘姨走到任天然身边说道："任老师，你几时来的？"任天然望他一看，面目很熟，却想不起他是谁，愣了一愣。那娘姨道："任老爷，你是记不得我了？我是跟梅梦雪的阿银。"任天然才想起来，是他从前做的倌人梅梦雪的大姐，说道："原来是你，那时你还是个大姐姐，今日见变成老娘娘自然认不得了。"

阿银道："任老爷还是这么样子会说。"管通甫道："你老爷变了大人，他大姐自然要变了大娘娘了。"阿银便改口道："任大人，你这转做的是哪位先生？"任天然道："我昨天才到，这位雅云先生是管大人做的媒，梦雪听见嫁了人可好？"

阿银道："也还无啥。"任天然问道："你现在跟个啥人？"

阿银道："跟局叫顾媚香，在小久安里，个息来浪，七号房间里，阿要叫来看看。"任天然道："也好。"就补了张局票交与阿银拿去，不一会阿银同着顾媚香进来，也只十六七岁，一张小圆脸，虽不十分美丽，倒也是个温和柔慧一路，就坐在任天然左首身边。任天然略为同他说说，问他是讨人还是自家身体，顾媚香说是自家亲生的娘。不多时席散，达怡轩邀着到张宝琴家，打了个茶围。日新里去北贵、小久安都甚近，大家本想再到胡爱卿、顾媚香两处走走，王梦笙吵着要回去，也就只得散。次日一早，任天然带着任通到管通甫那里，约了通甫同去找着江志游，一同到梵王渡学堂。那管学堂的同着总教习见了任通甚是中意，又盘问盘问他的中文同英文英语，说："很好，不用考了，明后进来罢。"任天然也把学费照章交付。

这天任天然因为要回请王梦笙夫妇，同他们几位说明改一天再聚。午后，就带了任通同着王梦笙、谢警文去逛了香园、张园。晚上在长乐意吃了酒，就在群仙看戏。次日，却是吴伯可请的。因为有任天然的世兄，也就在海园春招待客人，倌人皆是原班。那吴伯可甚爱任通，又同他谈了半天。倌人来了问他："可好？"他说："好。"又问

他："你可要叫？"他说："我大了有了钱，也要叫的。"说的那些倌人都笑了。散席之后，约到北贵里胡爱卿家坐了一坐。任天然又邀着，到顾媚香家打了个茶围。媚香的娘，本来也是做倌人的，应酬甚为周列，看见任通，晓得是任大人的少爷，拉着问了些话，拿了多少果子与他。又问任大人共有几位少爷、小姐，任天然道："三男一女，这是第二个。"媚香的娘道："真好福气。"谈了一会，又是王梦笙催着要走。次早，任天然把任通送进学堂，谢警文嫌这栈房闷热不愿住，王梦笙托江志游在斜桥寻了两间外国房子，甚为幽雅，不过房租贵点，好在王梦笙倒不在乎此，也是这天搬过去的。晚上是江志游请，在清和坊二街顾三宝家。

原班之外，又添了一位毕韵花，是个报馆主笔；一位祝长康，是人寿保险公司的买办。毕韵花叫的是新清和的洪秀兰，祝长康叫的是公阳里的小玲珑。这天席间，任天然同顾媚香说："我借你那里请客可好？"顾媚香道："怎么不好？阿奶前天就叫我同你说，我不过向来不好意思嬲着人家吃酒，而且晓得你少爷在跟前，总有不便，虽然你不拘这些，还是孝子请儿子呢？还是放他一个人在栈里？"说的任天然也不禁一笑说道："你倒真聪明。"当晚，就邀了管通甫、王梦笙到媚

香那边，开了个单子，请的是吴伯可、达怡轩、冒谷民、毕韵花、祝长康、江志游。任天然道："我要请请日升昌的袁子仁、三晋源的沈为谦，不过我忙还没有去找他呢。"管通甫道："这样子反台了，何不连公信的屠桂山也请一请？"任天然道："也好，我明天一起去找罢。"加上管通甫、王梦笙共是十一位客。

管通甫望着顾媚香道："恭喜恭喜！"顾媚香羞的走了开去，他的娘说道："正好，就请管大人做了媒人罢。"王梦笙看看钟，倒又催着要走，任天然道："真真奇怪，我们在南昌，你晚上吃酒，也常到三四更天才回去，怎么到了上海你如此性急起来，天天催着走，到底是个甚么缘故？"王梦笙被逼不过，只得说了出来。原来在轮船上，他这位二夫人就同他立了条约说："家里姊姊那是我甘心让他的，此外的人我可说明了容不得，上海是个万花筒，这里头自然总有几个出色的人具有捆仙的手段，你是个风流富贵的公子，那是人人见了爱的，我同你约定：花酒许你去吃，只许人请你不许你请你，要作东只许在馆子里，不许在堂子里，每天十点半钟总得回来，违了条约那我可是不依的。"王梦笙安敢不画押呢！那里，栈房里临出来警文在房门口吩咐的就是申明这条约。王梦笙是个熟谙交涉的人，万不敢

背了条约。把这缘故说明，管通甫道：“梦笙翁如此怕夫人，倒看不出。”任天然道：“这也难怪我们这位如夫人，也真值得一怕，要是我有这么一位如夫人，我也是怕的。”管望甫望着顾媚香笑了一笑说：“你听听，将来记着点。”顾媚香低了头也不答言。任天然道：“不要叫梦笙为难，我们走罢。”次日，任天然去找袁子仁，袁子仁见了说：“天翁前回在上海，兄弟在此，这回天翁来，恰好兄弟又刚刚出来，真是巧极。”

任天然道：“我晓得你换班，正不知你回来没有？前天，管通甫说起才知道，子翁前月底才接事，连日要想来，实在没空。”

袁子仁道：“才看见你的请客单子，我没有请你，倒先叨扰。”

任天然道：“那有甚么要紧。”坐了一会，又去访沈为谦，沈为谦道：“我们南昌一别又将一年，天翁的款子早经汇到，我正在访问天翁的住址，今天早上，看见你的请客单子，才晓得小公馆已经定下了。”任天然道：“才吃第一台酒，哪里算得小公馆，我到了这几天，为送小儿进学堂忙得不可收拾，所以，未来奉陪，抱歉得很。”又同他打听打听上海各项生意的行情，又说：“我

有点银子，要想存放存放，你看哪里好？”

沈为谦道：“有多少？”任天然道：“也不多，不过一万两。”

沈为谦道：“我看还是恒丰、正德这两家银行稳当，不过只有五厘利。”任天然又去找了屠桂山。

五点钟到了，顾媚香那里有人请。过了一会，看看天色将晚说：“我们早点邀客罢。”就写催客条子，叫相帮送去。七点钟，先后到齐。媚香的娘道：“人多天热，用三张方桌拼着宽绰些，好在房间还大。”大家都说甚好，一面发了局票。屠桂山前回邀的那位李秀卿早已藏之金屋，今天叫的是迎春坊四街的杨燕卿，袁子仁是百花里袁宝仙，沈为谦是普天庆里沈桂云。大家入席，张宝琴最先来了，顾媚香央他吹笛子，唱了一枝“天波云间”。王梦笙叫好，再四央求他又唱了一枝“携手向花间”。然后，媚香接过笛子吹着，宝琴唱了一枝“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各人叫的局也陆续到，看杨燕卿走了进来，管通甫就说道：“满牀，我来了，昨天同屠大人扎了几转？”杨燕卿在管通甫身上打了下说：“饭桶，你再要混说。”杨燕卿先在屠桂山身边坐着，那毕韵花、祝长

康都叫过他，杨燕卿向着毕韵花道："你好，叫也不来叫叫。"毕韵花道："我晓得屠大人叫了你，见面再转不是一样。"杨燕卿道："叫你掉脾。"

又问祝长康可要转局，祝长康也只得答应，管通甫道："这遭不是满牀找，竟是满台找了。"杨燕卿被他说急了，拿了一个海棠果正在砸过来，忽见阿银喊道："行大人朋友来。"任天然抬头一看，只见进来了两位气宇轩昂的客人。一位认得的是曹六洲，那位却不认得，任天然说道："有趣有趣，六翁几时到的？"席上的人也差不多都同他认识。江志游说道："大错先生来了，又有几天热闹呢。"袁子仁、管通甫又同那位招呼道："琴翁是同错翁一起从湖南来的么？"那人道："正是。"任天然又赶紧向那位招呼，一面叫添两个座儿，好在是三张桌子拼的，也还不挤。

原来，任天然不认得的这位，就是前回管通甫问范星圃的那位郑琴舫。他是苏州人，浙江候补同知，因丁艰去找他表弟范星圃，现在服满回剩那位曹六洲名铸又号错庵，是常州北榜举人。他真是名高四海，当道争迎。但是性情刚直，不合时宜，到处弄到不欢而散。他也是厉尚书的门下，厉尚书因他就了熙帅的职替他饯行，也还有几位同门在坐。厉尚书规劝他总要敛才就范，不可

一味任性，说了许多的大道理，他实在有些受不得，当下说道："老师教训的话，门生都懂得了，若要照这样的法子，以为杯棬，宁蹈东海而死。老师做官做人的道理，门生却不甚佩服。就以笔墨而论，老师做试官，会中了门生，门生若做了试官，是断不会中老师的。"气的这厉尚书胡须直竖，从此鸣鼓而攻，屏诸门墙之外。在熙帅那里处的总算最好，然而，有一回熙帅保举人才，他先没有看见稿子，等稿子发了，他才晓得，他说里头有一个是不应保而保，还有一个是应保而不保的，就同熙帅大闹，闹到熙帅把折子追回来改了才算。又在梁培帅幕中大不以范星圃为然。同任天然两次做同事，却还要好，常同梁培帅议论人才。梁培帅说任天然不过是个诚慎之人，范星圃才是个救时之彦。他说："任天然还有点真性情，范星圃纯是客气，这人得了意，甚么事都可以做的。"梁培帅又问道："我呢？"他道："可以算得一个厅臣。"梁培帅道："你说我怎么厅呢？"他道："有爱才意而无知人之识，怎么不算厅？"梁培帅也要算宽宏大度的人了，听了这话，也就很有些不高兴。还有一位陕甘总督，卑礼厚币把他请了去。这位总督自命是一代名臣，不在曾胡左李这下，同他闲谈起来，要他点题，他却替他点了"无赖"两个字的微号，那位制台也只得干笑了一笑，自然也是席不保暖。当时

，还有两位称为朝廷柱石，士民、山斗、豪杰之士，大半乐为奔走。他说，一位是专收赝品新的名人书画，一位是专收制造不精的洋货。又到了江南，看了魏琢人，说他是个少正卯，我若秉政，当先诛此。

后来因为从那不必讲究经学的议论，几乎闹到驱逐查办。到了湖南，他说那位抚台是个椽吏之才，也不足与为。却很赏识湖南的堂子，说那一省的官场人物，还不及这几家堂子里的姑娘，就在那里卖文弄字，买笑进欢，倒很勾留了几时，才同郑琴舫结伴下来，一到就去找管通甫，晓得在这里，所以跑来闯席，大家问他这回叫谁，他说：“我有好多时不来上海，听说现在有个出名的满牀找，我却想与他比比手段，我就叫他罢。”大家笑着指着杨燕卿道：“这不就是。”杨燕卿倒也弄的有些不好意思，曹错庵道：“这是哪位的相好？我可要割靴靿子了，不要见气。”达怡轩道：“他的相好台面上就有三位，若要动起气来，恐怕错翁要吃亏呢！”管通甫道：“他是打死过洋兵的，哪怕他们，三十个也不是他的对手，或者满牀找还可以制他。”这时候杨燕卿正坐在祝长康身边，祝长康就把他的荳蔻盒子，双手送到曹错庵的面前。杨燕卿跟着过来，叫了声曹大人，曹错庵道：“你不用叫曹大人，你就叫我曹大

错就是了，我是闻名特为相访的，明儿我来吃酒，吃了酒可就要同你比试比试行不行？”这杨燕卿却也羞的说不出口，说道：“这人真少有见的。”曹大错道：“不是这么说，你答应呢就算数，不答应就不必坐过来。”这杨燕卿只得红着脸道：“依你可好。”

大家哄堂一笑。任天然道：“错庵，你怎么现在竟叫大错了？”

曹错庵道：“我本来早已就错，现在愈错愈大，所以，竟自封大错。”郑琴舫没有人，媚香的娘荐了楼下的花文琴，叫上来一看，倒也很柔媚，大家闹到十一点钟方散。王梦笙已先回去。这天呢，顾媚香也想留又不好意思留，任天然也想住又不好意思住，后来还是各散。

次晚，曹大错的酒请的仍是原班，任天然的局票发去不多时，只见阿银走来说道：“先生今天受了凉，这会还没有起牀，任大人叫他又不肯不来，叫我先来招呼一声。”任天然道：“既然受凉万万不要勉强，你赶紧去说声，你再来罢。”阿银就姗姗而去。这天，杨燕卿席上共有四个局，他唱了一枝“思凡”、一枝“红霓关”、一枝“开篇”、一枝“小调”，无一不曲尽其妙，真是色艺俱佳。

管通甫正在称赞，忽见阿银已立在任天然背后，便说道：“阿银你几时来的？你既然代得局，总也打算到底了？”阿银道：“我这样的老太婆还好打底？”任天然道：“哪里能算老，我做梅梦雪的时候，大约你还没有开苞呢！”管通甫道：“只怕就是任大人替他开的罢。”说的阿银急得要走，管通甫连忙拉住他说：“怪我不好。”阿银一直等到席散，同着任天然到顾媚香那里。任天然进房看见下着帐子，赶紧坐到牀沿口，伸手在顾媚香头上摸了一摸，烧和滚烫，问他怎么样，顾媚香道：“不过头胀口饱闷，刚才吐了一回倒松动些，你们台面散了？我本要撑着来的，因你叫阿银再三拦着，恐怕来了倒反叫你不放心，其实我要撑也撑得动。”

任天然道：“你好好的养养，我明天却要请客，还要这里请，你可不必招呼，你要撑着劳动那就同我见外了，台面就摆在客堂里。”媚香道：“我明天就会好的。”任天然道：“那更好。”

说着到窗口桌上取了一张红单，写了一个请客单子。原来，任天然今天找了正经银行管事的许丽生，讲究了存两万银子五厘行息，明天托晋源拨交，所以得请请他。就请沈为谦、袁子仁、管通甫、王梦笙作陪，单子交代叫相帮的去请。仍旧

坐到牀沿上陪着顾媚香。看看到十二点钟，阿银开了稀饭上来，任天然吃了，问媚香可要吃点，媚香摇摇头。又坐了一刻，媚香忽然又要吐，任天然赶紧扶着他的头，一手托着他胸膛怕那牀沿扛着。媚香吐的急，任天然的官纱小衫上溅了好些，任天然等他吐完，要茶来与他嗽口，扶他睡好。打粗的老娘姨进来收拾了，媚香的娘跑来看看说："阿呀！弄了任大人一身。"任天然道："不要紧的。"阿银说："你快些脱下来洗洗罢。"

媚香也说："你快脱罢，很齷齪的。"任天然说："你好好的睡，不要管这些。"一面把小衫脱下，天气热，里头还有件外国线衫，也就不再穿了。等阿银把小衫洗好，钟上两点，任天然向阿银说道："你转去歇歇罢，我还在此坐坐。"阿银也就回去。媚香吐了这一回，见有天然在面前陪着，心里一开倒也朦胧睡去。天然仍旧坐着陪他到四点钟的光景，媚香的娘不放心进来看看，见媚香已经睡熟，天然还坐在那里。媚香的娘道："任大人辛苦了一夜对不住的，他已经睡着了，你也靠靠罢。"

任天然答应了媚香的娘，也就下楼。任天然也微微有点倦，就在外牀睡下。到了六点钟，媚香醒

了，要吃茶，天然赶紧起来，看鸡鸣壶里的茶尚温，就倒了一碗拿着与他喝，自己也喝了一口。媚香道："就是你一个人陪着我？"任天然道："你娘也来了好几回，差不多也到天亮才睡。你这会子可好些么？"

媚香道："轻松得多，只是没有力气，你摸摸看，大约退了热了。"任天然摸了摸头上，果然凉却些。媚香又拉着他睡下说："我心里跳得很，你替我按着点。"任天然拿手替他轻轻的按住，他就枕在任天然的臂上，两人均沉沉睡去，醒时已十点多钟。这天，任天然就在媚香房里坐到晚，等客到齐，媚香说："我好了，台面还摆在房里罢。"任天然执意不肯，还是在客堂坐的。媚香因没有梳头，不好到台面上去，只在房门口招呼两句，说怠慢诸位对不祝席散，任天然看媚香好了些，仍要回栈。媚香道："你来我同你说。"及至到了面前，停了一停说道："你还回去明天再说罢。"第二天是达怡轩请，在张宝琴家，只有曹大错、王梦笙、冒谷民、任天然、管通甫、毕韵花几个人。杨燕卿一到，大家就问曹大错究竟如何，曹大错道："虽然他也进了降书，到底算得一员健将，而且箭茅后劲无一不工，也算是名不虚传。"燕卿虽然不懂，晓得不是好话，在他身上拧了一把说："我没有看见过拿

这些话逢人便说的。”管通甫道：“这也是替你扬名的意思，你看明天毕老师就要替你上报了。”杨燕卿拿了两颗新莲子砸来，管通甫接着，剥来就吃，杨燕卿也就一笑了事。

这天，顾媚香已能照常出局，一直坐到席散，拉了任天然步行而归。哪晓得天要下雨，到了门口，已有两个大雨点子打在身上，进了房里，那雨就下大起来。两人都说幸而走的快，不然要着雨了。这雨越下越紧，十一点多钟还没有祝任天然道：“这雨怎么还不住？”媚香道：“你今天还要走么？”任天然道：“我今天又没有吃酒，怎好住呢？”媚香道：“我是自己的亲娘，那里拘这些，我娘虽叫我吃了这碗饭，却留客不留客，总随我的便，从没有勉强我，所以我的客也甚少，我也不大肯轻易留客。因为你待我还不是像那些大人们，拿着堂子里倌人，当作是些甚么东西，花了两个钱就要叫人家低头服小的，听他播弄才愿意。所以，我就有心”说到这里脸一红就咽住了，任天然故意追问道：“你就有心怎么？”媚香红着脸低低的说：“留你住，我娘也早同我说过是不拘一台两台，我看你同任大人很好，随你们的便罢。那天席散，我本想留你，一来有点不好意思，二来我那晚就觉有点弗适意，不想第二天就病起来，累你忙了一夜，我这主意却更拿定。昨天

，因你上一夜没有好好的睡，所以让你回去，今天难得下雨，你再要走就对不住我了。”说着就叫阿银开稀饭，一面就去卸妆。

他的娘也走了进来，媚香望他娘说道：“今天这么大雨，再有堂客我可不去了，娘想法子回报罢。”他娘笑道：“阿囡好好的陪着任大人罢，有堂客，我替你回报，本来你才好，深更半夜的，我也舍不得叫你出去。”他娘说着又下了楼。任天然趁着媚香对着衣橱卸妆也走进去，并肩照着，只见镜子里的媚香嫣然一笑。两人吃了稀饭，老娘姨吹了保险灯，点了一盏油灯在牀面前，桌子上打了水，收拾完结，带门而去。两人含笑入帏。正是七月上旬天气，罗帐低垂，灯光斜射，觉得那韩新鹤室情待“臂玉香浮光致致，口脂馥射气绵绵”两句摹写的也还不差。看书的诸位，就是堂子里玩笑，也须要两厢情愿才有些趣味，若是倚着势力银钱勉强成就的，那倌人就陪你睡着，也不过像那书启师，即做那贺年贺节的通稿、厨子办那四大例菜，试问有何趣味呢？次日十一点钟方才起来，任天然开销二十四块钱下脚，至于小货只类应酬了多少那就不得而知。请诸位见着任天然代问问看。从此以后，任天然无一夜不住在媚香这里。

有两天迟了不来，媚香也必定要派人寻的。那栈中牀塌竟成虚设。有一天，任天然与顾媚香还在交头同梦，阿银忽然推门进来叫了声“任大人！”任天然惊醒问：“甚么事？”阿银道：“大人的当差的来说，栈房里有位远来的客，等着要会。”任天然想是哪个呢？就说：“你叫当差的进来罢。”媚香也醒了，连忙起身跑进后房。任天然也坐起来，看表上也有十点多钟，那家人上楼进房回道：“江西的全大人来了，说有话等着要会老爷。”任天然想这是全似庄了，他来做甚么呢？究竟这全似庄因何来到上海，必须等任天然回了栈，问了他才能晓得呢。

第十二回

任天然听见全似庄来访，赶紧起来洗面漱口，穿了衣服回到栈房。全似庄正坐在房里吃水烟，任天然道：“不知道老宪台驾到，失迎失迎！”全似庄道：“天翁出门如此之早？”任天然道：“不瞒老宪台说，旧属昨晚是在堂里歇的，才起来。”

全似庄也只笑了一笑。任天然又道：“老宪台是今天到的，今儿轮船何其早，住在哪里，这回到上海有何贵干？”全似庄道：“今天这只船很快，我叫家人把行李押到长发栈，我就过来奉访。

因为瑞久帅委来采办军火，要同天翁商量商量，看哪家好。我们同乡至好天翁万万不要如此称呼！”任天然道：“老宪台是旧属的亲临上司，怎么好不如此称呼呢？”全似庄道：“天翁若再这样，我只得称大人卑府了。”任天然没法才答应改口说道：“洋行呢，也有两家熟的，但是这里头经终不大了，不如去找找管通甫罢。”全似庄道：“我也这么想。”任天然就约全似庄同到九华楼吃饭，一起去找管通甫。彼此寒暄已毕，说明来意，管通甫道：“买军火的事却不大容易，其中弊病甚多，我们姑且去找找公信的屠桂山看。”大家一齐到了公信洋行，屠桂山见是生意上门，恭维之至，连忙取了图样本子，呈与全似庄说：“要哪几种，请太首拣定了，通知一声，好知会洋东取出来看。”全似庄见一时看不清楚说：“我且带回去看看，明天再商量罢。”任天然因全似庄初到，总得替他接见，就问似翁先生堂子里到不到，全似庄道：“我以前常玩的，这回恐怕不便。”任天然道：“那么今天晚上就在海国春罢，我叫人去定那第一号房间，又宽大，又两面隔街风凉些。”

全似庄答应了，任天然就同着全似庄到长发栈作为回报，顺便又约了达怡轩。这晚，任天然请的是全似庄、屠桂山、许州谦、袁子仁、达怡轩、

曹大错、郑琴舫、管通甫、王梦笙九位。

六点多钟陆续到齐，点了菜，任天然拿着笔要写局票问道：“老宪台叫不叫？”全似庄道：“你又这样称呼了，该罚该罚。

我从前在上海是很玩过一阵的，并不是什么道学，管通甫也晓得的。但是做过了现任知府，而且瑞久帅、范唐访再三吩咐说，这回军火办妥就委兄弟的缺，怕还在沿江居多，这回叫局似乎不大稳便，诸位却尽管叫，我也还要领略领略，天翁现在尽可快乐快乐，将来引见天翁，得过两次明保的人放缺必快，我却要奉劝，到那时候也要收束收束呢。这个声名是官场最要紧的，天翁以为何如？”那曹大错听了这些话，很有些不耐烦，就嚷道：“若要叫我不在外头嫖，就请我做中堂督抚我也不愿，所以我不做官。天翁快发局票罢，我还要到小玲珑去碰和呢。”

席间，管通甫问起范虚访到任后如何？前回过此地没有多耽搁，我只见得一面。全似庄道：“那真是个有守有为的大才，到任之后整顿的事情不少，他是做过江西几任府外的，所以，利弊尽知，下属无法蒙混。”曹大错道：“范星圃呢，人是个能干，不过手段太辣，专讲究的是获上之道

，这回在湖南寻得士类寒心，恐怕这人将来难得善终。”管通甫道：“你怎么不劝劝他呢？”曹大错道：“这种人怎么能劝，琴舫不是劝了几回，他那里肯听，琴舫也只好不可再阻止，所以这回邀他同到江西，他没有肯去。”管通甫道：“不错，似翁要办军火琴舫可是熟手，不妨邀他看看。”全似庄也就赶紧同他攀谈了一阵，邀他明天同去，郑琴舫也答应了，不多时局已到齐，王梦笙又嬲着顾媚香、张宝琴两人，还是一吹一唱。

全似庄倒也甚为尝识，管通甫道：“今天广东来了好几位大绅士阔官场，都是来议赎粤汉铁路的，我也有几个熟人，明天要请请他们，似翁太首不嫌简亵，明天还在这光奉约罢，诸位也就此奉计。”大家也都答应。管通甫就叫了细崽来，吩咐他明日仍留这号房间，五点钟来，细崽连连声诺，大家还要去打茶围碰和看戏。全似庄却心心念念惦记着买军火的事，又同郑琴舫殷殷订约，问道：“琴翁住在哪里？”郑琴舫道：“住在后马路福兴栈。”全似庄说：“明天午后奉访。”郑琴舫道：“供候供候。”全似庄匆匆道谢回栈。已有好几家洋行买办来访过他，当有两位候着未去，一位是同和洋行买办丁揽臣，一位是哈孚斯洋行买办麦仿松。全似庄当下同他两位见了，也各留了些图样。第二天早上，又来了几家，全似庄竟被

他们弄的没法。这军火生意洋人本来是极公平的，只因中国向来彩买的委员视为优差，这些买办乐得奉承，大家都有些甜头，就如这位屠桂山，本来一个光身汉，现在已经寻到三十万家资，二品顶戴，娇妾美婢，大厦高屋，大家如何不羡慕呢？所以争着做这生意。听见哪一省来了一位采办委员，就想法子去靠近他，比那第一楼的野鸡还要殷懃些。全似庄因管通甫说郑琴舫是个内行呢，饭后就到后马路福兴栈去找他，同去看了几家存货。

郑琴舫都说不佳，价钱也太悬远，全似庄也就不敢答应，心里却甚着急，总想快点把这事弄成，可以早些去署缺，看看天色已晚，只好同着郑琴舫去赴管通甫之约再说。

管通甫今天所请广东来赎铁路的几位官坤呢，一位是傅汤来号又新，是一个做佐俚出洋的，在外洋混了二十多年，赚了有数百万家资，前年报效了一笔巨款赏了一个京堂。一位呢，是田人芸号广生，是个香山拔贡，靠着沙田起家，香港、澳门、广州、佛山、石龙开有十几处的银号当铺，也是个二品衔的候选道，有六十多岁了，他到六十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本家子侄强逼着要过继与他，并兼有个要替他主持家产的意思。他

正在没法幸遇着一个异人传了他一个下种子秘方，他因为各处做的生意多，近来这些管事的欺他年老，常常舞弊，必须不时亲往盘查，就在各处铺子左近弄所房子，把这些姬妾分派住着，他却到处周巡，每处住个十日八日。哪晓这个法子一行竟是财丁两旺，不到两三年工夫，十几位姨太太都有了生育，他是晚年得子，尤为高兴，每生一位，必要替他做三朝做满月，拜请客，热闹几天。现在已经有了五六个儿子，七八个女儿，那些想承继家产的族人，都只好偃旗息鼓的了。这个种子秘方，似乎比那些龟鞭再造丸、三鞭酒要验些呢，有钱无子的须要试试。

一位呢，是廖得中号庸庵，捐了一个浙江试用知府，向来在广东包闱的。近来为停了科举很折了点本，想在这铁路里捞回点儿，所以撮耸着傅京堂，来上海打主意。一位呢，就是增朗之，他到广东当了两次小官，又当了一次白沙缉私署。一年的潮阳财运总算不坏，前年在赈捐案里，捐了一个候选知府。近来因为新任制台风厉，想避避风头，听见这位傅京堂要办铁路，跟着混混看有什么可以插手的地方。一位呢，是浙江宁波人，叫单鸣盛号凤城，本来也是个广东佐杂，向来当那催收缉捕经费的差使，很弄了两天，又在拿获会匪的案内，保了个候补缺后知县。近来因为

制台风厉，靠赌吃饭的都不大讨好，所以就过了班，改指江西。不过跟着他们几位同来的，铁路一时没有眉目，就预备引见到剩全似庄同郑琴舫到海国春的时候，这几位都已到齐，彼此见过，任天然、王梦笙、袁子仁都先到。管通甫道：“今天还约了你们江西的一位新同寅。”全似庄道：“是哪一位？”管通甫道：“就是新放的南昌遗缺府郅幼嵇太首，他放缺下来回山西原籍走了趟，回到天津，因为长江一带道路不熟，天津有位朋友写信托我招呼的。”说着，细崽喊了声：“客到！”只见一位黄须高颧方脸年约四十六七的人进来，管通甫迎着招呼说：“幼翁来了，正要来再催。”郅幼嵇道：“我从通翁那边出来，并没有回栈就到什么愚园、张园逛了一会，天也就不早了，就叫马车一径到这儿，是不是比由栈里来近些，我可不晓得。”袁子仁又向他招呼道：“才过去回候没有会见。”郅幼嵇拱手道：“失迎，失迎。”管通甫又指着任天然、全似庄道：“这两位都是江西得过明保的阔同寅。”彼此见了礼，那单凤城听得这三位都是江西道府，赶紧走过来，一位一位的请安说：“卑职才到，还没有到各位大人那里拜见。”管通甫又赶紧替他报了姓名履历，然后各人相见，不多时客已到齐，只差曹大错一位，正要去催，只见细崽拿进一张信片来就是大错的。说是自作主人，在杨燕卿处碰和，不能

来了。大家入座，管通甫道：“我们几位常聚的，大约所叫都是原班。”屠桂山道：“我今天要换一个。”管通甫道：“是不是大错的？”屠桂山道：“那倒不是，因为今天在张园碰着一个老相好，不好意思不叫叫他，你也是熟人，就是西荟芳的武林林。我同他本也没有什么道理，他的客人也真多，碰着就有交情。不但他如此，就是他那娘杨四姐，绰号叫羊妈妈的徐娘，虽老姘头也还不少，听说还是好人家的出身呢。”管通甫又让傅大人叫，那个傅又新道：“随你们荐罢。”管通甫荐了个花翠珍，沈州谦荐了个左芸台，屠桂山荐了个瑶月阁，他都叫了。又问郅幼嵇可叫，郅幼嵇道：“也想见识见识。”

屠桂山荐了个花笑春，袁子仁荐了个盛月娥，廖方庵是前次叫熟的赛叫天，增朗之问起陆薇香，管通甫道：“早已到天津去了，他的妹子陆芷香也还好，不如就是姨夫弄小姨妹罢。”增朗之那时也见过才十岁左右，也还清秀，就答应叫他，单凤城，管通甫荐了个朱素琴与他，又荐了个薛莲卿与田广生。一时局到，花翠珍的洋琴、盛月娥的琵琶合席，无不称赞。这朱素琴唱的昆曲，全似庄、王梦笙大为赏识。管通甫说：“还有个老名旦张五宝，岁数却大了，面目也不佳，昆曲可真好。”增朗之道：“这人还在行，我却领教

过的，真不错。”郅幼嵇、王梦笙、全似庄都说何时叫来看看。单凤城回首，管通甫说道：“既是几位大人要听，就替我叫了罢。”管通甫就替他写了局票去叫，不多时来了，唱了一支“北阳”、一支“刺伟”，却真个声情激越，乡音遏行云，大家都说名不虚传。傅又新叫的几个都不大中意，却看上了袁子仁叫的袁宝仙，就问袁子仁道：“贵相好芳名叫什么，住在哪里？”袁子仁代答了，就说傅大人赏识，就转个局罢。傅又新说：“怎么好分爱？”袁子仁道：“这是上海常有的事，有什么要紧。”说着，就把兰蔻盒子送了过来，那傅又新也接了。全似庄道：“本来袁子翁同姓为婚理应断离。”管通甫道：“到底是做过现任黄堂的，断的实在不错。”袁宝仙晓得这傅大人是个广东巨富，就放出本事来巴结他。这傅大人甚为喜欢，说：“我们就翻逻去罢。”大家看天色还早，也都愿意凑趣。袁宝仙见上了咖啡，就叫娘姨回去招呼，自己却赖着要跟傅大人一车同去，傅大人开心之至。

席散大家同到百花里，一同上楼宽了长衫，袁宝仙让傅又新、袁子仁在炕上吃烟，自己靠在傅大人身边烧着，一面就叫摆台起手巾，重新入席。虽是双台也就坐的满满的，王梦笙忽想起，向着全似庄问道：“全大公今天也破例了？”全似庄道

："我昨天想了一想，请客是朋友的权，朋友要请在哪里，只得听朋友请在哪里，不好个人之见强主就宾，这个例不能不破，叫局不叫局是自己的权，那个例是拿定主意不破的了。"单凤城看各位老宪台都喜欢玩笑，再三嬲着管通甫替他代邀各位，明天在朱素琴家。任天然看这人讨厌，不大愿意。全似庄却很喜欢朱素琴，倒先答应，任天然也就不肯违众。这天席上，屠桂山秘密的约了郑琴舫，明天十点钟在九华楼谈谈。郑琴舫晓得他另有用意，也就随口应允。席散之后，袁宝仙断无不蟠住傅又新之理，达怡轩约着任天然同路，各尽所欢，王梦笙是谦守条约的人，自然早归洞府，其余的行踪所至，也就不能一一详记了。

次日早上，郑琴舫刚起来屠桂山就来催，请到九华楼，那麦仿松、丁揽臣都已在座点了菜，吃了两杯酒。屠桂山道："这回江西这笔生意我们三人商量了同做，却要求琴翁在里头作成了，将来事成之后，除照例之外，我们三人另有敬意，总教琴翁不虚此行。"郑琴舫道："前天不过通甫说起兄弟懂得点，全似翁邀着同去看看，我不过尽其所知，三位既已如此说，这事我以后不与闻就是了。哪里敢意多谢，我本来没有多耽搁，就要到杭州采办去的。"三人仍说大家同是在外头混

饭吃，总要费心提挈。郑琴舫自己打好了主意，也就不同他们多说。这天全似庄又来找他，郑琴舫说："这事是不能性急的，我本也不甚了了，但是，款项颇巨也不是件小事，似翁再多邀两位内行细细的看罢，上海的地方人甜心辣的人多，总要当心点才好。"

全似庄只得怅怅而返。

再说，单凤城这天清早就穿了衣帽，备了手本，到江西几位上司那里去，拜见全、郅两位，倒都见着。任天然是还在顾媚香家双宿双栖，怎么会见得到呢？到了四点钟，单凤城就邀了增朗之、管通甫先到朱素琴家坐了一会，就去催客。全、郅、任三位大人都是用红端端楷字恭恭敬敬写的。任天然同着顾媚香逛张园才回，见着条子就过来了。上了楼梯就见单凤城在楼梯门口，恭恭敬敬的垂手站着，让任天然进了房门，就跟着进来请了个安说道："卑职今天到大人栈房里拜见，没有见着，明天再过来叩见。"任天然道："失迎失迎，兄弟不大在栈房里，明天不要劳驾，兄弟也是由江西州县才开缺的，将来引了见到见不到还在未定，凤翁不要如此称呼，况且在堂子里头玩笑，更不必行这些官场规矩。"单凤城连连答应"是是"，却又说道："大人是两次明保的人

，引了见下来指日就放道台的，卑职伺候的日子正长，怎能忽略呢？”任天然见他是说不通的，只好由他。陆续又来了几位客，他却叫家人在楼下看着，江西三位大人到来就先上来报信的。所以，任天然来他预先晓得，出来站立一会儿，他家人上来说道：“全大人、郅大人来了。”他又赶紧到那楼梯门口去站，朱素琴看了不解说：“单老爷你做什么？”单凤城望他摆手，朱素琴看着只是笑，只见郅幼嵇、全似庄两位大人上来，他又随着进来，恭恭敬敬的请了两个安，郅幼嵇、全似庄同说：“早上劳驾，我们才过去谢步，凤翁已经出来了。”单凤城又连连请安说：“不敢当，劳驾。”那朱素琴同着娘姨阿大捂着嘴，还几乎笑出声来。阿大趁手来接郅大人、全大人的衣裳，朱素琴也在旁边招呼着，恰好站在全似庄的面前，全似庄拉着他的手问他：“今年十几岁？ 是大先生小先生？”一面向着单凤城说道：“我是规矩人，不会剪边的，凤翁不要吃醋。”单凤城道：“只要卑职身边的人，随便大人要怎么都可以的。”全似庄也不禁大笑。将近七点钟，客已到齐。只有达怡轩因有另局来房道谢。大家入座，叫的还是那些倌人，看见袁宝仙都替他道喜。管通甫问他：“傅大人请你吃了点外洋的甚么新鲜事物？”袁宝仙道：“你可要吃点，我这里还有呢？”管通甫道：“谢谢罢，要么请

我吃点心。”袁宝仙道：“点心你去问亚仙阿姊要罢。”亚仙道：“你扯上我做什么？”袁宝仙道：“难道你的点心管大人没有吃过？”管通甫道：“我们做了多少年，可真是规规矩矩的，不像你同傅大人，一见面就搏成一块儿了。”说的袁宝仙要来扯管通甫的须子，管通甫连忙告饶。这当口，忽见全似庄的管家拿了一个帖子说：“有位孔少爷说是打外洋回来的，在栈房里等着要见老爷。”全似庄接过帖子一看上头写的是“侄燕福”，旁边注了四个小字是“原名善言”。全似庄想道：我这个侄儿，听得他在香港一家洋行里学徒，这回怎么跑了来呢？想必又是弄到不得了来找我的。沉吟了一番说：“叫他在栈里等我散了席回来再说罢。”任天然问他是谁，他含含糊糊的答了两句，心里很不高兴。单凤城又叫了张五宝来，叫他好好的唱了几支昆曲，恭维几位老宪台。散席之后，大家穿衣各散。单凤城又穿着长衫，恭恭敬敬的站在楼梯门口，等郅大人、全大人、任大人、傅大人、王大人走了才退了进来。阿大实在忍不住，只好问道：“单老爷，你这样到底算什么？”单凤城道：“我们官场的仪任属员，请上司到的时候，照例要在轿子面前站班迎接，走的时候照例也要在轿子面前站班迎送，不过在你们堂子里，各位大人又是马车来的，不能跑到街堂外头去站班，只好在楼梯口站站，已经是

格外简便的了。”朱素琴道:“你们做官的有这么许多规矩，真觉难乎为情，还不及我们吃堂子的饭呢。”

再说全似庄回到长发栈，只见房里坐着一位亮蓝顶子花翎，穿着簇新的密色亮纱缺襟袍子，天马青亮纱方马褂，戴着金丝眼镜，美如冠玉的少年，心里倒吃了一惊想：这是何人？只见那少年看见他进来，连忙除了眼镜跪下磕头。全似庄正想回礼，听那少年说道:“侄儿已多年不见叔叔了。全似庄才晓得就是在香港洋行里学徒那位侄儿，但是他何以能陡然发迹呢！ 原来，全似庄这个侄儿原名善言号鬲闻。他父亲也是荫生用的通判分发广东，到省不久染疫身亡，他母亲亦相继而故，他才十二岁，无人收留，幸亏他的房东是在香港洋行做生意的，把他带去学徒。他却生性聪明，几年功夫英文英语学的很好。

有一位广东候补道光泰号平阶的，常到香港与这洋行有点往来，很喜欢他生的清秀、灵劲。那年放了英国钦差，就带了他出去做个小翻译，顺便在上房里跑跑。在那段时间，这光观察一位千金叫做玉妞，这年才十三岁，一个儿子才四岁。这玉妞姨娘资秉聪慧，口齿尤为伶俐，就要跟着全鬲闻学外国话。钦差说这也很好，就天天叫全鬲

闻教他，一年多下来，英文英语都很有个样子。固是他天资聪悟，也因住在伦敦有个引而置之庄狱之间的道理在里头，不但这位姑娘容易学，就是全髙闻也长进了许多。这位姑娘时常同着全髙闻出去玩耍，看过两回英国男女结婚。又有一天，同着全髙闻去看茶会跳舞，回来就同全髙闻说道：“外国的规矩真好，将来我也要学他呢！”这一天，又拉了全髙闻出去到了一家餐馆进去同吃，说是吃醉了，叫全髙闻陪他在那里住，全髙闻始而不敢，那姑娘说：“你要不答应我，我回去叫你不得了。”这种送上门的好事体，全髙闻又何肯固辞，也就只得答应。这位姑娘虽只十四岁的人，但是旗下女孩往往发育的早，也就有个成人的样子。这晚，住在餐馆里，居然行了个自由结婚的大礼，不过没有请做书的做证人，所以不知其详。在餐馆一住三天，然后双双回家。这位钦差各处派人去找，因为不是什么美名，恐怕被人登了报纸，传到中国，所以未敢去报警察。看见女儿回来，如获至宝。只见这位姑娘走到老子面前，靠着膝前跪下说道：“女儿实是该死，因为看见外国人自主婚姻，实在很有道理，我想我们中国的男女总是彼此从未见面，强合着做成夫妇，有何趣味？这全髙闻他教我的语言文字一年多了，我看他人很好，又尽心待我，如果回了国里嫁的人断不能及他，本来要同阿妈说明了，恐

怕嫌他穷，不肯答应，所以，就学了外国人。现在女儿身体已属于他，父母要这不肖的女儿呢？就请提拔提拔他，他也是个世家子第，没有什么低微。若不要女儿，女儿就跟着他去讨饭也不要紧。”那全鬲闻也跟着跪在地下。这姑娘又说：“错处全在女儿一人身上，不能怪他，要是难为他，女儿也就只有一死。”这位钦差本是爱这女儿如同掌上明珠，看见生米已成熟饭，不答应也是不能的了，且这全鬲闻也还生得一表人才，满汉通婚又奉过明谕的，只得叹叹气道：“既已如此，还有什么说呢，你们且起去罢。”两人磕头起来，择了个日子就在使馆设了甥馆。后来又问他有功名没有？全鬲闻道：“自己没有，却是在洋行里的时候，有个同事也姓全，叫做全燕福，他却有个候选，领执照的那年，他得痨子事症身故，家里没人，这照被我收在身边，不过是个广东籍。”这钦差道：“这就行了，如今停了捐，必须有个底子，才能加捐呢。”就替他加捐了个分省试用同知，托人在京里替他缴了捐，免保举同印结，那姑娘又拿体己的钱，替他捐了条花翎。这年差满，保了一个以知府公省补用，并赏加三品衔。如今，跟着钦差回来的。他侄儿把这番话大致说了一遍，这位全似庄喜不自胜，一口一声赞他能干。远不似在袁宝仙家得信的光景儿。问他住在哪里，全鬲闻道：“还跟着丈人住在

天后宫行台，今日下午才上岸，看见报上说叔叔在这里，所以过来请安，明儿再叫侄儿媳妇过来叩见。”

全似庄道：“我明儿要去见钦差呢，就在那边见罢。”又谈了些家常，这全鬲闻才辞了回去。次早，全似庄穿了衣帽，到钦差行台拜见。等了一刻，钦差请进，见了面行礼，起来请了个安，光钦差说：“咱们儿女亲家，你怎么还用手本，以后万万不可再行这些官礼。”谈了一阵，又请进上房叫姨娘、女儿、儿子通同见过。全似庄约光钦差晚上到海国去，光钦差道：“那不是番菜馆么？”全似庄道：“是。”光钦差道：“我在外洋可吃厌了，我倒想有什么好堂子里去见识见识。”全似庄迟了一迟不肯拂这钦差亲家的意思，连忙说：“就是这样，我去招呼一声，就写帖子过来罢。”

光钦差请他宽了衣帽，留他吃了点心，然后出来上了马车，就赶紧吩咐到小久安里。下了马车，叫小马夫跟着进了御堂去问，幸喜这顾媚香是在小久安里底，大门迎着御堂最易寻的。

全似庄进了大门，问顾媚香的房间，相帮说在楼上，一面喊阿银姐客人上来。顾媚香正同任天然

吃点心，听说客人上来，媚香想：我什么客人这会子来呢？阿银忙到楼梯口一看，同过几回台面，认得的，连忙打起门帘说："任大人朋友来。"又向着全似庄叫声："全大人好早！"引着进了房。媚香也站起来叫了声："全大人！"任天然忙问："似翁先生如此早儿想必有什么事体？"全似庄坐下道："不但有事奉求天翁，并且要奉求贵相好呢。"任天然忙问何事，全似庄道："昨天席上不是我的家人来回说我的舍侄来了，这是我的胞侄，我先兄只此一子，从小儿是我抚养大的，送在香港学堂里学书。那年光平阶钦差出使钦差，我因为他的英文英语都还有点功夫，荐了过去，光钦差就把他奏调出洋。蒙钦差赏识，将他赘作东牀。

现在也保举了公省知府，昨天同了光钦差一起回来，今天我去见了光钦差，他因为在外洋闷的久了，要在上海散散心，叫我在堂子里请请他，我是向不叫局的，哪里去摆酒呢？想着任天翁是至交，可否同贵相好商量商量，借这里请请他。"任天然道："那有什么不可，但是有多少客，双台单台呢？"全似庄道："要请的客甚多，就是双台罢。"任天然忙叫顾媚香的娘来，叫他在九华楼定两桌席，今晚六点钟，全大人借这里请客，菜要丰盛，清脱还像前回，加他两块钱一桌。

媚香的娘答应着去办。全似庄叫买了一个红书套，连佥子一个红全帖，两单红单帖，请的是：光钦差、傅京堂、田观察、郅太首、廖太首、增太首、王太史、达孝廉、单太令、郑司马、屠观察、管司马、任观察，又写了个条子，叫他侄儿随着钦差一同来。光钦差又加了一份帖子，写的是：“本日申刻，恭迎宪驾。”却没有写假座某处，又叫家人拿书来捡了一个文本，夹着交与家人去请。

任天然就留全似庄在此便饭，是媚香娘自己弄的菜。一碗火腰炖鸭子，两条煎鲫鱼，一盘自己淹的咸肉，一碗炒蟹粉，一盘虾仁，一碗冬菜肉片汤。虾仁、蟹粉是临时添的，鸭子却是任天然昨天想吃，隔夜用神仙炉子炖的，火候甚好。这也是全太首的口福。吃了饭坐了一刻，那请客的管家回来说：“郅大人昨天晚上上了轮船到江西，增大人也到南京去了，郑大老爷说肚腹不好，谢谢。”因又补请了沈州谦、袁子仁两位，全似庄也就回栈。任天然好在无事，看着媚香慢慢的梳头。媚香问道：“全大人为啥勿叫局？”任天然道：“他说他做现任知府不好叫得。”媚香道：“为啥做着现任知府就不好叫局？我看做着抚台、道台，在上海叫局的也多得很呢！”这话问的任天然真无词可答，只好说道：“这也叫做各

行其志。”不一时，媚香头已梳好。那教曲子的阿大来了，就叫他在房里坐着，替媚香拍了两枝昆曲。任天然躺在烟榻上，听这清歌婉转，比那酒席上的笙管嗷嘈更加有趣。任天然想道：“在这堂子里享了个把月的清福，比在任上衙鼓惊心、簿书广目光景大不相同。

真所谓人生贵适意富贵优。媚香也坐到榻上偎在任天然身边说道：“你自然是欢喜我的了，但是，你到底欢喜我的什么？你倒说说。”看任天然笑着，拿手在他腹下按了一按道：“欢喜你的这个。”媚香推开他手道：“不要瞎说，那个是天下女人家人人都有的，又何必单单欢喜我的呢？”任天然道：“欢喜你的人尚率真无甚习气。”媚香道：“考语下的也还不错，我听说你太太叫你出来讨个姨太太，我嫁你要不要？”任天然道：“我比你大了二十多岁，未免老了。”媚香道：“那有什么要紧，四十出头的人怎么能算老？况且人生缘分长短是有一定的。

你看那些青年佳偶，难道就没有中道分离的么？你到七八十岁，我也是五十左右人，还不够么？”说着王梦笙来了，媚香的娘喊了声：“王大人来！”媚香赶紧在任天然怀里站了起来，任天然也起身相迎。王梦笙道：“你们大有那情切切良

宵花语解意绵绵，日玉生香的光景，真个会乐。”任天然道：“你那乐趣恐怕还要深一层，那天在轮船上，我看了你们的情意，心中又羡又妒，兄好独自闭门睡觉。”王梦笙道：“刚才看见单子怎么全似翁今天跑到这里来请客？那光大人又是谁？”任天然道：“他因为这光大人起见，光大人就是出使英国的光平阶，同他是亲家，要他在堂子里请他，没法才来找我的。”王梦笙道：“我也要请客呢，我想馆子里没有什么意味，我住的那房子虽然小些，不呆客也还坐得下，并且我们第二个内人听见老哥哥赏识了媚香，也想见见他。”任天然道：“在你那里请也甚好，要见我的媚香，其实不拘哪一天，我带了他来叩见就是了。”王梦笙道：“你倒竟公然据为己有。”说着望媚香一笑。媚香脸上微微有一种又羞又喜之色，阿银来问：“用点啥个点心？”任天然道：“做点锅贴来吃吃罢。”两人就在那里盘亘到五点多钟。全似庄已来了说：“我们早点催客罢，晚上光钦差还要看戏，我已叫人定了天仙的两间包厢，连他的姨太太们都要去呢。”任天然就帮代写好催客的条子，叫相帮分头去请。

光钦差一份，全似庄是叫他管家自己去请的。任天然又把局票写好，只空出光钦差同全似庄的侄儿两份未写。不多时，客人陆续来到，彼此招呼

。管通甫一进门就说道：“今天怎么全似庄要剪起任天翁的边子来？”全似庄道：“因为我们亲家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所以我才央求着天翁、媚香两位借借光的。”

屠桂山打听得全鬲闻是全太首的胞侄，又是从外洋回来的，十分恭维亲热，大家说要荐两本好卷子与光大人才好。管通甫荐了个宝树胡衕的谢玲娟，屠桂山荐了个西安坊的王文兰，又向全鬲闻道：“我荐个懂外国话的新学人物与鬲翁，叫做吕湘文在东平安。”全鬲闻望着全似庄看了一眼，全似庄道：“你尽管叫不要紧的。”不一会台面摆齐，起了吊，请的是光钦差的首座，光钦差定见不肯说：“我们至亲没有这个道理。”硬拉着傅京堂坐了首座。光钦差还要让，大家都不肯，只得坐了二座，余外各自随便，座客十四位，仍就是三张桌子拼的，每边坐五位，任天然同全似庄坐主位，横头那一头是屠桂山同全鬲闻并坐。席间全似庄约了大家，散了同去看戏。屠桂山说：“我还有应酬不能奉陪。”有几位也辞了。屠桂山低低的同全鬲闻说：“今天武林林那里烧路头，我要去做主人，鬲翁不嫌简慢就请同去坐坐，比在这里到底少点拘束，不必去看戏了，就是要去那边，席散再到戏馆也还不迟，却不必同令翁说出缘故来。”全鬲闻答应了。不知屠桂山为

何要单约全鬲闻吃酒，且到武林林房间里台面上打听打听看。

第十三回

屠桂山约定了全鬲闻，就同武林林咬了咬耳朵，武林林的娘姨就过来装了烟，同着武林林先去。这里席散，全鬲闻向全似庄说还要到天顺祥去说两句话，再到戏馆。全似庄点点头，就约了任天然、管通甫几位陪着光钦差、傅京堂去看戏。屠桂山邀了全鬲闻同到西荟芳武林林家里，发了请客票头，只请了丁榄臣、麦仿松两位。一时都已到来，屠桂山当着两人向全鬲闻说道："令叔此次来办军火，上海的人心不一，我是因为管通翁与令叔至好，通翁招呼了的，我怕令叔上人家的当，我们到底知己点，但是，这种事体往往有人在里头争夺生意打破锣，鬲翁在外头阅历的多总晓得的，这件事将来令叔必同鬲翁商量，务求在我们三家之内，不拘那一家作成了，我们三家是彼此相信得过的，总不叫令叔吃亏。就是鬲翁面上，总于照例之外另有加赏。鬲翁初到，上海应酬必多，总还需些用度，这里有一千块钱请鬲翁先收着零用罢。"说着在麦仿手里拿了一卷钞票点了一点，九张一百元十张十元的，就送与全鬲闻，全鬲闻微微的推了一推也就收了。这席酒

就是宾主四人，丁榄臣叫的是林三宝，麦仿松叫的是潘冶云，那吕湘文同全鬲闻不时说两句外国话，两人也很合式。散席之后，全鬲闻仍到顾媚香家，上了楼梯，阿银在那里等着。任天然看见客堂里都有客人，想正房间一定也不空，正要退下借那文琴的房间暂坐，那阿银却把他从后房间引着到正房间，嘴里喊道："任大人朋友来。"

房里只有个老娘姨坐在榻上，媚香也在房里，大家捂着嘴笑，任天然才晓得是怕那客人要进正房间，故意装作有人的，也不觉笑了，低低的道："说你们掉的好枪花大。"客堂里的客在烟榻上又躺了一会，觉得没趣要走，媚香出去敷衍了两句，停回就听见那"怠慢、好走、明朝来"的几句套话了。这客是个宁波人，也很吃过几台酒，碰过两场和手头也还松，心里有点转媚香的念头，阿银也说他是好客户。争奈媚香心已有主，不复措意，所以堂子里不但怕倌人有恩客，就是肯花钱的，老鸨娘姨也不愿意。这倌人专意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自己亲娘的好处，不来逼着他招揽。若是讨人身体那能容得他呢？再说全似庄果然同着他令侄商量，问他军火上可懂得，全鬲闻说："在外洋人也曾替人办过。"就说了许多的名字，又说了许多的经验，在全似庄固不甚了了。就是做书的也没有考究过制造的学问。所以他说

的话，也就记不清叙不出了。全似庄就同他看了几处，他也有些挑剔，后来，在公信、同和两家定了五千枝的曼利嗄无烟快枪，要价每枝视元五十八两磨到五十四两才定。洋行里要先付半价定货，再付半价。全似庄还要想郑琴舫复看，到福兴栈去一问，早已到杭州去了。江西复电来说：“枪枝照办，价银既经再四磋商，谆保核实。惟两期清库款力有不及，仍请磋商。”又讲到先付四分之一交货，再付四分之一交货，后一年再付四分之一，又后一年再付四分之一，两年来付完，价须照银行章程计息，在上海交货。长江水脚归江西算，江西电说四期交价可行，两年息银须商免，货须包运九江。全似庄又叫侄儿再三同这两家买办商量，全鬲闻并同洋面当面说了许多英国话，才商定了交货。后两年应付之价，如按期照付不起利息，若按期不能付清，或未到期先行付款应扣息银，均照银行章程按日计算，由洋行包运九江交收。江西复电照办。

全似庄就同洋行商定合同，洋商说这合同要江西抚台、藩台盖印，全似庄去电请示也答应了，洋商签了字。全似庄办事年帖寄去，江西往返电商，忙了二十多天才完事。

这天，王梦笙因为吃的人家酒席太多，他是立有

条约，不能到堂子里摆酒的，就定了聚丰园的菜，在公馆里复东。请的是全似庄、吴伯可、曹大错、达怡轩、江志湘、毕韵花、管通甫、任天然几位。客人到齐，看那厅房虽小，面前一片草地却甚干爽，院中两树桂花开的正盛，香气扑人，也很有些趣味。 除了全似庄，各人都叫了局。王梦笙带了顾媚香、林玉英两个上楼去见他二夫人，他二夫人一见也甚欢喜，同他们谈了一会，说明天我请你们吃一品香，吃了番菜同到郡仙看戏。又同顾媚香说道："你可同你任大人说声，陪我一晚上，他有什么应酬局是你的却不许你去，你看做得到做不到？"顾媚香笑着应道："一准如此，包做得到。"王二太太也笑道："你倒也拿得稳。"

两人辞别下楼。顾媚香就同任天然说，任天然道："我不许你去，否则我另外叫人。"顾媚香望他瞅了一眼道："你敢？"管通甫道："这有点意思了。"笑着，大家入席。

吴伯可说起要回省销差，托王梦笙、管通甫二人做媒，说小女是今年十三岁，意思要同天翁的二世兄结亲。但是小女是个天足预先说明，王管二人皆说："甚好。"任天然亦满口答应说："就是明天请帖传达，彼此皆在客边也不必用那些俗套。

”次日，任天然却兑了一对金如意簪压贴，取个和合如意的意思。两家的帖子，都是请王梦笙写的。这天，任天然在顾媚香家请客，谢媒会亲兼而有之。那顾媚香被王梦笙的二太太邀去吃番菜看戏，席也没有来上，另外有几处来叫，他娘都回报说是到老旗昌去了。席间，吴伯可约了各位，明天在胡爱卿那里，也是谢说媒会亲的意思。次日席散，天气还早，王梦笙说：“天然，我同你到媚香那边坐坐罢。”任天然说：“难得难得。”两人同到了顾媚香家，却好媚香的娘有个手帕姊妹，包了一个倌人，前节生意甚好，上月因患痨症死了。有一对珠花托媚香娘替他转卖，媚香的娘想王梦笙是个富家，他那二太太或者可买。看见王梦笙来，就拿珠花上楼说道：“王大人，昨天多谢你家二太太带着媚香吃大菜看戏，媚香回来说二太太真是和气得很。”王梦笙道：“昨天回来还不迟罢？”媚香的娘道：“不迟。这里有对珠花是堂子里一个倌人，因为被客人漂了账，看着要到节下开销不出，托我替他卖的。要想卖八百块钱，王大人带回去请二太太看看要不要？倘看了还好，就作成了他罢，可怜到了节下，被客人漂了账，真是说不出的苦。”任天然笑道：“这么我明天赶紧就去，也漂一漂看。”媚香道：“你不要说到这里，却缩住口脸。”王梦笙道：“你们说话真奇怪，只说半句话。”媚香的娘道

：“你同任大人睡了多少时，还要不好意思说的。”媚香更加难为情走了开去，嘴里咕唧着道：“娘也跟在里头瞎说。”王梦笙向媚香的娘道：“我正要同你说，我们二太太前天看见媚香说任大人赏识的很不错。昨天在一品香又同媚香谈了半天，媚香也细细的向我们二太太打听任大人的太太的脾气，家里的规矩，我们二太太同任太太是天天见面的，晓得他是大贤大德的人，家里也全是谋和平同等治法的，媚香听了更有个倾心矢志的意思，我们二太太叫我同你说，你是他亲生的娘，不比得人家讨娘，替他们圆成这番好事罢。”媚香的娘道：“我何曾不是这么说，我也不要什么大身价，只要任大人把我二千洋钱还还账，任大人总说要进了京才能定规呢。”王梦笙又向任天然说道：“老哥哥，我看是好花堪折直须折。”任天然道：“也早有此意，但是何必急急。我此刻行踪未定，怎么能就办呢？”媚香连忙说道：“你就是不即办也得有句定规的话。”任天然道：“有王大人为证，总算数的好。”王梦笙道：“好了，媒做成了，我可以回去复命了。”任天然道：“我明天在这里替吴亲家饯行，请你作陪。”王梦笙应了一声匆匆而去。回到公馆，把媚香的娘同任天然的话向谢警文说了一遍，谢警文道：“我看任天然怪可怜的，有这么个人陪陪他也好。”王梦笙又把珠花递与他看说：“要卖八百

块钱呢，你看要不要？”谢警文接过珠花看了看说道：“我今天在张园会见一位余小姐，说是住在贻德里，他那头上的珠子真是又圆又大，又光又匀，那真真难选呢，比这个要差远了。这小姐长的也很风致，也很和气，明天约我吃一品，到丹桂去看戏。”

次日傍晚，任天然催了客，大家到齐。媚香的娘问王梦笙道：“昨天的珠花二太太看了可中意？”王梦笙道：“我们二太太说，昨天在张园会见一位余小姐，他头上戴的珠子真好，比这个要差得多，今天约我们二太太去到丹桂看戏。”江志游道：“可是住在贻德里的？”王梦笙道：“正是。”江志游道：“那自然，那个的珠子能比得他，他是有名的珠王。”王梦笙道：“他是哪里人？”管通甫道：“他是湖南人，他祖老太爷做过东边道。那时候，东边道是缺一年有好几十万，他做了八九年，发的财真不少。他的老翁又会营运，又非常的吝啬，却死的早。他的胞伯在天律管一个实业的学堂，也只一个女儿，是这珠王的姊姊的儿子，还小呢，却兼挑着两房。”达怡轩道：“他这位令姊不必提了，嫁的也是个候选道，这位道台因靠着裙带子的富贵，只得听他广置。目前他老子管的那个学堂里的教习、学生有一大半是他临幸过的。”媚香的娘道：“就是上海的这位小姐声

名也不大好，前节下头花文琴用过一个大姐，就是跟过这位小姐的，说这位小姐用的马夫，替他打扮得十分华丽，五六月里天天坐夜马车，到湘园空地下，总是叫这大姐看着车子，他两个人一去半天不知干些什么。后来说什么这大姐姘上了马车夫，吃了醋，连马车夫、大姐一齐撵走了。

大姐说是冤枉，冤枉不冤枉却不晓得，大约总没有什么干净。 这种人，二太太同他少来往些也好。”王梦笙道：“本来不认得，也是在张园偶尔碰到的，既然如此，我回去同他们说，以后同他疏远点。”席散之后，任天然又留着管通甫、吴伯可、王梦笙坐谈一会说：“今天你们二太太去看戏，多坐一刻不要紧的。”到十一点多钟，吃了稀饭方散。

王梦笙回家看谢警文还未回家来，等了半天，已经十二点半钟不见，想戏馆早该散戏了，怎么还不来？正盼着，听见马车进来的声音，王梦笙赶紧拿着桌灯到楼梯口来照说：“怎么这时候才回？”谢警文一面走一面说道：“今天真阴，几乎闹出大笑语来。”王梦笙问：“是怎么的？”谢警文道：“我同那余小姐到丹桂，他包的不是全厢，却也还清静，那边坐了两个人，家人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倌，还有两个像是堂子里的倌人，自己

来看的，到快散戏，那两个家人同那一个倌人都走了，还有一个倌人在那里。我催了几遍，余小姐才起身，刚到包厢门口，已经煞锣，看那楼梯口拥挤非凡，我们两个走不下去，只好在包厢门口站着。忽然，有个十三四岁小厮跑了进来，拿了一个手巾包子，不知里头包的什么，送与那个倌人，这小厮跑出来，被余小姐一把把他头发抓住，问道：【三儿，谁叫你送东西与他的，送的什么东西？】那小厮道：【是四爷叫我送的，里头什么东西我可不知道。】那余小姐就在这小厮脸上打了一个巴掌说：【你四爷好，又送东西与这些烂污婊子了。】这小厮脱手跑去，那倌人却站了，问道：【你骂哪个烂污？】余小姐道：【我骂你。】那倌人道：【我怎么烂污？】余小姐道：【你姘戏子，吊人家膀子，怎么不烂污？】那倌人道：【我们吃堂子饭的，有什么要紧？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陪他睡的，就姘姘戏子也算不得什么下贱，像那官府人家的小姐，姘着戏子还要同人家吃醋，那才真正烂污呢。】这余小姐被他骂急了，捋起袖子就要去打他，那倌人也准备着要回手，幸亏两边的娘姨大姐死命的拦着，有个客人走过门口，看见大约是同这倌人认得的，就进来把这倌人劝走，那戏子也跑了过来，好像是那唱小旦的赛紫云，望着余小姐请安，余小姐打了他两个嘴巴，自己倒哭了。我看着不象样

子，只好不别而行，现在还不知怎样呢。”王梦笙道：“今儿席上他们谈起，也说这小姐名声不好，叫我同你说远他些。”谢警文道：“我因为看他也是一位大家小姐，哪里晓得他是这种烂货样子。”王梦笙道：“倒是今天闹到这个地步，怕明天要被人家登报，他呢不要紧，万一把你也说在里头那却怎么好？”谢警文也慌了说道：“好哥哥，你有什么法子好想去招呼招呼，不要提出我来罢。”王梦笙道：“我明天且同毕韵花商量商量看。”次早，王梦笙去寻毕韵花没有寻着。回到家里，正在没法，只见家人拿了全似庄的请客单子进来，请的是傅又新、光平阶、田广生、廖庸庵、王梦笙、任天然、达怡轩、江志湘、毕韵花、祝长康、曹大错、冒彀民、单凤城、沈州谦、袁子仁、屠桂山、丁榄臣、管通甫，还有他的侄儿。是假座沧洲别墅，准三点入座。那傅又新名下打个谢字，说是上海道请不能来，廖庸庵名下注了个赴宁波，田广生名下注了回香港，说是得到电报香港姨太太又添了位少爷，去做满月了，其余打了陪字。单凤城名下是端端正正写的“敬首”二字，就是江志湘还没有去请。王梦笙想：我正要找毕韵花，到那里总可会得着，也打了个陪字。全似庄这天何以大请其客呢？因为上一天听见光钦差要动身，一来替他饯行；二来军火办成，请请两个买办；三来自己计算快回江南，替各

位做做东。这些人都互相请过的，他们商议买军火的那二十多天，哪一天没有酒？还有一天两三台的。不过他们席上没有什么事情，他们吃的人也不见得记得清了，做书的也就不替他一一铺叙，诸位实在要考究，只要到这几家堂子里查查他们的酒账、局账便知道了。

王梦笙住的地方离沧洲别墅甚近，到的时候，全似庄也才到。坐了一刻，任天然带着顾媚香同车而来。王梦笙道："你们竟是同眠同起，形影不离。"任天然道："他说这园子好，要早点来逛逛。"不多一刻又来了几位，毕韵花一看见王梦笙就说："梦翁刚才找我做啥？"王梦笙道："我正有事同你商量。"就把他拉到对面亭子上坐着，把昨天晚上余小姐在丹桂同那倌人吃醋的话说了一遍，托他通知各报馆，如果登报，千万不要牵上他和夫人。毕韵花道："梦翁尽管放心，这事绝不会上报的。"王梦笙道："这种事正是游戏报上的好料子，怎么不会上呢？"毕韵花道："你且慢慢听我说，这位小姐的历史长得很呢。昨天晚上，他说他姘马夫的话都是实的。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在张园同人家推露天牌九。他每天在张园吃茶，出名的倌人大约他有一半都认得的，看见了彼此招呼着同坐坐，有些客人借着去同这倌人说话，走过去一桌坐下来，他也不回避，有时也就

夹在里头攀谈攀谈。就是没有倌人正坐，只要见过的，他心里喜欢的，也就招呼着坐了说话，还拿他自己吃的水烟筒让客人吃。大胆的，同他说两句玩笑话，他也不动气，脸也不红，比那初出来的倌人还老到些。彼此有了意，就约在番菜馆或到小客栈里一叙。前次看中了赛紫云，天天两个人到丹桂去看他的戏，他出了台就同他扎眉眼，赛紫云因为他是大家人家的小姐，也还不敢去吊膀子。他却看热了，晓得那小三儿是赛紫云的跟班，就叫案目叫这小三儿来，把了他几角钱，叫他叫赛紫云在楼梯口等他有话说。他到了楼梯口，望着赛紫云一笑，同他明天六点钟在某家番菜馆第几号会，赛紫云应了。第二天到了那番菜馆，这小姐已先在那里，两人同着吃了番菜。这小姐叫细崽来，拿了十块钱一张的钞票与他，叫他把里头一间密室打开，捻好了自来火，那细崽欣然从命，两人进去密谈了有一个多时辰，才开门出来。后来嫌餐馆台基都不稳，便索性在九江里租了一上一下的小房子，用一个老娘姨看着。每天看了戏，两人必到的，或是事毕各归，或就住在那里都说不定。这赛紫云用他钱也真不少，一年下来，比那阔嫖客在倌人身上花的总要多些。这赛紫云有些旧相好，又撇不脱，所以，常常闹出笑话。昨天赛紫云散戏的时候，在台上一望，以为他已经走了，所以才叫三儿送东西

与那倌人，约他三点钟在家里等他的。哪里晓得，这位小姐还没走，所以闯出这回祸来。你们二夫人走，这赛紫云好容易赔了礼，还是同坐一车走的。这些事，我们各家报馆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只是不敢替他上，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位小姐虽然品行不检，那手段却很大方，现在什么安良会、女学会都仗着他做一个财政家的大主脑，他遇到这些事体，两千三千都肯花的。新学朋友里头靠他的，混的不知几多。所以，大家知会各家报馆，凡有他的风流事体，都不准登报。一来怕坏了他的名誉，有些事体就呼应不灵；二来怕他灰了心不肯出钱，那就失了一个大财东，这也是紫阳纲目为贤者讳的意思。所以你放心罢，随他再闹些什么笑话，都不要紧的。”王梦笙听了，才晓得新学界中，有这么许多文章。

两人出了亭子，客已来了不少，局也跟着陆续而来。各人都已在上海滩上预先招呼，也有用马车接来的。曹大错搀着杨燕卿的妹子燕如进来说：“燕卿有病，叫他来代。”各人都在园子里随意闲逛。顾媚香同着张宝琴、小玲珑、林玉英、花翠珍、吕湘文、王亚仙几个跑到对面土山上去，几乎还走不下来，顾媚香、张宝琴两人争的在那里喊，还是任天然、达怡轩跑到那里搀下来的，只有吕湘文走的爽快。大家说所以近来要讲究

天足真是便当。看看已到五点钟，只有冒豰民未到，聂倩云倒先来了。大家说："我们坐罢，他们这些先生们一到上灯局事就多，不要耽误，豰民就虚左以待罢。"于是纷纷入坐，主宾十七位，是用长台同吃番菜一样坐法，却是三桌的菜。管通甫看见袁宝仙，因为傅京堂不在坐就问他道："这几天傅大人是被你迷住了，总共弄了他多少？倒底是同袁爷好呢，还是同傅大人好？"袁宝仙道："袁爷是前转在上海就做起的，大家晓得脾气，自然是要好的，傅大人老实听话，要不是看他有两个钱想弄他点，这种乡里土老儿，又是一个假的眼睛，谁还去理他。"曹大错拍手大笑道："这话真说得痛快，有如蕉叶雨声。我看不独你们是如此，就是当道中的王公大臣同他交往，又谁不肯是看他有两个钱，想弄他点呢？不过不肯像袁宝仙这样爽爽快快的明说罢了。"任天然道："大错狂熊又做天下事，怎好去揭穿呢？你的错就在这上头。"曹大错道："何尝不是，不过我这错是万改不掉的，就听他错到底罢。"一会儿，吕湘文站起来要走说："家里今天有酒。"望着全鬲闻道："你去我那里，我有话说。"全鬲闻道："回来看罢。"吕湘文道："你敢不来？"管通甫笑道："听说你还是小先生呢，要他去做什么？"吕湘文道："怎么小先生连约客人去说句话都不准么？"光钦差道："我看起来吕先生下

口必大。”吕湘文望着光钦差看了一眼说道：“只怕是光大人上头太尖罢？”说着一笑而去。王梦笙道：“对是真好，堂子里倌人有这样谈吐实属真正难得。”

江志彬道：“他原本不是倌人，这话说来可疑，他上年来的时候，是兄妹两个，也是书香世家，带了有两千银子来，要开学会，又要开女学堂，演说过两回，怡轩、彀民同我都去听过。那晓得上海住了些时，他令兄就终日花天酒地，有时还要去推推牌九、摇摇宝。他呢，就结识了两个新学朋友。一个绰号小陈平，是个南市开小杂货店掌柜的兄弟，他妹子也是在女学会里的，据说有曲逆之行，又有说因他计划甚多，所以有美名，那也不知其详。一个就是有部小说里所说，逼着他六十多岁的娘，进女学堂做学生的那位。这两个同着他今日坐马车，明日逛园子，颇有泰西男女新婚游历的情景。但是，这两位不但色上要占点便宜，就是财上也要做个分利的人。他兄妹两个带来的银子，哪里经得他们如此挥霍。到了年关相近，两人盘算盘算，不但令兄的积酒局账开销起来不少，就是令妹的戏园、餐馆、绸缎、首饰及替那两个新学朋友添置衣物的账，也就不是容易的了。身边只剩了二百多元的光景。两人想来无奈，为了乐一天算一天，且到临时再说。

有一夜，他令兄倒没有出去应酬，在家里住的。到了黎明就起来，到他妹子窗外一看，只见牀面前摆着两双鞋子，晓得他令妹正在同一个新学朋友研究体育功夫，大约还是方针直达中心点，团体横陈大舞台呢。这位令兄倒也深明只术，保全自己的自由并不侵人的自由的道理。

所以，也不去警动他，只拿出一书信塞在那和合窗的缝子里头，就开了大门扬长而去。等到十一点钟，这位令妹同那新朋友双双起身，看见窗缝里塞了一件东西，取来一看，原来是他令兄留别的信。说那存的二百元钱，他已带在身边，乘了公司轮船到东洋去游学，你的生计你自己去料理，彼此努力自强，将来得意再见罢。这令妹见了这书信，真是手足无措，要追也没处追了。他那两位要好的新学朋友，到了节下也匿迹销声，从此面也不见，真急得他要寻死路，幸亏他用一个娘姨，是在堂子里登惯了的，手里还有几个钱说道："我看小姐不如挂了牌子做做生意罢，这点账还不难还清，我也可以担待的。"他说："我是个诗书世胄，怎好做这花柳生涯，要么就以卖文鬻稿为名，结交两个文人君子罢。"就在群仙背后，平安里味闲别墅的间壁，租了间房子，贴了个条子是专谈诗文。谁知上海是个俗地方，讲究文墨的人有限，就有两个走走，都是些寒酸愚大

，怎么填得起这脂粉深坑。到了节下，又亏空了几百。这个娘姨说道："小姐你要是这样做法，你就把我担待的钱还了我，让你去自由罢。若不然须要须从我们的压力，好好的挂了牌子，正正经经做生意才行。"他到这时候，计无可旋，只得走了这条路。这娘姨又弄了几百块钱开销清楚，调到东平安包了个房间。他现在在这娘姨手里就同讨人一般，幸亏到底是讲究新学的，近来趋时的人多。所以，生意很不坏，身上竟有好几个有交情的阔客，最妙的是调头的。这一天，有些同他令兄至好在一同玩笑的朋友，还公共摆了两台酒，说是欢迎会的意思，你想可笑不可笑。"毕韵花道："有个叫做自由花的，也是个新学朋友的寡弟媳，同着这大伯子到东洋游学，住了两个月回到上海，也弄得妙手空空，讲明了把他包在堂子里的。这节不知改了什么名字？"曹大错道："咳！新学旧学的人同是一样，借这些门面做个老面皮，披在身上，那内里头的狼心狗肺真正不堪对人。我们中国，在位的野的大半是如此。这世界如何会好呢？"正说着，只见冒彀民匆匆的进来，大家争着让座。管通甫道："你到哪里去的？他们正在一块骂你们新学朋友呢！"冒彀民道："应该骂骂，我就是为这个事，真弄得头盔倒挂。所以到此刻才来。"江志游问他什么事，冒彀民道："不是前回安徽来的那程致

祥、程致贞兄妹两个，那程致贞在女学会演说一回，演说的真好，我同你皆去听的。那宁波的明心学堂主人就把他请回去。那明心学堂主人居总，分头募集，那位余小姐也出了二千块钱，我经手也募了二千块钱。他兄妹二人把学堂章程拟好，学堂房图画成，学生也选定了。选定学生的这一天，这程致贞又对着这些学生演说了一回。一面开工造学堂，一面请程致祥带了七千两银子，到东洋去办仪器。还是三月里去的，说赶暑假以前回来。一去之后即无信来，人又不回。暑假快满的时候，明心学堂主人着了急，派人到东洋去找。哪晓得东京、长崎、大坂、神户、横滨都找遍了并没有这么一个程致祥来过。日前找的人回了上海。这两天，明心学堂主细细盘问这程致贞，哪里是什么兄妹，他也并不叫程致贞，是个芜湖下等娼僚的土娼。这程致祥在他身上嫖嫖，看他人还聪明，也还识得几个字，花了二百块钱买了他，就租了间房子住在芜湖，天天教他这三遍演说，连那停顿疾徐的地方，都像教曲子一般的教了半年，练得熟了，又教了他些嘴面上的新学话头，见人的应酬礼节，常用的几个字，带他到上海，跟他说弄了钱同他回去买田偕老。所以，他也就百依百从。那三篇演说呢，就是在女学会演的一次，在明心学堂主人家里演的一次，挑选学生那天演的一次，余此之外他就一无所

知。明心学堂主人花了几千块钱买了这么一个烂娼，那也不用去管他，我经手募捐的这些款子人家都来退钱，还有那些已交学费的学生，也来要退学费。今天弄了一天还没有清楚，你想呕人不呕人。人家说我冒彀民是冒充国民，这才真是冒充国民的来了呢。”江志彬道：“我也还有两个经手的学生，怕的明天也要同我打饥荒呢！”管通甫向着冒彀民道：“这都是你要做国民的魔障，以后把这彀民的号改了罢。”

冒彀民正要回去，只见全似庄的管家拿着一书电报，说是江西来的。全似庄速忙接过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上海长发栈全似庄太守，院图及合同均悉，款等七千五百两由三晋源汇，合同已盖院图印，信亦交该号，速回九江。荣守调署广信遗缺，即以借重，事竣望速回，抚院冬。”全似庄就把这电递与屠桂山、丁榄臣看道：“这事总算妥了，枪枝望早些运去。”

屠丁两人一面来接电报，一面说：“那个自然是好，太守尽管放心。”两人看了又替他道喜，大家问了缘故，也都说：“大喜，大喜！”全似庄又把这电递与许州谦看说：“汇款及合同一到，就请交与桂翁、榄翁两位兄弟，一准初五坐礼拜四的报商轮船回去。”许州谦、屠桂山、丁榄臣都

说："遵命，遵命！"大家又争着要替他饯行，全似庄说："这两天还要收拾行李，各处辞行，实在无暇，多谢多谢！"达怡轩道："我们就是初五这天在徐园公饯罢。"大家都说甚好，全似庄也只得答应。席散，王梦笙回去把毕韵花说的话告诉了谢警文，谢警文才放了心说："这么一位世家小姐，怎么会如此，真令人想不到。"

看书的诸位，天下善于居积性悭吝的人，留着家财与那败家的儿子正是流奖无穷，与这败家的女儿那更不堪言状。至于讲新学的，原不尽为财色起见，然而以此为名，为图财、图色的也不少，恐怕做书的还形容不尽呢！到了初五这天，任天然一点多钟到长发栈替全似庄送行，顺便约达怡轩同到徐园。其时全似庄出去辞行还未回来，达怡轩同任天然倚在楼梯口阑轩上闲眺，只见栈伙领着些搬行李的人往官房里去，停回上了两位十六七岁改妆的姑娘。一个鹅蛋脸，一个小圆脸，都生得一双媚眼，两瓣凌波袅袅婷婷，很绕风致，衣裳却不大时式。问起茶房，说是浙江一位道台的家眷。跟手又上来一个木木讷讷穿素的小官，约有十四五岁，却有个家人跟着，大约是位少爷。

又隔了一会，上来了一位乌须黑脸的贵官上了楼

梯，达怡轩一见，连忙招呼，那位贵官也连忙除了眼镜道："老同年怎么也在此地，真是幸会，幸会。"究竟来者何人？请诸位等一等，听著书的慢慢替他叙说罢。

第十四回

达怡轩在长发栈楼梯上碰到的那位贵官，你道是谁？原来就是他相傍同年贾端甫。他在河南学务处当了些时提调，乔藩台同他甚为合式，就要了他去署光州。这光州是个大缺，荐朋友、荐家人的很不少。他虽然不肯滥收，然而衙门里事务纷繁，也断非一二人所能办，自然也只得拣着用了几个，里头有个写字家人叫做柏义，是魏太史荐的，说是扬州人。据他自己说已有三十多岁，却生得齿白唇红，看上去不过二十三四的光景，字也写得很光洁。贾瑞甫中进士之后，用的那个张全，素来最摸得着这主人的脾气，所以主人也很重用他。他的妻子郝氏，是带着女儿跟着贾太太进京，又跟到河南的。女儿也十多岁了，名叫小双子。到了河南，郝氏又生一子。贾端甫的上房是不大有人能到的，只有这郝氏母女，因为曾经服侍过，不时进去请请安。到了光州，自然派的是前稿门政，家眷住在衙门旁边租的一个书班的房子。这柏义同他是扬州同乡，所以最为亲，还

称呼他世妹。这世交却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做书的也无从替他叙起，常常帮着他料理料理公事，张全很觉省心。近来，张全事繁时也就吃上两口烟，有时公事忙，不得不在衙门里住着。这柏义就替他烧烧烟，陪他在榻上躺着谈谈。到了夜深人静，这柏义竟赧然毛遂自荐，这张全也就欣然拜领消受了两回，觉得竟是一个出色的龙阳，那一种宛转迎送的风情，比那战功卓著的窑姐儿还要得趣。张全从此就格外谨慎从公，常在衙门住宿。贾端甫也觉得到底是多年旧人，知道慎重公事，也就格外倚重。这贾端甫做了两年多，据那上司讲起，都说他官声很好，抚台又在河工案内替他保了个免补本班的知府，仍留在原省补用。却好，新任的实缺也要到任，他就请交卸回省，请咨过班引见。不多时，接任官到了，交卸之后，带了家眷回到省城，依他的意思，所有新用的家人一齐开销。张全说，做过现任的究与那初到省候补的不同，公馆里总得多用两个人才忙得过来，就留了这写字的柏义，还有个管杂务的俞安。贾端甫上各大县的衙门谢了保举，面陈了些地方利弊，及他在那里整顿的法子，抚台、藩台皆极钦佩说："当叫后任实心照办，不许擅自更易。"他又同那最知己的魏琢人太史聚了几次，等清交代，请了咨文，在省里也就耽搁了好几月，才得料理进京。张全的意思，主人把这柏

义带着路上好消遣消遣。若这位主人依了他的话，做书的倒也好省了些笔墨，只要说他日事雕腰、夜游兔窟就完了。争奈这端甫是位道学先生，他说："我从前在京是马少仆简惯了的，这次进京，若是多带仆从，人家必说我染了外官的习气，那是于我的声望大有关系，我可断断不为。"张全也就没法，又切托了柏义替他照料照料家事。张全的妻女，这柏义本是见惯的，一口一声的婶婶妹妹，向来就甚亲热。张全此番既嘱托了他，他哪有不尽心的呢！等着张全跟老爷动身之后，就三天两天去请请婶婶的安，问问妹妹的好，彼此更加脱熟。有一天，柏义跑去，那婶婶却被邻居家请去看牌，只有小双子一个人在那里做针线，柏义进去叫声"妹妹"，就坐在旁边，同他兜兜搭搭，说那帷灯匣剑的风话。这小双子本来生得流动风骚，心里也早几分中意这位哥哥，就笑着问他道："听说你在衙门里天天陪我爹爹睡觉，到底做些什么？"柏义道："哪个说的？"小双子道："小三子说的，我娘还骂你不要脸呢！"柏义道："做些什么我说是说不出的，要么演把你看，我同你到房里去。"小双子道："我不去，我又不是个男人家，占不到你的便宜。"柏义道："你不是男人家也好演的，总让你占点便宜的好。"说着就拉他，小双子道："你不要动手动脚的，我喊起来你不得了。"柏义就独自一人跑进

小双子房里，在他牀上找到一双换下来没有洗的袜套子，拿在手里站在房门口，望着小双子道："这个可送我了？"小双子看见丢了针线，追上来夺，柏义就朝牀上一躲，小双子也只得追到牀上，他把身子一翻，这小双子在他怀里，要喊也喊不出来，只好将机就计，任着柏义把他老子同他那番形景细细的演了一回，不过顾后瞻前稍有不同，这小双子得到甜头以后，倒也时常同他试演试演。这天柏义跑来，小双子正在那里做鞋花，柏义拉他，小双子说："你不要闹，这鞋子是预备送太太的寿礼，今儿要做成功，明天祝寿带去的。"柏义拿他做好的一只在手里看了看说："这位太太的脚倒很小，不晓得长的如何？我到这里三年还没有见过呢。"小双子道："你这个人真不是好人，太太的脚，你也要揣量揣量相貌，你又要打听打听，我同你说，这位太太虽然四十出头的人，却是生得年轻，看上去还不到三十，也还娇艳动人呢。"柏义又问："这位太太不知哪里人家，姓什么？也不大见老爷通信呢。"小双子道："姓周，是老爷的同乡，听说家里也是个做生意开铺子的，老爷做了这么大的官，怎肯同那做生意的亲戚常常通信？"柏义听着吃了一惊，说道："是不是开周恒泰顺花布庄的？"小双子道："那就不晓得了。"柏义道："好妹妹，你明儿进去千万替我问一问，如果是的，你说我是太

太娘家的亲戚，要求见一见呢。”小双子道：“你又是他什么亲戚？叫人家去碰钉子。”柏义道：“你只管替我问一问，不是的也没有什么要紧。”柏义还怕他不肯，又夺了他做的鞋子，好好的奉承了他一阵，在枕上千央万恳，小双子满足了才算数。第二天，小双子母女两个前去拜寿，郝氏因为家里没人先回去，小双子留在里头吃饭，起空的时候，小双子就同太太说起，太太道：“我家里却是开的周恒顺花布庄，但是，有什么姓柏的亲戚呢？我可记不清楚，好在他在公馆里，老爷又不在家，回来叫他进来见见再说罢。”小双子到了下午，也就回去。

走到门房门口同柏义说过：“我同太太说道，太太说不大记得清，回来叫你见见呢，你可看清楚了，不要冒认，带起我挨骂。”

柏义连连答应。到了傍晚，太太想起小双子的话来，本来自己娘家久已不通音信，要是亲戚也可问问，不是亲戚也不要紧。就叫老妈子叫了进来，柏义请了个安，周氏太太望他细细的看了一看，说道：“阿呀，原来是你？”那两眶珠泪竟不觉盈盈欲坠。你道这柏义是谁？原来就是河南知府贾端甫太首嫡亲夫人周似珍太太破题儿头一次的情夫白小官，名叫白骈仪的。他只从同周氏太太

有了肚子事体，发觉之后被周敬修撵了出来，他就跑到南京找他的娘舅，他娘舅是在江宁补衙门里当跟班的，就把他荐在一个候补佐亲老爷身边。这位佐亲老爷未带家眷，看见白小官洁白如玉就叫他在牀上服侍服侍。他本是个乌道已开的人，轻车熟路不甚推辞。后来，这位佐老爷在南京登科。几时没有什么意思，他有位亲戚放了兖沂曹济道，就到山东去投奔，在江工上当当差使。家眷到省，哪晓得这白小官又同这位老爷的一个未出阁的妹子搭上，被这位老爷撞见送到衙里打了二百板子，返解回籍。走到路上，让那解差得了点便宜，把他放了。这种不要紧的人犯谁去追究呢。又去跟了一位盐大使，这位盐大使的老翁做过河工厅官，丢下来的家资很厚，这盐大使是庶出的，他的生母老太太本来也是个河工汛弁的媳妇，因为厅官老爷常识，就赶紧敬献上去，等到这厅官故后，这老太太却有武则天之风，家资皆被其掌握，几个儿子何敢违抑。看见这白小官，比那貌似莲花的六郎还要爱些，日日叫他进去伺候。这位老太太也有六十左右的人，老阴少阳最为伤人，几个月之后，白小官竟觉得玉容憔悴，这差使有些承应不起，只好逃了出来。又到一个门上那里当三小子，这门上的主人放了河南南汝光道，跟着过来，却又被那门上的小婆子看中了，被这门上得知，又把他撵掉。他又跟了一个

老爷在学务处当差，他却巴结了魏太史的侄少爷，听见贾提调得了光州的美缺，晓得贾提调与魏太史至交，就求了侄少爷的少奶奶同魏太史说，把他荐到贾端甫这边。今天同这周氏太太见了面，周氏太太回念旧情，真有个千载重逢之感。当时，因为儿女皆在面前，只得忍着泪问了两句门面话，说是娘家远房表弟。却到临退出来的时候，送到堂屋门口，只低低的说了句“回头你再进来谈谈”。白骈仪是走惯了这条路的人，自然领会得这太太的意思。

到了二更将尽的时分，悄悄的溜到这太太房里，周氏太太一见大喜，叫他坐着，白骈仪道：“太太如今是做了贵人了，真好福气。”周氏太太叹了一口气道：“唉，什么做了贵人，倒是做了罪人了。自从嫁了他，他做秀才的时候，我在娘家住着倒还舒舒服服的，不过心里有点想你。及至他中了进士做了官，就摆出这做官的架子，上房里连个雄苍蝇都找不出来，我跟着他走上海，过天津，到京城，来河南，经了多少名胜的地方，就是穷人家的妇女，也还能去看看戏逛逛花园，开开眼界，可怜我是上了轿子，车子就把帘子关的紧紧的，连轿子旁边的玻璃窗纱环都替你把幔子钉严了，叫你一点也看不见。到了客店，上了轮船，只要进了那间房，除掉临走不要想

出那房门一步儿，至于在公馆衙门里，就只张全的老婆女儿两个，还让他进来走走，此外是一个人影儿也不要想看见。你想，这么终日囚着，不同个罪人差不多么？不过没有上手铐脚镣就是了。说起来他是个道学，其实到了房里关了房门，叫你做的那些事体，真是娼妓所做不到的。我是你身上的人，也没有什么怕你笑话，叫我要不答应他，又是要终身靠他吃饭的，要是心里情愿的呢，这本是男女互相寻乐的事体，就随便叫我怎么样也不要紧。你想他这种样子弄人叫人家怎么愿意？比陪着强盗还要难受些。可怜我这些说不出的苦，叫我同哪个说呢？说着就呜呜咽咽的哭起来。白骈仪连忙走到身边拿手帕子替他揩着，一面劝他。

周氏太太就倚在白骈仪的怀里说道："我今天见了你，可真像见了我的亲丈夫，那时要依我嫁了你，就是光景寒俭点，倒也一生受用，哪里会受这种罪。总怪我侈娘嫌你家道低微，要嫁什么读书做官的呢，弄的今儿同卖了女儿一样，卖了女儿还要得点身价，可怜他其实还赔了多少钱。这做官的女婿，也没一点儿好处到他两人身上，如今已有好几年不通信音，连死活都没有处打听。我今儿难得与你重会，你可不要嫌我老，我可要同你好好的聚会几时。我也明晓得那个人不久回

来，我们也就不能常会的。但是，俗语说的【郭雀儿登基，快活一天是一天】。我暂时这条命送在他手上，将来有好机会，我们再想法子罢。”这白骈仪又温温纯纯贴贴的抚慰了一番，自然是互解罗襦重联旧好。

每天晚上，这白骈仪总是进来伺候这位太太。这周氏太太把那贾太守逼着他做的那些潘五姐的细品玉箫、王六兄的后庭插箭都心服情愿的奉承了。这白骈仪虽然是新娘老去，那本事倒比在家的时候长了许多。但是，周氏太太生的这位静如小姐，也是十五岁的人了。贾端甫却也教他识了些字，读了些书，四书五经都能通晓大义。虽然没有那些西厢红楼的小说，他眼里但是那毛诗左传上头摹写的男女风情，他也就颇能领略。又生得姿态轻盈，性情流动，才过荳蔻年华，已解标梅心事，就住在娘的对房。这白骈仪夜进朝出哪有不看见一两次的呢。有一天这小姐起的早些，开了房门出来，彼此恰恰迎面相逢，静如小姐望他笑了一笑，白骈仪只得低着头走了出去，心里想道："今儿被这丫头撞见，万一将来他老子回来，在他老子面前搬弄搬弄唇吞，我可不止像那回在山东吃那二百板子的苦呢。若要趁此撒手逃走，又觉有点舍不得。看这丫头举止轻佻，也不是个不能亲近的，不如下点手段收服了他，那就无

甚顾虑，就是银钱上头也还可以多沾点光。晓得这位小姐的里房是他小兄弟睡，还有个老妈子陪着，这老妈子是这太太同他见面之后，就重重的赏了些银钱，买通了的，白骈仪也常有点馈赠，他倒早已听凭使唤的了。白骈仪这天就找了这老妈子送了他二两银子，同他商量，叫他今天晚上对面的房门不要上闩，这老妈子一想，我这么大年纪他难道还看上了我，想来彩我的残花不成？

自然是想这小姐的心思。这种不花本钱的老鸨，不费唇舌的王婆，是乐得做的，也就慨然答应。晚上，白骈仪进去，到了牀上同周氏太太说道："今天早上出去迟了些，小姐已经起来开了房门，明天需早点出去才好。"周氏太太道："你本来这两天也太大意了点，我因为你晚上辛苦了，早上又舍不得喊你，今儿可规规矩矩的睡罢，身子也是要紧的。"白骈仪道："只怕你不够。"周氏太太轻轻的望他啐了一口。这夜，就依了周氏太太的话，没有十分兴作风浪，早早的同入酣甜。到了五更，白骈仪就忙披衣起身开了房门，他却不望外头走，直到对房把房门推了一推，果然没有上闩，就轻轻的走到牀前揭开帐子，看那贾端甫太首的爱女静如小姐朝着里牀睡态正浓，他就忙忙的钻进香衾，那静如小姐在梦寐

之中是否觉得身边有个柳梦梅，也就不知道了。隔了好半天，那静如小姐却也微展星眸，半含羞态的问道：“你是谁？”白骈仪低低的道：“小姐是我。”静如小姐要想不依，因为鸿沟继已失守，骊珠自必无存，即使挥动鲁戈未必能回赵璧，只好也像他娘当日，听这白骈仪畅所欲为而去。那个老妈子撮合有功，白骈仪自然要开销一分下脚。想来也不过像那二堂子里数目。那静如小姐，却另外有一分重重的赏犒谢这现在媒人。这样规矩严肃的公馆里头，当个老妈子真当得过呢。隔了两天，那周氏太太也有些觉得，但是一个是爱女，一个是情人，怎么好意思认真，也就像那杨姨娘、龙玉燕母女一般，彼此说明，让白骈仪一箭双雕。这白骈仪还要抽空去应酬应酬那位世妹花底泰宫，却也疲于奔命，但是，盛筵易散好事多磨。

不多几时，那到京引见的一双主仆已经秣马归来，自必门禁重申，依旧红墙隔断。那张全却同柏义重修栈道，曲叙离情。

这柏义夜间奉陪了老翁，白天还要恭维他令爱，把受来的那些琼浆玉液，倾还他宝鼎丹炉，本是自然之理。到底这张全比那位贾大人精明些，就有些破绽落在他眼里，把他女儿拷问了一番

，才知道不但同他结了通家之好，就连老爷的内眷也成了个上下交征，主仆两人不枉进京一趟，都混了一个四品半的顶戴在头上，心想这件事情一闹穿，这柏义是我劝着留用的，又是我女儿领着进上房的，岂不连我的饭碗也就不很稳当，这样的恩主又何肯轻轻抛却，不如消患未萌，预为釜底抽薪之计也就不去说破。却好碰着一位候甫州县，同这贾大人有点交情的，新近委了一个优缺，他就同主人说了，把这柏义荐过去。这贾端甫本来在这些家人上不甚留心就依了他荐去，那知县见是一位抚台、藩台最赏识的，府县大人荐的，怎敢不收。在柏义这里，他已历事多主，就是他身上前后的男女交情，也就指不腰屈，倒也视为行云流水境过事迁。

只可怜这一位太太，两位千金真觉得硬割情丝，十分难舍。

这两位千金呢，有如那《随园福话》所说：十四夜月自知，有团圞在后头，还可以消遣。那位太太已过见恶恶年，难挽义和之景，美人迟暮伤感为之何，若没有这番遇合，倒也死心塌地老此残年，偏偏又狭路相逢，遇这可憎冤孽，把那二十年前的风景从新提上心头才得称意。以为垂门暂隔，当可趁隙重圆。

后来听见，把他荐去外县。从此，天涯地角何年再遇萧郎。但不免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了。初时不过茶饭不思，花颜憔悴，既而竟就梦魂惝恍，魔竖潜侵。有一夜，正同那贾端甫了了行公事之后，蒙胧间觉得那白骈仪走进房来，就赶紧拉着他道："我只当今生同你不得见面，哪晓得还在一块，这一回你可得带我走，不能再把我撇开了。"那白骈仪道："你放心，我从此陪着你形影不离。"周氏太太道："你难道心里不要我了么？我想你想到这步田地，你还不慰慰我的相思。"说着就腾身相就做成篇倒戟而入的文章，正在那里银河欲泻的时候，忽然觉得那白骈仪眼睛一番，口角流涎，大有中痰的光景，连忙喊道："白素香的，白素香的！"那晓得他梦中声唤，竟把他同梦的人儿惊醒，推着他问道："你说什么白狗白狗？"这位周氏太太才醒来，哪里有什么白骈仪在怀中，还是一个贾端甫在枕畔。心里空了一空，才支吾道："我魔住了，梦见一个白狗追着我咬，吓的喊起来，心里还觉得跳呢。"

第二天起来，这周氏太太头上就觉得昏沉沉的，到了夜里才合眼觉得又同那白骈仪在一块儿，就同他说道："你昨儿怎样的，几乎把人家吓

死？”那白骈仪道：“我并不怎样，不过吓你玩的，你就认了真。”周氏太太道：“你不说你做的那个样子怕人，还要说人家胆小，今儿可不准这样。”两人又互相偎抱到了酣畅之际，觉得那牀摇动起来，似乎像地动的光景，不一会，就听见花拉一声，好像那墙坍了下来，自己也不知道在那里，再找那白骈仪已不见了，怕是被墙压着，又急声喊道：“白哥你在哪块？”耳边听见一个人应了一声道：“你又喊什么？”周氏太太睁眼一看还是一个贾端甫，心里又羞又怕，只得遮掩着道：“我又梦见昨天那只白狗。”日里细细追想那梦中情味，又想道：“他天天入梦，不要是被他们晓得了我同他的事情，把他弄死了罢？这却怎么好呢。这么一想又吓得一身冷汗，似乎耳朵边就有人说他是死了。又吓、又痛、又急、又想，七情六欲一齐发动，一个已经有病的人，怎么经得住？

就不知不觉晕过去倒在地上。静如小姐听见赶紧跑了过来，喊了老妈子，慢慢的将他掐醒了，喝了点姜汤。那周氏太太嘴里还说：“白骈仪你死的好苦阿！”静如小姐晓得他的心病，只得喊道：“娘快醒醒，不要乱说。”一面拉他到了牀。这夜，就浑身发烧，口中谵语还是“白阿白阿”的乱喊闹的。这贾端甫也不能同枕，挪到里房去住

，过了两天，那周氏太太病更加甚，醒的时候，那烧打骨头里发出来，初按上去并不觉得，细细按着竟觉烫指，睡着了，就是迷迷糊糊的。那只白狗跟他缠扰不休，或是彻夜不寝，或是一夕数惊。这位贾端甫向来俭朴，可怜太太小姐两人只合用一个老妈子，只得把老妈子叫了过来，夜里服侍服侍太太。请些医生来看，有的说是秋邪晚发的，有的说是血热的，有的说是阴灵的，有的说是水动肝肠的，并不是这些医生的手段低微，争奈这位太太的心病固是令人难于揣摸，而且看的时候，总是罗帐低垂，琐窗深闭的，只伸出一双素手，万不能一见玉容。这位太太又是克守礼教的人，到了医生来的时候，凝神屏气声息俱无，连那白狗也不声唤，旁边呢，又只有那么一个龙钟老妈，有头无尾的说上两句，也讲不出什么详细病状，这“望闻问切”四字竟缺了三门，恐怕就是薛一瓢、叶天士、徐露胎复生也竟无从下手。贾端甫是宪眷优隆，兼的差事甚多，终日上衙门进局子，见上司会属员诸事汇集，酬应纷繁，真也无从理会，且又不懂医道，只好拣那最走时的先生开的方子，与他吃了几贴。幸喜这些医生都是替衙门、公馆、富贵人家看惯的，开的分量本轻，并且都是些轻描淡写的药，吃了下去不变不动，两个月下来那病仍是那么俺俺缠缠的。静如小姐却晓得娘的病根，但是，这一味药比那

龙肝凤髓还要难弄些。除掉这一味药，恐怕就是割股也不中用。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娘，看着这种情形，哪有个不焦愁不郁闷的呢？要想同人说说，又无一人可谈，只好闷在肚里。转转念头，大凡人到了那神思瞀乱的时候，阴气就从而乘之，俗语说时衰鬼弄人，就是这个缘故。这夜，静如小姐打娘房回到自己房中心里想起娘的病怎么会好呢？白骈仪又如何得来呢，再想到那白骈仪在一块的时候，每天或是深宵或是拂晓，他才要过来温存偎倚，把我身子紧紧抱着，睡在他怀里真是绣衾奇暖，翠被生春。

去年这种严冬，竟不觉得晓寒警梦。自从老翁归来，就与他不能见面，连一句离别的话也没有能说。这两个月的独眠滋味竟有些儿难受，如此春宵辜负，叫人何以为情呢？那《牡丹亭》里杜丽娘所唱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曲文，他虽未曾听过，却是芳心自同辗转，衾裯不能成梦。到了四更多天，却彷佛看见那白骈仪推门进来，搴帷而入还同那初次相逢的情形差不多，静如小姐忙道：“原来你还在一块，可怜我娘为你病到这个样子，你也不问问信。”那白骈仪道：“我因为晓得你母女两个思念着我，所以才跑回来的，我才在他房里陪了他半宦海钟。88。天，他已经好好的睡着。我怕你记挂，来看你的。”说着

已经钻入衾宵，静如小姐也就回身向抱曲卧，那久别重逢的乐趣忽觉那睡在鸳鸯枕畔的并不是白骈仪，却是一个山东蠢汉，连忙挣起身子来细看，这一挣却就挣醒了，心中十分惊怪，想我不要也像娘这样病起来，那却怎么好呢？也就不敢再睡。

次日，觉得身体甚乏，午间微微歇了一觉。到了晚上，自己儆戒自己，今天总要敛神屏性好好的安睡，不要胡思乱惹那邪魔。

哪晓刚刚合眼，那白骈仪又来了，心中知道又是昨天的梦境，赶紧自己挣扎醒来，却十分害怕，要想再睡又怕他再来，要想找个人来陪陪，又想找哪个呢？娘是病到这个样子，老子固不能来，也万无深更半夜去惊动他的道理，况且，这话又怎么好说？老妈子只有这一个，娘是醒睡无常，刻刻要人服侍的，怎好去叫他过来。只有这个兄弟，他虽然年纪还小，究竟男女有别，怎么好意去叫他，只好自己熬着。无奈稍一凝神那白骈仪就在面前，想到娘的病实在可怕，顾不得羞耻，就低低的叫了他那兄弟两声。他那兄弟本来无甚性情，当此深宵熟睡如何叫得醒呢。静如小姐只得披了小袄套了裤子，趿着弓鞋走进套房里去，把他兄弟推醒说道：“我做的梦怕得很，你起

来陪陪我罢。”他兄弟也只得揉揉眼睛，爬了起来跟着姊，走到外房坐在那牀沿上。静如小姐仍旧解衣就寝，这位令弟坐在牀沿上只是打磕睡。静如小姐又道：“你坐着会受了凉，爽性到我被窝陪着我睡睡罢。”这位令弟也就听他的话，钻进被窝里来。静如小姐自从在白骈仪怀里睡惯了，总是赤身而卧。他这令弟进了被窝说道：“姊姊你怎么不穿衣服睡的？”静如小姐道：“脱了衣服赤着被窝才舒服呢，不相信你也试试看。”他这令弟也答应了，就帮着他脱，两人睡下来。他这令弟靠着他姊姊的酥胸雪股也觉得异样香温。但是，一来情窦未开，二来良知不昧，也不去转甚念头，竟自沉沉睡去。这静如小姐初意也只想叫他陪陪，并不肯遽蹈非礼无为，正当春兴满怀之际，搂着这么一个玉郎，那意马心猿更加收束不祝这时候，也顾不得什么伦常法律，竟自俯身相就。但是他这令弟才交十三岁，还是个未脱毛的童子，怎能够救他姊姊的这种渴吻。好容易将他引进玉阁，却早又逃出紫寒。静如小姐忙得香汗淋淋，心里想道：担了这样的干系，得不到一点实惠，此时要算同他无事，也算不得了，这却怎么好呢？忽然想起白骈仪在块的时候，曾放了几颗丸药，说是吃了可以助力的，不知道灵不灵，明天姑且叫他吃了试试看。想定主意，倒也心安微微的睡了。一睡天已黎明，连忙把兄弟推醒

，叫他仍旧到里房去，又嘱吩他不可告诉人，我有好东西送你。好在他这位令弟名叫近仁，却是生成木讷如同傀儡一般，可以听人播弄的。静如小姐又稍须躺了一会，也就起来。到了晚上把家里收的糯米皮蛋、糟鱼之类装了几个碟子，关了房门，倒了两杯桂花烧，把那药暗暗的研在那兄弟的杯子里头，同他兄弟说道："娘的这病真有鬼呢，天天夜里来闹，我实在有些害怕，好兄弟你到底是个男人家，火气旺些，吃点酒壮胆子，今天还陪陪我，明儿做个好袋子送你。"

他这令弟也没甚推辞，把那酒喝了两口，说道："姊姊这酒怎么这样香？还有点药味。"静如小姐道："这是好药料泡的。"两人干了两杯，静如小姐把杯筷碟子归着好了，双双解衣而卧。究竟这个丸药灵是不灵，也就不得而知。不过这静如小姐的病魔恶梦可从此都好了。

看书的诸位，从前上海四大金刚的陆兰芬，大家说他好吃童子鸡，恐怕这样羽毛未丰的雏鸡，他也还没有尝过。并不是这贾静如小姐，定要做这种败坏伦纪、辱丧童贞的事体，只因这情不自禁的时候，也就急不可耐。譬如，那好吃酒的人，当那瓶底皆空，就是明晓得下过毒药的酒，也只好拿来过瘾。但是贾端甫的家事虽然颠倒，官

运却甚亨通。正当这医轿盈门、药香满室之时忽然来了一个报喜的，究竟报的是什么喜？且到他公馆门口去打听打听看。

第十五回

这贾端甫得的是甚么喜报呢？原来是委他署彰德府，那辕门上抄了牌示来讨赏的。次日一早，贾端甫就赶紧上院谢了牌示，又到藩臬首道那里叩谢各位上司，见面自然有许多恭维勉历的话。回到公馆，那道喜的、请酒的、荐朋友、荐家人的络绎不绝。接着奉到饬知，又上了几处衙门，忙了好多天方能料理行期。这张全想起太太害的是个无药可医的相思病，那怎么会好呢？不过等死罢了。死了之后老爷如果续弦或是纳妾，知道是个甚么样子脾气的人？老爷是中年以外的人，虽是外面道学，遇到那青春女子，只要是善于笼络些的，未有不好。他所制设或老爷被他制住了，有许多事于我很不便，当不如趁这时候，把我这女儿献了进去，将来同这位老爷亲近亲近，倘然被他看中收用，那时我就是一个西宫国丈，这恩宠威权岂不格外坚固。况且他这位少爷大起来，也是个昏懦无用之人，将来他一生的宦囊也就在我掌握之中，即使不能成事也没有甚么吃亏。而且我这女儿是个风骚灵活知情识趣的人，任他

再学些同他朝夕相亲，没有不上钓的。这女儿在家乡的时候，虽从小儿许过人家，好在也是个贫家小户。将来如果有甚么话说，只要请老爷赏他几个钱，也没有不了的事。想定主意，同女儿商量，女儿也甚愿意。这天，贾端甫正从藩台衙门吃酒回来，张全跟到签押房里回道："老爷动身的日期已拣定了，太太这病恐怕一时不会好，路上是不能不要人服侍的。这个老妈子是省城人，带了他去万一有点不合式，要开销他，回来那可不甚容易。不如在省里回了他，叫家人的女儿进来服侍服侍太太，等到衙门里再找个那里本地的老妈子，岂不便当些。"贾端甫一想，这话很有道理，说道："你愿意就叫他进来也很好。"张全道："家人受老爷十几年的厚恩，全家都是老爷的人，敢说甚么愿不愿，明儿就叫家人的女儿进来。"第二天，张全果然把他这女儿小双子送进上房。这小双子是向来得这太太小姐喜欢的，这回看见他进来，周氏太太虽在病中，见了也觉心喜。就是煎点药、熬点粥，也要比那老妈子细心多了。晚上就在太太房里大牀旁边，铺了一张小牀睡的。太太微微的一叫他就起来，要茶要水他都是临睡的时候预备的妥妥贴贴。就是老爷早上的脸汤漱盆，点心小菜等无一不当心。晚上老爷睡觉脱下的衣服，折迭的齐齐整整，不但比那太太病的时候服侍得周全，就是那太太不病的

时候也还没有这么细致。那个老妈子是他进来不多两日就开销了，隔了几天动身期近，这小双子同着静如小姐把那些箱笼细软归得有条有理，一路上服侍老爷、太太，照料行李物件，上车下车，没有一点不留心，这位贾大人看了心里十分喜欢，想这人真是个治家能手。到了衙门虽另外雇了一个老妈子，不过洗洗衣服、倒倒马桶、扫扫地，那老爷太太身边还是留这小双子在里头服侍，没有放他回去。那小双子也忠心恋主，不敢辞劳。这位贾端甫接印之后心里想：我引见回省不过半年，就委我署了缺，上司这种知遇必须好好的做点声名，方足以图报。遇事加意整顿，凡有属员公事上来，只要有些微罅隙定见要指出痛驳，就是禀贴里错个把字，文书里漏块把印，都要严行申斥的。下车之始，首先办的两件要政是：禁阅斥时事的报章，劈毁小说书的板片。次则封闭娼寮妓馆，驱逐把戏马班。最喜欢的是便服微行，刺探街坊事体。有一回，看见街上一个女的同那男的说话，那男的不晓得说了两句甚么话，拿这女的开心，这女的就笑着在这男的身上打了两下。他就叫街上巡警把这男女两个带了过来，一问是夫妇两个。他说这女的欧打丈夫干犯名义，就喝令当街掌责。这男的跪着哀求说是夫妻们玩耍的，并不是真正欧打，要求宽耍他说：“妻欧夫的罪名甚重，这已是从轻发落。你治

家不严，也还应该责打，还敢替他求情么？”到底把这女的打了几十嘴掌才算。又一回，看见小户人家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扯着爹娘打骂，也叫巡兵扯了过来，当街打了一百板子，说：“这小孩子小小的时候就打娘骂爹，若不儆戒儆戒，将来大了必定要犯上作乱的。”从此，吓的街上那些小孩子，看见贾大人的影子都是怕的。有的时候人家小孩子哭闹，那父母只要吓他说：“贾大人来了。”

这小孩子就不敢哭，真有吴下儿童听着张辽名字就心惊的光景。最恨的是，妇女们妆饰妖冶，说这是冶容诲淫大关风化，看见妇女们留着长长的前留海，他就拿来，当街叫剃头匠通剪了。有的时候，还要请这女的吃几十个五分头。有一次，一个绅士家的妇女，是才从江南回来的，走到门口买花，却是留的长留海，被他看见，登时抓到街心跪着，叫剃头的来替他剪去，还骂了几句“不要脸的淫货”。总算因为绅士家的没有打。这妇女羞愧难当，回到家里就寻了自荆这位绅士气的要去上控，经亲友们拦住说：“这位太尊是抚台、藩台最赏识的，你去上控也没用，弄的不好还要说你家教不谨吃些亏呢。”这绅士只好含冤忍气的罢了。

这贾太尊尤恨的是赌馆，自然早已禁绝。就是人家家里看看牌，被他拿到，也是不轻恕的。有一次，一个人家过生日请了几桌客，早上吃面之后，留着客人等晚上吃酒，日长无事，就打了两桌麻将消遣消遣，被他得了风跑去捉了，就在那寿堂上打了个落花流水。内中有两个是秀才，一个是别省候甫的佐亲，他就说："我也不革你们的功名，只叫你们见不得人。"

登时喊了剃头的，把这三个人的辫子全行剃去，却在右偏留了一撮头发，同那小孩子留的歪桃子似的。学堂老师听见信，迎合府大人的意思，赶紧把这两个秀才注了劣，他本衙门的经厅老爷，在上房里同太太、姨太太、小姐打打牌，他又晓得了，悄悄的带着人走到经厅的衙门，拥着那经厅的佣人不许通报，一直进了上房当场拿获，全数带回衙门。依他的意思，竟要把这经厅的太太、姨太太、小姐当堂掌责，幸亏那安阳县得了信，赶紧跑来再三求情，这经厅的太太们才算免去这个丑。后来他到底上详，把这位经厅撤了。他这微行也有上当的时候，有一天，在一家茶铺子里，天已快黑，他坐在旁边黑暗的地方一张桌子上吃茶，听那一张桌子上有两个人谈心，一个说道："我们这位府大人真算是办事认真。"那一个说道："我看算不得，他做的这些事有些全

是应该捕厅做的。做了一府的大人，自然要保住这一府的居民安居乐业那才尽了知府的责任。你看现在满境的强梁大盗，弄到商贾戒途。前天，城外头一家客店都被抢劫，他也不能保护，听说还有拿来的强盗被他放了的呢。

只有我们吃教的出了点事他还当心些，我尤不佩服他的是驱逐流娼。若说是流娼害人不得不驱逐出境，他不过换个码头，还去做他的流娼。难道邻境的百姓就应该受害么？况且这些龟鸨娼妓也是中国的子民，若邻境也都这样撵法，叫这些人又到那里吃饭去呢？难道逼他饿死不成？地方上的风俗好坏我看也不在乎，做官的不能想法子养活子民，致他们做了这种下等生涯，反驱逐他们来做自己的声名，这种也算得实心爱民么？”

贾端甫听着又愧又恼，要想辩驳两句又无可辩驳，要想说他毁谤官长收拾收拾他，听他说起又是个吃教的，倘然拿了他洋人说起话来那可是个没完。想来无法，只好忍着气，悄悄的溜回衙门。他那衙门里的关访可真是十分严密，凡有来拜他衙门里师爷的，他吩咐过执贴家人同号房把门的总得先来通知他，如果师爷请见，他就穿着衣帽，恭恭敬敬的到师爷房里坐着替他陪客，这客要走，他还要恭恭敬敬的送轿，不坐轿子的，他就

叫亮门亲自送到大堂檐口。他说："尊敬老夫子的朋友，正是尊敬老夫子。"弄的这些师爷亲友，皆怕劳动这位太尊，不敢轻易登门。他每天早上带黑就下了签押房，略为坐坐，就跑到各位师爷书房外头去转，看见师爷用的家人就说："大约师爷还没有起来，我也没有甚么要紧的公事，天气还早，不必惊动。"

说着去了。不多一刻，他却又来转，总要把这位师爷转了起来才算数，可也是真没有甚么要紧事体。每天吃饭，府衙门里的师爷，他总是陪着一桌吃，那师爷如果伸着筷子夹一筷远边的菜，他就立刻吩咐家人，把这菜送到某师爷面前，他这大厨房的菜，实在坏到不堪他却能吃，师爷如果说菜不好，他立刻叫了厨子来骂，有时还用马棒来，嘴里却咕叽着道："他们晓得我是不耻恶食，食无求饱的，所以弄到如此。"他请的一位账房师爷是他一个同年的叔子，有五十多岁的年纪，是个江浙人，舒服惯了的，天天吃这坏菜，实在有些难受。这天自己炖了一只鸭子，恐怕东家说他浪费，又怕人家分他的肥，意思想一人独享。到了吃饭的时候，推说今天吃不下，不出来吃，这贾太尊赶紧到房里问老世叔怎么吃不下饭，这位账房师爷只好说今天稍微有些感冒，他说："老世叔在客边身体是最要紧的，既有感冒必

得要请医生来看，若要耽误了，我们同年将来要怪我的。”连忙叫家人去请医生，医生来了，他自己陪着诊了脉，那医生不过说是受了点风，停了点食，开了些苏叶、访风、谷芽、只青之类，登时叫人买了药，看着煎好，送与这位师爷吃下去，又交代煮点稀粥，预备一碟盐小菜，说是有感冒的人，饮食总宜清淡些，两顿都是他看着吃的。到了第二天，那只鸭子已经变了味。可怜这位师爷鸭子吃不成，倒吃了一贴药，真是被他恭维苦了。他虽然如此不近人情，然究竟不能出乎人情之外。白天如此辛苦，到那更深人静的时候，拥衾自暖，倚枕唉叹，也不免有寂寞之感。况且他虽是做出那种道学样子，其实他心中未尝不贪花恋色，只要看他从前见了那双铃的一番情态，同他夫人向着白骈仪说的那些话，也可以窥见他的隐情。

他这回从上年入京起，就未能亲近女儿色，回到家里同他这太太聚了。不多几天，这位太太就为病魔缠扰，香桃瘦损，弱骨支离，怎能再替他相如解渴？这大半年下来，贾端甫虽然强自矜持，也就真难排遣。

这却也是人情，你看泰西人到了情欲发动的时候，如无家室必定要找一个娼妓来发泄发泄。所以

，那轮船到了码头，就有些盐水妹去伺候，这些大副二副也就公然请他们同到舱中了却一番春兴。原为卫生起见，不像我们中国近世的人，看见人家掭娼挟妓就说他有乖行止，必定强为抑制，往往有因此弄出终身不治之症来的。记得有一位京官老爷，家道寒素，不能携眷住京，又顾惜声名，不敢去寻花问柳，在京里硬熬着，独宿了二十多年才得外放，接了家眷到任。那晓得他在京里熬久了，及至家眷接到身边，只要一靠着女人的肌肤那精立时就泄，竟成了一个脾弱之症，不久即赴玉楼，又无子嗣。为着拘守这点操节，倒成了一个无后为大的不孝。这是何苦呢？所以，这位贾端甫的良宵难耐，却不能责备他的道学不坚。有一天，正在辗转反侧好梦难成的时候，觉得有点口渴，想吃一盅茶，自己又懒得起牀，就微微的喊了一声小双了，那小双子却十分心灵，也就低低的应了一声。这时八月下旬的天气，只穿着紧身衫裤，趿着弓鞋，走进里房问要甚么。贾端甫说："我要吃口茶。"

小双子就连忙在鸡鸣壶里倒了一碗，伸着玉葱一样的尖手递与贾端甫手里。贾端甫低着身子，映着灯光看他这云鬓微松，酥胸半露，一种睡态慵状，道学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心。就说："我腰背觉得有些酸痛，你来替我捶一捶。"这小双子就

在牀沿上坐着，斜着身子替他捶了几下。贾端甫道：“你偏着身子不好捶，不如到牀上来捶罢。”小双子就上了牀，那两瓣莲钩微微触到身上，一双玉笋轻轻捶在腰间，贾端甫的兴致更耐不得了，就拿手在小双子紧身小衫之下慢慢的伸了进去，在他背上一摸说：“阿呀，你身上冻得冷凉，快睡下来替你温温罢。”

小双子佯作含羞不理，贾端甫的手又伸到前边，小双子把身子一闪，贾端甫趁势一起，却也巧将将的就倒在他的怀中。贾端甫搂着他，脸靠脸的说道：“你从了我，将来还怕没有好处呢？”

那小双子也就如桃李无言任他轻落，也还像那周氏太太新婚之夕，伸伸缩缩的做出许多娇怯不胜的态度。贾端甫是从未尝过原封花雕的人，以为是生辟蚕丛，却不道已有板桥人迹，可怜他一生只消受了这两只翘边细纹，却都是那白骈仪替他导其先路，大约也是前世因果。自此以后，这小双子已蒙临幸，自然夜夜承欢。那位周氏太太看着，虽不免微含醋意，然平心一想，自己行将就木，此席终须让人。这小双子平素服侍的也很殷动，又何必做这无味的冤家，淘那许多闲气。也就听他衾俪被抱，做一个半明半暗的小星。这小双子倒也十分和顺，虽然伺候上了老爷，却还不

肯忘了太太，药炉茶鼎事事经心。而且在老爷身上服侍的更为周备，就是濯足浴身也就不避嫌疑躬亲其役。这位老爷同着这位太太也都十分怜爱。

不料，这位周氏太太的病势到了霜降以后，日重一日，始而梦中吃语，既而睁眼狂呼，后来竟青天白日赤身露体，仰卧胡言；或则深夜起牀，挺身狂走；有时浓妆艳裹，有时披发乱头；有时痛骂贾端甫，说是被他奸骗破了他的美满姻缘，声声要送他回那通州；有时嚎淘痛哭，说是生成苦命，虽有父母、丈夫竟无一日称意；有时要剪发为尼；有时要悬梁自缢，说他是遇着鬼魅又不是鬼魅，说他是患了疯癫又不是疯癫。清楚的时候言动无常，胡涂的时候情理莫喻。闹了一个多月，又变个昏迷不醒在那牀上，数日不言不食，叫他也还答应，忽然一日神气清爽坐了起来，叫了儿子女儿，到了面前看了一看，两个眼里扑簌簌的滚下泪来，说道:“唉，我一生遇人不淑，误此终身也无从说起。照你老子这样心行，看起来你们这两个娇生，半来也未必有甚么好处。这也是各人命中注定，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也叫了小双子到面前说:“我死之后，你就正了这位罢，但愿你好好的服侍老爷，不要有始无终，像我这种苦命。”

说着就觉气逆要吐，小双子连忙取了脸盆过来，吐了一口血，睡下去连喊两声“我好恨阿！”就睁着眼睛而去。这一双儿女连连举哀呼唤，小双子将帐子扯落，一面叫老妈子在上房门口招呼了外面家人报知。贾端甫也免不得进来痛哭一场，一面吩咐张全备办棺衾成殓。在这破镜分钗的时候，却来了一个升官喜电，原来抚台因这贾太守上年在光州等出力办案，保了他一个补缺得以道员用，并赏加三品衔。这时候真是吊者在室，贺者在门。却也是这位周太太的死后风光，那成服开吊点主出殡，却增了无限光彩。从前有个人，送人家的祭障，将那“生荣殁哀”四字，故意误钉作“生哀殁荣”，其实，大可以拿来送了这位太太。贾端甫因一时不能回籍，就把灵柩暂寄在一个庙里。

丧事毕后，这小双子在那枕边衾底也曾向那贾太尊提过一次，像那李凤姐跪在正德皇帝面前一般，要想讨过封号。在贾端甫的意思也很爱他的娇姿。但是，一来有鉴于从前那东家龙实生的覆辙，恐怕天理循环，那时岂不被人说笑。我未正名收房，即使有点甚么事情，这绿帽子不是我戴的，不能算我的帷薄不修。二来想着那位受恩深重的严老师，他也是四十断继位，既未续娶又未纳

妾。我也有儿有女，现在若要置了妾媵，岂不是不能衣钵相传，人家必说我遏欲功夫未到。所以，当下没有慨然应诺，只含糊着说："好在总不少你的穿戴吃用，何必忙在这些上头呢？"这小双子心里虽也想做一做现任府大人的姨太太风光风光，继而一想，这位老爷那种家庭官派，死的这位太太已经受够了，我做了他的姨太太还不知要受些甚么规矩，恐怕倒不及这偷偷摸摸的一切可以自由，好在目前夜里是陪着老爷睡的，日里是同着小姐坐的，老妈子是叫我差遣使唤的，衣服首饰要甚么他也不肯不与我甚么，与姨太太也没有甚么分别，又何必急急争此名号呢。那张全早已晓得这位老爷已经入了他那位千金的风火神圈，早已拿稳了，是一位准太师了。到了太太出了殡，看那册封的懿旨还未下来，也颇想上本奏请。

后来想道："我这女儿既已与他同衾共枕，是早已把他箍定了的，还怕他捱到那里去？今儿说明白做了他的姨太太，那名分一定倒也没有甚么生发，这小丈人掌权是官场最易惹人说话的，这位老爷又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万一他倒避起嫌疑同我疏远起来，那岂非弄巧成拙，不如让他含混着，这操纵之权在我还觉得活动些。三个人各有一个意见，竟不去争这三字的虚名，只苦了做书的

说到他的时候，要多下几个字的称呼，不能竟说他是姨太太罢了。 这贾端甫在任连年饬做的事体，无不合乎上意，那米汤的批语也不知奉了多少，他属下的州县晓得他是上司的红人，也就奉令维谨。只要是他的札子下去，无不雷厉风行，那百姓的死活也在所不计。有两个同他违拗点的，皆被他密密的一个夹单就撤了。他却廉异常，属员们就是馈赠点吃的东西，他都要正言相却。但是他虽如此清廉，做的又不是个十分优缺，而他的宦囊颇觉从容。为办本郡学堂，他首先损廉两千金。为创抚台替他专折奏保，说他虽声名不敢仰邀奖叙，可否俟归道班后，赏加二品衔顶戴以示鼓励，奉到朱批，是着照所请。他那位知己的藩台乔子宝方伯却好又升了浙江抚台，他得了这个电信，就赶紧打了一个密电到省里，是藩宪钧鉴：恭叩开府大喜，宪节入亲需用必巨，卑府历任虽不优，幸自奉俭约廉俸，尚有所余已托日升昌汇到五竿入都，以备宪台到京取用，出自感激，微忱宪台，当不以盗泉相亲，务求赏功，卑府崇方伯谨禀。那位乔藩台接到这个电报，他虽也是个清操卓著的人，但这贾端甫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是出于一片诚心感恩图报，与那些夤缘贿赂的不同，况且升了抚台进京，升见用度也很不少，正在需款也就破格莞存接着。这位胡雨帅，因为有几位做京官的亲友，替

他生母老太太在礼部呈请奏准旌表节孝，要替老太太建坊，贾端甫得了省里坐探的朋友密信知会，就赶紧上了个禀帖，大致是："卑府生平最敬重的是忠孝节义，现在听见宪老太太荣膺旌表，真是足以风世励俗的事。所以，搜索囊囊竭诚报效三千金，以备建坊之用。"胡雨帅一想，这是为表彰上人清德的事体，不比那寻常馈献，似乎不能不收，也就写了个"奉慈命谨领谢"的帖子寄了回去。却想着这位太守如此多情，何以为报？趁着国家下诏求贤的机会，上了一个折子，说这贾崇方是："学识精纯，操守廉洁，勤政爱民，实事求是，循良之选，远到之方。"请饬部带领引见。旨意也就照准。以三千金换二十四字，比那古人一字千金却要便宜多了。这贾端甫既然得了明保，想知府再去引见没甚意思，就在账损案内损过道班替他算算，这些报效应酬捐项统计总在一万五六千金之谱，那彰德府的进项是算得出来的，他的清名又已上至九重，又本是寒素，却不知从哪里来的能于予取予求源源不绝，也要算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神手。过班之后，就请委员接署交卸。回省却好接着乔中丞的信，说是召对的时候，又力保他为监司中不可多得之员。

浙江吏治废弛，将春到了浙江还要奏调，上头也答应了，叫他赶紧料理进京引见的话。他就请了

咨文北上到了京中，这时候，他那位厉老师虽没有再进军机，朝廷念系师傅大臣恩遇也十分隆重，已经得了协揆。见面之后，自然欢喜非常。他那一位对头熊大军机，早已赏给陀罗经被加恩，予谥谕赐祭葬饬，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回藉去了。贾端甫见过各位军机，自然送了些照例的馈赠。那位洪中堂跟前还有些特别的孝敬，至于数目多少，逢着道学先生做到，这些事体最为秘密，虽是自己妻妾儿女面前都不肯漏泄一字，比那妇人家偷汉子还要口紧些呢。所以当道里头也最愿意提拔。这种外方内圆的人，你叫做书的到哪里去打听，又何敢替他随意铺叙呢？这个当口，那浙江乔抚台奏调的折子也到京，引见之后，召见下来就奉了谕旨，是："本日召见之河南候补道贾崇方仍以道员带往浙江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钦此。"次日谢了恩，又到各军机那里叩谢。 这位厉中堂也请他去盘桓了一日。他因为急于要到浙江，在京耽搁不到一个月，就到各处辞行，出京回到河南。这一回，他公馆里虽然只有两个雏寰幸喜，一个是有爱弟相陪，一个是甚念前程远大，倒都还安安静静的没有出甚么新闻。他就带了家眷，扶了他太太的灵柩，到了汉口上了轮船。过镇江的时候，打了张全雇了民船，送他太太的灵柩过江由河回通州。

他本来也想自己送了回去，一来恐怕到了家乡，那些亲友要找着他借钱荐事；二来因为浙江抚台相需甚殷，多此一转耽搁许多时日，所谓官身不自由，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体。到了上海，进了长发楼，上了楼梯就遇到这多年不见的同乡同年达怡轩，这就同那上回的书衔接，只因做书的不肯用那“话分两头”的俗套，所以常用这倒戟而入的法子，贾端甫又是这部书中的一位出色人物，他的历史不能过于从略，所以补叙了这两回。

看书的固不免觉得隔断了上回书气，就是那位急于到任的全太守，恐怕也要等得心焦，下回得赶紧接叙他了。

第十六回

这回书却是接着那第十三回，达怡轩在长发栈楼梯口会见贾端甫起的。当下贾端甫就同着达怡轩进到房里，又同任天然彼此招呼。达怡轩道：“我前回见着电传阁抄，晓得端翁同年要到浙江。想来必要过此颇为悬盼，何以今儿才到？”贾端甫道：“因为回河南盘内人的灵柩、接家眷，所以耽搁久了。”达怡轩道：“嫂夫人几时故的？”贾端甫道：“前年冬天。”

就将那别后的情形，略说了一遍。不过那两位，书中他夫人小姐的那些佳话，一字未提，他本来不晓得，不能怪他。达怡轩道："原来端翁已断弦一年多，兄弟没有晓得，少礼。前次出来的时候，倒还会见令岳，也颇有老景。很为记念端翁，说是也有好几年不通信了。这回端翁倒没有回去转一转？"贾端甫道："本想自己送内人的灵柩回家，因为在汉口又接到乔宝帅的电报，催兄弟赶紧到省，说有多少事体等着兄弟去整顿，恐怕回家一转，耽搁的日子太久。所以到镇江就打发了一个家人，送了回去。"达怡轩道："端翁这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可敬！可敬！端翁身边有几位如夫人？一时续弦不续弦？世兄想已完姻没有？"贾端甫道："兄弟是要想学敝老师厉中堂的样子，既不续弦，又不纳妾。小儿才十五岁，小女今年十八岁，都还没有结亲。"达怡轩心里想道，他既未纳妾，他世兄又未完姻，只有一个女儿。他做官又是向来断论六亲的，断没有甚么亲族妇女在他身边。怎么先头进来两个姑娘，打扮得都是一样神气，之间也没有主仆之别，难道那一个是妖怪变的不成。心中甚是不解，却也不好问得。说着，那全似庄已经回来，走到达怡轩房里，彼此招呼。贾端甫知道他是位江西知府，就问道："有位贵同寅

，是兄弟从前同部的至好，不知到了江西没有，就是新放南昌的郅幼嵇。”达怡轩道：“前一个多月，在这里我们天天相聚，现在早已到了江西。”贾端甫道：“这是我在河南耽搁了几日耽误了，他的世兄润卿中翰有封家信，还有一包丸药，一个布包，大约是些钱线首饰之类，托我带到上海。如果在此面交最好，否则交一位管通甫司马转寄。如今似翁既要回江西，顺便费心，省得我再去找那位管司马。”全似庄道：“这是很方便的事，管甫通也是常会的。”达怡轩道：“今儿我们在徐家花园公饯，全似翁、通甫也是主人，端翁高兴同去坐坐罢。”贾端甫道：“老同年相邀，何敢不到？但是共有几位主人，那几位还未见面么，怎好叨扰呢？”达怡轩道：“那没有甚么要紧，都是我们天天聚的几个熟人。”贾端甫道：“似翁几时动身？”全似庄道：“今晚搭江宽号去。”贾端甫道：“这么我先回我那边看看，顺便把郅幼嵇的东西取出来，交与似翁，免得吃了酒忘记，我也还要写张信与他呢。”

说着，就回到那边官房。全似庄也回到自己房里。他两人都是官房紧隔壁，贾端甫写了一封信与郅幼嵇，又写了一封信与范星圃，拿到全似庄房里当面奉道：“范廉访也是兄弟的换帖至好，这信也费心带交。”全似庄接了收在文具箱内，上

了锁，交代家人先带行李下船。达怡轩也就同了任天然过来相邀。达怡轩道："天不早了，我们一齐到园中再谈罢。"

于是大家上了马车，到了徐家花园。不一时，王梦笙、毕韵花、江志游、冒彀民、曹大错、屠桂山、丁榄臣、袁子仁、沈叔谦、祝长康、管通甫、单凤城都陆续到来。曹大错同贾端甫是在河南会过的，余外都是初见，彼此招呼。贾端甫等主人齐了，向着各位道："兄弟初到，尚未到各位那里奉拜，就被我们怡轩同年拉着过来叨扰，甚是不当。"大家都说，这是难得请到的，不过太简亵些。看看主客已齐，达怡轩道："我们好生带局票罢。"就向贾端甫道："端翁有存记的人没有？"贾端甫道："我是平生不谈此道的，我看我们还是清聚的好。

我们官场的，多叫局似乎不大便当。"达怡轩听了这话，实在有些动气，说道："原来端翁同年近来做了贵人物，从前的脾气改了。我自那年在南京六八子家双龄房里扰了端翁一酒，直到现在没有复东，这回正想可以了此心愿，不想端翁现在是个道学君子。"这几句话说的贾端甫那长黑脸，不由的泛了红云，无言可答。全似庄忙接口道："大约贾观察同兄弟的见解一样，有个彼一

时此一时的道理在里头。”任天然道：“我看是各行其志，愿意叫的也不必牵就着不叫，不愿意叫的也不必勉强着叫，这也就合乎泰西自由之说。”大家一笑，才把这段话解过。等到各人的局到来，那贾端甫竟目不斜视，正容端坐，比那程夫子的目中有妓心中无妓似乎还要严肃些。连那全似庄也跟着庄敬了许多。散席之后，全似庄要早点上船，大家也一齐送到金利源码头。在船上略坐，然后各散。

贾端甫因为有点宦囊，也同任天然一样想在上海存放存放，日升昌是他老交易的票庄，在席上就同袁子仁略约说了，且明日奉访，有事商量。袁子仁也答应在号恭候。访日贾端甫进城拜了上海道，饭后又去见了两位商约大臣、电政大臣。然后，去找了袁子仁。袁子仁也说：“还是这几家外国银行利息虽微，到底稳妥些。”为这事，忙了有三四天，才料理妥当。

雇了船，托家眷搬到船上，同戴生昌讲定了，第二天替他们拖送。这天是袁子仁请在万年春，陪客是任天然、达怡轩、冒彀民、王梦笙、管通甫几个人。五六点钟大家到了，管通甫到的最迟，招呼了一招呼就向着贾端甫道：“全似庄太尊有电报叫转交端翁观察的。这电上说，范廉访出

了事不知如何呢？”说着取出电报交与贾端甫。大家都走过来看，只见上头写道：“上海梅福里管通甫兄鉴：贾观察行否？函件均交到，范廉访被人奏劾，交钦差查办，已讫解任委，郅幼翁传证研讯。事甚棘手，望转达贾观察、景周丞。”方家说道：“范廉访不知为着甚么事体，怎么还要传证研讯呢？”贾端甫道：“这是我的至好，我也很不放心，想甚么法子去打听才好？”王梦笙道：“这个容易，我写信去托我们同事章池客打听，实在详详细细的写个信来就知道了。他好在不比官场中人有些避忌，他是不拘甚么事好说的。”贾端甫道：“费心就写信去，如果得了复信，赶紧寄个信到杭州，免得兄弟挂念，奉托奉托。”王梦笙连连答应。次日，王梦笙写了信交邮政局寄到南昌，托章池客打听这事。

隔了一天，任天然约了王梦笙、达怡轩、曹大错、管通甫在顾媚香家碰和吃司菜。王梦笙先来，媚香的娘趁便问起那对珠花，王梦笙揣他二夫人的意思，虽未明言要买，但替他买了也没甚不愿意，又乐得在任天然面子上尽点情，就说：“珠子呢没啥好，买呢也没甚不可，但价钱似乎太贵，让点就算数。”

媚香的娘忙去同那手帕姊妹商量，减了八十块钱

，王梦笙也就答应。达怡轩、曹大错陆续到来，管通甫节下事忙，约定同王梦笙拼伙的，大家就入座动手碰了两圈。管通甫才到，怀里取出一本京报来，说是范星圃的事体，有点消息可不好呢。任天然正叫顾媚香代碰，坐在旁边无事，就接过来说："我来念与你们大家听，省得你们一个一个的看。"大家都说很好，任天然就念道："钦差英奴才于本闰七月初六日，在湖北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家寄，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江西臬司范承吉有被人控告奸占室女、霸争财产等情，是否属实？着英杰顺道确查具奏。并将原折抄给阅看，钦此。相应尊旨，寄信发来，等因承准，此奴才行抵江西严密访查，所奏不为无因，惟控涉暧昧，非传集人证研讯难期水落石出，查应讯人证多系范承吉家属，范承吉现在臬司任内，查传既多为难，且恐承审专员不无瞻顾回护，除非江西抚臣将该臬司先行解任听候查办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朱批。"曹大错道："怕是他小姨子的事体发作了，这可有点不妥呢。"达怡轩道："看那郅幼嵇也是个反面无情的能吏，带到他手里审，恐怕也有些不好说话。"

王梦笙道："过两天，章池客总应该有信回来，再看罢。"

局散。达怡轩邀大家明日在张宝琴家吃司菜，大家也都应允。

张宝琴虽是讨人身体，却同达怡轩甚好，无论他讨娘如何逼着他同达怡轩要东要西，他总不肯开口。有时达怡轩与他些，他也坦然收受并不做作推辞。所以达怡轩也很器重他。次日，在张宝琴家又聚了一日。王梦笙将珠花价洋交与任天然带交媚香的娘。中秋这天，任天然清晨回栈，他儿子也从学堂回来替老翁拜了节。在楼里吃了饭，就带着他同媚香逛了逛愚园、张园。

晚上，任天然交代了一桌菜，却不请客人，别人请他也不去，就是他父子两个同着媚香母女两个坐了一桌，倒也吃得很为有趣。媚香竟吃得有些醉态了。席散，任天然叫车马送他儿子回学堂，自己吃了两个水烟，携着媚香同到月台，坐在外国睡椅上赏月。媚香倚着醉偎在任天然怀里说道："你看这月亮圆得有趣，若要永远是个圆的岂不甚好呢？"任天然道："月亮正如他有圆有缺，所以他圆的时候，人家觉得他有趣，若要永远是个圆的也就没有人觉得他的好处了。你看那日头，倒是永远圆的呢，也没有人说他圆得好么。而且我看月亮最好是那将圆未圆之际，就是那花最好也是那将开未开之际。"媚香嗔道："你这话

是嫌我是个已开之花不是？”任天然忙说道：“我说的这已开未开之花不是指此，你不要搞错，我是讲那花未曾开足则生机盈盈，还不晓得有多少好处在后头，若开足了，也就不过如此为止。至于你讲的那一层，我生平最是不计较的。

我觉得男女相悦全在心性相投，若是心性不相投，就是男止一妻、女止一夫终身厮守并毫无意味，若是相投，就是男系重婚女系再嫁，其乐趣已要加人一等。所以有一部笔记上说，有个女的嫁了头一个丈夫死了不到半年，他就改嫁，嫁的这第二个丈夫不久也死了，他可矢志守贞，任你勾引逼迫，他也不再嫁、也不偷人。有一个邻居女的问他道：【妇人家守节为的是从一而终，将来可清旌表，你既已改嫁，已算不得节妇，这回又何必苦守呢？】他说：【我也不晓得甚么叫做节妇，甚么叫做从一而终，我但觉得头一个丈夫他同我没有甚么恩情，自然也就没有甚么思恋，第二个丈夫虽然日子也不久，他待我的情分可真令我终身不忘。他死了，我总还当他在生一样，怎么忍去再嫁他人？】其实像这种样子才算真为着丈夫守节。若专为着从一而终，可以博那朝廷旌表、门户光荣，其心并不在他丈夫身上，这种守法只好算为一身名誉起见，守不守皆于他丈夫毫无干涉的。所以我说男女之际总以心性为主，但

是心性相投却不能不借重于肌肤相亲，甚么缘故呢？肌肤譬如躯壳，心性譬如灵魂，人的知觉运动全在灵魂。然而没有躯壳你叫他拿甚么去知觉？甚么去运动呢？但是在那种有躯壳而无灵魂的人，可也就索然无味了。”媚香道：“你说的这话却还有点意思。我从前也有两三个客人，说句不要脸的话，不知怎样陪着他睡着，那心全不在他身上，就算上了一回功课。自从碰到你，这心不知怎样的被你迷住了，没有住的时候总想留你住下才了一件心事，及至住了之后，其实也并不是天天要想同你怎么，但是不同你亲热亲热，就觉得浑身不是的，有时不在你身边，那心还是在你身边。有一回，在别的客人台面上竟不知不觉的叫了声任大人，把人家笑了半天，笑的我好难乎为情。这话不是灌你米汤，你也不要笑话我，这大约就是你所说的心性、肌肤、灵魂、躯壳的道理。”两人喁喁切切，不减那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只见媚香的娘走来说道：“你们两个别着凉，进去吃稀吃罢。有两处来叫堂策，我看你有点醉意，已经替你回报了，吃了稀饭好好的陪着任大人团团圆圆的睡罢。”媚香微笑道：“娘总是要拿人家开心。”他娘道：“通共三个人在这里，还怕甚么羞？”说着大家进了房，吃了稀饭。天也快十二点钟，收拾就寝。这一宵的美满团圆，也不让那一轮皓月。

又隔了两天，王梦笙接到章池客的回信，才晓得范星圃因为他岳家母那位老管事的靳忠甫上年身故，接手的同那萧氏姨太太是姘头，处处偏着萧氏。范星圃放了江西臬司进京陛见的时候，就同着丈母、小姨子一齐到京料理他丈夫的遗产。他小姨子华紫芳姑娘带着几个月的身孕，在车上一颠到京没有两天就小产。他因为要替这小姨子争一分赔奁，所以没有肯把他小姨子的事明公正气的做了，还说是一位未出阁的姑娘，其实那小产的事京里亲族都已知道。范星圃替他丈人黎氏姨太太出名，叫他的两个得用家人，一个叫侍祥，一个叫曾才，在宛平县递了呈子，告他小舅子串通管事霸吞遗产。萧姨太太也惧怯他的势焰，请人出来说和，情愿将家产平分，各自用人管理，彼此不相干涉。他丈母也想答应。范星圃不肯，定要将遗产分作三份，令他姨弟三人各得其一，还要提出五千银子，作为他小姨子华紫芳姑娘的嫁资，并且要撵掉萧姨太太姘上的那位管事先生。宛平县敢不奉令承教，就依着他的意思判断，那个萧姨太太的姘头，在堂上大受申斥。萧姨太太没法，只得忍气吞声的具了结，心里可甚不服气。那位姘头吓的有一个多月没有敢上萧姨太太的门，等到范星圃出京才得重申旧好。这管事的有一个把兄是在城上当书办的，那天同他谈

起这番冤抑，那书办说："这有何难？你叫你那萧氏的儿子出名，在城上递张呈子，告他一个奸占妻妹，霸争遗产，拿一千银子来，不怕不打上面官司。"那管事的回去同萧姨太太在枕上细细的说起。萧姨太太满心欢喜，就叫他托这书办做呈子，送了一千银子过去。

这书办把呈子做好，叫萧姨太太写了报告自己到城上去递。他却到晚上检了这呈子，另外打了张四百两的银票揣在身边，到那城上都老爷宅子里回道："这华萧氏的对头是个大有势力的人，别位老爷都不敢动他，只有老爷是向来不避权贵的。所以告到台下，这里有份敬意，说是如果攀倒了这对头，还要报恩的。"这位老爷正因为一笔利债逼的紧，想不出法子来，见了大喜，就替他像那俗语说的"灶老爷上天一本直奉"，登时就带交这位钦差查办。钦差接了这道廷寄，因为带出来的司官，都是些熟习财政讲求兵制的，并没有懂得刑名例案的人，正在踌躇，却好到了江西，这郅太守也将将禀到，钦差晓得他是刑部有名的司官，就传他来见，委他查办，这郅太守就说："大人委派这事，卑府也不敢辞，但是控涉闺阃非讯不能得实。范臬司现在任上，他的那些家属卑府怎么好传，若要卑府认真查办，这事必得先将范臬司解了任，那时卑府方能下手。"钦差

说："这话很是。"

次日就咨请抚台撤这范臬司的任，文书上声明除附片陈奏外，抚台见他已经出奏怎能不依，登时就撤了这范臬司的任。那郅太守等这范臬司交卸，就会同南昌府出了票子，传这范臬台的丈母华黎氏、小姨子小华氏即华芳、婢女铃儿、春喜，家人侍祥、曾才，他那原稿上还有大华氏即华素芳。那南昌府说："这是现任臬台的太太，如何可以传得？"硬拿笔替他勾去。

这郅太守把人证传齐，在带审局堂上，先提春喜上去问他："小华氏天天同谁睡觉？在京城是怎样小产的？"春喜始而推不晓得，郅太守就叫掌嘴，那小脸上每边打了四十个嘴掌，那小丫头子如何经得呢？只得供说小华氏即华芳姑娘是常常陪着范大人睡的，在京里小产也是有的。又提了那玲儿上去，玲儿也是不招，又打了四十嘴掌，玲儿晓得这是有关老爷功名的事，熬着疼还是不招。郅太守看这玲儿已有十七八岁，长的也还韵美，问起来是范太太陪嫁的丫头，恐怕是范大人收用过的，必须拿他示威，用点严刑，这案情方可一鞫而服。就吩咐把他身上衣服剥去，抬架子过来，这些差役就抬过一个天平架子，把这玲儿穿的绸衫小衫一齐脱下，郅太守叫把他胸口贴

在架子上，虽没有盘链子，也叫把裤管掷起跪着，脸上也没有用杠子踩，但吩咐拿那细竹篾子编的一个帚子在背上打着，问着，这是伤皮不伤骨的。可怜这玲儿也硬熬了一百多下。他虽是个丫头，平素范臬台夫妇都是轻怜重惜，连巴掌都没有挨过，怎么受得起这种苦，旁边又有个已经认供的春喜证着，看来不招也无益于事，只得把那范臬台在京的时候，就怎么样调戏紫芳姑娘，这紫芳姑娘也就依从。后来太太同外老太太也都晓得并未追究，这两年也就彰明着陪老爷睡。至于在京里小产，丫头没有跟进京却不晓得。郅太守听他认了供，吩咐住了打，却不放他下架子。一面传小华氏即华紫芳上去，这华紫芳哪里肯认。

郅太守就吩咐稳婆上来验，稳婆把紫芳下去细细的验过带了上来，晓得这位大人严明，只得据实报道："验得小华氏即紫芳产门宽松，并非处女。"郅太守就拍案大喝道："你这不要脸的淫货，到了我手里还敢狡赖，替我把玲儿放下来，把他的上身衣服剥了照着样儿上架子。"登时那些差役一面去放玲儿，一面来剥华紫芳的衣裳，华紫芳一想事已至此，犯奸总没有死罪，再要像玲儿这样吃苦，那可犯不着，只得连忙喊道："小女子愿招，求大人不要上刑。"郅太守道："他既然愿招，暂时放手。"差役就松手走开。这华紫

芳浑身钮子已经被他们解开，胸乳已经半露，只得一面掩好胸襟，一面忍辱含羞的将怎样在京里被这范臬台调戏成奸，怎样跟到河南，怎样跟着回京，怎样在京小产，范臬台怎样替他出头争这家资的话供了一番。

郅太守又传了华黎氏上来，看见女儿丫头都已招承，也只得据实供认，那侍祥、曾才到了案，也把在京的时候，范大人怎么叫他们替华黎氏在宛平县递呈子，怎样向宛平县官说一一供明。郅太守因他们两人尚不狡供，每人只打了二百板子。这么一起奉旨查办的案件，现任臬台的亲属，这郅太守只审了一堂便审得清清楚楚，据实录了供招呈与钦差，钦差说他真是能员，当即斟酌出奏这些事。章池客信上叙的皆很详细不过，那萧氏馈银御史还债两层，江西不晓得没有提及，信内又说江西通省官场皆说这位郅太尊真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强项令，上头很为器重。案结之后，就委他署这南昌府了。这天恰好是傅又新请客，在袁宝仙家。请的是廖庸庵、王梦笙、管通甫、任天然、达怡轩、曹大错、毕韵花、袁子仁、沈叔谦、单凤城十一位。是因廖庸庵新从宁波回来，替他接风，自然又是双台。王梦笙就写了一封信与贾端甫，连这章池客的来信一齐，带到席上与大家看过，然后封寄。管通甫看了说道："范星圃

的功名，照这样看来恐怕是保不住了，这么一个能干人正在隆隆直上，为这呈子送掉了未免可惜。”王梦笙道：“他要不为争点财，也还不致如此。”曹大错道：“这人若就此息肩还算他的好收场，恐怕他还不死心，再想出头，将来还不知如何结局呢。”席间管通甫问道：“庸翁这次到宁波走了一趟，赎路的事到底如何？”傅又新道：“这事有点意思了，庸翁在宁波同罗仲苞先生商量了几天，罗仲翁听见有兄弟在里头，也就欣然答应出来担任这事。他肯出来那没有不成的，大约明后天就可到上海。”达怡轩道：“这人却有点道理，他出来大约可以望成。”毕韵花道：“不是那位罗万像么？他的罪孽真也不少，你还要说他有道理。”达怡轩道：“他的事体我却深知其详，他在杨树浦开了一个厚存纺织厂，同我们那位纱厂总理最要好的，他原藉听说是广东。”傅又新点头道：“不错。”达怡轩道：“你说这个人的罪孽多却也不错，他的家资真不可以数目计，亲戚本家靠着他养活的也多，却差不多有点姿色的女眷，他总要沾染沾染。他的一个堂外甥女儿，一个表侄女儿，那是天天替他烧烟，跟着他同坐一马车逛园子，只算明做了他的小老婆。有一位鄞县知县交御下来，亏空了八九千金的库款弄到要查追，托人同他商量，他晓得这位知县的小姐长得体面，他说如果肯叫这小姐亲自来借，他就如数借

给，这位知县因保全功名要紧，只好把这小姐送去，他留着住了三夜，却照数替这县官交代清了。现在这位县官已升了实缺知府。一位武官因为亏空军饷要正法，同他平素却也认得，晓得他的脾气，叫妻子带了女儿奉送求他挪借，他看那武官的女儿长的并不好，因为念他情急也就留下，照数借了银子救了那武官的性命。这武官目下也还带着营头呢。他这位续弦的太太也是一位乡绅小姐，他看中了托人去说，那边说要做续弦太太，还要一份重重的聘金。他说那都可以，但须要先陪他睡一睡，让他尽一尽兴。那绅士家里因为要攀这高亲，又贪图这份厚礼，好在是他的人，只好让他先过门来嫖了两夜，然后结亲过门之后名为太太，其实也与姨娘无异，甚么时刻要陪他干就得陪他。丫头、姨娘在面前也回避不及的。他有一个内侄女儿才十三岁，父母死的早，他看着好，叫这续弦太太带在身边，每天替他装烟倒茶，捶腰抹背。有一天白日里，他在套间同他这位太太演那葡萄架的故事，正当风鸟高悬，鸾钗斜坠，他忽然口喝，喊这内侄女儿倒茶，这内侄女儿倒了茶来看见这样，羞的放下茶碗回头就跑，他却撇了这位太太就把这内侄女儿抱了回来。可怜一朵嫩蕊娇花竟被他生生攀折，他这内侄女儿悲啼娇喘，辗转难胜，他看了也十分怜惜，就叫人拿了一对赤金手镯，一头赤金首饰，两

个钻石戒指，一对老山翠的耳环，送与他这内侄女儿，这内侄女儿见了这些东西也不由的深深下拜，忍痛含羞的收了他这定情钗钿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无论到了哪个码头，看中了的妇女，不问你大家小户就托人想法去说，总是饵以厚利，得了手一回两回之后，他或是送一笔整钱，或是交一个折子按月支付，他以后光顾不光顾也说不定。有人劝他说：【你这淫孽太重，要收敛些才好。】他说：【这算甚么淫孽?

我生平的女色都是花了银钱来的，他要我的财我才取他的色，彼此说明白两厢情愿，就同做买卖一样有甚么，不像人家诡计花言去骗诈来的。还有些得了人家的色，还要弄人家的财，得了人家的财，还要想人家的色，那才真是造孽呢。】他又说：【财是男子的固有之物，色是女子的固有之物，男子若无财，那就算不得个男子，女子若非色也就成不了个女子，男子若不肯拿那财去换那女子的色，女子若不肯拿那色来换男子的财，那就如孟子所说的：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岂不有窒碍不通之患呢！所以这男子以财易色，女子以色易财是天地间的公理，没有甚么奇怪的。】有人难他道：【像上海堂子里的倌人，那自然是以色易财了，难道良家夫妇也好算是以色易财么？】他说：【怎么不算？你看女人家上自福晋

，下至贪婆村妇，哪个不是把那身体让男人家玩诸炕席之上，恣情取乐，却穿衣吃饭无一不仰合于这男子，这不是以色易财么？男子占了女人家的便宜，却要辛辛苦苦的赚了钱来养活着他，无论到哪里去回来的时候，总要带点东西敬献。闺中贫富贵贱都是一样的，这不是以财易色么？不独中国如此，就是泰西的人要想娶妻，必先估量着赚的财产，够不够供应这妻子挥霍？然后才敢议婚，那女子也无不安然坐享这男子的供奉。似乎也还跳不出这以财易色、以色易财的圈子。】看他这种议论，奇是不奇？却也没有地方可以辩驳他呢！”曹大错道：“我看这人倒很有可取，他的这骄奢淫佚原不足训。但是他肯带这种奇论，并不说那种遮掩隐饰的话，就是个光明正大的人。他那造孽的地方，也就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不像那些名公、巨卿、大儒、宿学，嘴里头讲的是仁义道德、礼议廉耻，对着人装出那一种正容厉色、岸然道貌的样子，暗地下新台之丑，敝笱之羞，呼蹴不辞，供养必吝，真是无所不为。而且这种人在那失意的时节，虽枕边爱宠不妨举以让人；到了得意的时节，即故交亦复视如陌路；当那人炫赫之时，舔痔吮痈，不羞妾妇之行；迨那人落魄之后，投井下石，顿忘故旧之欢。要同这位罗公比较起来，真不啻虎豹狗彘之别。”任天然道：“大错，你要不骂人就不错了。”

曹大错道："你说我在错处在骂人，我说我的错处在不骂人，我骂的这些全不是人，我要不骂这些不是人的人，去骂那些是人的人，那就不错了。"达怡轩道："你倒越骂越甚，我们吃酒罢。"杨燕卿道："曹大人其实也还不错，我们虽不懂，但觉得一个人做了甚么就是甚么，何必要那么口是心非的呢？譬如，我们已经做了棺人，谁不是贪图两个钱，让人家追欢买笑的。若要拿腔做势说甚么【清贞】充甚么【节义】，那不是自欺欺人，徒惹人厌么？"管通甫道："满牀飞，你到底被曹大人追了几回欢，买了多少笑，也要跟他学着骂人。"杨燕卿要来打他道："老蔬菜你专门拿我开心，我不收拾你一回你不晓得厉害呢？"管通甫连连告饶。只听得外头警钟乱鸣，大家惊道："哪里火起？快去看看。"究竟这火在甚么地方？等做书的派人到巡捕房，同那保险行打听打听再说罢。

第十七回

却说傅又新在袁宝仙家吃酒，忽然听见火起，连忙派人去打听，去的人回来说是杨树浦的厚存纺织厂烧了。管通甫道："才说这罗万象，罗万象家就出了事。"廖庸庵道："那是不要紧的，他这

总生意买了燕梳的大家，没甚关心。”也就各散。

次日再去打听，哪知厚存纺织厂这位管事的也服了河芙蓉膏，差不多要同石曼卿见面了。却好，罗仲苞也到上海，细细考究起来，才知道这位管事的倒也没有荒唐亏空，拿着东家的生意也很当事，外头又并不瞎应酬，虽在上海，连堂子里的酒都少吃，戏馆里的戏都少看，那租小公馆包倌人拼大姐更是没有的事，却只平生最会算小，无论甚么事，都要打打算盘。这纺织厂他管了也有好几年，当了这么样大管事的，他连纸张、灯烛、茶叶、水烟都不肯稍为浪费，厨房里是轻易不肯添菜。每月厂用比前手管事的要省了好多，就是串头秤底都要替东家算到，不肯叫东家吃亏。因为近来保险长了价，比前期的差了好些，他定要照原价，那家保险行不肯答应，他又去找了几家，虽然也些须有点低昂，但比那前期的价总觉相去悬远。这纺织厂不是一万两万的生意，这里头进出的数可也不小，他总舍不得答应。这时候，前期的保险已经限满，后期的保险又因价钱没有讲定，还未出单，他的一个副手也曾劝过他，说这保险的事是一天拖不得的，不要惜这点小费罢，再不然先保个半年三个月，到那时再看光景也好。他总不肯叫东家花此冤枉巨款，游

移不决，只想那些保险行贬价俯就，而且以为天下哪有这种巧的事体，这几天里头就会出乱子不成。哪知天下竟有这种巧的事体，就在这几天里，竟出了这个乱子，几百万的本钱付之一炬。他想这就娄身碎骨也填还不了东家，只好学那些保国忠臣把国家的大事弄坏了，临了照死塞责，还要博个成仁取义的美名呢！

这罗仲芭不独在上海开了这个纺织厂，宁波、广东、汉口、天津、香港、澳门，皆有他的庄号。每处总有一二百万的生意，他那赀财不独人家不晓得他的细数，就连他自己也弄得胡里胡涂无从计算。洋商里头信服他的也很不少，平时只要他招呼一声，数十百万咄嗟之间可以立集。这厂虽然被烧，他觉得收拾余烬，重整旗鼓也还不难。哪知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他宁波庄上一个管事的人也还诚谨，只是胆子太小，听见上海这个纺织厂失了事，想这下子不知要吃多少亏，这个宁波的庄子恐怕也站不住，万一倒了下来，必定要带累我下班房坐监牢，弄的不好还要吃板子都说不定。这么一想真正十分可怕，连他的娘同老婆、儿女都不要了，搭了轮船溜之大吉。这些伙计见管事的跑掉，也都趁火打劫，卷了些银钱，各自去投路。这个庄子也就同那些防边防海的梁子一般，还未曾望见敌旗寇舰，就先不战自溃。那

广东坐庄的一位，还是靠这罗仲苞抚养成人的一个侄子，他听见这两处的信息，就把资本汇运出洋，家眷也搬到香港，自己却出头请官封闭。这三处不到十天皆成了一个土崩瓦解的情形。天津、汉口也就支持不祝罗仲苞领的各省公款不在少处，各有大宪纷纷的电饬上海道："查拿押追。"

初时，罗仲苞还躲在租界想洋人保护，有几家洋商也肯替他说话。争奈香港、澳门两处不好的消息也相继而来，亏空洋人的款项也不可数计，连这几家洋商也保不住他了，只好把他送交上海道发县管押。浙江抚台也早行了文书，叫宁波地方官查封他的家产。这位鄞县大老爷是个办事最为认真的人，接到抚台的密札，他就密密的到营里要了二百名兵，但说抚台叫调的，也不说出所以然。到了五更多天，带了几十个得力的家人差役同着调来的兵，把这罗万象的房子围的水泄不通，然后亲自带了家人差役叫开大门一拥而入，可怜这罗家的人，虽然晓得倒了两处庄子，总觉得百足之虫死而不殭，而且这位罗仲苞又是京中王公巨卿、外省督抚司道有点名望的都同他是刎颈之交，平日得他好处的也真不少，就有些甚么哪有个不合交情照顾照顾的道理，哪里就会弄查封家产呢？就要抄家，也不过把田产房屋封去罢了，而且本地方的官府一年也受他家许多馈赠。这

位县官尤其要好，三日两头过来吃酒打牌，有喜庆事体，都是他来陪客照料，不但罗仲苞有事托他百依百从，就连家人们要送个把佃户，请他打一千不会打九百九的，这样的至交有点事体，好意思不通个信，所以一点没有准备。谁知这位到官竟是个顾公义不顾私情的人，亲自登门做那《红楼梦》的赵堂官。这位大老爷一进了门，在屏门口设了公座，像那院试的时候提调官点名的一样，靠西向东的坐着，吩咐先撵男人出门后撵女人出门，可要在各人身上细细搜检，不准夹带财物。光是些男的家人、伙计、戚友、亲丁一一搜清放出，后来到了女的，这县官说，也得要细细的搜，这些家丁差役巴不得这一句，在这些妇女身上胸前袖底裤裆没一处不搜到，而且这重门搜过，那重门又要搜，弄的这些妇女失履敞襟，披头散发，哭哭啼啼的求死不得。搜了一半，幸亏本府大人来了看着太不成样子，吩咐妇女身上不准乱搜，只要不成箱整捆的搬运，就随身带着点首饰，携点奁具都不准阻拦。这道恩谕下来，这些妇女才有点生路，各人随身带点细软金珠却也不在少处。他两个儿子就全靠他妻妾们身边带了点儿，后来才得支持衣食，重整一个小小门庭。等到把妇女撵尽，然后府县带着文书差役进去，把一房一房的箱笼打开，逐件登簿，也有二三十万银子的东西，但抵起他的亏空来那真是百不

及一。这罗仲苞在上海县里押了两年，还是一个洋商说外洋本有告穷之例，他既家产尽绝，要了他的性命也是没用，请领事向上海道说，把他放了出来，有两个不忍相离的爱妾身边带了点珍宝，同他在上海租了一所小小的房屋，也还安安乐乐的终了余年。他那时没有财去易人家的色，那些平素以色来易他的财的，也就另寻主顾不来访问他了。

看书的诸位，照这罗万象的收场结果论起来，自然说是他好色之报，不知就是这财积的过多，也真能盈满为灾。你看凡有富过百万的人家，坏起来总是一败涂地，没有渐渐熄灭的，就同那树木一般高逾百丈大可数围倒起来，总是连根而拨，没有一枝一叶慢慢朝下落的道理。若到了数百万以上，自然做的总是些大来大往的生意。牵枝带叶的事业，到那时候也真不能自主。人家怪他不肯收手，不知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听其自然做将过去，做的好迟倒几时，做的不好早倒几时，若要想收手，你收手的这天，就是到的这天。看他是富，可敌国不知他真有骑虎难下之苦。从前，那杭州的胡雪岩不也是这个样子么?

近来有位先生的家训说，子孙每人富不准过十万。此种见解，新学朋友必说他黄老之学太深。然

而为保家保身之计却不得不然，所以人生于这“财”字只须求其够我一生之用足矣，又何苦贪多务得呢？至“色”字多的坏处，甚么窥帘留枕、广田自荒、卖履分香、他人入室，那是人人都晓得的，也用不着做书的细说了。

再说这罗万象出了这个事体，在罗万象呢，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虽是一场春梦，也还足以自豪，只急得这位廖庸庵，竟如婴儿失乳一般弄个走头无路。那位傅又新本来在外洋做生意，也并没有甚真理理财的学问、致富的经论。不过那时候在外洋做生意的人少，他是一个孤身无所系念，舍着性命去干，吃得苦拼得出，又碰着他几年的运气，就成了这一番事业，同那些聚赌的人一般，当了两件衣服，拿这钱全数打了上去，居然中了，再翻再中，只要财运好，几宝功夫就可盈千累百。你道他有甚么操券而致的胜算么？中国人却把他当作一个天富星下凡，撮拥着他以为就可振兴商务，广浚财源，真与做梦无异无怪。这廖庸庵跟了他来，弄到无可下台。那增朗之因为他老翁惠荫洲现已过了道班，住在南京，是以前去省亲，并要了点指省引见的款项。这时候也就南京回来，同这傅又新谈谈还是一篇大话说：“我不过放心不了这些中国的官府，我要不是怕他们朝令夕改，我一个人号召起来，这点事有

甚么不成？不过我不犯着去做。”再去问问那位廖庸庵已如斗败蟋蟀，只有满盆乱撞而已。增朗之看这样子，晓得是个一场没结果的事情，不如还干自己的正经事罢。想那广东是不能再去的，改哪一省好呢？因想起江西这位瑞久帅是做过江宁藩台的，同老翁于财政上头很有点密切关系。到了那里，他不好意思不另眼相看。

任天然、郅幼嵇、全似庄几个江西的阔人，这回又都在上海混熟了，自然也可以照应照应，不如指省江西罢。就托袁子仁替他上兑加三班捐指省，又托他致信广东号里，把那边存帐结了过来，一面打电报叫他内侄犹子燕把他妻妾送回上海。原来他在谷埠船上已纳了一位小星，名叫钥纹。他这内侄却至今尚未娶妻，倒也不觉得鳏况之苦，袁子仁就约他今天晚上到袁宝仙那里吃酒，增朗之答应了。这天袁子仁请的是任天然、王梦笙、曹大错、达怡轩、管通甫。到了六七点钟的光景，主客陆续到来，只有增朗之还未到。任天然同管通甫谈起说：“吴伯可得了姜堰厘金，有信来约我去玩玩，我倒想去走一趟。”达怡轩道：“那真是个好地方，泰州风景本佳。一过南门，那些鸡犬桑麻、小桥流水真如世外桃源。海安、姜堰、白米，田土沃饶，风俗纯朴，要在那里卜居比我们通州好得多呢！我也想去走。我

们何妨结伴到了芦经港，如果天晴浪静，我们就在那里下船，你由通州而去，路也极便，冬天水小到了如臯都要换船，这时候还可以一船径到。若是到芦经港的时候，遇着阴雨大风，我们就不去冒那个险，同了你到镇江，由仙女庙内河而去。我不过多走两天路，好在我也没有甚么要紧的事。”王梦笙向着任天然笑道：“恐怕媚香不见得肯放你去。”任天然道：“我昨天已经同他说明，好在我由江堰就从镇江回九江一转，见了大小儿再到上海进京，也不过三四个月事体。”说着那增朗之匆匆跑来，也不及同大众招呼就望着袁子仁说道：“我那指省你已经托他们填了实收不曾？”袁子仁道：“我先头已经去说过，大约已经填了。”增朗之道：“我还要改呢。”

袁子仁道：“你同任天翁他们诸位做同寅岂不好，怎么你又三心二意起来？”增朗之道：“不是我三心二意，我才在傅京堂那里，看见上海道里送来的电传阁抄，瑞大帅外署两湖总督，我指江西原是为他，不如就改了湖北罢。”袁子仁道：“那么我替你写个条子去改，就填好了也没有甚么要紧，我的增大人不要发急。”增朗之然后同大众相见。袁子仁写完了改指湖北的条子，送与增朗之看过，然后叫人送去。顺手就写局票发出，起了手巾，大家入席。顾媚香头一个先来，管通甫

道:“晓得任大人要动身，所以格外亲热，明儿任大人走了，看你怎么好? ”

顾媚香道:“就是人家家主公也有个出门的时候，那有甚么要紧。”王梦笙望着顾媚香拿手在脸上刮着道:“公然就认做家主公了。”顾媚香打了他一下道:“你专会捉人家的白字。”

不一时局已到齐，那杨燕卿坐在曹大错的背后，恰好同增朗之对面，两人眼睛直望着增朗之看。看了半天，拉着曹大错问道:“对面坐的那位可姓增? ”曹大错与增朗之虽初次同席，却在别处会过两面，就答应道:“是的，你也没有同增大人同过台面么? ”杨燕卿道:“我台面上没有见过。”嘴里说着，那声音竟有些岔带着哭音。曹大错正在不解，望他看着，只见他向着增朗之道:“增大人你可是通州的增二少爷? ”增朗之十分诧异，也望他看了一看，说道:“阿啊，妹妹，你怎么会在此地呢? ”这杨燕卿止不住纷纷泪下，一面呜咽着一面应道:“怎么不是，你害得我好苦啊，我今生还会见得着你，也算梦想不到的。”增朗之道:“我何尝不记挂着你，你怎么会进这道门坎呢? ”杨燕卿道:“一言难尽，慢慢的告诉你罢。”坐客皆为不解，问其所以，两人都说是表兄妹，从小在一块的，到如今已十多年不

见面。曹大错看两人光景，晓得必不止于表兄妹，若无枕席之爱说话不会如此恳切，就说道：“这是难得的，增朗翁先转了局，今天就翻过去，请我们吃一台会亲酒，我就此交印。”说着，把杨燕卿的金荳蔻盒子送了过去。杨燕卿、增朗之两人正中下怀，自然没甚推辞。两人到了一处拉着手，又是哭。管通甫道：“他乡遇故知最有趣的事体，不必哭了。”两人勉强忍住了泪。杨燕卿望着娘姨说道：“你先回去告诉我娘，说通州的增二少爷来了，叫他赶紧预备一桌酒，大家就翻台过来。”说着，那眼泪又朝下淌，看的人都莫名其妙。 大约不独当时房里的客人、倌人、娘姨、大姐不知底细，恐怕看书的一时也还想不起来。

原来这杨燕卿就是龙玉燕，他那娘杨四姐又叫羊妈妈的就是杨姨娘。自从龙伯青被惠荫洲辞了馆，撵他离开通州，他就搬到扬州住在马市街一个小巷里。那晓得女人家的身体，同男人家的操守一样，男人家做官做幕，只要得过回非分的外财，就时常想这飞鱼儿吃，再要收手也就不能。女人家只要偷了一两回野食，这口味吃开了就时常想尝尝新，再要归正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况且他们尝的野味，是龙伯青睁着眼睛叫他们吃的，并且靠他们发的财，比那偷来吃的更觉肆无忌惮。

这杨姨娘、水柔娟、龙玉燕三人到了扬州，终日倚门看街，黏花惹草。就有许多游荡子弟，来同这三位不要花粉身的佳人亲近亲近。这龙伯青本是缩头惯的，也还没有甚么不能相安。有一天，水柔娟的两个情夫因妒奸争闹，打到个头破血流告到甘泉县里。这县泉把这三个妇女一齐提去，说他们不守闺训，杨姨娘、水柔娟每人吃了一二百个嘴掌，龙玉燕因年纪尚轻幸而避免，并因这事系由水柔娟身上起的，等这两个人伤痕平复方才释放。这官媒家里与台基无异，那些管家、书办、差役晓得他是个师奶奶，个个要来领教。张三才去，李四又来，昼夜不绝，弄得这水柔娟几乎应接不下。这却不能怪他，就是清正点的妇女，到了这个地方，除掉一死竟没法保得清白，那活地狱所说的情刑，到处是一样的。做官的遇有妇女到案，就是犯奸也万不可轻易发交官媒，这也是公门中修行之一。这一闹之后，扬州城里都传遍了。龙伯青到底是个做老夫子的人，怎经得住丢这个脸，就气成一病不到两个多月而亡。这三个没脚蟹，只好靠着毛升，也就输流着听他受用。计算这龙氏父子两人的幕囊也不下二四万金。这毛升若被坐产招夫，同他们三人安然坐享，左拥右抱也很可以快乐一生。他却又起了不良之心，说这样坐吃山空不是事，不如到上海弄点事业过活。这三人久闻上海是个繁华有趣的地

方，欣然从命，到了上海，毛升却把存的银子暗暗的汇到别处，哄说送龙研香回绍兴原藉进学堂。这三个妇女有甚么见识让他领去，那晓得他把龙研香带到九江，卖在班子里头，就是第九回书里所说的，江西督销叶勉湖观察讨了做八姨太太的那个小旦艳香了。这母女姑嫂三人，在上海痴等几个月下来杳无消息，存的两个现钱将用荆到票号里问问，存款早被毛升汇到汉口，这才晓得为毛升所骗。上海是个米珠薪贵的地方，如何支持？幸喜三人各有随身法宝，不难自谋生计，好在这种货色是上海最易销售的。初时，三人同做野鸡生意，都还不坏，毕竟天生丽质。不久，一个娘姨看中了玉燕，中了几百块钱，把他包了过来，改名燕卿，调到书寓里头，他喉咙是生成的，曲子学的不少，稍须理一理，便可出常相貌既好，应酬也不坏。那牀第工夫，时常同他嫂嫂讨论讨论，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号叫梦飞，所以得了这满牀飞的雅绰。不到一节，声名雀起，做了两三个节，替这娘姨赚的钱真不在少处。这娘姨倒也还有良心，在他身上发了些财，觉得过意不去，把他的娘接了回来。现在做的生意，还是两人分帐。他娘虽然要去贴点姘头，也还很觉宽裕。又去买了一个讨人，就是那个燕如。那水柔娟另外搭了一个姘头，前两节做了几时打底娘姨，现在同着姘头搬到六马路去住，同他母女久已

不通闻问。 今天杨燕卿看见增朗之，回首当年怎能叫他不伤心痛哭呢?

大家翻台过来，那杨小姐看见增朗之，叫了一声："二少爷！"

也是珠泪盈眶、摇摇欲堕。这台酒曹大错原是避贤让位，替他二人作合的意思。大家又都已饱餐一顿，本吃不下。那王梦笙更是以条约为重，所以叫局一到，略吃几杯，便催拿饭。这杨燕卿母女两人同着增朗之，也急欲细诉离情。约略处邀了两回，也就主从客便，催着上了干稀饭。迨至送客后，偏偏燕卿又有两三处来叫堂策只得去了。杨四姐就同增朗之在烟榻上，把那崇川分手以后的苦情，细细陈说。不过他自己在甘泉县堂上吃那五分头一节，却隐而不宣，也是爱惜颜面必然之理。正在絮语，那燕卿已出局归来。脱了外衣，就坐到增朗之怀里，说道："我们别后的些事情，我娘大约都同你说了，你把我母女姑嫂三人糟塌到那个样子，你却丢开手不问，扬扬气气的去做官，以致我们中人奸计，堕入青楼。我一个好好的清白闺娃，竟弄成了路柳墙花，任人攀折。这都是你一人害的，你却怎么说呢？"

说着又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增朗之一面拿帕子替

他揩着眼泪，一面说道：“那时候我那里舍得让你们走，听见这个信我急的甚么似的，只因外迫于上司，内迫于严父，实在无可如何，只得听他们去做。我进京出京的时候，也很打听了一阵，心里要想把你们带到广东，却再也访问不出。今儿幸亏绮席重逢，也是前生缘分。”杨燕卿又问：“你在广东这几年还好罢？添了少爷没有？现在到上海做甚么？”增朗之道：“我到广东当过两次厘差，署过一盐缺，现已过了知府班，本来想在奥汉铁路里找点事体做做，看看毫无眉目，现在指省湖北预备进京引见。

儿女是到今儿没有生过，弄了一个人也没有两三年，也还没有喜信。”杨燕卿道：“你把我们甩开了，你却另外讨了姨太太。”

增朗之道：“我要晓得你的信息，我肯另外讨人？”杨燕卿道：“你们太太还不吃醋么？待这姨太太何如？这姨太太自家人，还是堂子里的？”增朗之道：“是广东谷埠花船上的，我们太太呢，也不能说他贤德呢，同我身上总是淡淡的，就是你们在通州走的那几时，总算稍为热和些。平常同我似乎不关痛痒的光景，这其间也就难说。我讨这人他倒也没有甚么吃醋，近来待他更好了些。”杨燕卿道：“你此刻预备怎样安顿我呢？”

增朗之道：“我们既会了面，慢慢的总好商量。”说着，杨四姐已叫人拿了稀饭上来，两人吃过，那吹灯打烊洗面水照例的事，也不必叙他。杨燕卿到了枕上，抱怨了一阵，又亲热了一阵，真个是笑啼并作，恩怨难分。再说曹大错晚间回去之后，觉得这重公案尚有意味，必须意委穷源。次日约计增朗之，已出关巢的时候，便信步而来。杨燕卿正在当窗理鬓，看见他进来叫了声曹大人，曹大错望他笑着道：“恭喜你昨天这出二堂相会，唱的何如？我也要算知趣的了罢。”燕卿红了脸望他笑了一笑，曹大错道：“到底你们是一段甚么姻缘，你得讲与我听。”杨燕卿道：“唉！曹大人不是外人，我也不来瞒你，讲起这事既怪他不好，也怪我哥哥不好，到底还是怪我不好。我老子是个谷师爷，就吃的他老子的饭。我老子病了，我哥想吃这个饭，就同他拜把子，拿我去勾引他。我那时才十三四岁，自己也没主意，就听他坏了身体。后来上司来了一个札子，叫他老子把我哥哥辞去。我哥哥不久也就病死，被一个家人把我们骗到上海。那家人把我老子、哥哥积赚的几个钱，连我一个小兄弟，一齐拐走了。我们没法才吃这碗饭的。”说着那珠泪又滚滚而下。曹大错道：“原来是你西厢待月的旧交花径，开春的艳侣，自然应该有昨日那番情景，我

说不是甚么表兄妹，但是你现在的意思何如呢？”杨燕卿道：“我今年已二十七岁的人，十载烟花，风尘备历，早有择人而事之心。今既遇着这位冤家，自然要想重圆破镜。”曹大错道：“他的意思何如？”

杨燕卿道：“昨天也探了探他的口气，他也没有甚么不可，却也还没有定规。”曹大错道：“这个黄州客，让我来做罢。”

就写了个请客单子，是本日六下钟洁樽候光。请的是增朗之、达怡轩、任天然、王梦笙、毕韵花、管通甫、袁子仁七位。末尾注的是席设迎春四巷，杨燕如房间。一面叫人请客，一面叫了杨四姐来，叫他预备菜，同他说道：“我今天替燕如吃酒，却替燕卿作媒，你大允也没有甚么不愿意。你意思想个甚么光景，你也同我说说。”杨四姐道：“我正愁他没有下梢，今儿他做姑娘的时候，第一个情人来了，那还有甚么说呢？我是他亲生的娘，没有不望他成功的，不过他身上的债也不少，就是那个娘姨也还得请曹大人同他说说。”曹大错道：“只要大致不离经，增大人现在也不是拿不出来的人，总在我身上就是了。

我现在还有事，五点钟再来罢。”说着下楼而去

。到了四点钟，增朗之却先来了，杨燕卿同他说起曹大错话，他本是毫无主意的人，倒也甚以为然。不一时曹大错已到，走进这边房来，却交代把对房收拾好，客来请那边坐。稍为谈了两句，客已到齐。

入席之后，曹大错就把增朗之、杨燕卿两人的一番佳话，像演说的一样，说与众人。又向着增朗之道："始乱终成，犹不失为君子之道。朗翁想不至做那李益王魁一流人物。"增朗之道："这本是兄弟少年之过，今儿既承大错先生作合，我还有甚么推辞，一切悉惟尊命。"杨燕卿道："今儿当着曹大人、各位大人在坐，你从前对不起我的事体，我也不说了，你今天既答应讨我，我可是矢志相从。虽是残花入门为净，我是死生颠沛不改此心。你的心肠最易活动，若再中道弃娟，叫我怎样呢？"

增朗之道："我从前已觉万分薄体，今儿既是你矢志委身，又有大错先生及各位证盟，我有生之日，无论地角天涯，总必与你相共，才不使你有秋扇之悲。若渝此言，请诸位不再齿我增浑于人类。"曹大错道："好！我与天翁做个全证，请他们两位吃个合卺杯儿。"于是任天然、曹大错各拿了一杯酒，分送与增朗之、杨燕卿两人，立者

交换互饮了。大家公贺了两杯。

曹大错就叫杨四姐叫了那个娘姨来，向他说明与他一千块钱，一概不必顾问。又叫增朗之拿出三千块钱身价，除这娘姨得了一千，其余二千皆与杨四姐，有债无债一概不管。另外拿出三百块钱下脚出来，甚么除牌子，送添妆，都在其内。大家见他把这风流公案断得斩钉截铁、四平八稳，也就各具遵依。诸位且等他们择定佳期，再看他们团圆喜诞罢。

第十八回

却说当晚，曹大错替增朗之、杨燕卿两人判定鸳鸯谱牒。

次日，增朗之就在德安里看了一所公馆，是四开间楼上下。因为广东家眷亦不日将到，可以一作两用，免得将来再费一番搬动。择了吉期，把那三千三百块钱，照数付清杨小姐。到底是亲生女儿，随身衣服首饰都还与他了些。本来这个女儿靠这一片蓝田，替他收的玉税花租，也真不少。这回又得了二千块钱，人心也有个足的时候。喜期这天，也请了两三桌客，不过是傅又新、廖庸

庵、单凤城、任天然、达怡轩、王梦笙、曹大错、冒谷民、江志游、毕韵花、祝长康、管通甫、屠桂山、沈叔谦、袁子仁这一班人。就有两个生客，做书的也不高兴再去提他，省得将来这部书更漫无收束。

当这增朗之、龙玉燕重圆好梦之期，正是任天然、顾媚香、达怡轩、张宝琴暂作别离之日。任天然、达怡轩约着今晚下船，达怡轩是常来常去之人，张宝琴本可无须相送，因为媚香要送任天然，也就约着同上轮船。看看两人席散各适所欢，顾媚香昨夜与任天然已细诉衷肠，说："我虽在花丛，当矢贞石，好在我娘也不勉强我的。我身上也没有甚么多债，有点局事应酬应酬，开销也可敷衍，专心候你的消息。"任天然道："我也不过三五个月，便要转来，倘到年下用度不敷，我托管通甫替你招呼，只要同他说声就是。"顾媚香替任天然收拾这两个多月，在他那里脱换的衣服、对象，有个扇套子，上系着一个羊脂玉的双鱼，媚香解了下来，向着任天然道："这个我留着，到你家里再还你罢。"任天然道："也好，这也是个成双之兆。"

那夜间的温存旖旎也就无须说得。所以，这天任天然到了媚香那里，倒也无甚说话，不过有点依

依不舍而已。两人正密谈，诉说预数归期。那管通甫、王梦笙都来送行。任天然看见管通甫就同他说道："我有句话奉托，即才忘记同你说，我却不多几月就回。万一年下，媚香这里短了点用度，请你替我接济接济。"管通甫也答应了。坐了一会，管通甫道："我们也不必送下船，让他两人去叙别罢。"媚香道："没有甚么话说，尽管坐坐不妨。"管通甫道："你嘴里是这么说，心里是在那里咕叽：你们这些人还不走，只有这一刻功夫还不让我们聚聚，实在不知趣，是不是？我们还不早点见机，在一块讨厌做甚么。"

说的媚香急了，更加拉着不放，到是任天然道："好在我们就要会的两位，也不必再上船送，就此告别罢。"媚香也就放了手。管通甫、王梦笙说了声："顺风！"拱手而去。任天然也同媚香喁喁絮语了一会。吃了稀饭，媚香的娘又预备了些雪梨、酱鸭、文饺、瓜子之类，送任天然路上吃的。任天然照例开销了六块钱，这也叫做人熟礼不熟。他那儿子任通是日间到栈房里来过，任天然叫他回了学堂，晚上不必再来。看看快十二点钟，叫人去约了达怡轩、张宝琴同在兆贵里南门口上了马车，同上轮船，看那船还有一会才开，任天然、达怡轩就领着顾媚香、张宝琴同在轮船各处逛了一转。顾媚香同张宝琴凭着外口

栏杆看那江心弓月，顾媚香说道：“我们几时同着他们坐这轮船走就好了。”张宝琴道：“咳！你自己的娘总还容易，我是更不晓得几时才能脱离苦海呢！”任天然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心志坚定，总有如愿之一日。而且天下的事是回思当日、预计将来、旁观他人的，最为有趣。若在及身当前也就不过如此。”达怡轩道：“缘份一至，自然水到渠成，不必预先思虑的。”谈了一阵，听见船上放气，阿银同着宝琴的娘姨来催，说要开船我们去罢。顾媚香、张宝琴均说了句“顺风保重”，忍泪而别。任天然、达怡轩在船口看他们上了马车，各回房舱。次日到了芦泾港，天晴日暖，浪静风平，两人就此上岸到通州去了。

有人同做书的说道：“你这部书是专门发挥【财、色】二字的，上海的这些倌人，有串通了鸨妇骗人财物的；有以嫁人为洗浴之计的；有嫁了人仍旧野心不改，轧马夫拼戏子的；有身子嫁了张甲，心里还想李乙，暗中通信乘隙偷期的；甚而至于儿女成群，还会逃走的；至于那些鸨妇拿着人家儿女皮肉赚这些冤客的资财，黑的固凌虐不堪，红的又肯留不放，就是嫖客痴迷者，固多诓骗者也不少，固有自己弄到推东洋车的，也有骗了倌人鸨妇体己的私囊满载而去的，这都是【财、色】界上的持色文字，你何以不铺叙铺叙？看

你这几回书中所说的倌人也不少，却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事体，殊不足以压阅者之目。”

不知道做书的其中有两层缘故，一层呢，觉得堂子里是像那罗万象所说的“以财易色，以色易才”正大光明事体，就是有些倌人的狡猾淫荡，鸨妇的狠毒贪婪，嫖客的奸诈沉湎，都还是理所当然，不足深责。二层呢，那《海上花列传》、《繁华梦》两部书把这些嫖客、倌人、鸨妇、大姐的情态都已描写无遗，做书的要脱他的科臼，跳出他的范围，别标新义，独树一帜，自问无此才情，若要抄袭他点意思，依傍他的章法，这是做书的从做八股应科举的时候，就不肯做的事。所以，只好从略了。

再说上海的那位傅京堂，是借着到闽浙一带查勘矿产飘然而去。那廖庸庵更无依傍，知道这一次是捞不回本来，仍回广东去另打主意。那粤汉铁路自然有人来正正经经的开办，各种报上载的详详细细不必做书的去说他，那单凤城也就打主意去行见，约着增朗之同行。增朗之娶了杨燕卿之后不多几天，广东家眷已到上海，接在一起同祝那犹云娘晓得这杨燕卿就是龙玉燕，心里有点不大高兴，好在他是向来拿这增朗之当作一匹耕牛，只要庄稼收成无误，也就不去同他计较。过了

两天，增朗之同着单凤城动身进京，行了见一同出来，单凤城自赴江西到省，增朗之也带了家眷搭了长江轮船，赴武昌禀到，上过各处衙门送了这位瑞制台一挂茄楠香朝珠，一副满翠的搬管，一件玄狐外套，两件定织的旗袍，还有些燕窝鱼翅之类。这瑞台因同他老翁很有交情，又见他送了这份厚礼，心中甚是欢喜，就委了他当本衙门的文办的文案办呢！不到一个多月，就委他署了汉阳府，这也要算世交情重的了。增朗之收拾着到了任，那汉阳府就在武昌，对江一苇可达夏口的，汉阳的事倒还不多，缺虽不肥却也可以安富尊荣的坐享。只是他到任不到一个月，这位制台却因为那钦差进京，说他在江西兵政不修，遇事敷衍朝廷，把他开了缺。将那位陕甘总督调任过来，他顿失冰山，心里也为之一动，好在这知府是个承上启下的官儿，谅来也不会出甚么乱子，也就不去放在心上。不过制台临动身的时候，到汉口送了一送。

他请的一位刑名师爷姓高号竹岗，是浙江湖州人，生平做八股的功夫最好，不拘大题小题他做的总当行出色。而且既不是那种滥腔墨调，也不是那种高古艰深，无论喜欢那种笔路的试官看了，无不动目。但他却是个今之学者重利不重名的，所以蜚声庠序十有余载，仍是一领青衿。每逢

科岁乡场就是他发财的时候，至少也有一两个着托。从前没有放空的，银子到手也就任意挥霍，最爱的是裙下双弯。他把生平抚弄过的弓鞋，按人乞取聚了一枕箱随身携带，没人的时候，就取他出来赏玩。

真有那随园主人所说的小人下达之风，大土烟的量也真不校好在国家有这一定的墟期，他倒也不去愁那用度。后来八股废了考，到策论可就无甚把握。因为在家里常替人家做做呈词，自己觉得公牍上也还去得，就备了二百块钱的贽见，托人向江苏臬台衙门的一位刑名老夫子说了，去拜门过堂在里头学了一年，替一个县里的朋友代了一回馆，谋了几次总谋不成功。他有个亲戚由翰林改官湖北侯补道，他看江苏省的刑钱馆非有大帽子，轻易弄不成功，就跑到湖北去找他这位亲戚，替他荐了一个知县的馆处了一年，东家因案撤任，他回到省里。闲住了半年，他在上海讨了一个出色的野鸡，名字叫做祝眉乡，绰号叫“烟汗河眉”。生得两汪秋水，一捻纤腰，那一双莲瓣真是又小又窄，脱下那两双绣鞋，放在三寸碟子里头还盛不满，所以最中这高竹岗师爷之意，到处带在身边，时刻不能离的。这回是他这位亲戚观察，托了制台幕府里与增朗之同事的文案，再四推荐，到馆之后，宾主倒很相投。但是，这位

师爷烟量很大，又最恋灯，自己又不会烧，必得这河眉替他打烟对火，初到馆的几时见了东家还要矜持矜持，后来看这东家也还是个和易近人的人，也就熟不拘礼，一榻横牀隔灯相对。这阿眉也就坐在榻前烧烟并不避忌。两下熟了也就随便谈心，有时增太尊指着高竹岗身上同他说两句风话，他也顺口回敬两句，说急了就啐。这增太尊两口再过过就要拧二把打两下，这增太尊趁着抵挡的时候，暗捏玉腕偷捻金莲。这河眉固不动声色，那高师爷也不见怪，还有时跟在里头说两句趣话，遇着高师爷要调戏河眉嫌跟过去不顺手，就坐在增太尊身旁烧着。阿眉是在野鸡堂子里登惯了的人，那勾引挑逗的经络色色皆精，他身子靠着太尊，始而微倾，继而紧贴，那增太尊又是个吃惯野味的人，趁着他装烟的时候，从底襟里伸手去摩挲摩挲，那河眉也不过回眸一笑而已。从此这位增太尊更加励精图治，于公事上很为用功，日日总要到这老夫子房里请教半天，不但他太太犹云娘房里踪迹鲜逢，就是那爱姬龙玉燕的香闺也非安寝不至。到底是认真做官的人，不大肯常在上房里的。有一天，这高师爷正在烟迷的时候，增太尊就去扯那河眉，河眉也便引身相就，增太尊就借这烟榻拿那随身带着的象牙烟枪，请河眉吃了一筒泉象浆，河眉也吞吐尽致，呼吸无遗。他们这口烟慢慢的吃完，那高师爷的烟

迷还未曾醒。真是卧榻之旁任人鼾睡，两人觉得不胜缴幸之至。

天下男女相悦的事体，如果一次缴幸，各自知足，不去再访桃源，这种事体轻易不会破案的。无如男女两人得了甜头，彼此皆有个不能放手之势，至再至三，朝贪暮恋，虽有个怀刑惧祸之思，却遏不住这烈火干柴的欲念蹈隙，即思一试，久竟各自忘形。所以无不弄到通国皆知，丑态毕露，就是那些谋杀亲夫的案犯起初也未必就存此念，无不由恋奸情势起的。 这增太尊同河眉春风一度之后，两情更相爱悦，遇到高师爷入了烟迷，两人就一游花窟。日子久了，不独动作的时候，牀身不免摇曳，高师爷在睡梦之中，也有些儿觉着就是那言谈行坐之间，也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形容无端流露。你只要到那堂子里留心去看那客人、倌人，两个有交情没交情可以一望而知，无须问得的。高竹岗是个老嫖客，那有看不出来的道理。有一天，这高竹岗假作烟迷昏昏睡去，这增太尊向着河眉耳边低低的说了一句“鼠子动矣”，两人又各整戈矛搬演水斗，正当戏战云深之际，这高竹岗忽然奋身坐起，托这镜殿铜屏的行乐影子看了一个清清楚楚，两人连忙卷甲抽戈，已经真赃现获。这增太尊就跪在地下哀求，那高竹岗却拿了一枝烟枪在河眉身上乱打，骂

道："你这个贱娼，我是个饱学秀才大席幕友，你今儿同这禽兽如此，叫我脸面何存？我以后还能见我的亲友蹈人家的馆地么？我只先处犯了你，再同人家算帐。"说着又打了几烟枪，这河眉裤子还未系好，就在烟榻上滚着嚎哭，嘴里喊道："增大人可害了我了，我本不肯的，你却逼着我干，这会子你怎么不救我呢？"高竹岗又拿了一盒子烟，倒了一碗茶，逼着他吞，这河眉一来被逼不过，二来到底有些羞愤，就接过来尽数吞了下去。高竹岗的心中并非一定不肯换这头巾，要去逼死爱妾。因为恃着自己身边有一盒救服生烟上等的好药，拿稳了决不要紧，所以逼他吞下才可以大开狮口广收金银。这增太尊看着慌了，知道自己求不下这情，彼此面情难以转变，只得爬了起来去找账房师爷。却好，本衙门的经所太爷，也在同账房里头，增太尊到这时候，也顾不得甚么上司属员，只好腆着脸向他两人说道："怪我不好，同高师爷的姨太太开开玩笑，现在他在那里逼着他寻死，已经灌了生烟，你们两位快点想法子去解劝解劝，随便怎么样，我都可以的。只要托这事压下去要紧要紧，费心费心。"那账房师爷趁紧同着经厅太爷走到高师爷房里，看河眉直挺挺的躺在牀上哼，高竹岗坐在公事桌子面前椅子上，默默无言的转念头。账房师爷同着经所太爷同他招呼坐了下来，劝他道："彼

此是好宾主，有点甚么总好商量的，竹翁何必认真。”高竹岗道：“他这种禽兽行为还算得个人么？我只先把这淫妇弄死了，再同这奸夫算帐，不怕他是个现任知府，难道没有王法么？看他送不送在我手里。”经所太爷道：“那里讲得到此，我们太尊大人已万分知错，托我们出来向竹翁先生恳情的。”高竹岗道：“有甚么情好恳？我的声名是从此糟完了，我的颜面从此丢尽了，他能包我的原儿，我只同他这王八拼了就是了。”经所太爷道：“竹翁先生不可如此，凡事总要从长计议，总叫竹翁先生过得去，下得台。”

高竹岗道：“我是靠处馆吃饭的，这遭我还处得成馆么？我这一家的仰事俯畜从何处来？他能包得起我的原账房师爷？”

听这话有点转头，就连忙说道：“竹翁现在闹起来，就是把增太尊的功名毁掉，竹翁如夫人的名节也补不起，于竹翁仍是无益，不如叫增太尊尽尽情，把这事掩盖下去，好在竹翁的这位如夫人，听说也是堂子里讨的，不是甚么名门闺秀，他身上也不在乎这么一个人，竹翁不愿意，要不妨叫增太尊另外赔还一个，竹翁要愿意，只要儆戒儆戒他，下次仍旧可叫他伺侯的。

增太尊尽了情，彼此照旧是好宾主，岂不两全其美呢？”高竹岗才渐渐的转了口。经所太爷又在旁边千央万恳，账房师爷又同高竹岗把数目讲的差不多要合龙，高竹岗道：“且等我把这浪货救活了再说。”就跑到房里开了拜匣拿出合好的那药来，如法调好灌了下去，哪知这药救人则效，自用不灵，一来是吃的生烟太多，二来阿眉吞烟的时节正当云而初收，阴精已泄，浑身相大发动，百脉皆张，那烟毒无孔不入。灌了那药之后虽然吐了些出来，那毒依然不解。高竹岗赶紧又调了一服再灌下去，仍旧无效，一直闹到天亮看着不是事，高竹岗已着了慌，请了教堂里的外国医生来治，说来不及了，也是这河眉的寿限。增朗之的冤家牵到了辰牌时分，竟尔玉碎香销。这高竹岗既悼玉环之折，又伤香树之催，真个十分痛心，一口气跑到江去到那臬台衙口击鼓伸冤。正值这位臬台头一天接印，却是增朗之的一个对头星，你道是谁？原来就是那位坐怀不乱，暮夜却金的贾端甫。他到了浙江不到一个月，就放了宁治台道，做了三个月，因那运司被御史奉参，经闽浙总督查明奏革，乔抚台要整顿盐务，就调他署了运司，他晓得升官必快，临交卸的时候，把这宁治台道缺上的好处和盘托出，请上头一年提了十万银子的盈余。那位乔抚台大加奖许，替他专折出奏，他是不预备回任的，那接任官

可不免有洛阳花好偏我来迟之感。他到了运司的任，晓得这个缺更是做不长，一接印就盘查合衙门每年的入款，连那三小子打扫夫的一点进项他都点滴不遗，开了一个手折说是："方今时局多艰，库藏支绌，臣僚士庶皆应洁己毁家，以纾国难，请上司一起提拨归公。"倒是乔抚台说不可竭泽而渔，酌量留了六七千银子与这运司衙门为办公之费，其余悉数提解。一年也有四五万金的光景，于国家的赔款却也不无小补。这件事抚台也替他奉了两次的折子，阁抄、汇编上刻了出来。自然人人看见，他这清名介节也就天下皆知。这位陕甘总督调任两湖之后，看那湖北的吏治废弛异常，度支尤为不足，听见这贾观察既是察吏能手又复长于理财，就密疏陈请简放来鄂，藉资襄助。这位制台圣眷最隆，又能交接中涓，密通内线，所奏的事无有不灵，这折子一到，登时就把那湖北臬司调了别省放了这贾崇方，并且谕旨上说明了迅赴新任，无庸来京升见。这乔抚台看他既是升官，又晓得是两湖制台指名请放的，虽然倚其正殷也就不敢挽留，只好委人接了运司樱这贾臬台就赶紧束装就道，过上海连一天都没有耽搁，只到袁子仁那里，同两家银行转了一转，此外的人一概不去惊动，那通州家乡自然更不能去。古人三过不入，这贾臬台真未遑多让。

到了汉口，当日过江见了制台。次日一早接了印，上了制台衙门回来还未脱衣服，就听见击鼓，穿着花衣就坐堂传问，叫这高竹岗补了状子进去，他就批了个控阅："现任知府因奸致毕人命，无论虚实均应澈究，仰汉阳县迅速亲诣，确切验明高祝氏是否被奸后服毒毙命，据实详报，毋稍瞻徇含混，致干参处，呈发仍缴。"一面饬首县把尸亲押发飞行下县，一面上院回了制台，又请藩台先将这汉阳府知府增辉撤省，以便审办。藩台见这增太守犯了命案，何敢容情？登时就挂牌撤省回了制台。 委员接署又派人先去摘印，这汉阳县奉到这个批示，连忙传齐书役带了仵作到了府里，进了官所上了手本禀见，并回明了是奉臬台批示，来相验这高祝氏尸身的。增太尊怎好见得，只好叫家人传话说等里头收拾收拾，就请进去相验不必见了。一面托账房师爷、经所太爷同高竹岗商量，求他认诬拣验，许到两万银子，那高竹岗倒也答应这经所，又去同汉阳县关说允送五竿，汉阳县听了这分厚礼赐如何不受。只因贾臬台是有名风厉的，今儿到任头一件事，又只一江之隔，如何隐瞒得过？这个糖果儿恐怕吃了不能消化，自己的前程要紧，怎能顾得这位本府，只好多谢了。高竹岗见县里说不通，晓得已经一发难收，也就不肯拣验。这县官就带了尸亲高竹岗进去，把高祝氏尸身搬放平地细细相验

，上下打了探条，那银针上青黑色，用皂角水擦洗不去，产门有余精流出，实系被奸后服毒身死，据实详报上去。这贾臬台就批发审局提省审办。这增辉到案还狡赖着不肯承认奸情，贾臬台就详请制台奏参先行革职，以便刑讯，朱批下来自然是着照办，请制台恭录行知到司。贾臬台奉到了立刻就传发审局提调，同首府上去说道："这案关系因奸致弊人命，这增辉已经奏准刑讯，诸位不要留情。增辉今天如再不认供，尽管用刑罢，这样衣冠败类也不必替他留面子了。"这首府同发审局提调自然喏喏，连声答应下去。到底同寅面上，而且是才交卸的汉阳府，怎好意思叫他躺在阶前脱衣露体的吃那板子，就把增辉叫到花厅，龙玉燕开导道："你的案子制台已经奏准，将你革刑讯。今天臬台吩咐的话很难为的，我前回在台面上不是当着曹大错那一班人说过的，今儿你到哪里，我到哪里，任他是刀山剑窑我也不辞。你是舒服惯了的人，今儿只身到那苦地方去，身边没人调护那如何能行？我听见说皇上家的恩典，这犯罪的出口是准带家眷的，我跟着你去就是了。"

增朗之道："你肯如此，那真难得，前回你说的颠沛死生，我说的天涯地角，不想竟成今日的语谶。"我经了这番风浪从此发誓收心，决不负你

这一番好意。”增朗之核算核算历年所余的宦囊，也还有五万多金，留了两万银子与他太太犹云娘，其余的都汇到张家口放在自己身边，这财政本是他自己掌着，犹云娘见这事理上势上都无可说，也不容不答应。隔了几天，部文已到，增朗之领了咨文带着龙玉燕起程。后来在关外，龙玉燕居然连举两子，增朗之限满遇赦，就带着龙玉燕住在京里，又写信托怡轩把玉燕的老翁龙钟仁的灵柩，在通州择地安葬。 他那位太太犹云娘的行径他也暗暗看穿，也不再去顾问，那犹云娘也不再来找他，彼此就不离而离了。 看书的诸位增朗之的这起案子，虽然是咎由自取，这贾端甫却也不免公报私仇。奉劝天下人遇有寒士万不可拿言语嘲笑他，遇到那不平正的寒士更不可拿言语去嘲笑他。说者无心，闻者刺骨，逞一时快意之谈贻异日杀身之祸，这是何苦呢？这增朗之就是在小银珠房里，低低的说了那两句戏言，谁知当日的侧坐寒酸竟做了今日的顶头长吏，弄得身败名裂，谪戍遐荒，惟口启羞如是如是。至于增朗之、龙玉燕两个虽是浪子淫娃心术并没有甚么大坏，所以结局也还不恶。这增朗之荷戈远戍之时，正是他老太爷撒瑟归真之日。讣音到来，已在他动身之后。

他老太爷的姨娘也生了一个儿子，南京石霸街也

还置了一所房屋。犹云娘因为同这姨娘素来不睦，不愿与他同居，连听见公公不在的信，也并未奔往哭临。携了两万银子同了那心爱的内侄犹子蒸，并带着广东谷埠讨的那个钟纹搬到扬州去祝这钟纹最能体贴这位太太的心意，遇到这位太太每月告假的时候，他就敬谨代劳陪着这位内侄少爷，在广东的时节即是如此，所以犹云娘、犹子蒸均甚喜欢他。到了扬州之后，这两万银子的败政渐渐的到了这犹子蒸手里。他在广东碰着停捐的那一年，犹云娘就逼着增朗之替他捐了一个侯选从九。这会子他又加捐一个盐知事捐免验看，指分两淮。犹子蒸既做了官，这钟纹也就渐渐的当令，始而与这犹云娘春色平分，既而竟是强宾压主。

再过了两年，那犹子蒸公然在门口改贴了犹公馆的条子，那钟纹也公然算是犹太太。犹云娘同他理论，他说："我是增大人的姨娘，增大人犯罪出口我改嫁了犹老爷没有甚么不可，你是他的姑母，难道好做他的太太不成，同我争些甚么？真真好不要脸。"这犹云娘被他说的哑口无言，想来这理是讲不过他，只好忍气吞声躲在旁边做了老姑太太，吃碗闲饭而已。

那高竹岗结案之后，自然没人敢去聘请。心里细

想：虽然攀倒了一位太守，却断送了一个爱姬，未曾弄到分文倒反失去馆地，也不免十分懊悔，终日问居旅邸，短叹长呼。有一天，过午不起他管家叫也不应，打开门来一看，这位师爷竟无疾而终。他那枕箱里藏的绣鞋却抛掷满牀，手边上还有一只似乎是那在手里看着死了才丢下来的。这家人看了大惊，连忙招呼店家，一面通知他那位观察亲戚。大家看了都不解是甚么怪病，只好买棺成殓。这个家人替他把那些绣鞋也都殓入棺中做个殉葬之物，这也算善于体贴主人意思了。再说，那位贾臬台做了两个多月，真是视于无刑、听于无声的恭维这位制台，以为不久就可开藩开府。不料，一天接到一个电抄，贾臬台看了大惊，究竟是道甚么谕旨请诸位停停再看罢。

第十九回

贾端甫这天看见的电抄谕旨是将他调授甘肃臬司，这是甚么缘故呢？只因他到了湖北，心里存了个是制台奏请简放的人，必得要处处讨制台的好。此外的人，均可无须放在意中。又揣摩这制台是偏于严刻一边的，凡是制台说这人应撤，他就上详请参，制台说这人应参，他必定要加他一个出口。至于那些人犯更是不在话下，只要制台有个重办的意思，那无论他案情轻重，总要把他置

诸大辟庶可仰合宪心，大约是他的父母祖宗制台说是不好，他也断不敢说一个好字。制台又派他清查本省进出款项，他更是不遗余力搜及锱铢，除掉制台衙门的委员每月一千八百的薪水他不敢过问，此外恨不得要这通省的官员个个枵腹从公，庶可成就他这善于理财急公奉上的名誉。天下事惟有这“财”字是人生眷命之源，你在人家这些上头剔骨苛求，没有不痛心疾首思食其肉的。所以，古来言利之臣，当其势焰张令人重足而立，迨至千夫共指，怨毒已深，必要使他尸诸市朝、人亡族灭而后快，比那些酷吏的下场还要惨了几十倍呢！有人同做书的说道：“照你这个议论，那天下绝没有敢为国家兴利的人了。你看泰西的人，专讲为国家兴利，何以并不见他受害呢？”不知泰西为国家兴利之人，都是开天地未有之利源，使举国之人皆蒙其利，那还有甚么害？中国自来为国家兴利之人，其大旨无非损下益上，何事有余利想法子提他点，何人有余资挖他点，各为提取中饱，实仍出诸商民，只此一碗水亦被吸干，试问利在何处？你看自古以来，每到叔季在世，总是始则官长贪婪，继则朝廷搜刮，官长贪婪则百姓之生计促，朝廷搜括则官长之生计亦促，而国事遂不可问。长国家而财务用势必菑害并至，无一朝不是如此的。所以，圣人说是与其有聚剑之臣，宁有盗臣。又有人说道

："照你这样说法，应该听那些宦吏上蚀国币，下损民膏的了？"不知止贪之法惟在养廉，天下的人中，财居多果令其足瞻身家必不敢妄为非分。你看洋人用一个细崽，一年给他的钱比我们一品官的俸银还要多，所用的人安敢不尽力，安敢再舞弊？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真正清廉的几位大员，细考他生平所做的官，大都是些优缺宦囊，既裕操守目坚。若要叫他们一出手就去做，那一年只有几十金廉俸的佐杂，一月只有三五元薪水的司事，事畜不足债累满身，恐怕也就无异于众人。况中国所谓优缺并非那缺的得天独丰，不过是靠这缺上的自然之利，各为自然之利实皆积久之弊。即如州县的平余部官的给费实按起来，皆系应得之款么？张樵野尚书说是外国不利养人，中国以弊养人，真可谓慨乎其言之尤。不解的同是一样的官，何以应该此优彼拙？即如六部堂官，何以应该户部独优缺分？既有优拙则喜优恶拙，避拙趋优情所必然，而奔竞钻营、卖差鬻缺诸弊无不由此而生。

做书的愚见，欲求澄叙官方，首在均缺加禄，倘虑经费无出何妨，以今日官吏所得民取诸民而均给于官使，出之者有名，受之者无愧，否则朝廷不居加赋之名，而百姓隐受剥肤之痛。在贤者无以自解，不肖者更因以为奸。若不求养人之方

，而欲收用人之效，恐怕是做不到的呢！事关国计，做书的何敢妄言？

不过因为诸位论及信口胡说而已。这位制台是个爱憎无定，轻喜轻怒，轻信轻疑的人，始而也很以这贾端甫为然，后来有两件事也觉得他做的不甚得体，背后就说了两句闲语。这些不满意于他的人见有隙可乘，自然从隙而入。有的说他才具短绌的，有些说他口是心非的，有的说他操守也甚平常的，甚至还有说他治家不严内行有玷的，市言成虎，众口铸金，这么一位清廉方正的贾端甫，竟被他们说到个下流不堪的田地，这位制台信他的心既渐渐移动，那疑他的心就日日加增。久竟觉得人言皆实，刻不能容。虽然是自己误听传闻奏请简放来的，倒也不肯回护。就上了一个折子说他："徒有虚名，毫无实政，逢迎术巧，经济才疏。"要是脚力浅点的人，这个折子进去，重则革职，轻则开缺。幸亏这贾端甫从前在他那厉大军机老师门下多年，一切窍窃皆能深知，平素打点的周周到到，又是河南、浙江两省的抚台屡次明保的，所以朝廷只说他大约是人地不宜，把他调任甘肃，这也要算是万分之幸了。他见了这个电抄，正在那里发闷，忽然传帖的拿进一个帖子，说是江西来的一位范大人拜会，他拿帖子一看，是"好弟范承吉顿首拜"。贾端甫踌躇

道：“他怎么会跑来呢？”

就吩咐声“请！”你道这范星圃如何来的？原来他那起案子被那郅太守审个淋漓尽致，据实开了供，折呈与钦差，钦差说他是个现任三品大员，把这些奸情叙入折子里头叫天下人看了，岂不大伤官体？请了首府那位府师爷把这情节改了，说那小华氏是同一个家人通奸怀孕小产，那家人早经开发不知何处去了。折子里但讲他虽然奸占妻妹小华氏，实据惟容留小华氏在家，多年不为择配致令犯奸，又为干预词讼争分家产，实属不知运谦，请旨革职。郅太守说，这小华氏即华紫芳，犯奸有据必须照例当官嫁卖，免得他将来再去争产致原告在部控发，说承审官科罪不当黎氏，亦应逄藉归案，听候审判。那争产案子，钦差见这是有关例案的事情，他是老刑部，说的总不错，就依着他办。郅太守在钦差行辕商量定规回到发审局，会同南昌府分别发落那华黎氏，当即签差返藉。范星圃也还派了家人送去，并替他写信托那宛平县招呼招呼。哪知这位宛平县看他是个已革的臬台，还有甚么巴结，把这信看了不过付之一笑，那边又好好的孝敬了些。这位县官审了一堂，说华黎氏纵女犯奸有玷华氏门风例应责逐，姑念他女儿犯奸一案，已由江西断结从宽免责，但驱逐另住不准再入华氏家门，所有华家遗

产皆断归华萧氏所生之子执掌。这堂判下来华黎氏气得发昏，然而婿已经去官，一无权势无从报复，就此气成一病，不到一月也就死了。

那华紫芳呢，依郅太守的意思，竟要照例去衣抉杖科那奸罪，还是那位南昌府说他到底是好人家的女儿，不可如此。这郅太守才让他以脸代臀掌责八十，发交官媒，这官媒的地方是前回书中说过的那里会得干净，这么一位臬台大人的小姨子发了下来，就有那种色胆包天的要去尝尝这种贵品。那官媒只要有钱何所不可？华紫芳初次也不情愿，哭着不依，那官媒说道："你已经身受官刑，是个在案的犯奸妇女，死了也得不到个清名，将来嫁卖出去还不是要失身破节，又何在乎多这一个两个呢？"华紫芳听了没法，只好随乡入乡迎张送李。

范星圃原想等事情冷冷想法子弄他回来，谁知他交卸臬司的时候，是委那盐道暂行兼署，等到钦差参了出去，抚台晓得他不能回任，就委盐道署了臬司，首府署了盐道，郅太守署了南昌府。这位对头在座，岂能容你冒领？后来被一个做水贩的作妻室领了出来睡了几时，带到镇江卖在四喜堂里，也消受了两年的风月滋味。遇到一个湖南新学的名士，是因为范星圃在湖南臬台任上访拿

他得信逃走，他的妻子却被范星圃拿去发交官媒管押，他的妻子不肯受辱寻了自荆范星圃那时办的这种案子甚多，那里放在心上。这位名士得了信可怜悲痛欲绝，却是无处伸冤。后来在镇江领事那里当了一个文案，有些朋友们约他去作狭邪游，他看见了紫芳大为赏识，住了几夜。他爱紫芳的柔媚，紫芳爱他的风雅，就在那引臂替枕的时候，细诉生平。这位名士才知道今日狎玩的这个名妓，就是当日他那冤家的宠姨。次日，告诉了他的朋友，皆说是天使他来偿还你夫人冤债的。就聚资替他作合，列入小星，女貌郎才也很为得，并那两个家人、两个婢女当堂释放出来，家人呢，范星圃自然酌给赏恤，令其调养棒痒。这些人吃了二百板子也还不算甚么，这两个丫头春喜尚小，打的也轻，范星圃看了也还不在意中。

这个玲儿是他收用过的，怎能漠然忘情，见他那两颊微窝竟成了个烂熟桃子已经心痛难言。到了晚上，替他脱了衣裳，看那嫩皮肤上一条条的血痕，那雪白的胸膛在那架子上早已磨破，并且晓得他是为顾全主人的功名，才多受这一番刑辱，真是又怜、又感、又痛、又恨，想这爱婢已经不起如此摧残，那位阿姨更如何受得这番蹂躏？口口声声恨着这郅太守说：“我同他是那一世的冤仇？在京的时节，也还同过宴会。就是此番

到省，我也还在抚台面前保举过他是个能员。前天，贾端甫来信，说是与他至交，还托我照应，怎么他竟如此狠心辣手定要丢我的面，坏我的功名？”

看书的诸位，天下人心总是责人则明，责己则暗，身受其害便觉难堪，施之于人绝不措意。范星圃这时候只怨郅幼嵇，却不替湖南的那位善化县同他请的那位刑名师爷设身一想，而且他那在堂上喝令从人搜检那孝廉夫人上身下身的时候，与今日郅幼嵇解衣鞭责他的爱婢，当堂验看他的宠姨其情形也不甚相远，并不限定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却也是戾气相感如磁引针。在范星圃，当日并不是同那善化县与那刑名师爷有仇，不过藉此做点声名。其实两人的用心都是一样的，做书的也不是劝人家遇事粉饰专做那好好先生。不过如欧阳文忠公父亲所说的“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无憾，故不可从其刻，图快一时”。

近时有一位督抚做州县的时候，因办土匪很立了点功劳，本省抚台过境问他要个甚么保举，他说：“卑职不愿要这保举。”抚台说道：“你难道预备做一辈子州县不想升官么？”他道：“安有不想升官之理？”那抚台道：“既想升官，何以不要保举？”他道：“卑职此次办土匪所杀不下千数百人

，其中那里没有冤枉的？卑职为地方除害冤枉杀了个把，问心尚可无愧，若为自己保举起见，则谋财害命与图名害命，试问有何分别？”那位抚台大为叹赏。其时正是晚间在船上相见，送到舱门口，抚台说：“我有件东西要送你。”他问：“是甚么东西？”抚台指着那挂的官衔灯笼道：“我这对灯将来可以奉送。”

后来果然做到督抚，这才真是仁人之言呢！

范星圃自从交卸下来便已搬了公馆，但是，深闺妾婢都已受辱公堂。这南昌府是万万住不得了，要回家乡。家业本甚萧条，宦囊亦复有限。杭州与别处不同，虽是居乡比在官尤费，房屋、柴米、男佣、女仆，无一不贵。做过臬台的人，又不能不稍存体制，那个墙门开起来实在支持不易。从前，有几位余到十万八万的，回家不多几年都已消磨净荆所以近来有一位做过四川盐茶道的，一位做过安徽芜湖道的罢官之后，宦囊皆很充裕，却都不敢住在家乡。况且自问，生平服官十有余年，于那同乡亲友毫无照顾，就是从前回家应试的时候，也是眼高于顶，意气凌人，今天落魄还乡，未免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至于上海却是罢官的寄居最多，取其是个各省通衢，既易寻觅机会，而且花天酒地亦可消遣闷怀，无如那里新

党最多，内中也还有几个熟人。自问上年在湖南的时候，因为要想升官，把那新党办的太过。现在到了上海，不但见了那几个党中熟人难以为情，并恐其中有荆轲聂政之流，设或动了义愤意以白刃相加，如那年在番菜馆刺其中丞的故事，岂不有性命之虑？再四筹划，觉得天壤甚大，竟至无可容身。后来，想到这九江全似庄太守，平素尚觉投契，前回派到上海彩买军火，又委署九江府缺，都是我在抚台面前极力保举的，就是那个德化县也是我同藩台说了委的，大约总有点念旧，不如暂住九江再作道理罢。

算计定了，就写信托全似庄代找公馆，一面带了家眷动身。那知运蹇时衰的人，失意的事体总是接踵而至，他这位华素芳夫人过门数年也只生了一子，今年才得三岁，坐的这船因轮船缆断撞了一下，这位小少爷吓了一跳，得了惊风，刚到九江还未上岸，已经角弓反张而去。范星圃夫妇两人伤感异常，无精打采的搬进公馆。全似庄倒很招呼的周到，那德化县因为本府来了，才来转了一转，见面也甚冷淡。范星圃也去回拜，因为全似庄情义甚殷，而且满口的“大人”“卑府”听了殊觉不安，就同他换了帖。隔了两个月，那送外老太太到京里的家人回来，把这外老太太到京那县里如何审断，那萧氏姨娘如何嘲笑，那外老太太

如何因气得病身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他夫妇两个又是一场痛哭，可怜这位华素芳夫人，这几个月看着夫婿罢官，娇儿夭折，慈母惨故，弱妹飘零，真是百感交集遂尔恹恹成玻范星圃想起这位德化县妇科医道甚好，从前紫芳小产之后带了点病，到了江西就是请他医好的，这回还是请他罢。就写了个条子，叫家人拿了帖子去请，那知这位县官做了缺，于公事极为认真，与在省间住的时候不同，请了几次都推说事忙竟未肯来。这位华氏太太病势日重一日，另外请了几位医生吃的药，都如石投水，不到一个多月竟尔红尘撒手，紫玉成烟。这范星圃碎轸重悲，柔肠欲断，也只得敛以相棺暂停闹市，这九江道只差帖送了一个香楮，说是感冒了不能过来。全似庄是成服，那天就来慰问过一番，这回也还送了个幛子来行了礼。那德化县是为要站本府的班，才赶过来吊了一吊。倒是任天然刚从姜堰回来，觉得同寅面上，正在失意的时候，不肯冷落，也赶来吊了。此外九江的官员也还少，竟没有一位登了门。范星圃想起当日初到江西，虽是一个候补知县，却因为抚台赏识，到省就委了院上文案，不但同寅州县里头争着恭维，就是些道府上司，也没一个不纡尊相待。后来，署庐陵调首县补东乡更是宦门如市，应接不下，那次断弦回到省里，开了一个吊抚，藩臬都送幛子祭席亲来吊奠，那同

寅的幛子竟挂到无地可容，勉强露出一个下款，门薄上的客有四五百位。动身进京的时候，过这九江道府县及所有当差的委员，哪个不来相送？这回放了臬台那更不消说了，这位九江道台，自己再三相请到他衙门里吃酒，说是教弟内人自己做的菜，并不是厨子弄的，无论如何总要请廉访耽搁半天，赏一赏光，我那时才勉强去应酬了一趟?

今儿连幛子也不送，吊也不来吊。这位德化县那时在省里当发审差使，晓得紫芳有病，托着首县保举他精于妇科，我才请了他来看看，早请早到晚请晚到，一天几次都不嫌烦，每次见了紫芳，总是恭恭敬敬的请一个安，叫声二太太，弄的紫芳都不好意思，后来，还是紫芳催着我替他说了这个缺。这回请了他几次，一次也不来。今天开吊转了一转就走了，人情势利世态炎凉竟到了这个地步。无怪当日猿背将军见呵于霸凌醉尉，青莲学士被斥于华阴县官，似此路鬼揶揄，真令英雄短气。我范星圃有一遭重上强台，再看你们这班人的胁肩谄笑罢！想当道之中最关爱的莫过于梁培帅、洪中堂，现在正是掌权的大军机，去托托他们当有法想，就切切实实的写了两个禀帖寄去。接到复信也都很关切，但说必须外头找位督抚奏一奏，里头方能为力。因想两江制台

是浙江同乡，去找找他当可有济。到了南京见了那位制台，也很赏识他的才具，答应先替他奏留差遣，叫他自己做个稿子。他做了奏稿送上去，那位制台看了也很合识，正要缮留，那位制台已经奉旨开缺。他看无可指望，只好仍回江西，听见贾端甫到了湖北臬台任，在那位两湖制台面前言听计从，心里想去找他。这天全似庄替任天然饯行，就请范星圃作陪。席间，范星圃把这意思同他两位商量，任天然道："听说这位制台是进人，找他怕没甚道理罢？"全似庄却极力赞成道："这位贾廉访做官真可佩服，我在上海同他虽只聚了半天，看他那器宇与人不同，议论皆有经纬，他那平日的立名、砥行、洁己、动民，更是朝野皆知，将来必为一代名臣。现在是这位两湖制台奏请简放的，那还有不相得的么？这位制台爱才若渴，最肯破格用人，以星公如此才望，去了无不投契，再得贾廉访从旁揄扬必然重用。现在这位制台的圣眷最隆，无论因甚么事体罢官的，只要这位制台一言无不立时起用。你看前回一位广东道台，不是已经开复了么！星公到了那里，定能指日再起，可以拿得稳的。星公既然要去找贾廉访，我却有件事体奉托，去年在上海会见贾廉访，听说他一位少君还未完姻，我的女儿今年十七岁了，我自己教的识了几个字，读了几年书，差不多的信总可以学着写写，我内签

押房的信札书籍总是他收拾，颇为井井有条，就持家的道理也还懂得些儿，便中请同贾廉访提一提，如果贾廉访不嫌高攀，就求作伐无不从命的。”范星圃听他说的甚为动听，就决计到湖北去，说：“这冰人我定要作成，今天就算预领的吃媒酒罢！”任天然也是个世故甚深的人，心中虽觉得不以为然，却怎肯打断他们的兴头，也就不再劝了。

范星圃回家筹划筹划，可怜他官虽升的快，财却不见多。他那华氏夫人娘家的家私，所有实产都被那宛平县断回一点未曾得到，他母女随身所留能有几何？除了衣裳首饰之类，拼凑起来总共余了不过万六七千金。那个玲儿，虽尚未正名收房却已有了几个月身孕。范星圃把要到湖北去的话同他商量，玲儿也说很好。范星圃道：“我这趟去恐怕不花点钱总不行，我带一万银子去，预备六千银子在银号里生生息，留你用，余外的我带著作盘川。”玲儿道：“我一人的用度有限，你功名的事要紧，再多带点去罢。”范星圃道：“我不够再写信来取。”范星圃本意要想把他寄在全似庄衙门里暂住，那晓得他还没有预备动身，已得了全似庄简放直隶正定府的喜信，只好同房东商量了与他暂时同住，托他照料照料，那房东也很诚实满口答应。范星圃布置妥贴，全似庄因为要

交卸动身，留着他盘桓两天，好在范星圃的事体本是可迟可早的，就等着全似庄交卸，到省里打了一个转回来，带着家眷上了轮船，取道上海北上。

范星圃看他们开了船，又隔了几天，才动身到了武昌来拜贾端甫，却不晓得贾端甫调任的信，见了面说道："老弟久违了，阿呀！消瘦了许多，我前回在上海听见你的事体，我很作急，托了江西的一位太史王梦笙，写信打听略知梗概，真正抱屈，等见了上谕之后，就打听不出老弟的行踪。现在宝眷住在何处？弟夫人可好？有几位世兄？"范星圃叹了口气道："唉，我今年的运气真不好，这么一件不要紧的事体，偏偏碰到这么一个对头把个功名送掉，南昌万不能住，因为九江府全似庄向来还要好，就把家眷暂时搬到九江，不想在船上又把个儿子丢了，内人过门几年只生了这么一个，叫他怎么不伤心呢，接着得到他的娘在京身故的信，他更加悲盛，因此一病不起，我又像那年一样弄到妻亡子丧，孑然一身。"贾端甫道："我还不知道，老弟遭这许我事体，真是令人可叹。但是，以老弟的年华才望，转瞬必定再起的，也不必介介于中。"又问起这回来意，范星圃也略道所谋，贾端甫道："这位制台真没道理，我到这里因为是他奏请简放的，所

以，极力相助真是不避嫌怨，实心实力的替他做事，虽然才只两三个月，这湖北的事体也就整顿的不少，谁知他听信馋言，近来有几件事碰了钉子，我就觉得不好，今儿接了电抄，我已调任甘肃，那自然是他有折子去说了话。老弟既来且在我这里住住，再想法子罢，我也不必去见他了。”范星圃听了真是大失所望，心想：我这运气真不凑巧，又同前次南京的这一趟差不多。然而没法只好依着贾端甫的话把行李搬了进来。第二天，制台已经委人接署，不多两天贾端甫即已交卸，贾端甫奉到调任的行知，自然要具折谢恩恳请陛见。间中，范星圃同他谈起全似庄要想结亲的话，贾端甫道：“很好，他本是个安徽世家，前回我在上海同他会见，看这人倒很正派，才具也很好，他既有这番美意，我是极愿意同他做亲家的，不过我这儿子蠢些，却也不守规矩，老弟看了，如尚可以，就请作伐。他现在是放了正定府，我此番到任无论叫进京不叫进京，是必走那里的，最好先把帖子寄了去同他约定了，将来我路过那里，就替他们完姻，免得将来到了甘肃，隔着数千里路，迎娶入赘彼此都有为难，好在我们这种人家又不必讲究甚么赔奁，日子虽急促些，似乎还赶得及，我等批折回头才动身，喜期在七月里最好，老弟看做得到做不到？”范星圃道：“做呢，没有甚么做不到，但不知道全似庄现

在到了任没有？怎么想法子打听打听呢？”想了一想道：“有了，前天看见京报，永定河道保子良署着直隶臬台，我同他在湖南做过同寅，就打个电去问问他罢。”贾端甫道：“也很好。”范星圃就打了个电报，次日接到复电，说是于前月梢赴任。范星圃道：“全似庄已经到任了，且先发个电去通知他，让他好先预备。”贾端甫道：“甚好甚好，就请费心。”范星圃又发了电与全似庄，得到复电“一切遵办”，范星圃送与贾端甫看了，都甚欢喜，就把庚帖同求亲的帖子备好，范星圃写了一封信，并托他在正定城里，代贾端甫找所公馆，为办喜事之用，交邮政局寄去。不两日，贾端甫的批折回头是“着来见”三个字，贾端甫就同范星圃说道：“我看老弟不如同我进京走一趟罢，梁培帅同北洋最为合式，老弟是梁培帅最赏识的人，没有不招呼的，求他同北洋说说，那里是近水楼台，现在练新军、开铁路，以及洋务河工夫一事不需人，只要随便那一处立一立足便可光复的。”范星圃道：“前回梁培帅的来信也很关切，但说总得要找位督抚奏一奏才行，现在去找北洋亦是一策，我本来汇了一万银子来，预备想在这里学堂之类报效报效的，现在就汇到京里去罢。”贾端甫道：“那更好了。”贾端甫就上院禀辞，又到各处辞了行，带着家眷范星圃到汉口坐了火车北上。

那时火车只能坐到郑州，在那里栈房住了一天，换了车迤逦前进，这天到了彰德府在城外一家店里住下。这贾端甫是著名清方，沿路酒礼固是不收，就连预备点铺垫，派两个家人，他都要固辞的。所以，沿路地方官也只得恭敬不如从命。这天到的还早，贾端甫因为彰德府有他一位同门，是个丁忧的军机领班，差不多就要起复，他的家离府城二十多里，不能不去看他一趟，就在他那里住一宿，五更赶回也还不致耽搁了路程。恐怕常用的牲口走乏了，就另外雇了二辆车，带了一个家人前去。哪知他这一去，倒如那桓景九日登高避了一场大祸，这是甚么缘故，下回再替他详叙罢。

第二十回

前回书中说这贾臬台到彰德府乡间去访一位同门，当夜没有回店，倒避了一场大祸，这是甚么缘故呢？原来，这天晚上，约有二更多天，来了一班绿林豪杰，明火执杖撞开了门进了店，就把看店的伙计拘禁一处说："我们是来讨债的，冤有头，债有主，不会向别人家瞎讨，店家住客各自安睡不必惊慌，若要出来多事，这手枪快刀可没有眼睛。"这店里也还有两三个单身过客住着

，心想并不欠人家的钱，不致于叫人家这么兴师动众的来讨，也就不来管人家的闲事，车夫店遇到这种事是向来不敢出头的。那贾端甫、范星圃带来的几位管家，只求他们不找进房里头乐得各捱睡着何敢再去问信，只听见这些人有几个在院子里把风，其余都拥进上房，似乎先闯进上首一间，不久又闯进下首一间，却在里头扰嚷，有一个多更次才走。等到强盗走了有两三刻功夫，这些家人却个个奋勇起来跑出来喊拿贼，也有拿刀的，也有拿棍的，也有提根绳子预备捆贼的，乱追乱喊，说："这班囚回攘的一个都不要让他跑，官府差使都敢打劫起来，这还有王法么？"还是张全有点主意说："先到上房里去看看少了些甚么东西，人平安不平安再说罢。"说着先进上首一间一看，只见满炕是血，那位范大人倒在炕里，连忙喊道："不好了，范大人被砍坏了。"范大人的家人听见赶到面前细看，范大人伤虽甚重，幸喜还有点气息，砍的是腮颊不是脑门咽喉，或者还可救。张全这时候也顾不得贾大人的规矩，只好走进两位姑娘房里一看，只见两个炕面前，都堆着一堆衣裤，两位姑娘裹着夹被，躺在那里呻吟，有些地方雪白的肌雪还露在被外头，晓得都是很吃了点亏，这却不去喊众人，只走到自己女儿炕前问了一句"你怎么样？"他女儿回了一句"疼的很。"张全道："你放心睡着，这是没

法的事，你叫小姐也不用着急，保养保养就好的，我叫你姑来看你们罢。”说着走出来，望大众说：“还好，没有少甚么东西。”一面去叫了他老婆郝氏同打湖北带来的一个粗老妈子，进去服侍这位静如小姐同那位未正名的姨太太，又密密的吩咐他们不许声张。郝氏到了房里，先走到小姐身边一间看，浑身剥得赤条条的，那两条腿上都是血液淋漓，骂了一声：“瘟强盗，怎么这样狠心，弄到这个样子。”一面叫那老妈子去打水，再去看看他的女儿也与小姐差不多，那老妈子打了水来，这两位皆不能起牀，郝氏替他们揩擦干净，另外拿衣裤替他们穿好。那位贾少爷睡在厢房里，始终没有敢出来。张全一面叫人飞马去通知贾大人，一面到文武衙门去报案。那彰德府安阳县同城守营得了信，飞赶出来，看了看被盗的情形。那安阳县又带了些玉真散出来看着替范大人上了，包扎完毕，然后同着大众，要到那边房里去看，张全说是小姐们吓坏了没有能起牀，请不必进去看罢。这几位自然不进去，查了一查失的东西，只小姐们随身戴的首饰同两件衣服，其实连那衣服大约这班强盗也不见得要，不过拿来揩揩身体甩在外头，被人家捡了去的。所以，那张失单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值五六十两银子。贾臬台的清名因此格外昭著，这班强盗于贾臬台也不为无恩呢。

那个替贾臬台报信的家人，走到半路上已经碰着贾臬台从那位同门家里回来。这家人把被盗的情形略为回了一回，贾臬台连忙催着牲口加紧的赶了回店。张全看见车到门口，抢前走了两步，附着贾臬台耳朵回道："东西没有失甚么，只是小姐同家人女儿都很吃了点苦，现在还不能起牀，地方官面前却没有同他说，范大人受的伤很不轻。"贾臬台点了点头走进店房，那府县文武赶紧到院子里站班迎接，贾臬台让着进了堂屋，文武官都请了安。彰德府说道："卑府们防护不周，致令大人受惊，罪该万死！"贾臬台道："兄弟做了十几年的官一个钱没有，这点行装大约比那书馆的寒士还不如，这些强盗谅来以为是那些囊囊丰盈的显宦过境，必定有点油水，哪晓得碰到兄弟这个穷官，他们也算上了当。在我兄弟失点东西没甚要紧，就是我这点行李全数奉送也不值甚么。倒是这样的官塘大道官府过境尚要被抢，那商家邸客更不堪设想了。我兄弟上年在这里看印的时候，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兄弟有甚么本事？

也全仗我们那位伙计好。"这几句话说的那府里县里汗流浃背，一个道："卑府该死！"一个道："卑职该死！"贾臬台又道："这位范廉访是我兄

弟，约他同进京，带累他受伤，我真对他不住，诸位大约看见过了，不知道要紧不要紧？我很不放心，急于要看看他呢。”那安阳县忙回道：“范大人的伤痕，卑职已细细的看过，是不致命的，卑职已把自己合的顶好玉真散亲手替范大人上了，才包扎好，这玉真散与铺家卖的不同，上年卑职的家母也是在道儿上被强盗砍了一刀，上过就收口。又一回拿到一个强盗，带了重伤不能取供，上了这药登时就好，这是卑职家母同强盗一齐试验过，很有灵验的。”贾臬台听他把话说急了，弄成连刀块儿真不成话，也不禁一笑，这位安阳县自己也觉着很有些难为情，只好搭讪着说道：“就请大人进去看看范大人罢。”于是大家一齐走进上房里，贾臬台走到范星圃面前问道：“老弟你怎么样？”那范星圃还能喘嘘颤巍巍的说道：“这会子疼的好些。”那神气看上去也还清醒。大家略略放心了点，仍旧退出外间坐谈。那县官又拿马夹子坐到店门口，把街坊地保同打更的每人打了几百个板子，勒限破案。

营里也赶紧派人四出缉拿，有的说：“东乡某村是个贼窝。”

有的说：“我前天听见北乡某村来了些不相干的人，我已经派人去查。”有的说：“新近截了两个

梁子，恐怕就是那班人散下来做的。”不过讲的那些马后炮的话，这是做官的长技，诸位想也听熟了，做书的也不去细细的叙他。这些文武敷衍了半天起身告辞，贾臬台送了客进来，然后走进下首房间，看他那位令媛静如小姐，同那位未正名的如夫人小双子，两人都是面如纸白，浑身软瘫在炕上。贾臬台也只得说道：“横逆之来无可奈何，不能怪你们的，你们静静的养罢。”坐了一会，看那静如小姐似乎睡着的时候，就坐到小双子炕上低低的问道：“怎么样的？”小双子道：“昨夜我刚睡着，听见外头人声嘈杂惊醒了，吓的不敢动，不多一刻，就跑进房来二十个人，嘴里似乎说是来讨债的，却把我同小姐衣裤扯个干净，一个一个的轮流着来弄，里头还有两个又粗又大的汉子，叫我怎么吃得住呢！而且一个才出来一个又进去，接连不断弄的里头涨得要死。还是强盗走了，我妈拿水来替我慢慢的擦了一阵，才好过些，现在肿的不象样子了，怎么好呢？”说着又哭，贾臬台也只得安慰了两句道：“不要紧，调养一两天就复原的。”息了三四天，看那范星圃已能略进饮食，这两位小姐姑娘也能撑着起牀，张全密密的回贾臬台道：“前天，这班强盗口里是吵说报仇的，老爷从前在这里做官很风厉，办的匪也不少，那里没有甚么仇人，久住着恐怕不便，不如早点走罢。”贾端甫也很以为

然，因为这案子那县里自然要禀报的，胡雨帅是关切的上司，倒不能不发个禀帖，于是赶紧写了个夹单交驿站递去，一面嘱咐地方官上紧缉拿。想起张全的话来倒也有点戒心，又同访营里要了两棚人护送，一面收拾动身。那地方官遇到这种案子是捺不下去的，只好照着禀报。不过把地方理数说远些，并说些自己访闻实时同营带兵前往追捕的门面话。 这个禀帖上去，谁知正碰到胡抚台这几天有两件不高兴的事体，一件呢，是为那位学务处的魏琢人太史，前半个月忽然下身肿烂，说是他的侄少爷，不知拿甚么药弄成这样的。魏太史得了这病后，这位侄少爷把他一个才只十四岁的胞妹毒打了一顿，带着他的少奶奶同儿子女儿卷了些银钱而去。魏太史始而托抚台电饬各处严拿，及至被郑州盘获电禀上来，这魏太史又说是到底是自己的侄儿，求抚台打电叫郑州把他释放，也不知是些甚么缘故。这几天魏太史的性命说是保住不要紧，不过怕的要成了个太监。还没有出来，学务处的事竟没有人能管了。 一件呢，胡抚台的一位哥哥，也是放了那一省的大员，到任去的，路过河南因为旧病发作，借了一家别墅调养。这位大员带了一位姨太太是个京城里有名的窑姐儿，生得杏脸、桃腮、云环、弓足极其美丽。这位抚台友于谊笃天天要去看看这位哥哥的，并且总要背着人，这位姨嫂也耐烦细细的

告诉他，每日两人总要密谈一两点钟的功夫，有时到深更半夜才回衙门，这也是手足情深的好处。他这哥哥是病在牀上不大起来的，这天，这位抚台正同姨嫂密谈到紧要的关口，他这位哥哥忽然撑着起了牀，轻轻的走过对房，看见他两个在一块儿，不知为甚么，就拿这娇娇滴滴的姨太太劈头劈脸的乱打，嘴里还骂道“你这个没有伦理的烂娼”。这位抚台看见他哥哥动了气，恐怕触动了他病中的痰火，就悄悄的走了，连衣帽都没有来得及穿戴。

他哥哥这一夜竟忍心把这么一个美貌的姨太太逼着吞烟而死。

他哥哥的姨太太吞烟自尽，其实与这位抚台毫无干涉，可恨这些汴梁人俏唇薄舌的，见着这位抚台出来，就在他轿子旁边唱甚么“长是长的俊，可惜没有命；生是生的好，可怜竟死了”。

又说甚么“我昨儿看了一出新鲜戏，是武大郎杀死潘金莲”。

一个说道：“只有武二郎杀潘金莲，哪有甚么武大郎杀潘金莲呢？”那个说道：“这是新编出来的

。”这位抚台在轿子里听见这些流言混话，实在有些触耳要买他们的账，人家在街上说闲话，又拿不着他的错处。因为这两件事，心里十分懊闷。看见这个禀帖，又接到贾臬台的信禀，勃然大怒，登时就要撤这安阳县的任，亏得里头文案委员通知藩台来替他求情，才勒限十日内获犯，限满不获，定即撤参。那位文案又写了个信与这安阳县说：“抚台向来宽厚，近来心绪不佳，易于动怒。此次系推薇垣之情尚属从宽，必须设法依限破获方妙。”这位安阳县是选了一个苦缺，做了四五年赔了两万银子，幸亏打听得藩台有位侄小姐，向有痴颠病要找个姑爷，没有愿娶，他赶紧托人做媒，替他儿子讨了才得调剂了这个缺。全靠在这一任翻本，到任还不及两个月，若是撤了任真是要了他的命。奉到这个批，又接到这文案的信，几乎把他急疯了。但是，这起案子失赃无多从何踩缉，还是他的师爷替他想了个法子，拿别的案里的盗犯，硬嵌了口供，说是这一案的首犯，并说这案抢劫过路监司大员，刀伤客官情节重大，可事请饬本府，就近提审立予正法以昭儆戒。又把抚台衙门文案上几位好好的布置妥贴，居然批准。这府里想：这案子不破自己面子也不好看，好在这个盗犯总是要死的，叫他多认一案也不伤阴骘，就照着县里详的口供顺了一顺复禀上去，批准就地正法。这位县官才保住了这

个赔奁的美缺。

隔了半个月，直隶东明县拿到一个，向在豫直两省边界上打家劫舍、盗官反狱的盗魁，名叫彭一飞，绰号夜飞鹏的，问起他做的案子，他说：“我哪一年不做一两百起，你叫我怎么记得？你们提着头儿问罢，是我做的案子，我没有不认的。”

问官自然拣那要紧的案子问。一起是抢劫典周衙门的，一起是打劫饷鞘的，一起是围绕鸡泽盐店掳杀外事的，他都认了。又问道：“这彰德府城外打劫的贾臬台的案子，有你没有你？”

袁一飞道：“提起那事，那可不是去打劫的，那个贾臬台他有了钱都是存放在银号里，自己身边向来不存现货，他那衣服都不值钱，老婆儿女也没有甚么首饰。他做过我们彰德府，装的那种穷样子我们还不晓得，还要去打劫他么？只因为李二魁李二哥他的哥子李又魁，是这大顺广彰卫怀一带有名的好汉，他在江湖上也很发了些财，弟兄们有甚么缓急几千几百的他都肯帮助，地方上甚么不平的事找到他没有不出力的，这两省贫苦的百姓告他吃饭的也很不少，所以，替他看水的人甚多，官府那能正眼瞧他。有一天，他在彰德

府城里一个窑子里嫖，不想这个窑姐儿的老子是他杀的，他却不晓得这窑姐儿蓄志报仇，想法子把他灌醉了，拿绳子把他周身密密的捆紧，报了安阳县拿去收监。李二魁得了信要想救他的哥子，软做硬做主意还未想定。那时候这个贾臬台正做着彰德府，听说抚台最信服他，生杀之权都在他手里。看水的人说他衙门里有个张大爷，是他的小丈人，说话最灵的，这条路可以走得。李二哥想既有路可走，到底比硬做平稳些，就托人找了这位张大爷说合。送了这贾臬台一万银子，又送了这张大爷三千银子，这贾臬台说是保定了他哥哥不死。李二哥想就是办个甚么军流罪名也不要紧，不想贾臬台收了银子仍旧把他哥哥悄悄的杀了。李二哥说他哥哥呢，杀人、放火、盗官、劫署做的事也不少，杀呢，那是王法应该的，没有甚么抱怨，只是这一万几千银子可花的冤枉，而且耽误了他别的主意，那时就要找他算帐，那晓得贾臬台这个王八羔子，不久就使乖走了。这回子听说他经过彰德，李二哥来找我商量，我说：【这种债是必得要讨的。】就彼此约了一二十个弟兄，到他住的店里去讨债。我们有个兄弟叫做程大蟒，我们叫他程咬金的，他是个最有血性的人，他先进了上首的房，看见一个人睡在炕上，以为总是那个贾王八就兜头砍了一刀，喊道：【得了，这个王八已经被我捉住了！】

李二哥走过去一看说：【这不是他。】再问那个被砍的人【你是谁？】那个人可是不会说话的。李二哥说：【咱们只找正经主儿，饶了他罢。】又跑到对过房里，我先进门看了两张炕面前都摆以一双小脚鞋子，晓得那个王八又不在里头，我走到上首炕面前，那女的躲在一牀夹被里发抖，我把被替他扯掉，看是一个闺女，不过十七八岁的光景，长的也很俊，我问他：【你是贾臬台的甚么人？贾臬台在那里？】他说是贾臬台的女儿，贾臬台到乡下看朋友去了。那边炕上也是一个闺女，他们问他的话，他说的含含糊糊的，不晓得是贾臬台的小老婆不是，我就同李二哥说道：【债主儿既然走了，他这点破烂东西抵利钱也不够，不如叫他这女儿拿身体偿还了罢。】李二哥说很好，我就动手，那贾王八的女儿害怕躲躲缩缩的，我说：【你放心，只要你的身体，不要你的性命，你不要怕。】那贾王八的女儿听了这话，也就依头顺脑的让我替他脱了紧身衶裤，那上身的钮子还是他自家解的呢，脱了下来那一身雪白的肉，两个饱饱儿的奶子，一双窄窄儿的脚，瞧着真叫人动火，更喜得他宛转随人的让我们二十多个弟兄一个一个的尽情消受。”说到这里，把大拇指头一伸道：“我可是占头筹的，那个女的长的也还不坏，我也干了一回到今儿想起来还快活呢，也不枉李二哥花了一万多银子，请我

们嫖了一夜。那问官听他说的太觉不堪，就喝道：“你不要胡说，那安阳县的来文，叙那事主家属的报禀并没有这些话，你怎么这样牵枝带叶的乱扯？”那彭一飞把眼睛一楞道：“我夜飞鹏做了二十多年的好汉，生平从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睡的人家媳妇不少，使的人家银钱也不少，却都是明明白白来的，不像你们这班做官的，阴谋诡计，倚势撞骗，弄了人家的钱财，污了人家的妇女，还要假充正经，说那些遮遮掩掩的话，是我做的事我为甚么不说？他的女儿被人干烂了，他要装幌子瞒着人，我怎么会晓得那些乌龟王八报的是些甚么情节。”这问官恐怕他还要乱说，只好又问别的案子。后来刑名师爷在供折上，把这轮奸的情节仍旧删掉，在那供出同伙犯人名字里，也把那安阳县借着销案的那个盗犯添上，既回护了同寅的计策，又顾全了隔省上司的脸面，这是做官的正宗道理。

像这样的刑名师爷才算是当行出色。我做书的若去做官，拿了印把子，也要请他的。但是公牍上虽然不叙这些情节，那天在旁边看审的人可听的清清楚楚，而且地方上拿到这种著名大盗，来看审的人必多的，一传十，十传百，不多几天，传的直隶河南两省无人不知。贾臬台的这位千金静如小姐同那位未正名的姨太太小双子姑娘，那天

晚上吃的这番暗苦才得伸冤，也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看书的诸位，天道属阳无论什么事体，皆要他彰明，使人共见共闻，不肯让他终久隐藏的。你只看那日月星辰，哪一样不是昭昭在天，任人瞻视？所以，有些人到了临死的时候，把生平做过的亏心短行，不肯告人的事情，往往自家倾吐罄尽，那并不是甚么鬼使神差，正是他阴气已绝，阳气外溢，自然而然的发泄出来，这是天理必有的。所以，那杨姨娘的夜奔书室、增朗之私丑并全，贾端甫若不替他宣播，安能人人知觉？这回他的女儿同那未正名的如君受了这些糟榻，他已经甘心吃这哑巴亏，隐忍不发也就不见得有人晓得，偏偏这强盗会被东明县拿到，供了个淋漓尽致，这也是有关天数了。

这位东明县拿获邻封巨盗，那保升阶调优缺想来是必有的，但这都是贾端甫到了正定以后的事情。再说那贾端甫离了彰德缓缓前进，因为范星圃受伤过重，两位小姐姑娘肿痛未痊，车上不能久坐，每天只走半站。那范星圃虽然伤不致命，总还未能合口，在这车上一颠竟有些翻动起来，饮食倒反渐渐短少，脸上一点血色没有，路上又不能调养。贾端甫心里有点发急，正定的房子是请

范星圃写信托全似庄，预先看定预备要办喜事用的，原想邀着范星圃同住，近来看他伤势沉重，恐怕有点短长，诸多不便就写了封信派人连夜赶到正定，托全似庄另外找所公馆以为范星圃养病之地。全似庄也先听得贾端甫路上被劫，范星圃受伤的信，打电到彰德去问，说是已经动身。正在记念，接到这信，一面叫账房师爷去找公馆，一面派人到临洛关火车站上来接。却好，贾端甫的家眷次日也都到了临洛，休息了一天坐上火车到了正定。全似庄接到车站，还是花衣手本，恭敬非常，贾端甫见面说道："我们是儿女亲家，万万不可如此客气。"一面派人把范星圃送到那养病的公馆，一面同着家眷进了新宅。全似庄也跟过来道喜，帮着照料。贾端甫看大致布置妥当，就同着全似庄来看范星圃。

那范星圃到了那个公馆，晓得是因为自己伤重恐怕不好，所以叫他另外住的，心中不免有点伤感，然而不能怪人。贾端甫、全似庄来了，范星圃也还在牀上拱手招呼，全似庄走近身边看了一看，伤势却是甚重，幸而神志还清，说是不要紧的，赶紧叫人去请了一个外科来看了伤口，诊了脉，说伤后受了点风，可要当心才好，上了些药包扎好了，开了个方子。全似庄、贾端甫也天天来看他一趟，只是那伤口总不合，面色灰败，口味

不开，晓得有些棘手，那个外科也说个病象恐怕不妥。范星圃随身带了两三个佣人，这些人是主人兴旺，他就趋奉，主人落寞他就避开，看见范星圃病到这个样子，早已各人打自己的主意，哪里还把这主人放在心上，尽心去调护他呢？晚上名为守夜，伏在外间炕上打磕，茶是冷的，灯是暗的。范星圃想起当日爱妾、美婢、侍奉满屋，稍为有点病痛，服侍的人昼夜不离，咳嗽声翻个身都有人过来看看，药炉茗茶更是预备得停停妥妥，那是何等当心。今儿家败人亡，病眠旅馆，这两个蠢奴叫起来哭丧着脸，一肚皮不情愿的样子。抚今追昔，叫人怎不伤心？隐隐间，听着似乎有些鬼声，这种凄凉景况，既无阴气相乘也是不寒而栗的。范星圃也自知不能收功，心想着趁着人还清楚，把以后的事体布置布置，无奈气力总提不上，叫一声人，说一句话总要喘半天。只得到全似庄那里要了点大参，叫人煎好吃下去接一接气，把全似庄、贾端甫请了来，说道：“两位老哥哥我是要长别的了，这伤口是不会合的，不过早晚的事。从前看相的本说我眼运尾上怕有金刃之灾，我所以不肯住到上海原是避祸的意思，不想在这道儿上被这些无名毛贼不明不白的砍了这一刀，真是不值，这也是定数使然，无可尤怨，只是我范星圃这么一个才干，这么一点年纪，竟至一蹶不振中道而殂，心中实是有

点不服。以我生平的本领不是自夸的话，就是平平正正的做去，没有不做到督抚的。我自问也没有甚么不可对人的事体，不过求效太急，凡事总想先人一鞭，胜人一筹，有些地方不免做尽做绝。那年在湖南的事，自己也觉得有些过了，不过因为得了一个严明精干的声名，也就有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其实又何常好为刻薄呢？今儿虽不见得就是报应，然而问心到底有点过不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两位老哥哥，前程远大须要切记：凡事做到得手的时候，总要放松一步，不可做的太过，稍留余地以处人，即留余地以处己，我是已经悔之无及了。我有一个收用过的丫头叫做珍儿，他娘家姓角，现在还住在九江，托那同住的房东照应着，我临走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我留了六千银子在九江银号里生息，他能守固好，他不能守，这银子就与他作为赔奁，他是为我的事很吃过苦的，我不忍负他。我汇到京里的一万银子，如果这珍儿生的是男，就与我这遗腹子，生的是女，能替我在族中承继一个，把这银子替这儿女两人平分。不过，我们杭州人因家乡住不起，飘流在外省的居多。无论何等大族，本支没有满百丁的，我近支固是无人，远房亦其寥寥，立嗣也颇不易。其实我躬不阅遑恤，我死后也叫做一息尚存，聊尽人事而已。我这些话，请两位哥

哥替我用笔记了下来，我自己是不能写了，而且又叫我写与谁呢？”说着又叹了一口气，又道：“我这皮囊是要连累两位老哥哥，替我收拾，将来能把我的棺木送到九江，再能同我续弦内人的灵柩一齐运回杭州合葬，那更感激不尽，只好来世衔结回报罢。”全似庄、贾端甫听了这些话，很有些悲感，只好拿话安慰他道：“老弟不要乱想，这种硬伤是不要紧的，好好的静养，自然会好，正在壮年怕些甚么？”又各人拿了两张长连信笺，把他所说的话照着写了出来，送与他看过，各自收好。那范星圃说了这些话，动了心血，那疮口又迸了开来，大喊一声，晕厥过去，好容易喊醒，神气更加不好。全似庄、贾端甫走到外间说：“看这样子，恐怕难呢，我们得替他预备预备。”贾端甫道：“天气势，早点预备了的好。”当晚全似庄回到衙门，叫他账房师爷去看了一副枋子，又备了些衣服衾枕之类。贾端甫也到二更方归睡，到牀上想：这范星圃的下场如此，心中也狠有些难过，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着。天刚黎明，就听见老妈子说，范大人那里有人来请，贾端甫一惊，不知究竟范星圃伤势如何下回便知道了。

第二十一回

贾端甫听说范星圃那里有人来请，连忙起来洗漱穿衣，匆匆过去。到了那边，全似庄也刚到，两人同到牀前一看，见那范星圃昏迷不醒。等了一刻，忽然睁眼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道：“唉！想不到我范星圃年未四十官至三品却竟如此结果了。”说罢，两眼一掉已向大罗天上去寻他前后的两位夫人重结那来世姻缘。可怜这么一个能员，竟弄到赍志九泉，殁于旅馆。做书的做到这里，也都有些不忍下笔。贾端甫、全似庄均各嚎啕痛哭，那衣衾棺木到午后也俱齐备，天气正热，不敢久停，拣了酉时入殓。同城文武因是本府同甘肃臬台的把弟，都来送殓，比他在九江断弦的时候还要风光些。过了头七出了殡，寄在一个庙里，全似庄、贾端甫都来步送，那些文武也来的不少。 当这范星圃病重的时候，贾全两家都在那里忙着料理喜事，最忙的是那位正定府的账房师爷，顾了这边还要帮着那边，办着红事兼着办白事，比我做书的这枝笔还要忙些。那贾端甫租的公馆也不大，是三开间，前后三进。头一进，大门二房中间有个过亭；第二进，两间做厅一间做签押房，两边厢房一边做账房，一边做了门房；第三进，是上房上首一间，贾端甫自己住着，下首一间与他儿子做新房，却把后半间隔出预备陪嫁丫头、老妈所祝两边厢房都是三间，靠上首的这一间都有门可通上首厢房，是他这位未正

名的姨太太住着，因为名分未定不好明明白白的同住一房，其实是一直同起同眠的。那个门却是开着，以便出入自由。下首厢房是静如小姐住的，姨弟都已大了，又要娶亲，自然要避嫌疑，所以那个便房却是钉住了的。

湖北带来的那个老妈住在上首厢房对间，因为要办喜事，又在本地雇了一个老妈住在下首厢房对间。这位静如小姐同那小双子姑娘，在彰德以寡敌众，鏖战一场，固然创巨痛，受的是皮肉之伤，不多几日肿消痛止，已容得老僧出入。那小双子是搬了公馆就照常更衣入侍，这静如小姐虽然此一番在嚼，然而一曝怎能抵得十寒，那时患其多，此刻特苦其少，可恨那道便门又被他们关断，蓝桥咫尺欲渡无门。这天离喜期只有三天，贾端甫去找全似庄商量事体。静如小姐想道：再过两日这兄弟就要新婚，一双两好其乐融融，既联结发之欢，宁恋燃须之爱，未必重来问津，岂能强与分羹，自己是已辟桃源，难寻刘阮佳期，幽恨方长，若不趁此一遣旷怀，不知何日方尝异味，这机会万不可失。就悄悄的走进新房，看他兄弟已光着脊梁躺在新牀上睡下午觉，这静如小姐就坐到新牀上去，把兄弟推醒，同他谈了半天，究竟他们谈些甚么？做书的没有去窃听，想来也不过填阕，贺新郎好姐姐的南词北曲而已。静

如小姐打他兄弟房里出来不多一会，贾端甫已从全似庄家回来，两人私下十分庆幸。贾端甫进了房脱了袍子觉得甚热，这年秋燥异常，虽是七月半后比伏天还要热些。恰好有新买的西瓜，就开了两个叫了儿子女儿并小双子一起同吃。静如小姐说不吃，这女儿家吃不吃冷东西是不好勉强她的。那位少爷拿起来就吃，一来是父命难违，说不出那不能吃的道理，二来觉得这样热天吃点凉来也不要紧，只急得那静如小姐暗中跺足，同他做了几回眼色，可恨这蠢物也看不出来，一口气把半个瓜吃完，又喝了一碗瓜露。这瓜露吃下去，就觉得有些停在胸口，腹中隐隐作痛。这位少爷也有点害怕，自己去找了快生姜泡了开水喝了下去，哪里有济。到了晚上，腹痛非凡，晚饭就没有能吃。贾端甫道："今天天热怕是受了暑，发了痧气，弄了些卧龙丹、行军散之类与他闻。"打了几个嚏，还是不好。又给他周身刮了一刮痧也有些红瘢紫块，以为痧气总刮尽了。哪知到了夜里，疼的更甚。次日早上，请了个医生来看，说是中暑，开了一个香薷饭还加上两味药。这药下去，那肚子疼的更加厉害，直声喊叫，满牀打滚。这天全府正过妆奁，新房里却正在闹病，连铺设都不能，只好东倒西歪的堆着，那湖北老妈子说道："少爷这个病的样子倒像是夹色伤寒。"贾端甫想：儿子还没有完姻，向来又规规

矩矩，不敢出大门一步，怎么会得夹色伤寒？这些老妈子懂得甚么，也就不去理他。又请那个医生来看，那个医生道：“不要紧的，让他喊喊滚滚，那暑气才带出，这正是那药力与外邪在里头斗呢，再带一带汗就会好的。”又在原方上加了一味麻黄，一味六一散。这一帖药下去，更加不是。到了晚上却倒好了些，怎么见得呢？那位病人也不喊了，也不滚了，不过微微的在那里喘气，岂不是被医生医好了些么？

做书的觉得，天下惟医学最难讲究，就是外洋的医生也不能人人皆精，这个学问真要心细意诚，既不可背了古方，又不可泥于古方，不能不问那病情以意逆志，也不能惑于众论遂设成心，到了这家看病总得一心一意的在这病人身上，还不知道如何，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岂是可以儿戏的事。大江南北有两位名医就是名重一时，请他一回非十余金不可，还不知什么时候才到，若远道相迎则每日非百数十金不可。这两位医生一位呢，是到了人家开口就是“今天某大人家请我我还没有去呢；昨天某乡绅的如夫人已经上了灵牀，被我一剂药扳回来；某太学的老太太要不是请了我去，怕的要不行了，现在无碍了；我才接到个电报某大僚又来请我，你看这里这么些人等着我，叫我怎么丢得开手呢。”说完这些大话

，就讲某省督抚放了某人，那是同我最要好的，某省藩臬开了缺可惜可惜，某人可以得某差，某人可以署某缺，某人进来甚红，某人却也黑了。这些话诊着脉，开着方子，嘴里都是不断的。一位呢，小户人家是请他不到的，官慕绅商人家，必得要预备着好酒好菜请他，有花的地方，还要找两枝花陪他。看起病来你说是肝旺罢，他说不错是肝旺，你说是气虚罢，他说不差是气虚，开起方子来，你说怕的要用附桂，他说附桂是必要用的，你说能不能用生军，他说生军狠可用得，总是顺着风。这两位医生医好的人却也不少，做书的可不敢请教，做书的本来也想学医，因看这事关系太大，自揣才力不及，知难而退，劝天下的粗心人、寡识人、浮躁人、性情固执的人、太圆通的人、专讲肆应的人，不学医不行医，也未始非积德之道。 再说这贾少爷的病，只有这位静如小姐明白，几回要想说，总有些说不出口，可是又急又悔。这天晚上看了这个情形，实在忍不住，只好说道："这个医生的药吃下去看来总不对，爹爹得另外请一位来看看，不可执定了受暑呢。"贾端甫又叫人到全似庄那边去打听打听，说有位老师医理还好，就赶紧请了过来诊了脉，问了问病情，看了看吃过的方子，抬头说道："这个病是阴寒，要是一得了就治那并不难好的，现在耽搁久了，又吃了这么些不对症

的药，恐怕救不转，这位先生可真误事不浅，姑且开了方子碰碰看罢。”

那时已三更多天，贾端甫赶紧叫人去敲打了药铺子的门，拣了药来煎好了，那位少爷已经牙关紧闭，好容易撬开灌了下去，又不是仙丹，怎么会灵呢？到了黎明，这位少爷竟已无声无息，替他拣的跨凤佳期竟做了他的骑鲸吉日，可怜这条小命竟送在这半个西瓜上头，比那范星圃吃那强盗砍了一刀因而丧命，似乎还要冤枉些呢。这贾端甫年将半百只此一子，叫他怎不伤心，顿足槌胸，呼天抢地，几致痛不欲生。就是那位静如小姐连枝情重，剖蒂神伤，也是哀哀痛哭如失所夫。那张全赶紧去料理棺木，一面到府里报信，全似庄也就过来洒了几点泪，宽慰了两句，那位新娘下文另有交代，暂且不提。到了下晚成殓，是个动殇不能久，第二天就抬了出去。贾端甫不解得这夹色伤寒的缘由，晚上同那位未正名的如夫人谈起来，这位如夫人一想弄的不好，还要疑到我身上，这可不能不实说了，当下说道：“这件事我本来早想同你说，因为关系太大，我又没有拿着实据，告诉了你，你的脾气是最方正严厉的，那还容得么？

这是有关人家性命名节的事，我又算不得个甚么

好人出来指证不成，不晓得的人，还要说太太留下这一双儿女我容不得，故意造言生事呢！所以一直忍到今儿，自从在彰德府衙门里，我就觉着小姐同少爷的情形不对，因为少爷年纪小才十三四岁的人，那里去敢瞎疑他，后来在浙江、湖北几处衙门里，时常看见少爷清晨、黑夜在小姐房里走出来，老妈子也同我说过，我都拦着不准乱说。只想少爷娶了亲，小姐嫁了出去，一牀棉被盖了过去岂不好呢？前天，你打全亲家老爷那里回来，约有前半刻钟的功夫，我在门帘里看见小姐打对面房里匆匆的走了出来，我想姊姊在兄弟房里坐坐也不算件事，后来你叫我们吃瓜，小姐不肯吃，少爷吃着，我看小姐望着少爷挤眼眨眼的，我心里就有些诧异，然而也想不到他们大白天里会这么胡干。 现在说少爷得的是夹色伤寒，那可事事对景。我可劝你，现在少爷已经死了，你追究起来也是无益。再把个小姐逼死又何苦呢！徒然闹的通国皆知，不如装作不晓得，赶紧找个人家把这小姐嫁了过去岂不干净！你想想是不是？”贾端甫这才晓得他这位爱女竟是个鲁国文姜。

看书的诸位，贾端甫如此一位道学先生，家政又严肃如此，怎么他的妻子儿女会如此淫荡呢？做书的以为此皆贾端甫治家太严之过。有人问做书

的说道：“这话说的不通，我正嫌贾端甫治家不严才有这种流弊。假使他当日连那张全的妻女都不准他进上房，这十几岁的幼儿，都撵到中堂以外，岂不就没有这些事了呢。”不知道天下的事体无一样可以强制，只有顺性而导，使他涵濡于不觉就我范围，若去逆而制之，就如搏沙遏水必致溃败，决裂男女，身备淫具他不动欲念则已，动了欲念铜墙铁壁不能限他，刀锯斧钺不能禁他。只有愈遏愈炽的泰西人，讲那平理近情、顺道公量的治法教法，并不是抑君父之权，实有鉴于中外家国历来变乱，无不由于防制太严，惟有使各适其性，方能消患未来，而且人生处世无论何人总宜待之以诚。

做书的生平不谈性理，只有这“诚能动物，不诚无物”两语是细心体验确有至理的。家庭之中果能处处以诚，则妻妾、子女自然各循其分，不忍相欺，若我不以诚相待，惟处处以礼法，即使勉循规矩，那心竟亦断不相属，况至于拂人之性，则尤为不干物忌，上损天和。你看那笼鸟瓶花已觉得不如那得食阶前的瓦雀、自生墙角的蓬蒿来得独饶生意，人为万物之灵，更岂可拿他束缚拘挛，使他一无生趣。贾端甫把他的妻子闭在深闺，一步路不许她乱行，一个人不许她乱见，诸位设身处地，如果做了他的妻女愿意不愿意呢

？妇女人家必得一个男人的面不见，才能全他贞节，见了男人就要不端，这种妇女也就不堪承教。贾端甫既以不肖之心待其妻女，其妻女自必以不肖自待。

所以，有一位先生说过“中材子弟全视父兄之驾驭，何如驭驭得宜，则驽骀可成骐骥，驭驭失当，则鸾凤可为鸱鸮。”这周似珍夫人、贾静如小姐秉性虽非坚贞，廉耻亦未尽丧，比起那上海堂子里中等倌人也还不致不及。何以那些倌人虽日与客人裙屐相亲，到了留宿也还要斟酌，不是见客就留用的。相帮伙计朝夕相见，也并不致乱来。倘使贾端甫扫除那种假道学的家规，让他们舒畅天机怡情适志，这一位诰命夫人、一位千金决不致荡检逾闲，毁生灭性至于此极。所以，做书的不归咎于贾端甫的妻子、女儿，专归咎于贾端甫一人。自古以来，低裤裆出在铁门坎里头，诸位将正史稗官人情物理细细的考究，便知道做书的不是于贾端甫身上过为刻论了。

再说，贾端甫细想这位爱姬的话真正不错，现在再去追究必致丑声外扬，只好不闻不问。幸喜这位爱姬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宗兆可以不愁。但是，这女儿带到甘肃衙门里去嫁，万一人家因为不是原身吵闹起来，在那任上岂不丢脸？听说那

东明县拿到一个强盗，已把那彰德的事体供了出来，这里人家大约都有点短道，不如在此地找个人家嫁了。如果有什么说话，还可以朝强盗身上一推，那是遭逢强暴不能怪我闺门不谨的。

想了一想，也就向他那未正名的如夫人说道：“既然你这么说，我也不去追究，明天去托全似庄做媒。”当晚收拾安寝。

次日去托了全似庄，因恐全似庄是个本府，差不多的人够不上找他做媒，又去托了全似庄的账房书启各位师爷说：“不拘官幕绅商都无不可，我是因为要了却向平之愿再去到任，省得累赘，所以愈快愈好。”他这位小姐在彰德府城外立的那次“功劳”，这时候，东明县已经拿获夜飞鹏的口供，正定已纷纷传说，说是这回他这少爷说是得的夹色的伤寒，他这少爷向来不出外玩笑众所共知，人家也总疑在他这位小姐同那位似是而非的姨太太身上。所以，贾端甫一开口，几位师爷也就深知来意，嘴里答应心里却想道：天下哪有这种愿做乌龟的人来就这门亲，这杯媒酒是吃不成的。那知道千里姻缘一线牵，也是这静如小姐的红鸾星动。

恰好有陕西要进京引见的一个知县，是这位账房

师爷的表弟，因为引见之资尚有不敷，想找表兄想想法子，或是托托京里相熟的票号金店通挪通挪，所以路过此地小作逗留，听见贾臬台托他表兄择婿，就赶紧跑来找他表兄，说是正想续弦，求他作伐。这位知县姓史名学窦号五桂，山东东昌府的人，原藉山西。他的父亲从小跟着一个姑夫在山东抚台衙门里当三小子，有一位武巡捕看他长的俊，要了他去当个小伴当，不久又提拔他当了一名戈会哈。那时候，捻匪还未十分平静，有些没见识的官幕，把各家的家眷资财搬在一个山里住着，置了点军火器械，雇了些人保护。有两个带营头的武官，知道里头子女玉帛甚多，就起了觊觎之心，同抚台说是些会匪盘踞在山里，抚台委济南府查，济南府说内中都是良善绅民并非会匪，这些武官未遂所欲。又在抚台面前播弄说，这济南府也是会党，天天早上跪香诵经，文武官都知道的。抚台又委了一个候补道去查。这位候补道最爱小，当过两回乡场监试，供应的东西无一样不卷得干净。当营务处的会办，那些提调文案拿他开心，每天在他座儿旁边放几个小东西，他总欣然怀之而去。这两位武官知道他的脾气，略略点缀了点，他回来就照着那武官所说的情形禀复。抚台大怒，登时把那济南府参出，另面派营剿洗，这些营头御侮靖寇，则不足；焚村掠寨，则有余。奉令之后踊跃非常，到那

山中争先直上，那些雇来保护的人，见是官兵自然弃甲抛戈，一哄而散。可怜这些官幕的妇女，被这些兵弁糟塌到不堪。事后，有位知府出资收赎也救出十之一二，有些妇女还肯说出名姓，有些只求择配，不肯再替夫家母家丢丑。这位知府做了这事，就添了一位状元孙少爷。这史五桂的父亲那时也跟着那位武巡捕前去，也得了点资财，又掳得一个女的，也是人家一个少奶奶，看这史五桂的父亲年轻貌美，便也愿意相从，身边穿的一件小棉袄里边全是金珠，这史五桂的父亲因此便是小康。又在这一案里保得一个把总。全似庄所请的这位账房师爷就是这少奶奶夫家的侄儿。事平之后，彼此认亲来往，所以同这史五桂算是表兄弟。那位抚台却因此事不满于众言论，被交官弹劾。那位抚台就写信托一位向来有交情的军机大臣招呼招呼，谁知那位军机大臣复信出来，说是“物议正繁，无能为力”，劝他避避风头。那位抚台没法，只好挂冠回籍。

史五桂父亲的姑夫也跟着回了山西。史五桂的父亲就在东昌府的乡下置了点田产，带着那少奶奶安居乐业。

隔了十多年，那位抚台又带恩起用进了军机做到中堂。因为那军机大臣当时未肯出力，致他迟作

十年宰相，怀恨甚深。

恰恰那军机大臣的儿子在他属下，到底被他参了。史五桂的父亲听得这旧时主人的声势赫显，不免官兴勃发，带了点礼物，要想到京里去找他。不料，渡黄河时翻船落水尸首都未寻得。

史五桂的丈人姓杜是个曹州土霸，却值《老残游记》上所说的那位某太尊，做曹州府因他丈人捕匪出力狠为重用，史五桂跟着他丈人跑跑也就搭了名字保了一个县尉。等到拳匪的那年，官府查得他丈人是个拳匪头子，拿去正法，他却已先溜到陕西，指省禀到，又在办皇差的案内保了一个知县。这回到了正定也将近半个月，贾小姐的这些故事他也应该有点风闻，何以甘心来吃这一杯剩酒残肴呢？他却有个用意，也与当日贾端甫肯娶周似珍的心思差不多，一来因为贾端甫是个聆省臬台，将来总可倚靠；二来晓得贾端甫只有一个儿子已经死了，打听打听他那官囊总有十多万，将来这份家私做女婿的至少总要沾润他一半。《聊斋》上说的，一顶绿头巾岂真能将人压死，况且在未过门以前的事体，譬如讨了个窑姐儿呢？所以，起了这个念头。

诸位倒也不必笑话他，现在这一类部族做到宫保

封疆的都有，就做做又何妨呢。这位账房师爷听他表弟来托做媒，心想：这种高亲去攀他做什么，而且他到底是个臬台，这种样的官阶、家世、人品怕他看不上眼，说了还要碰钉子呢！既而一想，我这位表弟这回来找我，我要应酬他，将来不知几时才能归还，就是替他特借，那担子也还是在我身上，他还不起，人家只向我要钱，若要不应酬他，他心里岂不见怪？他到底已经保了知县，将来安见得没有找他的事，现在若替他把这头亲事说成，那时，他同贾臬台做了翁婿，他引见的事体贾臬台能不帮忙不成？就是说了不行，也没有甚么要紧，好在是贾臬台托我的，不能说我冒昧高攀，就向着史五桂说道："老弟，你几时断弦的？我还不晓得。"史五桂道："我内人是旧年故的，家里来了信，我一直没能回去看看，我这回进京本想在京里托人做媒，若京里说不成，我还想请两个月假回去走走，在家乡讨一个。

今儿听见贾臬台托你做媒，所以找你替我说说。"那账房师爷道："托我呢，是贾臬台亲口托的。但是，这位小姐你大约也听见些，可不是什么整货，你明儿不要吃了二刀韮菜怨我媒人。"史五桂笑道："你尽管替我去说，我认的决不来怨你。"那账房师爷道："既然你愿意，我就替你去说

看。”正值全似庄要去拜贾端甫，这账房师爷就跑去同全似庄说了，请他先禀。

全似庄也晓得贾端甫这位千金声名不佳，自然早点嫁了为是。

既然有人肯讨，那是最好的事，也就答应替他去说。

全似庄见了贾端甫，谈了些闲话就说道：“令媛的亲事倒有一家在这里，是我那边账房朋友的表弟，姓史，他是陕西过班引见的知县，不过是续弦。”贾端甫道：“续弦也无妨，这们史大令有多少岁，不知是哪里人？”全似庄道：“这人我也见过，年纪也只三十多岁，是山东人，原籍山西，也是旧家，听说同从前一位中堂也还有点亲谊。”贾端甫道：“我也想早点替他们完了这喜事，清清爽爽的去到任，省得多远的路，拖着这些人。既然是贵衙门账房师爷的令亲，可否请来见一见再说？”全似庄道：“那是做得到的，回头就叫我那账房朋友同着过来。”全似庄也就告辞回到衙门，同这账房师爷说道：“这个媒有点意思，叫你同着令表弟去见见呢。”账房师爷听了大喜，赶紧招呼了他表弟史五桂同他一齐来见贾臬台。贾端甫看那史五桂神气不甚轩昂，言谈亦复

粗俗，心中本不愿意。但是，相女配夫，这样的女儿要挑什么样的女婿，不如胡乱嫁出了门，免得再闹出别样的笑话被人家指摘。也就略略问了一问家事及到省以后的情形，送了出去。又约那位账房师爷再停会，再来谈谈，账房师爷知道是个好消息，同了他表弟回去之后，赶紧又来，贾端甫见了说道："令表弟的人呢，倒也没有甚么。岁数虽然大些，我也不大计较，但是他也在客边，若另找房子迎娶诸事也多不便，自然不如就着这房子暂时入赘过来，不过我的批折早回，进京不能再迟，要办就在这月底月初挑个日子，聘礼之类我也不论，听他如何预备。"那账房师爷诺诺连声而退，告诉了他表弟，自然心满意思，就挑了七月二十八行聘，八月初四的喜期。贾端甫就把静如小姐住的那间厢房，收拾出来做了新房。因那对面上房不吉利，所以空着不用。未纳妇却赋馆甥，总也在这正定府公馆里办了件喜事。这回书连叙了两件素事，也得要有这么一点吉祥事体，不然岂不太萧索了。媒人就请了全似庄同那位懂医道的学老师。入赘这天，贺客也还不少。不过这位新郎同这位新娘，大家晓得是都没有什么腼腆羞涩的，倒不好意思去闹他。而且这位贾臬台又是个道学古板的人。所以，散席之后，就只两位媒人领了几位到新房里说了两句官样文章的喜话，应了一应景儿也就各散。这新郎

进了洞房，看那新娘一张鹅蛋脸儿颇饶风致，下帷解带成就良缘，虽然是道路宽宏，不免有四面不靠边之叹，然而，比那荏平腰站的滋味到底远胜多多。新郎也就觉得十分中意，新娘也更随遇而安。但是贾臬台的爱女已喜联成佳偶，贾臬台的孀媳何以度此芳年，下回总要交代清楚。

第二十二回

前回书中因为急于要叙那贾端甫小姐赘姻的事，所以把他儿子故后那位将要过门的新媳妇没有交代。你想，天下安有做新娘子的这一天，忽然听见新郎死了漠然无动于衷，天下无此人情，这部书也就多了一个漏洞，做书的得替他详叙一回。原来这位小姐名叫怀玕号叫玉抱，是全似庄最爱的女儿。全似庄的夫人俞氏，也是位中堂的孙小姐，比全似庄大了五岁，生了一个儿子名怀璞，在徽州学堂读书。一个女儿就是这位玉抱小姐。俞氏夫人秉性懦弱，更兼多病，向来不能问事，全似庄的家务，从前他一位庶母曾氏老姨太太管的。全似庄截取出京，在石头胡衕庆春家，讨了一个排九的窑姐儿叫做秋纨，姓姚，全似庄十分宠爱，这位曾氏老姨太太气成一病死了，这家务就是这位姚姨太太接管。这玉抱小姐到了十四五岁，姿态既十分艳丽，心性又十分聪明，全似

庄看着觉得比姚姨太太强，就把这家务夺了过来交与这位小姐管理。这位小姐接管家务之后极其严明，就是这些姨娘身上绝不肯稍稍为假借。全似庄生平最好洁净，他那间卧房收拾的最为严整，瓶炉笔砚无不位置得宜。

他帽子上花翎的翎丝，都要理的一条条舒舒坦坦，帽纬也要理的又齐又匀。脱下来的衣服要折迭的服服帖帖，穿的时候腰折边角都要弄的格格正正，哪怕是熟客在厅上久候，他的衣冠未曾齐整绝不肯轻率出来。只有这玉抱小姐服侍的最为熨贴称意。全似庄除掉那姚姨娘之外，还有两个姨娘，他却不到姨娘房里去住，若要敦促，总是叫到他这卧房陪侍，有古人肃肃抱衾与裯之风。他这房里的东西，都全靠这玉抱小姐收拾布置，就是进巾、侍盥、煮茗、熏香，近来也都是这小姐伺候的居多，清晨深夜奉侍不遑，比那厉中堂的寡媳孝敬那位公公还要周到些儿。那几位姨娘反不大傍身，有时小姐不在跟前，叫姨娘们做做总不如意，全似庄脾气又大，动加呵斥。所以，这几位姨娘不敢怨这位老爷，不免怨这位小姐，背后编派的那些话真叫人不堪入耳。那也不能去听他，他们却也不敢当面指摘。

全似庄在九江府任上的时候，有一天，已有三更

多了，这姚姨娘因想起一件东西跑到老爷房里去取，却看见这玉抱小姐坐在牀沿上系鞋带子，老爷却睡在牀上。这姚娘姨娘可忍不住说了一句“我没看见过，这么大的姑娘，还朝老子牀上爬的”。 玉抱小姐听见这话说：“你讲什么？”姚姨娘道：“我讲你怎么在老爷牀上下来，连鞋子都没有穿，做些什么事体？”小姐红着脸说道：“你看见些什么？在这里混吣。”一面就望着老子哭了说道：“爹爹听她这些话，我还能做人么。”就倒在牀上放声大哭。全似庄紧了一紧裤带，跳下牀来，就抓了姚姨娘头发打了两个巴掌，骂道：“你这烂婊子浪的不得过了，我不叫你，你就跑了进来。”这姚姨娘还在那里咕哝道：“你们做了这些事，还要打我，说我浪，我没看见老子女儿好这样没上没下的，定要我看见些什么才算。”全似庄被她说的也动了气，把她上身的衣服扯掉，拿了一根鸡毛撢帚的藤条柄子，就在姚姨娘的冰雪肌肤上乱抽乱打，打的姚姨娘哭哭啼啼的哀告，以后再不敢乱说乱跑，玉抱小姐还是满牀滚着哭，滚的束钗横鬓发乱，衣绉鞋松，口口声声说道：“我是一个小姐，这浪妇胡吣我些什么，叫我拿什么脸去见人？我还要这命么，要我活除非把这浪货拉到堂上去，叫差人打她二百个嘴掌那再商量，要像这种样子，以后还不晓得要造出多少谣言来呢。今儿有他无我，我就去死。

”说着爬下牀，趿着鞋子就跑到书桌上，拿那裁纸刀往喉咙里就戳，全似庄赶紧跑过夺了下来。被她们闹的没法，只好叫了几个家人来，一个背拉着姚姨娘的两只手，拿膝盖抵着姚姨娘的光背脊，一个斜把着姚姨娘的香腮，一个拿那皮掌子在姚姨娘的嘴巴上左右开弓，一五一十的打了一百多下，打的这姚姨娘满口鲜血直流。全似庄也有些不忍，只是关碍着爱女无可如何。这位玉抱小姐的气才略为平了些，这姚姨娘脸上的两边都打得红肿如桃，上身还是脱的精光，只穿了一条裤子。她虽然是个窑姐儿出身，在窑子里的时候，也没有吃过这样苦，丢个这样脸。所以，先还哭着求，后来也不求也不哭，尽着打，打完了，问她话也不理，衣裳也不穿，一径跑回自己房里，心里想道：我在庆春的时候，这老爷同我何等恩爱，山盟海誓啮臂铭膺。到了家里太太是不用说，自从他祖爷爷死了后，老爷就不大理他的，就是那位最有宠势的老姨太太，也被我压了下去，我也生过一个儿子，不过短命死了。今儿色衰，他为着这个浪丫头，用这种狠心，把我如此作践，也不顾顾自己的脸面，竟叫那些家人贴着我的身躯，搿着我的腮颊打了我这么一顿嘴巴，这种羞辱，这样无情，还有什么生趣？嘤嘤的哭了一阵。全似庄正在那边低声下气的敷衍那位爱女，哪有功夫再来慰问这失宠的如君。可怜这

姚秋纨就关了房门，挂了条三尺罗巾，做了个马嵬坡佛堂的妃子。第二天，丫头推不开门，在窗子里张了一张，看见姚姨太太在里头打秋千，吓的喊起来。全似庄恐怕女儿见气，也不敢过于悲悼，不过买一个三寸桐棺装了那几根冤骨付诸黄土而已。后来，全似庄又在丫头里挑选了一个补了这姨娘的数。这几个姨娘鉴于前车，何敢重蹈覆辙，遇到这小姐在老爷房里，真个连窗隙门缝张也不敢去张一张，虽到漏尽鸡鸣，不闻宣召，不敢进房，却也不敢自睡。见了太太倒还没甚畏惧，见这位小姐就如见了虎狼蛇蝎一般怕的什么似的，饶你这样小心，还不时要受训斥，稍不如意，就叫这老爷鞭责罚跪。这位小姐待这些姨娘虽然十分酷虐，承应这位老翁却是十分随和，无论叫她做些什么都没有不肯。所以，这位老翁也就极其怜爱，本不忍令其远嫁。不过，女子生而愿为有家，是人生不易的道理。而且要藉此攀附高门，不得不学那涕出女吴之举。这玉抱小姐也晓得夭桃浓李是女子份所当然，何敢因不忍远父母兄弟之情背了周公大礼。只有这几位姨娘听见佳期已近，而且运适兰舟不觉私相庆幸。在这位老爷有如挖却心头肉，在这几位姨娘真是拨去眼中钉，只盼这花轿出门便可再见天日。不料红鸾未照白霓先临，竟在喜期这天出了上岔儿，玉抱小姐听了这个信，就撤环退珥誓作未亡。

全似庄夫妇也苦苦劝着定不肯依。当天到底送他到贾府成了一成服，却就回去。玉抱小姐同父母免得别离。贾端甫亦甚钦其节孝。过了静如小姐喜期之后，又接了过来，谒了祖，见了礼，贾端甫并答应替他立嗣，以续宗祧，这也要算一位名儒、一位名吏的佳妇、佳女足为两家门楣增光了。

这贾端甫替女儿完了姻，媳妇成了礼，想起这位爱宠尚未正名，不多两月就要分娩算个什么？现在宗嗣之重，全在她身上，怎么能永远这么含含糊糊，趁此刻把这事办妥，将来到了甘肃衙门未免碍眼。况从前总以服侍小姐名义留在里头，小姐现已出嫁，就要同着姑爷到省，还说服侍谁呢？难道好叫她再回家不成。这么一想，这事更不容缓，晚上就同小双子商量，小双子道："这早同你说过，你要这么遮遮掩掩的有什么法子？今儿我已经被你弄到这个样子，肚子里都被你下了种，我还能说不愿。明儿我回去同我爹妈说声，你再叫他们来吩咐一句，我爹妈是你手底下的人，他们怎好不答应，就连身价也不好意思要的。但是，我虽不想挂朝珠穿补褂，那披风红裙我可要的，也是你的体面，你明儿就得叫裁缝替我做。余外的衣服首饰，我现在有得用，这个地方也弄不出好的来，暂时也不必办，随后再慢慢的

替我添罢。”贾端甫满心欢喜，都答应了。从前，这小双子有的时候还要朝去夜来，做那掩耳盗铃之事，自从那位少爷死后，小双子害怕早晚都不敢独在一个房里，也就公然的陪着贾端甫停眠整夜，哪个还去管她。第二天，小双子梳了头，回家去同他爹妈商议，那郝氏倒也狠以为然，说：“早应该如此，这是那个不晓得，这也是不要紧的事，不晓得这位老爷，要这么偷偷摸摸的做什么？恭喜你明儿养了少爷，也带起我们风光风光，你可不要忘了我们。”说的小双子倒有些不好意思。那张全却说道：“小双子你真要嫁这姓贾的么？”小双子愣了一愣道：“爹爹这话说的真奇，当日也是爹爹叫我进去伺候的，并且叫我凡事百依百顺，不要违拗他。这不是明叫我把身体送给他么？现在陪他睡了这几年，连肚子都有了，还好说不嫁他。这也并不是我自己愿意如此的，因为爹爹所命我不能不遵，怎么今儿爹爹说起这样的话来？”张全道：“你定见要嫁他那也没有什么，我也不来拦你，不过我同你说，他这个人是最善做出不近人情的，他待他那位太太，你是看见过的，你做了他的姨太太，那更差了一层，今儿名份未定，他还让你回来见见我们，明儿名份定了，恐怕不但不准你出来，就连我要进去见你一面都做不到，这还是小事。他今年已望五的人，你还不满二十岁，人生的寿数是说

不定的，花甲的人也不算夭寿，那时你又怎么样？现在他的本家亲戚不大上门，到那时候看见有家私大家来争，你是个小老婆说不响话的，我是个小老婆的老子，更没有地方插嘴。你这肚子里就算是个男，那时不过十一二岁，怎能同这些人斗？若要是个女，更不必说两个没脚蟹，只好听着人家吃你，拿得稳这肚子里定见是个男么？又拿得稳会得再养么？你陪他睡了两三年，才有了这一点点血脉，我看也不是什么壮健的人，我老子见得到的地方，不能不同你说，你自去想想看，这是你终身的事，不要到那时候懊悔。”

小双子低头想了一会说道：“那么叫我怎样呢？还是照旧这么胡弄着，还是叫我回来住着，等着去嫁那扬州的穷鬼，那我可是不干。”张全道：“哪个教你去嫁那穷鬼，你依着我，我自然有好路与你走，他的家私别人不知底细，却是瞒不了我的，数目也不多，总共只有八万银子。我本想把他养肥些再吃的，现在他既开了口，那也等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只有这点财运，他这八万银子存放在汇丰、道胜两家银行里头，两个折子存处都在他那只小皮拜匣里，他单身出门总放在枕头边的，在家里放在那里你大约总看见过。”小双子道：“也是放在牀上，那是我看熟的了，我晚上除下来的镯头、戒指都放在这拜匣盖上。”

张全道：“那就更好，你今天进去不要说什么，只说同我们说过，我们都没什么话说，你只想法子骗他写个笔图，说这肚子是在未收房以前同你有的那就最好，不能也不要紧，再嬲着他打开那皮拜匣让你把首饰收在里头，这种本事是你的拿手，想来必做得到，用不着我教的。”小双子脸一红，低低的说道：“爹爹也拿人家开心。”张全又道：“你明儿早上蟠着他迟些起来，就是他起来了，你总在牀上延挨着不要下牀，等我同你妈妈进来自有道理。将来拿了他这份家私，让你自己挑一个年纪轻轻的好女婿，岂不是一生受用。你又不是个真正闺女，还要讲什么从一而终么？将来就是你兄弟大起来，这家私可是你拿身体赚来的，他也不能分你的，你要念同胞的情分，分个一两万与他，那是你格外的好处，我老两口子只望靠着你吃碗安逸饭罢了，你看这主意如何？”小双子想了一想，这贾大人本没有什么恋头，我不过贪图他的富贵，若把他的家私弄了过来，另外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好丈夫，那可比天天陪着这黑脸胡子好得多呢！做官不做官有什么要紧？就说道：“都依着爹爹做罢，我进去了。”

这小双子进去，贾端甫问他道：“你同爹妈说了怎样？”

小双子道："他们有甚么不愿意呢？你明儿再叫他们来说声就行的。但是，你就要进京的人，这个事体说定了自然就要办，我那红裙披风当天我可要穿的，赶着姑爷小姐在面前，你给我穿了，将来人家不能说我是妄自尊大。披风还容易，裙子要百折打间狠费工夫，日子紧了你得赶紧替我去做，我别的又不要你什么东西，总算体谅你的了。"贾端甫就赶紧开了尺寸，叫人去买了料子，叫了裁缝，亲自在厅上看他裁好，叫他连夜去做，限他三天就要。到了晚上，房里没人，这小双了就撒娇撒痴的倚在贾端甫身上说道："我可怜十几岁的人被你硬弄上手，我虽然出身低些，可是正正派派的原身姑娘跟着你的，你可要拿我当个人看待。"贾端甫道："那个自然。"小双子道："我这肚子是不是你的种？"贾端甫道："你这话问的真傻，怎么不是我的？"小双子道："你也晓得是你的，我也晓得是你的，人家可不晓得是不是你的。明儿万一你的亲戚本家推算起你把我收房的日子来，说是月份不对，是个野种，你在人面前说得出口，你不在面前难道我好意思说是我先同你偷上了有的？那可叫我怎样呢？你写个字儿给我，我到那时拿出来给人家看，人家自然没得话说。"贾端甫道："那里会有这些事？ 你真正太远虑了。"小双子道："你不晓得女人家的苦处呢！做人家小的苦处更是说不来。

”贾端甫还是笑着没有答应写，小双子撅着嘴道：“难道这个肚子你不认帐？我明儿就想法子把他弄掉，省得将来被人家牵头皮说我带着肚子过门，好在我年纪轻，以后再同你有了，那就不怕人家说闲话。”说着，就拿手去揉那肚子。贾端甫连忙拉着他手道：“你这个傻子不要瞎闹，我写给你就是了。但是，这个东西叫我怎么写法呢？ 真正新鲜。”小双子道：“你就说小双子的肚子是我贾某人先同小双子有的不就行了么！”贾端甫道：“哪有这样写法。”

想了一想，只得拿了一张信笺写道：“张氏妾先因入侍有娠五月，然后收房，恐亲族疑诰，书此以为征兰之据，某年月日端字。”又念与他听并细细的讲解与他，小双子一定要在那张氏妾旁边注上“小双子”三个字，贾端甫笑道：“你这个人真正迂，而且赘人还怕不是你。”只得又依着他添上。小双子接了过来得意之至，折好了揣在衣裳口袋里说：“我明儿等肚里这个儿子养出来，拿他的胎毛与这个字包在一块儿，等他大了交给他，说这是你爹爹写的，不怕你爹爹同你的本家亲戚不认帐。”

贾端甫笑道：“你真是个傻丫头。”小双子望他瞅了一眼道：“你说我傻，我看我还乖巧得很呢。

”小双子又靠到贾端甫怀里，拉着贾端甫的手摸着他的肚子说道：“我为了这个孽障，不晓得吃了多少苦，前回彰德被那些瘟强盗那么糟塌，我心里又羞又恨，依我的性子早已寻了死，因为这个里头是你的血脉，你的子息又不多，不能不替你留着，只得忍辱偷生，我可不是好意的，你可不要说我不要脸。”贾端甫道：“那个自然，你看这多少时，我何曾有一句话怪过你的？”小双子又道：“我听说，那一县里已经拿到那一回的一个真强盗了，几时把这班瘟强盗拿完了，杀尽了，才出我心中的气，我想起来又恨又怕。这个地方也在城外，听说也不是甚么好地方。前个把月还有个乡绅家里被抢呢！我天天除下来的首饰，你让我收在牀上那个拜匣里稳当些，锁匙交给我也好，你带着也好，到京里，再替我照样买一个。”贾端甫道：“你要收尽管收，锁匙就交给你也不妨，但是要当心点，里头是要紧东西。”说着，就在身边四喜袋里拿了一个小锁匙交与小双子。 看书的诸位，张全说的中年以外的人，遇着青年女子只要会笼络些的，总要被他迷住，这话真正不错。你看贾端甫这样一位道学先生，近来是小双子的话，总觉着听得入耳，要东就东要西就西也就随他调拨了。新学家总说中国女权做书的看起来只要是稍为文明点的，男子没有不怕女子的，不拘他是怎样方面的人，怎样威猛的人

，怎样拘谨的人，大庭广众之下，对着他的妻妾尽管规矩谨严，礼法周密，到了那璇闺独对，绣幄双栖的时候，自然有一种似怕非怕，觉得有许多对不住这女子的地方，必得要顺着他才好。那女子也不论贞淫妍媸，到了这个时候，也自然会得恃宠争怜，好像这男子受了他多少恩愚，应该受他钳制的一样，并且是大妇、小妻、私欢、爱婢，都有这种情形，人人相同，只要看那些大官大府的妻妾在人面前叫起那夫主来，总是“老爷、老爷”的，到了那剪灯私语、倚枕低呼没有不是你呵你的，就是收用过的丫头都是这样，那堂子里的倌人更不必说，这都是不期然而就，用不着人去教，并且出于不自觉的，这就是个片誓明证了，若是不如此也就觉得没甚趣味。诸位以为何如？看书的看到这段议论，必定要说做书的是个既怕夫人又怕如夫人的人。然而，请看书的自己想一想，在如夫人面前背着人的时候，是个甚么样子？当亦哑然失笑。

小双子接了锁匙看了看钟，已经十一下一刻，说道：“不早了，我们睡罢。”就御了妆，把褪下来的戒指、耳环、手镯之类，都开了锁收在那只拜匣里头，仍旧锁好放在枕头边。这宦海钟。88。一夜更拿出手段来，奉承得这贾端甫力尽筋疲，沉沉睡去。到了早上，小双子假装睡着，故意

的拿那玉臂搂着贾端甫的肩头，金莲压在贾端甫的腰际，贾端甫不忍去推他，比往常迟了有半点多钟的功夫，看这小双子似乎微微有点醒意，贾端甫才得起牀。那小双子还是春意满腮，娇慵无力的样子，慢慢的坐起身来缠那一双金莲。贾端甫不由的问他道："你今天怎么会这样倦？"小双子望他一笑，低低的说道："问你呢，你还来问人？"

贾端甫正要叫人打水洗脸，只见张全同着他妻子郝氏走进房来，贾端甫看了一看，刚说得一句："你来做甚么？"那张全也不回信，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子，走到牀前望着小双子身上飕飕的抽了两下，骂道："你这不要脸的丫头，我从前叫你进来服侍服侍太太，太太不在了，你说小姐要你陪伴，那晓得你陪伴上了老爷，索性服侍到牀上来了！你这不要脸的丫头。"说着又抽了两鞭，那小双子只是嘤嘤啜泣也不开口，张全又骂道："你不要脸罢了，你还带起我，我祖父也是个禀生，我老子也还出过考，我虽是跟官，我也是替官办的公事，没有甚么低三下四丢脸色的事体。今儿你做了这种丑事，叫我将来回家拿甚么脸去见亲族？死后拿甚么脸去见祖宗？而且你是个有婆家的人，前回你的婆婆还有信来说年春上就要讨的，我若拖着不嫁，人家说我赖婚，若要嫁

了过去，人家看见你这种破货，那个肯顶这乌龟的名？告到官府，我还要为着你去坐班房挨板子，你这贱丫头真坑死了我。”接连又是重重的几鞭子，打的这小双子满牀乱滚，哀哀痛哭，这贾端甫又羞、又气、又怜、又怕，只在那里叫：“张全你有话好好的说，张全你有话好好的说，不要只管乱打。你跟了我将近二十年，我待你也还不错，你也还该看这十几年的情分，不要瞎闹。”张全接口道：“老爷待家人是不错，家人也没有误过老爷的事，老爷怎么不念念家人伺候了十几年，替家人留点面子，家人因为老爷是端方正直的人，上房里头没有一个闲杂人进来的，家教极其严整，所以，才叫这女儿进来服侍服侍，还想让他学点大家规矩，将来嫁到他婆家去，也叫人家看看家人伺候的主人不错，家人脸上也有点风光。那晓得老爷是个外君子内小人的人，家人再想不到这么一位坐怀不乱的老爷会如此，大约总是这丫头狐媚勾引的，我只打死这贱丫头再说。”说着又打，那郝氏却跑过来，拦着道：“女儿是我养的，要他死，带他到家里去死，在这里死了，还是算我张家的人，还是算是贾家的鬼。”说着，就上牀拉他女儿，顺手抓了他女儿的衣服问他女儿道：“你的首饰呢？”小双子指着枕边那个拜匣道：“在那里头。”郝氏也就拿来裹在衣裳里，领着女儿就走。这张全还揭着鞭

子一路骂着出去。这贾端甫是气昏了的，人坐在那里半响说不出话来，他那女儿女婿也才起身，听见张全夫妇在穿云阁的时候，却不敢问信，等他们三个人出去了，然后双双进房。那史五桂倒也是跟着静如小姐叫爹爹的，就问道："爹爹到底是甚么事情？"

贾端甫定了一定神，才说道："我因为张全是用久了的人，他这女儿也还伶俐懂事，所以才赏脸与他近身服侍服侍，他倒这么样子胡闹，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难道他女儿是个天仙，我一定要他？我花数百块哪里没有比他好的？他却在那里发昏，以为我非他的女儿不行，要求俯求他那可真是胡涂之极了。并且他在我这里十几年，我哪一任不派他一两件好事，他弄的钱也不少。今儿他这一闹，还有脸再来见我？可是他自己把饭碗弄掉，不能怪我薄情。"史五桂道："张全夫妇两个大约是一时湖涂，出去回过昧儿来，总就要带着女儿进来的，到底是用熟的人，他这女儿听说服侍的也还周到，那时爹爹也不必同他计较了。"贾端甫道："那再看罢，我生平是不受人挟制的，照这种样子瞎闹，这人还能用么？"到底是静如小姐心细说道："小双子是他老子同爹爹说了，自己情愿送进来的，伺候爹爹也有两三年，他老子娘也并不是不晓得，就差爹爹吩咐一声开一

开脸，平日间上上下下谁不拿他当姨娘看待。昨儿他回去了一趟，今儿一清早就出了这个岔儿，怕的是串通的呢！不晓得他们里头还有甚么诡计，须要防着点儿。”贾端甫道：“你这话真呆，小双子这么安安稳稳的姨太太他不做，我已经同他讲明，说一两天里头就替他开脸收房，他还争着要披风红裙，我也答应他，昨天说要赶收房这一天穿，趁着你们夫妇在一块看看晓得是我给他穿的，免得将来主人家议论他僭妄，我想这话也不错，所以，当时就剪了料子，交与裁缝去做，我这个样子待他，他还有甚么不遂心呢？你没有看见先头他老子那样下毒手的打他，打的他满牀的滚，那才真可怜。现在跟着他妈出去还不知是怎样，那里会同他老子串通呢？”静如小姐道：“不是这么说，既然爹爹同他说明了要收房，他老子娘忽然来这一闹，这其间更有可疑。他老子那顿打，定就是苦肉计，这小双子也不是甚么懦弱的人，若不是串通了肯定安安静静的受他老子这么一顿凌辱？不等爹爹一句话，跟着他老子娘就走，爹爹到查点看少了甚么要紧东西没有？”这句话才把贾端甫提醒，连忙跑到牀上一看那只放外国银行存款折子票据的白皮小拜匣，已经不翼而飞，这才着了慌道：“呵呀！怎么好呢？怪道昨儿晚上同我要这匣子放首饰，又嬲着我写那笔据，原来小双子竟是同他爹爹妈妈串通了

，安了这种坏心来算计我的，这事甚么办法呢？还是找全似庄商量商量吧。”就走到厅上，叫家人到府里去看看全亲家，老爷如果得空，请过来谈谈，否则我过去亦可。那家人回道：“即才听说，今天天亮上头派了委员下来，把全亲家老爷的印摘了，说要锁拿到江西抄家问罪呢！”贾端甫听了大惊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就叫女婿史五桂去打听打听，究竟是件甚么事，请诸位等这史五桂打听回来便知道了。

第二十三回

那史五桂去打听了一阵回来说道：“摘印是真，锁拿是假。江西却有个委员来说是为买军火的事体，要追赔款项呢！”

原来上年，全似庄经手买的军火交到军械所之后，当时没有发用。这尚抚台练了一镇新军，把这枪配发那营里领了去，不到十日纷纷缴回，说这枪不能用。抚台叫卫队试了一试，果然有许多机开不灵，也有许多退不出壳子来，军械所提调回说：“这枪是全太守在上海买的，又是全太守在九江府任上收的，都是全太守一人经手。”那位首府郅幼稽太守又回了一句道：“全太守在上海买这军火的时候，卑府刚出京路过上海，听说其

中很不实在，卑府因为事不犯己，所以没有敢提。”尚抚台听了大怒，那时还有两期十几万银子未付，依藩台同首府的意思就要扣着，叫全似庄自己去料理。尚抚台因为那合同是自己在藩司任上盖的印，即怕洋人为难起来自己也拖在里头，就说道：“洋人那边已经立了合同，那没得说，只能照付，我们只有追着原经手的赔缴就是了。”郅太守道：“款子大了，恐怕隔省不肯代为力追，似乎要奏一奏请直隶制台将全太守押回江西，才能望他清缴呢。”抚台就上了个折子，请将全景周先行革职，押解赴浔追赔。一面派了委员带了询文，请直隶总督派员摘印，交这委员迎解回浔，直隶制台见江西已经出奏，就委了委员摘印，又行司委员接署。恰好，这天折子也批下来，自然是着照所请。这两个委员都是坐的火车，却是昨天晚车到的，不过外额到早上才晓得。贾端甫听了这信，也就赶紧过去看了他亲家，全似庄道：“我这事有洋行合同，抚台、藩台的印信，瑞帅几次的电报答应了才做的，我的脚步子很稳，我到江西还怕甚么？”这委员却催促甚紧，只得赶紧交代清楚，好在不经征公粮公税的府缺，没有甚么纠葛。

全似庄交卸下来，这些幕友、家丁固然登时里散，连他三位姨娘都跑了两个，大约不限定为着老

爷罢官，还多半为着小姐守节起见。全似庄到时候也没有功夫追捕，只好听他透笼拂瓦而去。同了委员带着家眷回到江西，却发交前府看管询追，首府就发在经厅衙门管押在花厅上。问过两堂。郅太守是做此官行此礼，公然摆足了那问官的威势，绝不似那在上海同吃花酒的神气。可怜全似庄从前想这首府印没有想得到，今儿反在这衙门里听审，不为座上主反为阶下囚，宦海升沉真说不定。

这郅太守审起案来，同那八股家的好手一般，句句是鞭僻入里的，全似庄被他折磨不过，只好认了个“受人欺骗”情甘酌赔。

郅太守回了抚台、藩台，依郅太守是将所买枪枝全数发还，令他缴还原价。藩台说：“那是万做不到的，要了他的性命也无济于事，叫他赔缴一半罢。”还是尚抚台到底同他做了多年堂属，不免有点念旧之情。因为那些枪枝也还挑出些能用的来，也有些还可修理的，就酌量定了罚赔三成。这全似庄虽然平日挣的面子还好，并没有做过甚么肥缺，就是那年买军火，也不过照例沾润了点儿，还帮了他侄儿一千银子的引见费，所以宦囊也甚有限，罗雀掘鼠，仅仅缴了一半，那半万交不上来，只好坐在经所衙门等死。那郅太守还

不时要提他上去摧摧，把这么一位最要面子、最爱干净的全太尊，竟弄得垂头丧气垢面无颜。

他那位玉抱小姐天生纯孝，要学那缇萦救父的故事，自己用贞女名上了一个禀帖，情愿自己代父管押，求把他老子放出来慢慢清理，抚台看了也动了动心。那天是个六月万寿的日子，在朝贺的时候，抚台就同首府说起这事，旁边就有一位道台说道："听得这位小姐是望门守贞的，现在又有这番孝心，真是可敬。这全太守也押了近两年，似乎应得成全他呢？"这郅太守最恶是他办的事，人家在旁边说好话，听了这道台的说话心中不大舒服，当时因为各位上司都在面前，不好意思说甚么。

回到衙门就请老夫子办稿，要传这位全小姐来，像那回验华紫芳的法子验他一验。老夫子道："那华紫芳是被人控告犯奸有案，验他一验还没有甚么不可，这人家好好的一位小姐，怎么能传来验呢？那是万万做不得的。"

郅太守一想这话也还有礼，然而心中的愤气总不能消，到底传了南昌新建两县来吩咐道："这全小姐我风闻他曾经逼死过他老子的一个姨娘，其中暧昧也不得而知，他却还要自称贞女，在抚台

那里乱上禀帖，你们可传话与人，以后他再自称贞女，我可要传来验的，果然是贞，不但他老子我替他想法子放出来，还要请抚台替他奏请旌表，若验出来不是贞，那我可要追究奸情，照妇女犯奸的定律去责杖，当官嫁卖的。”两县把这话传了出来，你想，这位全小姐，无论他贞与不贞，怎么肯到这南昌府堂上去让他验呢！只好把那贞女的总牌偃旗息鼓的收掉了。后来，幸而这位郅太守害了搭背烂见心肺而死。

全似庄的案子才得模糊下台取保出来。这郅幼稽虽然秉性残酷，却于“财、色”二字上绝不苟且，应得的钱他也要，并不矫激鸣高，也有几房姬妾，也曾选包征歌，却都是正大光明，并不托词掩饰。他的儿子润卿中翰，也是举人出身，这时已经补了缺，交讣之后，扶柩回籍。与范星圃同是《酷吏传》中人物，似乎收稍结果还略胜一筹。这皆是以后的话，不过省得将来补叙，所以提前说一说的。

再说那贾端甫看见全似庄出了事，这张全的事体若去找别的官府是要打官话的了，其中可有许多窒碍，只得叫他女婿史五桂去开导他道：“两下里到底是多年主仆，彼此很有点交情，不犯着因此决裂，若是肯把女儿送进去，自然是当亲戚看

待，要是不愿意把女儿送进去，也未曾不可，多少送点赔奁为你女儿将来出嫁之用，那个折子存据你可得交还的，他到底是做官的人，万一势动官府，恐怕要吃他的亏，而且他在上海托人向那银行里说明止住了，那折子存据也都成了废物。”张全道：“我虽是个家人，我的女儿可不肯把人家作妾，他那种高亲我也不愿意仰攀，他要送赔奁我可是多谢，他的女儿破了身，他好意思拿出嫁你，我的女儿破了身，我可不好意思拿去嫁人。

至于那个银行的存据折子，我本要想还他，并且他这些银子的来路我还有篇清帐，也要交与他，但是在这里却不便交付，我们到刑部衙门，或是都察院堂上当面交还他罢。他讲他是个官，我正想同他一起去见见官呢！我女儿是有婆家的人，这肚子是他的，有他的亲笔凭据在我手里，我只要拚着我女儿一死，他是个做臬台的，问问他职官奸沾有夫之女因而致死，是个甚么罪名？这不是有榜样在吗，恐怕他就不像那汉阳府的增大人，也得像那江西臬台的范大人，那时候，恐怕他的钱要不到，倒反连他的官都送了呢。我因为同他是将近二十年的交情，不肯下这个辣手，叫他放明白些，看破点儿就此罢手，我也看着面上不来同他为难，总算我拿女儿的身体买来的，我

就忍气当个乌龟，他要不知足，或是去告官，或是去银行里拦阻，那就是他自讨苦吃了。”史五桂也无可如何，而且听了那女儿破身不破身的话，尤为戳心，也不好意思再同他说甚么，只好回去据实告诉了他大人。贾端甫听了这话怎不动气，但想起那增朗之同范星圃的事体，却也真有些害怕，万一他真个闹起来，有真藏实据在他手里，叫我从那里辩起，不但功名保不住连这一生的清正名声都毁掉了，只好忍着这股气咬咬牙丢开手。那张全却消消停停的带着老婆、儿女动身到了天津，恐怕贾端甫不死心到上海银行里去做手脚，就在天津两家银行拿存据折子去商量，说是主人有急需要在这里提用，两家银行看了折据不错，又打电问了上海银行，复电来说数目相符就照数抵付。张全就把这八万银子，连他自己积存的两万多银子一起，另托票号汇到上海，预备将来在上海、扬州做点事业，娱此暮年。

天下的事总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晓得他在天津偏偏撞着了那个柏义，问起他的踪迹，柏义说是在德丹衙门站了两年，很赚了几文，要想回家娶妻置产。张全见了他固不免眷念旧情，小双子看见了更是如获至宝，就同父母说明要招他为婿。张全因为这家私都靠他赚的，又答应过让他自己择婿，此时不能违拗他也就答应了，在那旅店

之中虽未明谐花烛，却已先续旧欢。 柏义同小双子在那枕边细谈别后情形，小双子自然尽情相告，柏义听了那贾太太为他相思殒命，贾小姐为他失节败名，都不大放在他心上，倒是听见他们发了这一笔大财，不觉怦然心动。

过了两天上了轮船，柏义想：这张全是个奸猾不过的人，这笔钱在他手里万万弄不过来，除非他死了，我才能安享，但是他年纪又不老，怎么就会死呢？也是应该劫数，那天夜里天气昏黑，张全到船边解小手，柏义看见张全出来，就悄悄的跟着他，看他才扯了裤子，就出其不意在背后用力把他一撮，就从栏杆上一个倒栽葱跌下海去，幸亏张全是自认做乌龟的人，登时就有他那些种类手舞足蹈前来欢迎，替他穿上盔甲，领着见龙王去了。这船上听见扑通一声，就有水手拿灯来照，那柏义大呼“快救人！快救人！”船上大副也来了，舱里有多少客也惊醒了来看，只听见柏义哭着喊道：“快放舢板，我的老爷解手失足跌了下去，快点救人，人命要紧，求求你们做做好事罢！”那大副不懂他的话，恰好买办也来了，郝氏母女听见，也都哭了出来，柏义只吵着要放舢板，那买办说道：“这时候莫讲不能放舢板，就是放了舢板，这样大风大浪他下去了，这么半天知他淌了多远，那里去救？本来轮船上要小

心些，这海里风大，总有潮水泊上来，板是滑的，这也是他的命数，你们到上海替他设位罢。”柏义还是痛哭急的要自己跳下去捞，郝氏母女看是没法，倒反把他劝了进去。到了上海租了房子，替张全设了灵位哭祭一番，柏义也很尽半子之礼。郝氏母女都甚欢喜。

柏义想小双子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比我小了二十多岁，再过两年看我老了，我同他又不是明媒正娶的花烛夫妻，上海轧拼头、折拼头事体很多，万一他心上另外有了人同我折开那时他的银子还是他的，我一点儿沾不到光。况且张全还有个儿子也是要争的，难道好再弄死他不成？古人道“先下手为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想定主意，就同他母女商量道：“我们这些银子，若要回了家置田产呢，我们出身低微，人家打听出来要欺负的，看那邵北杨家、扬州陈大脚家不是被人家制住了么。要做生意呢，我们却不在行，我听见江西九南铁路指日就要造成，将来利息很大，而且稳稳当当靠得住，不如附他十万股子，就是年息也够我们用了，将来的红利更是生生不息的，你们的主意如何？”这母女二人有甚么主意呢？而且女儿的身体都是他的，这样年青美貌的女子陪他睡着，这样的家私恁他享用，他还有甚么不足，想来他也不会有甚么坏心，就说道

：“你见的大约总不错，你说怎样就怎样罢。”柏义道：“那么得我自己到江西去走一趟，款子大了托人不放心。”他母女道：“那也好。”小双子还叫他买些夏布回来做帐子。柏义就收拾动身，托三晋源把银子汇去，那晓得他也同那毛升一样，一去竟如黄鹤，不但小双子拿身体换来的那八万银子入了私囊，就连张全一生辛苦积赚下来的一点老本，都被他顺带而去。这里小双子不久分娩，却是一个女儿，可是贾臬台真种。盼着这柏义急急的，青鸾信杳，黄犬音乖。家里存的现银看看盘缴完了，开门七件济济不支，自然也只好还靠那小双子的两片皮霄作个餬口之计，恐怕贾臬台的那点骨血，将来也不免女传母业呢。据说那柏义到汉口拼了一个挡子班里的女的，合了一个班子在汉口一带唱戏。后来，那女的又同一个武小生拼上，被柏义撞见打了一顿，那女的同那武小生商量着把他谋死，因为没有尸亲控告，也没破案，所以不知其详。

那贾端甫被张全弄的人财两空，计无可施，只好带了女婿女儿赶紧收拾进京。幸喜有他把弟范星圃汇进京的一万银子可以暂时挪来用用，后来还他没有？也就不得而知。做的皮风红裙，三天后居然送来，只好便宜他的女儿。贾端甫到京之后，就到宫里请了安，召见的时候，问了问浙江、

湖北的地形，他一一回奏。晓得这位两湖总督蒂固根深，同他是夕卵石不敌，心里虽然恨他，却不敢说他一句坏话。他那女婿史五桂也照例行了见，费用不足，自然是贾端甫在那范星圃的一万银子里拨与他用。这时候，任天然早由九江到了上海，在顾媚香家盘桓一个多月，到京又两三个月了。因要打听打听范星圃、全似庄两人的事，听见贾端甫到京去拜了他一趟，贾端甫也来回拜，彼此都没见着。那天有位京官替贾端甫饯行，有任天然在坐才得会面。谈到范星圃的客死旅馆，全似庄的解押追赔，不胜浩叹，贾端甫道：“天翁宝眷是不是还住在九江？”任天然道：“还在那里。”贾端甫道：“好极了，星圃临终的时候，有两句遗嘱托我同似庄替他录出照办。这回似庄自己遭了事，恐也没暇替他料理。他有一位如君，寄住在九江，还存了六千银子，无论他这位如君嫁与不嫁，都留与他，他这如君有了几个月的身孕，遗腹生男那是最好，若是生女替他在族中择一个继，他有一万银子汇在京里，将来留与他遗腹与嗣子的，这银子我现在挪用了，将来由我归还罢。我这回幸亏他这一万银子，不然竟动不了身。做过宁治台道、浙江盐运司这样美缺的人，连个陛见费用，到任盘川都没有，你想可笑不可笑？我也总算官场最笨的人了。”任天然道：“廉访的清名那是久仰的，处脂膏而不润这是

最难得的事。”贾端甫道：“我抄出来的遗嘱，明天叫人送过来，费天翁的心，到九江时候找着他的如君交与他，再打听打听他遗腹是男是女。他的灵柩还在正定，似庄一走恐怕一时难得回去，只好再说罢。”任天然道：“星圃是教员，前后任的同寅，能尽力的地方无不尽力的。”次早，贾端甫把抄的范星圃遗嘱叫人送与任天然，就同着女儿女婿出京到了陕西。史五桂带着静如小姐去禀到，贾端甫赶了只身赴任。贾端甫初做官的时候，就说过他衙门里不容一个官亲，现在并妻妾子女俱无，而且真正弄得两袖清风身无长物，天也成就了他的清正美名。他那恩师厉中堂待漏趋朝还有个爱媳侍奉，他那怨家增太守出塞还有个宠妾相随，似乎还不至像他这般寂寞呢。他的女婿史五桂，不但陕西公馆有个在马班里讨的如君，并一东昌家里还有个悍妒非常的正室，可怜贾静如小姐那里知道？到了长安公馆，看见这个姨娘心里甚不舒服，拿着太太的排场，要他来参见。那个姨娘名叫穿姐儿，说道：“家里那个结发的自然是太太，那我不能僭他。这外头讨的自然同我一样都是小不拘，他是甚么出身？他既嫁了这有妻有妾的人，怎么能不做小呢？论起来我先进门，他还要叫我好听点才是，我不因他顶真他倒要在我面前充起太太来，他后讨的充起太太，我早已应该要做太太了。”又问着史五桂道

："你在东弄一个也算太太，西搭一个也算太太，你到底有多少太太？我受一个太太压制已经够了，怎么又有甚么太太？他既算得太太我更算太太，先叫他拿见太太的规矩来见我再说。"贾静如到这时候才晓得他家有正妻，就望着史五桂哭道："我是何等样人家的女儿？你却奸骗了来做妾，我同你见官去。"这一出平醋的戏，史五桂实在难唱，好容易两面敷衍着才得将就下台。贾静如看闹不出甚么道理，也只得忍着气暂做那似是而非的太太。谁知不到几个月，陕西抚台在那分别举劾人员折子里，替这史五桂下了八个字的考语是："卑鄙无耻，巧于钻营。"下到这种字样，那旨意下来大约没有甚么好处。史五桂见了电抄，只好带着这两位如君回那东昌乡下。快到家里的那两天，那穿姐儿是尝过这位太太的滋味的，心里想：这回有这人顶着，我倒可以少受点罪了。贾静如可还不知道厉害，倚着是臬台的千金，想那太太总得以平礼相待。到了家里见了面，不肯以妾妇自居，嘴里说声"姊姊"，那位杜氏太太就拿着那又粗又大的钉把手，在贾静如那又白又嫩的桃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骂道："甚么姊姊不姊姊，哪里来的烂婊子，见了我都这么大胆？"贾静如到这时候，羊入虎圈也就没法，那里还敢回嘴，只好忍着泪改口叫了一声"太太"，跪下去磕了几个头，那跟回来的家人，在外

头的这几个月是两位都称太太的，他也总算知趣，向这杜氏太太问了声：“两位姨太太的行李放在那里？”这太太道：“我们乡下没有甚么姨太太，这个自然还叫穿姐儿。”又问贾静如道：“你叫甚么名字？”贾静如只得回道：“叫静如。”

这太太向那家人道：“以后叫他静姐儿就是了。穿姐的放在对面房，静姐儿的就放在穿姐儿的房后头那小半间里。”这太太又望着他两个，楞着眼说道：“你们还不去收拾你们的东西，还等人服侍你不成？”可怜贾静如走到那小半间房里一看，又黑又臭，一张柳木架子牀上铺了几根秫稭子，一张木杌。然而无法可想，只好把牀铺自己铺好，镜箱之类放在那杌子上，箱子只得放在地下。到了晚上，外间房里还有盏黑暗暗一根灯草的油灯，这间房里连盏灯都没有，只好黑坐。那穿姐儿要讨这位太太的好，把静姐儿的履历背了个详细，说：“他是被强盗轮奸过的，在家里偷自家的兄弟，所以，他老子不要他才给我们这位老爷的。听说老爷这回被参，也就为讨了他，上司才说是卑鄙无耻，他到了陕西，还定见要称太太，他说他是官府小姐，家里太太是个乡下人，见了他还应该尊敬他呢！”这位太太听了大怒，夜里在这史五桂身上又掐又揎，吩咐他道：“我明天可要打他一个下马威，你可不准哼一

哼。”这史五桂敢不惟命是听。第二天，这位杜氏太太起来坐在堂屋中间，手里拿了一根驴鞭子叫这静姐儿出来，叫他把上下衣服脱下，静姐儿延挨了一刻，这太太就是两鞭子，静姐儿只好把上身衣服脱去，旁边还有许多做工的看着，那下身衣服怎好意思脱？这太太又是几鞭子，静姐儿只好把裤子也褪了下来，当着人赤身露体的，这太太喝他跪着，静姐儿只得跪下，这太太道：“你是个千金小姐，我是个乡下人，我应该尊敬你，我今天尊敬样子给你看。”

说着又是几鞭子，这静姐儿只是哭，也不敢说一句，这太太又道：“老爷的功名，是我爹爹好容易替他保举的，今儿却送在你手里，你这个被强盗轮奸、偷兄弟的晦气星，不打除不了晦气，我却没有力气来打你这贱肉。”就叫旁边做工的上来，把他拉下去，一个揿头，一个揿脚，一个拿着竹片子像那官府衙门打板子的样，在那两条嫩腿上打了一二百下，才放起来。静姐儿吃了这回苦，更是低头服小，就连见着那穿姐儿，都是姊姊长姊姊短的，那穿姐儿高兴起来，还叫声“妹妹”，有的时候就“静丫头”、“静姐儿”随意的呼来喝去。淘米、洗菜、提水、推磨都得要夹在那些长工里头去做，那些年轻做工的有时还要拿他开心，他也不敢违拗。这史五桂讨他的时候，本是

为贪图他老翁的庇荫，觊觎他老翁的家私起见，现在自己罢官，无从望他庇荫，那分家私又被人家全盘端去，在他身上也就无甚爱恋，又为这雌老虎所制，到家一二年竟没进过他的房。听说后来史五桂不久死了。又遇着荒年，家里田房都卖了出去，这位杜氏太太竟自己做了老鸨，叫这穿姐儿静姐儿抱着弦子，做那道儿上客店里的夜度娘娘。究竟这话确是不确，他那位臬台老翁既不去追问，做书的又何必替他根究呢。

再说任天然会见贾端甫的时候，说他已经到京两三个月，这两三个月里头到底他做些甚么事呢？原来他因为要送儿子任达进大兴县的学堂，须赶暑假期内办。这喜事吉期拣的是六月初二，先已有信同他内弟和养田约定，所以五月半后就带着任达赶到京里，住在他哥哥住的较场四条胡衕宅子里。见了他哥哥虽然觉得苍老了些，精神却甚康剑当过一次硫璃窑的差使，管过一次印结京官，有这光景也还能过得去。大的侄儿任运，已进了顺天府的高等学堂，二的侄儿任遴，在直隶武备学堂，程度也说很好。他哥哥又纳了一个妾叫做顺娘，也生了三四个侄儿，都还小呢。任运、任遴都已完姻，各举一孙，也皆呀呀欲语。弟兄久别，相见益欢，彼此宦途尚顺，后起皆佳，尤觉快意。那和养田新近已传补御史，任天然

带着儿子去拜见，又见了舅嫂，几个内侄，也都见了，只有那爱卿小姐躲着不肯出来，也不好勉强他。不多两天，就是任达的喜期，赘姻之夕，新郎新妇都是幼年相识，自然欢爱逾常。暑假期满任达就进了大兴县的中学堂。

任天然把儿子的事体办妥，自然要料理他自己的功名，他那送部行见的明保，还是知县任上认得的同吏，同部选司掌印的商量商量，说是可以在道员上开列召见下来一样有恩典的。

他那位保举老师梁培帅在军机见了几面，也说：“你引了见，我总可以招呼招呼，你做官本不错，现在正是国家需才的时候，那荐贤为国是我们应做的事。就是范星圃他闹了这么一个岔儿，他做官可真好，真有才干，我听见他要进京，我很喜欢，正想着替他筹划筹划，那晓得他竟故了，真是可惜。”任天然又去见了那几位军机，照例送了些土仪，也都收了些。他三班分发捐免保举的银子，已都托票号贷缴，只有省份还没有想定。

这两个月里头，有同他说某内监现正掌权，某人同他很熟，可以托他引见引见，只要得了存记，稍为点缀点缀，不久准可放缺的。有的同他说

，某中堂的一个心腹，是我的至好，只要去运动，那是十拿九稳的，比那无稽之谈较为冠冕。你看，前回某人某人不已有了明效大验么。这说话的几位，都是关切至爱，很有面子的人，并非木镜可比。任天然听了颇为宦兴勃勃，有个得时则驾之思。那天睡在牀上盘算盘算，哪一省好呢？江西我不愿再去，湖北那位制台也难共事，湖南福建局面皆小，陕甘云贵路途太远，两广匪患充斥那不必说，四川铁路未成，水陆两路皆险，还是江浙两省好些。但是江苏人数太多，浙江道班优差甚少，若不放缺，亦无生发却怎么好呢？想着想着，朦胧间像是召见，两圣垂问，他竟直抒胸臆，痛陈利弊，详说补救时局之方，上头大为嘉许，下来说放了缺，好像到了任不久就传臬开藩，竟做到抚台了。似乎是在江西，又像是在山东，他把生平要做的事，都一一施行，真个是学校昌期，兵戎壮盛，财源通畅，民物安舒，颇有得志愉快之意。见那各种报上，都是称颂他的功德居多，却灵心爱才，广开言路，不拘甚么人的条陈信札都要细细亲阅的。有一天，接到一封海外来的信，是几个新党，说他“一切措施合公理，既具此等学识，又处此等地位，何不高举义旗，席卷天下，使我黄农苗裔收回久失之金瓯，永享和平之幸，幸公如有意，某等当厉兵秣马相随。”他想这是灭族败家的事体，如何做得

？这些新党潜踪岛屿，拿是拿不到的，若动了他反要多事，不如付之丙叮又一天，又接到一封信，说是“中丞受国家恩遇，自然无违背朝廷的道理，但是，立宪为五最平和的改体，中丞身秉钧衡，上邀宠眷，又能同澈新理，确有设施，可上格宸聪，成此美举，以慰五大洲志士之望。”他想，这也是做不到的事，只好搁置高阁。又一天，接到一信说是“中丞到任，中外仰望风彩，以为必可大抒抱负，使我四万万同胞，同享自由之乐，永涂压制之灾。乃年余以来，但见中丞为中朝筹赋敛为强虏，急供张教，士子成奴隶之材，代专制诸爪牙之选，然则中丞系凉血，部中一种变相之物与庸庸琐琐者，何所区别？殊失众人之望，殆亦非中丞本心，倘以势有为难志无可展，则当去位避贤，胡竟恋恋林豆耶。”

他省了这信，心中又愧又恼，却又接到一个电报，是某国兵官要到省城练兵，并要他把这些全省厘税悉数交让与他管理，说是已同外务部说明的。他想，这事怎么好叫我去做？那某某两公弃地偷生，我可没有这个面目见自己人呢，正在踌躇焦急，忽然耳边听见一个人喊道：“这是甚么时候，你还在这里酣睡。”他吓了一跳，睁眼一看，红日当窗却是了那位内兄和养田来，约他去游陶然亭了。他坐起愣了一愣那里放甚么缺，做甚

么抚台，真是黄粱美梦。也就洗了脸穿了衣服，陪了他内兄去逛了一天。到晚上静坐细想，我此次引见不过是想放缺升官，假如就同那天梦境一样，也算如愿以偿，亦复有何趣味，况近时的官场真有如那一位督府奏折里所说的：两人之言，或毁而或誉；一人之身，或贤而或否，荣枯未可预知。我今年已四十外的人了，何苦为那两字虚荣误我三十年清福，那一片趋炎附势的心思不觉涣然冰释。请诸位留心看看这任天然，到底引见不引见罢。

第二十四回

任天然想了一夜，把那宦情顿冷。早上起来说同他哥哥冷然商量道："我不引见了。"冷然问起缘故，任天然把前天夜里的梦境，昨天夜里的想法，同他哥哥说了一遍。任冷然道："不做官倒也很好，你还是把家眷接回京里。还是回安徽原籍？

我看上海是不宜久住的，九江也不好。"任天然道："京里这个地方，除掉要做官，那是没法，不为争名，何须居朝？安徽原籍那些本家也久不往来，我也不想回去。上海是养不起的。

九江也是暂时耽搁。倒是前回吴伯可亲家约我到泰州去了一趟，我看朴而不陋，偏而不僻，薪米鲜菜无一不廉。吴伯可说他厘差交卸之后，家眷就搬住在泰州。我也想去与他结邻，看有相邻田产略为置点，课耕垂钓亦饶乐趣。哥哥索性恬淡，何妨抛却这个冷官，同到那里去住呢。”任冷然道：“我这么一大家人家，谈何容易搬动。孩子们又在这边学堂里，我在京住久了，只算一生没有出过京，安土重迁，也不再动。我本没有心肠去做官，所以京察也轮不到我，也不想。好在我这衙门也很消闲，就这么半仕半隐的，混着罢。你既说泰州好就住在那里也可，我也听见朋友们谈过，那是鱼米之乡，等你把家眷田房安顿好了，仍可不时出来游玩的。转瞬，铁路完工往来更便，常可到京里来看看我，上上坟，比那做官总要自由些。”任天然又到和养田那里，把这不引见的主意告诉他。和养田道：“你很高尚，好在你是个候选官，迟早出山，皆可自便，将来也还是可进可退的地步。不过人皆学了你，那办事的人就少了。

保则飘去之讥，你是不免了的，我也够不上替国家留意人才，只好各行其志罢。”任天然到日升昌，同那管事的说：“因为有事要先回南一趟。”意思想要把那指款退回。那管事的说：“这可不

能，你迟早总要引见的，又何必退呢？”任天然道：“我引见不引见可不定。”那管事的道：“你要改捐甚么，还做得到，退是不能的。”任天然想了想，道：“或者替二小儿捐个通判职衔，考个供事。现在要改章，不知找人代考代当差做得到做不到？”那管事的道：“我替你打听打听，看明天回信罢。其实天翁就引了见，出去不是很好？”任天然道：“就费心打听打听，我是一时不引见的。”次早，那管事的来说：“还可做得到。”任天然就将任通的年岁优历开了与他，款子还多，又自己捐了一个二品衔，也真算未能免俗。任天然在他哥哥家里过了万寿，就收拾行李到各处辞行，见了梁大师只好推说：“接到九江家信，有要事催促速归，明年再来引见。”

梁培师道：“其实引见后出去最好，明年却不可再迟。像阁下这种年纪，正是为国家效力的时候，不可自耽安逸。”任天然也只得唯唯而退。既未引见，那些别敬之类，自不必送，倒也省了许多。拣了动身的日期，和养田在家里弄了几样菜，替他饯行。恰是个礼拜，任达也从学堂回来，上房里吃的，也甚是天伦之乐。任天然吩咐任达说：“我上车的那天，你也不必请假来送，只要好好用功，不必讲究这些虚文。”任达也就应了。

动身的前一天，任冷然也以家宴饯行，并且叫了大鼓书热闹了一晚。任天然坐火车到了天津，耽搁了两天，坐了安平轮船回沪，却值赛金花刚从刑部出来，杀羽南归。任天然同他本来认得，彼此招呼了。看他那两颊微窝，双瞳点漆，想他憔悴如此，尚有这般风致，当那盈盈十五之时，真个要倾城倾国呢。船中无事，同他细说。从前随侍出洋的风景，再沦孽海的苦衷，又说到那年狂寇鸱张，联军深入，他在那枪林弹雨之中，谈笑而动敌帅，颐指而策番奴，飘零莺燕，固赖他作个金铃，即贵倨王公，也都靠他为一枝明杖。这回羁身坠狱，对簿秋曹，世态炎凉，人间甘苦他也算无不备尝。照他这种侠骨奇情，不但比那古来的苏孝薛涛，只以歌舞诗词传为佳话者，不可同年而语。

就是比那些纡青拖紫的贵人、弄月嘲风的名士、碌碌终身，纹纹没世，也就有上下牀之别，将来自必为一代传人。那位殿撰公，得附宾边裙角，永垂不朽，不可谓非万分之牵。途中有此艳友，自不寂寞。不觉已到上海，所住四马路上的吉陆楼，叫家人押着行李，自己先坐车到，楼主是熟人，就开了官房，陪着谈了一刻，家人把行李押到。任天然正预备去看顾媚香，阿银已拿着顾

的片子来请。任天然道："你怎么晓得的？"阿银道："一个相帮，在巷口看见你的二少爷押着行李，就跑回来报说【任大人来了。】先生就催着我来，怪你不先到他那里去呢。"任天然道："我才到楼房，因为等行李，也就要来的。"

当下就同着阿银一齐到了媚香那里。媚香见面心里欢喜非常，嘴里却一句也说不出，只说了句："你去了这几个月，人家节后，就望你回来。"任天然道："不能算久，我要引见，那还不能就出来呢？"这天就在那里偎倚半日，也没有能够去看朋友。媚香陪着吃了晚饭，出了几个堂策，都是一转就回，十一点多钟，开了稀饭，打了烊，阿银也回去了，媚香问任天然道："你回来了，我们的事情几时办？"任天然笑道："我已经不做官，就要回家耕田去的人，你嫁我还有甚么意思？前回的话不如算了罢。"媚香听见这话，也不回言，站起来跑到牀上躺着，嘤嘤啜泣。任天然赶紧跑了过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是为你打算的。"媚香道："你不做官，就要叫我不嫁你，我难道因为你是个官，我才要嫁你么？我要专为的是官，上海做官的人多得很，我不曾嫁？何以专要嫁你呢？你说不做官就不讨我，难道你不做官，你家太太也就不做你的太太了么？我是总拿你当自己的人。"说着又哭了。任天然低

身下去，偎着道：“你不用这样，我不过同你说了玩的，你怎么认起真来。”媚香道：“你甚么话可以玩得，你想你才说的话，怎不教人伤心呢”任天然道：“你起来，我们好好的商议着办，可好？”

媚香这才坐起来，说道：“过了八月节，我本想把牌子收了的，我娘说，住在这个地方，不挂牌子算甚么呢？若要另住，晓得你出来总要找公馆，何必多一番搬动呢。节后这两个月，我连熟客都没有让人家来吃花酒，眼巴巴的盼着你，还说那些话，叫人家怎么不怄气。今儿迟了，你路上也辛苦，好好的睡罢，明儿可得同我的娘谈定了，早点办，不要再叫我着急。”

任天然笑道：“我在这里也是陪你睡，你嫁了我也是陪你睡，我来了你还有甚么急呢？”媚香道：“你这个人，我急的是这个么，我进了你的门，我这心事才得定，你再怄我？”任天然道：“不怄你！不怄你！我们睡罢。”两人收拾就寝，那久别重逢的例话，做书的也不去叙他。次早，任天然到各处走了走。

王梦笙道：“我月内正想回去走走，很盼你来，你几时引见的，怎么没有看见谕旨？”任天然

道："我没有引见。"王梦笙道："那么你怎么出京的呢？"任天然道："我在京里看看那些情形，觉得这官没甚做头，所以就跑了出来。"王梦笙道："你这见解也不错。"任天然就约梦笙晚上到媚香那里吃酒，说："我已经约了通甫、大错、韵花、志游，请老弟早点去，同媚香的娘把那件事谈谈，就想办了。"王梦笙道："这媒人我来做，但是要好好的谢媒呢。"任天然又去看达怡轩，见他房里有个极聪秀的小官，正要问他是谁，达怡轩已叫他过来行礼，叫老伯，说："这是第三个小儿，名叫元超。我前回带了来，也同你们二世兄在一个学堂里。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叫他出来玩半天的。"任天然看着甚是欢喜，拉着他手，问他："几岁？"

他说："十二岁。"任天然又同他谈了两句，托他带信叫任通，明儿午后请假到吉陆楼来。他也应了。任天然同达怡轩晚上吃酒，坐了一刻也就回到顾媚香家里。刚刚坐下，王梦笙也来了，见了媚香望他笑着说道："你今天怎么请请我？"媚香道："不是今天请你吃酒？？王梦笙道："那是他请的，不能算，要你自己请请我。"媚香道："叫我怎样请你呢？"王梦笙道："你是要做如嫂的人，那些吃馒头吃饺子的话，我也不敢乱说。你现在好好的亲自倒碗茶我喝喝，回来上了席，再好

好的唱枝昆曲我听听，就是了。”媚香就赶紧拿只茶碗，揩了揩，倒了一碗茶，送与王梦笙，王梦笙道：“媚香真是可人。”就请了他娘来同他谈定二千块，一切在内，另外二百块子下脚。任天然就托他找房子，王梦笙道：“不如就在我那边罢，我那右首一个阁子，虽不大，还轩敞，好在你也不久住的，我也再等你几天，一同回江西去罢。”任天然说：“甚好！甚好！”拣了十二月廿六的吉期过门，也不必用甚么轿子，还是马车过去最好。

大家商定，天已不早，就去催客。曹大错已先来了，不多时客已到齐。任天然又添请了袁子仁，请他预备二千二百块子，明日交与媚香的娘。袁子仁望着媚香说：“恭喜！恭喜！”媚香倒有点不好意思。上席之后，媚香果然唱了楼会的两枝《赖画眉》。王梦笙望着媚香道：“你今天真是蓦地相逢，喜欲狂了。”媚香望他一笑。次日午后，任通到栈里见了任天然，说：“暑假考成，已升入头班。”这两天自然是大家轮流相请，到了佳期因为地方小，只得一桌客，好在就是这几个熟人，也叫了任通回来，见了礼。里头却是警文款待媚香。上海铺设房间是最容易的事，大家也都送了些添妆。

到了冬月初间，任天然、王梦笙各带了如君，同回九江。

临上船的时候，任天然还同了顾媚香到他娘那里转了一转。母女两人谈了一会，自不免洒泪而别。他娘说：“我也要另搬，这房子已转租，给苏州新来的一个先生。”任天然、顾媚香到了船上，王梦笙、警文已早上船。不多两天到了九江。王梦笙同着警文回他丈人家里。任天然带了顾媚香，到家见了和氏夫人，参拜如仪。和氏夫人看他温和柔软，也甚喜欢。佩云小姐同任逖都来见了。任天然说起不做官的话，和氏夫人道：“我前回劝你，就这道台也不必去做，你还不听，这回你也想穿了。

你来信说要住泰州，我想也很好，吴亲家也在那里，我也先要看看媳妇呢。”又问爱姐儿近来长的好不好？达儿同他大约总还配对。任天然道：“怎么不配对，两个小夫妻要好得很，同我和你当日的情形也差不多。”和氏夫人道：“我没看见当着这些儿女，还拿我开心。”说的合家皆笑。和氏夫人又道：“你出去讨了个姨娘，我在家里却替你定了个媳妇。”任天然道：“那一家的？逖儿才这点点，怎么就替他定亲？”和氏夫人就望着佩云小姐道：“你抱来与爹爹看。”佩云小

姐就跑到东面厢楼，抱了一个刚满月的小姑娘来。任天然看长的倒也粉妆玉琢的，忙问道："这是那里来的？"和氏夫人道："这是你贵前任臬台大人的小姐。"任天然道："难道是范星圃的遗腹女儿？"和氏夫人道："可不是！你虽然同他老子不大合式，我可看他的娘实在好，虽是个没有正名收房的丫头。听见他老爷不在的信，就要寻死，我听海家姨太太说起，我特为去看他，晓得他要足月，好容易把他劝祝他说他活，必得要求那位把他老爷的灵柩扶回来。他那房东倒也好说，是愿意去。他就在银号里取了二百银子，托他去。前几天才盘到的。我看他没人照应，把他接过来，只望他养个儿子，那知还是个女儿。生下来我就安慰他说：【这也好，就定托我们逖儿罢。】他说：【只怕我们老爷不肯要。】我说：【这也不至于。】名字也是我取的，叫做贻芬。你看这个媳妇要不要？"任天然道："你肯做这种事体，那是好极了，我同范星圃也没甚么不对，不过因为他做官的心太热，气焰太甚，不大敢同他亲近。今儿他身后如此，只此遗后孤星，我那有不看顾他的道理。我正要访问他，因为范星圃的把兄甘肃臬台贾端甫，在京里抄出来一张范星圃的遗嘱，托我交与他。这位姨太太也谈到他的灵柩，我正想怎样替他弄回来。现在既如此，那是很好。"就请这位范家的姨太太走了过来。任天

然看他也不过二十左右的光景，长的也还端整。

见了礼，任天然就说道："你们老爷有篇遗嘱，是贾大人抄出来，在京托我奉交的。"说着就到房里，在官箱内把贾端甫交的那张遗嘱取了出来。和氏夫人晓得他识字不多，就接过来念与他听。那姨太太听着不由的珠泪纷纷。因为在任家不肯哭出声来，那声音也就咽咽的止不住，念完了说道："我自从跟我们太太陪嫁过来，我们老爷没有拿我当下贱的人看待，我吃那苦是应分的，他到临死还记着，叫我怎负他？现在只求任大人想法子，派个人跟着我，把我们老爷太太的灵柩，送回杭州安葬，那我就死也瞑目。"任天然道："我们太太才说，已经同你生的小姑结了亲，那是顶好的。我本想带着家眷去逛逛西湖，这就顺便送你们老爷太太的灵柩。回去我们预备住到泰州，你无人照应也就跟我们去同祝能够在杭州找到你们老爷的本家，过继一个儿子那就更好了。"解姨太太道："任大人肯这样相待，我们老爷在九泉之下也感激的，我这里先谢谢。"说着就跪下去，任天然赶紧叫和氏夫人来拉，已经磕了两个头。又同顾姨太太见了礼。王梦笙同警文也过来聚了两回，不久就回庐陵去了。任天然写信托吴伯可找房子，在九江过年，接到回信说房子已经找稳，在陈家桥二月半边。任天然就带着

家眷同那范家姨太太，抚了范星圃夫妇的灵柩，到了上海。把灵柩先盘过船，人却都在长发栈暂住，当晚就到一品香去吃大餐。范家姨太太拂不过和氏夫人的意，也只好同去。任天然又放马车去把媚香的娘接了来。和氏夫人见他人甚和厚，也颇看得起，留他同吃大餐。媚香母女相见，自然要叙叙别情。他娘看见嫡庶相安，也甚欢慰。吃了大餐又到天仙去看了戏，然后回栈。次早叫人到梵王渡学堂，把任通同达怡轩的儿子一齐接了来，和氏夫人带他们逛了张园、愚园，在长乐楼吃的晚饭，叫马车送他两个回学堂。他们仍旧去看戏，晚上和氏夫人私自问佩云小姐：“这达少爷好不好？替你定了他要不要？”佩云红了脸，不肯说，那神气之间却甚愿意。和氏夫人同任天然说。次日，达怡轩请任天然在张宝琴家吃酒，任天然叫了个同庆里的花素芬也狠温婉，是张宝琴荐的。席间任天然就同达怡轩当面提亲，达怡轩说未免高攀，就托冒彀民、管通甫作媒，仍是请帖传红，达怡轩也用了一对金如意簪压帖。任天然又同着全眷及范家姨太太逛了纺织厂、缫丝厂、造纸厂、自来水厂，又游了一次龙华。正是桃花大开的时候，风景甚佳。耽搁了有七八天才开船，是戴生昌拖送的。

到了杭州，借了江西知府唐府上一个湖庄暂祝把

范星圃夫妇的灵柩，扶到他原配夫人的坟上合葬，所喜年山尚能找到他的本家，只有一个龙钟老翁是范星圃的叔辈，孤身一人，竟无从替他立继。杭州办葬很费工夫。为这葬事在杭州住了有两个多月。那孤山岳坟、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张祠、左祠、蒋祠、高庄、净寺、灵隐、韬光城、隍山这些名胜，和氏夫人、顾姨娘、佩云小姐无不畅游。范家姨太太为料理葬事，有好几处皆未能到，事毕雇了一个七舱南湾，却不用轮船拖带，过嘉兴逛了落帆亭、烟雨楼，过苏州逛了光邱、怡园、留园，过无锡逛了黄浦墩、慧泉山，过镇江逛金焦二山，过扬州逛天宁寺、史公祠、小金山、平山堂。这几个月里，佩云小姐已跟顾媚香学会了几枝昆曲，洞箫也学会了。每逢山明水秀的地方，月白风清的时候，就互相吹唱一曲，真有飘飘欲仙之意。到了泰州进了新宅，同吴伯可那边自然内外皆互相过访。吴太太也叫他女儿慧娟见了婆婆，也狠和顺大方。隔了几时，任天然在白米左迁置了几百亩田，又在海安典当里拼了点股分，要想搬到白米乡下去住，问大家愿不愿意？大家都喜欢，那逖儿更吵着说：“我会放牛！”近来这逖儿竟是他丈母范家姨太太领着，同睡照料的也狠周到。任天然就在白米镇买了一所房子，重新改造改造。门前临水种了十几株垂杨，连着大门一带矮墙里边，一个大院子五间

正房，前后房皆极敞亮。西首小小的三间厅，后边一个船厅，东首却有一个支港，就引着那水开了一个塘，种了些荷花，临水造了一带书房，均用的飞来椅。正房后面又是一进五开间，比正房房间略浅。东首另有一所小小的三间，两厢房就与范家姨太太居祝这进院墙之外，就是厨房，那边有个后门。出了后门一个大菜园。靠西首的做了菊畦，另有个门可通船厅，靠东首造了两间佃房，两间石角房。靠着后进住屋造了几间仓。再后面是一片竹林，却是本有的。和氏夫人同着媚香、佩云小姐无事就自己去摘菜、浇花。范家姨太太有时也跟着玩玩。却只有佩云天足，走的爽快。任天然也常去看着耕田，学着钓鱼。任逖是放了学就在菜园里跑，看见牛就攀着角骑了上去。范家姨太太也在附近置了几十亩田。又隔了一年，任通在梵王渡学堂卒业，回来完了姻。刚满月，任天然接到管通甫的信，说是保子良观察赏了四品京堂，放了英国钦差，奏调郑琴舫作参赞，郑琴舫却保了任通去当翻译，问他愿不愿?

任天然父子大喜，就赶紧复了信，亲自送任通到上海，媚香因为足月不能随去。

任天然到了却好钦差出京，也彼此拜往应酬了几天，送钦差动了身。任天然因年余不到上海，大

家留着盘桓盘桓，在花素芬那里也住过几夜。此时正是九月，达怡轩已讨了张宝琴，仍住在上海。这天，毕韵花邀他们到双凤堂看菊花山。任天然同花素芬说起，花素芬说：“你去喊个移茶，我替你挑个人。”

任天然道：“那我可要住夜的。”花素芬道：“那管你呢。”

到了双凤堂，果然替他挑了一个叫做蓝才保。任天然看他虽然是个风骚态度，却还有点闺阁规模。想来是个大家出身，心中颇为诧异。达怡轩叫的一个叫霍双玉，一张小园脸儿，也觉得似乎在那里见过。两人说起互相猜度，达怡轩道：“管他呢！

今天我们预备几块钱住在这里，这个迷团就破了。”任天然问那蓝才保，细诘家世，说是广东人姓谭，老子也做过藩台，因为上了一个小家人的当，有了肚子逃到上海，被他卖到这堂子里的。任天然才晓得，就是那想他三千银子没有到手，把他无故撤任的那位谭方伯的令媛。这一夜风流，也算替他老翁消除冤债，思之不禁悚然。第二天，问起达怡轩，才知那霍双玉就是要廉访的爱姬小双子，两人不胜浩叹，不再去问津。那两

个还以为他们是向来在书寓里走惯的，不肯常到这公二堂小走动，不知他们却别有感慨。

任天然玩了一个多月回到泰州，媚香已举一男，取名任迟号叫季缓。任天然同媚香说起张宝琴嫁了达怡轩，媚香也狠代为欢慰。又同和氏夫人谈到谭藩台的小姐流落在公二堂子里，和氏夫人道：“我看着这些做官的，实在可怕，所以才劝你急流勇退。”这年冬天，任达来书已得一子，他也进了高等学堂。

又隔了三年，任通回一居然保了一个四品衔分省同知。任天然因他年纪太轻，不让他出去禀到。正在家中闲坐，忽接到达怡轩、王梦笙两人来信，说九南铁路告成，梦笙已可卸肩，约他带着如君同到上海小聚，几时再去游那嵩岳。并说两人同住永吉里，房屋甚宽大，悬榻以待。任天然甚为高兴。那迟儿断乳之后，因为嫡母喜欢，倒不甚恋他亲娘，也就留在家中。任天然带了媚香同到上海，径到梦笙、怡轩的公馆同祝这三位姨太太久别重见，自然也有一番欢庆。任天然又去拜了那班熟朋友，争着要替他接风。这天却是曹大错请在杨燕如家，席间还是这些熟人，叫的倌人，日子久了自必有些更换。

书已快完，那无关紧要的也不再去铺叙。管通甫却因文亚仙新近嫁了人，叫的是他侄女儿文媛媛。听见他们叫任大人，他就问道：“任大人你从那里来的？”任天然道：“我打泰州来的。”那文媛媛不知不觉说了句有个任仲澈，说到这里一想不好，赶紧缩祝任天然道：“你问他怎的？”文媛媛也不敢响。管通甫道：“哼哼！你这可闯了祸了，你晓得任仲澈是任大人的甚么人？”文媛媛低低的问道：“可是他的少爷？”

管通甫道：“怎么不是？”文媛媛又问管通甫道：“可要紧的。”

任天然就接口道：“怎么不要紧？我回去要打他手心的，不但要打他还要打你的呢。”管通甫就拉着文媛媛的手道：“请打。”

任天然道：“我这回不打，等他到了我家里再打不迟。”文媛媛听了说道：“可是真的，那么情愿先打了我，可要到任大人家里去的。”任天然道：“你怎么肯去，我是个乡下人。”文媛媛道：“我不管，我是一定要到任大人家里去的了。”王梦笙道：“你娘也不肯。”文媛媛道：“只要王大人说一说，我娘没有不肯的。管大人在我家里请你们几位大人，王大人替我说说罢。”嬲着管通甫

：“明天就请！”管通甫道：“这才奇怪，你想嫁任二少爷，却叫我请客，我才不冤，我还要吃醋呢？”

文媛媛道：“我同你是规规矩矩的，你有甚么醋吃？”管通甫道：“那么你同任二少爷是不规矩的了？”文媛媛红了脸要哭，管通甫只得答应了才罢。第二天，主客到齐偏偏他娘有事出去，等到坐了半天席，他娘才来，他一见面就说：“娘你同王大人说（口虐），再一会，台面要散了。”他娘说道：“我没看见过你这同疯子一样的，要是做了人家的讨人，岂不被人家打死？”

就向王梦笙道：“他今天早上就追着我，王大人可以做做好事，同任大人说说罢。”任天然道：“可以是没甚不可以，但是同我说有甚么用呢？”文媛媛道：“怎么没用？”任天然道：“我答应了，还要我们二少爷愿意，还要他的少奶奶愿意，这件事是要大家愿意才行的。譬如我想讨素芬，我倒愿意，他不，也是没法。”花素芬道：“你又扯上我，我几时说过不愿意的，我前回倒同你商量，你说家里有媚香，叫我在外头陪陪你，不必定见跟到家里，我才暂时不谈的。既然你说我不愿意，我今天回去就除牌子。”任天然赶紧招陪道：“是我说错，算我不愿意，不怪你。”文媛

媛道："我只要任大人你答应一声，二少爷的事，你不要管，那在我。"任天然道："我就答应好不好？"

文媛媛道："你要给我点东西做过凭据，我才好同二少爷说呢。"

任天然被逼不过，只得说道："我身边没有，你明儿到我公馆里再与你罢。但是我家那个姨太太脾气大得狠，你可要小心，一个不好，他就要打的。"花素芬道："不要听他，那媚香阿姊好得狠呢，连他家太太都是再好没有。那年过上海叫我去玩了两三天呢。"文媛媛道："我也听说媚香阿姊最好的。"他娘说道："你想嫁任二少爷，怎么好叫媚香阿姊呢？"文媛媛脸一红道："那么叫阿姨罢。"席散王梦笙、达怡轩、任天然回到家里，三位姨太太正在一处谈心，他们都是同自家弟兄一样，没甚避忌的，一齐进来说起文媛媛的事，大家都笑，媚香道："我们老爷那一回带着他二少爷到我家来，第二次到上海又带着他大少爷到我家来，已经少见的了。这回索性自家替少爷在堂子里定姨太太，更是上海滩上没有听见过的事。"次日午后，文媛媛来了。媚香也甚爱他。警文、张宝琴也都说好。

媚香取了一个羊脂玉的双鱼与他说："这是当日任大人与我的，现在送了你罢。"文媛媛欢欣，拜受而去。后来，任仲征究竟讨了文媛媛没有，这部书上也就不去叙他。有高兴做续漏的人，让他再去做罢。

隔了几天，三人收拾动身，去游嵩岳。上船的这天，三位姨太太都在万年寿吃了番菜，在群仙看戏。江志游、冒彀民、曹大错、毕韵花、祝辰康、管通甫，在长乐意替他们三位公饯。

八点钟入座，浅斟细酌，吃的功夫最久，席间管通甫说道："我们逍遥海上已觉得是地阔天空，然而尚须终日的忙忙碌碌，做那些无味的事，离不开这个地方。像你们三位抛却了紫绶绯鱼，做了个闲云野鹤，各携艳侣到处遨游，真要算个地行散仙了。"江志游道："天下的人，心地果能干净，仕隐皆可裕如，我不受人的束缚，人自不能束缚我，其权原操之在己。"冒彀民道："唉！狐鼠凭城，趋麟匿影，燕雀巢幕，鸾鹤高翔，那是自然的道理，不过醉梦者自知窃位，明哲者专事保身，试问这四万万同胞更有何人援手，怎能破除障碍，争脱藩篱，还我天之权，一享人生幸福呢？"王梦笙道："我们这几个人既乏长才，又无大志，即使不见机而作，也不过随渡逐

流，自知无补于世，无益于人，所以才作这个生计思想的。”冒彀民道：“我也晓得你们几位，是一腔热血满腹，牢骚挥洒，无从险难遣转，把那激烈化为和平，悲歌易为啸傲，斩关撤手忽泪抽身，以迷花醉月之情，寓醇酒妇人之意，接与荐蒉，乃天下热肠人，刘钟陶杯真千古伤心事。”曹大错道：“你想他们既不能踢翻鹦州，搥碎黄鹤楼，放出那破坏的手段，又不能扫除明镜台，悟彻菩提树，练就那寂灭的胸襟，具此性灵生此世界，除掉怡情风月，放浪江湖更叫他们做些甚么事业呢？”毕韵花道：“赤松长逝，青田见疑，射虎不封，骑驴终老，载稽简策，从益唏嘘，旷古已然，于今为烈，我所以秉这枝秀笔者，半笏残骨，只做个花国董狐，酒场柱史，不使那盛衰兴废的事绕我笔端，就是为此。”祝长康道：“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必然之理，你看这地球绕那日轮岂是容易的事？并没人去用力推移他，也自然会得循环轮转，又何必替古人担忧，为来者设虑？我看只要修得到彭祖高年，总会见得到太平景象的。”管通甫道：“天不早了，他们三位姨太太在戏馆里等久了，我们也去看看，就好送他们上船罢。今天怕的潮水早。”大家一齐喊：“拿干稀饭！”胡乱吃了点，走到对过定的包厢里，那戏台上，正袍笏雍容，笙歌婉转，唱那长生乐呢。看了一出，达怡轩说：“我

们早点上船罢。”一齐同到船上，又谈了一会，听见放了两遍气。管通甫、江志游、冒彀民、曹大错、毕韵花、祝长康，起身说了句：“顺风顺风，再会再会。”一齐登岸。

任天然、达怡轩、王梦笙三人在栏杆面前看他们各自上车。警文、媚香、宝琴也都出来看着开船。只听得气笛一声，便见那双轮转云渐渐的离了岸了。转过头来看那满江灯火照着，这潋滟波光真如万道金蛇，炫耀夺目。又走了一会，清风徐来，烟波浩淼，各人皆觉得心旷神怡。正是：利锁名缰能解脱，江天海国自宽间。

他们这些人不知半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结束

抱真子取了这部书，在轮船上看了几天后，头两本还没有细看，到了汉口，公私忽冗，也就无暇再去翻阅。隔了两个月，又因事赴上海，也坐的是那江裕官舱。船上无事，把这书取出将那没有看完的两本，细阅一遍。他看到着末一回结句还是且听下回分解，心里想道：“这部书到底完了没有呢？正在纳闷，忽听“呀”的一声，房门开了

，抬头一看，却是茶房来请吃饭。抱真子把这书放好，带了房门到了饭厅，见那一桌已经坐满，这一桌才坐了三四个人，就拣了个座儿坐下。见对面坐的一位丰颐隆准，大耳微须，气度安闲，风神潇洒，心中颇有点钦幕。吃完饭漱了口，就向那人问道：“请教贵姓？”那人回道：“姓任。”又问道：“台甫？”那人回道：“草字天然。”抱真子呆了一呆，那人也回敬请教了，却站起来到那外间檐口散步。抱真子跟了出来，又问道：“天翁此次从那里来？到那个码头上岸？”那人道：“兄弟才游嵩岳回来，到镇江泰州上岸，过渡回家。”抱真子心下更觉奇异，又问道：“船上有同伴没有？”那人道：“本有两位同游的，已先回去了。兄弟因顺道进京看了一看家兄，又到湖南游了一游岳麓，在晴川阁、黄鹤楼也勾留了两日，所以迟了几个月。现在船上只有一个小妾随行。”抱真子道：“在下有件事要动问一声，却是冒昧得狠。”那人道：“请说不妨。”抱真子道：“请教天翁这位如夫人是不是在上海讨的？当日芳名是那两个字？”那人道：“是兄弟前几年在上海讨的，他挂牌子的时候，叫做顾媚香。是不是阁下当日也似曾相识？”抱子真道：“那倒不是。但是前回在上海有个朋友，拿了一部书与在下看，内中一位的姓名与天翁相同，就连如夫人的芳名亦复一字不差。此次去游嵩岳，这书上也叙

及的，这是甚么缘故呢？”那人也觉诧异，说道：“我倒要请教请教。”就跟着抱真子到了房间。抱真子把这书递与那人，那人翻了一翻说：“我借去看看。”就拿回他自己官舱，隔了两天，快到镇江，那人把这书送还抱真子，说道：“这书上所说的任天然，自然就是我了。叙我生平事迹，虽然不能十分详细，大致也还不差。就是这书里叙的几件新奇怪诞的事体，虽多理之非无，却为事之所有，并非全由捏造出来的。就是叙到男女交际之间，不免有些形容太过的地方，然皆尚在题前题后，并未实写正面，尚不算落那俗套。”

抱真子道：“这部书怎么到着末一回结句，还是个且听下回分解？而且书里的人有些算交代清楚，有些还没有归结到底，这书算做完了没有？还是我那朋友少拿了几本与我呢？”那人道：“这书做完没有，我也无从臆度，但是这书上的人，就我所晓得的，还有一大半在世上，以后的穷通正未可知，你叫他做书的怎样替他归结？自然只好且听下回分解了。”抱真子道：“这书怎么做了二十四回，没有叙着一个好人，就是叙天翁的地方，我看说的也不见好。”那人道：“天下好人本来甚少，我本来也不是甚么好人。不但我不是好人，我看那做书的也不是甚么好人，他要是好人他

就做不出这部书来。你道以为何如？不过细看他这部书里的皮里阳秋，大旨是宽于真小人而严于伪君子，这还不失天地公理。倘然传到世上，书中人看了，固应汗颜自返，不是书中的人看了，也可触目惊心，于世道人心也还不无小补。”说着只听那轮船连连放气，向窗一看，金山已在面前。那人道：“快到岸了，我要去收拾收拾。”就辞别回房。抱真子也跑到外头下了楼梯，在那跳板口栏杆边站着，看那来往的人。不多时，见那人领着他如君来了，拱了一拱手，说声：“再会！”就上了跳板，过了趸船，登了彼岸。

第二天，到了上海，抱真子进了栈房，坐了一部马车，带了这书去还诞叟。到了那里一问，那知诞叟已先一个月，带了他的妻妾儿女去游天台雁荡。抱真子殊觉怅然，就叫马夫顺便拢张园坐坐。到了安垲地门口下车，恰好遇见繁华报馆主人同他招呼，问他几时来的。抱真子道：“我今天才到，带了一部小说出去还一个朋友，不想这位朋友却走了。繁华报馆主人问道：“是部甚么书？”抱真子道：“在车上你要看可以看得。”

就叫马夫取了出来，两人进了安垲池泡了茶。繁华报馆主人把这书约略看了一看，道：“也还新鲜，要排印出来不要？要排印就让我带去细细的

看看。”抱真子道：“排印出来倒也不妨，但是这书没有名字，做书的又不知道在那里，无从问得。

若照那小说出的通例，替他起个甚么，缘甚么记之类，他又没有个总纲，并且这书上又没有一个好人，可以做得这全书主脑的。这却如何呢？”繁华报馆主人道：“既然你说这书上没有一个好人，就叫他做【梦中人】罢。】